

莎士比亚诞辰
450周年纪念

2014.4.21
2014年第16期
www.lifeweek.com.cn

三联生活周刊



FALSTAFF
"I'll be your friend's cover, till"

HAMLET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The play's the thing, which shall win the queen's
rejoice" - the king's speech to Hamlet

MACBETH
"Speak, if you can, for I am
dumb"

莎士比亚悲喜剧中的源代码 人性的困惑

7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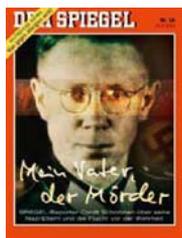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12.00



《时代》2014.4.21

合成毒品的泛滥

现在世界上最棘手的毒品问题，不是冰毒、可卡因或者海洛因，而是被冠以“合法兴奋剂”和“策划药”之名的合成毒品。5年前几乎还闻所未闻的合成毒品，如今在坊间以“K2”和“香料”之名泛滥。只要最新的化合物尚未出现在非法药物名单上，它们就可以在商店被公开出售。而一旦某个化合物被禁，市场上就会马上出现微调之后的新型合成毒品。



《明镜》2014.4.14

我的父亲是凶手

虽然德国已经走上正常化的道路很久了，但纳粹的噩梦还在折磨着人们。1968年前后，青年们意识到自己的父辈正是在“二战”中犯下罪行的那一代人，愤怒地在精神上选择了弑父。但这些在战后成为“普通人”的纳粹并不会真的对他们的孩子吐露当年和自己有关的细节，《明镜》周刊的一位记者在他父亲去世后发现了许多文件，他在揭露这些罪行的时候也在痛苦地思考：在如今的我身上，留有多少父亲的残余？



《新闻周刊》2014.4.18

农场上的命案

自上世纪80年代的农业危机发生后，美国男性农民的自杀率一直居高不下，是其他人口自杀率的两倍之多。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危机。在法国，每两天就有一起农民自杀案；在遭遇了两年干旱的澳大利亚，农民自杀率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有专家指出，自给自足的传统造成了农民不愿向外界寻求帮助。而另一项存在争议的研究结果表明，农药会引发抑郁症。



《纽约客》2014.4.14

严峻的预言

气候变化依然在对珊瑚礁和北极的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经济学家们认为，向碳排放征税是行之有效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的调查称，向每吨碳排放征收25美元的税，可以减少10%的排放量，并增加1万亿美元联邦政府收入。但美国仍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矿物燃料补贴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如果全球都取消此类补贴，则可减少13%的碳排放量。人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观望政策已经让形势越来越严峻。



《经济学家》2014.4.12

五个危机中的金融史

雷曼兄弟破产后，一个普遍的假设是：之所以发生危机是因为国家放弃了对金融的监管。在英国和日本，对银行业的补贴达到了1100亿美元，在欧洲，补贴高达3000亿美元。在很多时候，这些措施保护了普通投资者的利益，但总体来看，它扭曲了风险的承担方式。现在，对金融行业的保护网越铺越大，从银行扩展到了货币市场基金。政府应当检视其可靠程度，不然他们只是在引发另一场危机。

古代青年PDF杂志

封面故事

P40

莎士比亚悲喜剧中的源代码
人性的困惑



- 51 莎士比亚戏剧创作年表
- 58 莎士比亚的戏剧版图
- 76 永恒的焦虑
——莎士比亚戏剧人物的心理侧写
- 92 莎士比亚“变形记”
- 98 舞台、牡蛎与天鹅：
斯特拉福德镇的变迁



T



黄晓明



天梭臻致系列自动上弦腕表
 搭载机械动力80机芯，经瑞士官方天文台检测机构COSC认证，
 动力存储可达80小时，316L精钢表壳，表盘上镶有优质威塞尔顿钻石
 创新，源于传统

TISSOT.CH



TISSOT

LEGENDARY SWISS WATCHES SINCE 1853

产品咨询电话：北京 (010) 5763 3189 上海 (021) 2412 5114 广州 (020) 6660 4092 沈阳 (024) 2358 9833
 售后服务热线：400-670-1853 天梭未授权任何网上销售，购买时请到天梭官方授权零售商店



P136



P112



P156

- 106 醉倒于莎剧
- 112 莎士比亚的戏服
- 116 莎士比亚在德国
- 120 译莎与译诗——管窥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百年翻译史
- 126 《麦克白后传》：翻案的历史，隐喻的现实

社会

- 136 热点：丽都一月，自救者的故事

经济

- 134 市场分析：博鳌风向标
- 142 商业：大众进口车“渠道变革”能否一路走好

文化

- 144 艺术：UNESCO 里的中国艺术展
- 148 艺术：壁画“丝路”
- 156 书与人：万事无尽

专栏

- 24 邢海洋：向谁靠拢？
- 152 袁越：美的标准
- 154 张斌：大师绿
- 155 宋晓军：哈格尔到底要干什么？

- | | |
|------------|----------|
| 4 环球要刊速览 | 30 声音 |
| 14 读者来信 | 32 生活圆桌 |
| 16 观察 | 36 好东西 |
| 18 天下 | 166 漫画 |
| 26 理财与消费 | 168 个人问题 |
| 28 好消息·坏消息 | |

2014年第16期 总第782期 2014年4月21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樊希安 Fan Xi'an

副总编辑 Associate Publisher

潘振平 Pan Zhenping

主编 Editor-in-chief

朱伟 Zhu Wei

执行主编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舒可文 Shu Kewen 苗炜 Miao Wei 李菁 Li Jing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阎琦 Yan Qi 李伟 Li Wei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谢九 Xie Jiu

吴琪 Wu Qi 袁越 Yuan Yue

主笔 Editor

尚进 Shang Jin 李三 Li San 鲁伊 Lu Yi

钟和晏 Zhong Heyan 曾焱 Zeng Yan 王鸿谅 Wang Hongliang

王恺 Wang Kai 陈晓 Chen Xiao 朱步冲 Zhu Buchong

王星 Wang Xing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a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魏一平 Wei Yiping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翔 Li Yi 关海彤 Guan Haitong 黄燕 Huang Yan

李晶晶 Li Jingjing 蒲实 Pu Shi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庄山 Zhuang Shan 曹玲 Cao Ling 杨璐 Yang Lu

何潇 He Xiao 徐菁菁 Xu Jingjing 黑麦 Hei Mai

陆晶婧 Lu Jingjing

记者 Reporter

李尔然 Li Dongran 石鸣 Shi Ming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贾子建 Jia Zijian

王珑银 Wang Longyun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邹珊 Zou Shan 杨鹏 Yang Dan

朱鱼 Zhu Yu 张若凡 Zhang Ruofan 王玄 Wang Xuan

阿润 A Run 周翔 Zhou Xiang 刘敏 Liu Min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张雷 Zhang Lei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设计总监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图片总监 Photo Director

商园 Shang Yuan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王小非 Wang Xiaofei 雷雯 Lei Wen 黄罡 Huang G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总监 Director

范于林 Fan Yulin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张薇 Zhang Wei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发行事业部 Circulation

总监 Director

范于林 Fan Yulin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张薇 Zhang Wei

渠道总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Nationwide Marketing Channel

林琳 Lin Lin

大南方总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Southern China

雍江 Yong Jiang

大北方总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Northern China

乔继斌 Qiao Jibin

发行拓展经理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罗洪旗 Luo Hongqi

杨雪梅 Yang Xuemei

品牌经理 Brand Manager

肖丽媛 Xiao Liyuan

客户经理 Sales Account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发行助理 Circulation Assistant

付新林 Fu Xinlin

李卫红 Li Weihong

发行财务 Financial Executive

潘姮 Pan Heng

发行统筹 Circulation Coordinator

周旭 Zhou Xu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读者服务助理 Reader Service Assistant

金宇迪 Jin Yudi

新媒体事业部 New Media Development

总监 Director

张薇 Zhang Wei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产品部 Products Department

李倩 Li Qian 桂礼白 Gui Libai 袁媛 Yuan Yuan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罗启宏 Amy Luo

内容部 Editorial Department

康晰 Kang Xi 王晶 Wang Jing 孙铭楷 Sun Mingkai

薛凡 Xue Peng

广告部 Commercial Department

张维 Zhang Wei 史超 Shi Chao 孟佳 Meng Jia

技术部 Technology Department

刘国强 Liu Guoqiang 辛军 Xin Jun



www.lifeweek.com.cn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韩雅丽 Han Yal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采编中心热线地址：

(010)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地址：

(010)84050425/51

E-mail: drfw@lifeweek.com.cn

广州办事处地址：

广州市海联路6-8号银珠商务中心405室

邮编：510230

电话/传真：(020) 34283562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0063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2.00 \$6.00 港币 16.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3) 86359776

南京：江苏凤凰台文化公司(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29) 82100585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71) 64122816

沈阳：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4) 23347099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531) 82903395

长春：中外书刊音像经销有限公司(0431) 82708592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0411) 84609410

南昌：沧海书店(0791) 8592810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0931) 8521090

郑州：大河书报刊销售有限公司(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0311) 83017749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0551) 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 封面拉页 · 英菲尼迪
封二~扉1 · 雷克萨斯
2~3 · 青岛万达
5 · 讴歌
7 · 天梭
9 · 大众汽车
11 · LG 电器
13 · 森达
25 · 清华经管学院
29 · 科勒
31 · 雪花啤酒
85 · 宝马
87 · 宝马
89 · 宝马
91 · 宝马
105 · 樱花卫厨
109 · 工商银行
111 · 汇加移民
119 · 比音勒芬
131 · 海口观澜湖新城
133 · 三星平板
141 · 芯世界
147 · 周刊征订
167 · 书店广告
封三 · 方太
封底 · 浪琴



广告总代理 Adcraft

北京唯思堂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北京电话：(010) 65280118

传真：(010) 65272098

上海电话：(021) 32013813

传真：(021) 32013813

广州电话：(020) 38768563

传真：(020) 38769520-604

深圳电话：(0755) 86129132

传真：(0755) 26478827

杭州电话：(0571) 86070421

传真：(0571) 86070479

成都电话：(028) 85056991

传真：(028) 85054991

南京电话：(025) 84705110

传真：(025) 84715010

烟台电话：(0535) 2602308

传真：(0535) 2602308

西安电话：(029) 85232132

传真：(029) 85232123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新浪微博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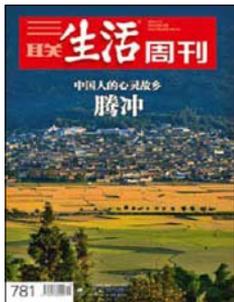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SL 到 10655111，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No.781

腾冲

关于腾冲，我的关注始于2009年。那年贵刊办了场大型活动，追问《我的团长我的团》。导演康洪雷现场对话，谈及最初起意拍摄这部抗战剧的情形，在他震撼人心的讲述中，腾冲、国殇墓园牵动了我的思绪。之后与滇缅抗战老兵的现场互动，我至今记忆犹新。去腾冲走走，祭奠一下先烈，是我的心愿。没料到，这组文章让我发现，腾冲原来还是如此丰富大气的存在，于大自然，于国家，于民族文化，甚至于美食，都有其独特地位。

北京 张悠平

只是运气不好？

母亲从1996年1月到2010年12月，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缴费年限满15年。因已经符合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满15年即可领取养老金的条件，加之收入较低，所以从2011年1月开始停止缴费。

母亲于2014年5月退休。在2014年3月19日，按规定去当地社保部门递交了申请退休的相关资料，并签字表示是自愿放弃缴纳2011年1月至2014年5月的养老保险缴费。按照《新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一办法》（新政发〔1997〕107号，以下简称“老政策”），母亲办理退休手续后，可按月领取1089元养老金。但是，就在母亲递交退休申请的第二天，3月2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调整自治区基本养老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新政办发〔2014〕34号，以下简称“新政策”），明确“老政策”有关“计发的养老金低于养老金最低保证数的，可按最低保证数发给”的规定从2014年1月1日起不再执行。落实到养老金计发工

作中后，可以发现，按照“新政策”，低保险金人群的养老金将大为减少。

仅以母亲为例：执行“老政策”，每月可领取1089元养老金。执行“新政策”，每月仅领取700元养老金；即便当时缴足18年社保金，每月也只能领取950元。很明显，“新政策”和“老政策”没有合理衔接，更没有重视低养老金人群的利益。一项政策如果不能维护社会稳定、不能促进群众权益的改善，那就不算是好政策。这样一个涉及群众基本权益的重大政策调整，事前没有向社会征求意见，没有宣传解释，政策设计的根据是什么不得而知，也完全没有给群众留出合理的政策执行缓冲期，更没有给利益受损者做出相应调整的政策设计。比如，母亲3月19日递交的退休申请，是执行“旧政策”的时段，所以签字自愿放弃缴纳后续三年多的养老保险费；但3月20日“新政策”开始执行，养老金是说变就变，可是受影响的母亲再想补缴这三年的养老保险却不被允许了。

走法律程序的话，如果就母亲这件事起诉，社保部门完全可以说他们合法合规，

可以预计法院的判决会支持社保部门的行为，而这一“新政策”又属于抽象行政行为，法律上不具有可诉性。执行“新政策”还是“老政策”，我们不是在乎每月200多元、400多元养老金的差距，更多的是对有关部门行政的失望。半个多月来，就这一问题到底如何解决，多次去社保等部门咨询，就是得到些他们只能按政策执行、他们无能为力、你们想去上访就去上访的答复，问得多了最后就给你一句：“你们运气不好！”我想问：退休老人的生活能否依靠合理的政策来保障，而不是依赖运气呢？

新疆克拉玛依 张望西

吃空饷者上班了

笔者所在的事业单位，从30年前笔者进厂时起，一直存在人员超编、人浮于事问题。由于部分员工脱岗并不影响工作，早在20多年前，就有部门员工干起了第二职业，并因此而经常迟到、早退甚至旷工。这些人或者是单位里的“刺头”，或者是有背景的，使得单位领导很是尴尬：管吧，不愿得罪或得罪不起人，不管吧，又不好

向其他员工交待。从事第二职业者也有点为难：完全不去单位应卯吧，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去应卯又难免影响外面的生意或工作。双方经过博弈，一种不成文的做法便应运而生：任何员工，只要每月少拿几百元的薪水（起初为基本工资之外的保健费、误餐补助、奖金等，后来为绩效工资，约占全部薪水的四分之一），就可以不来上班，其他待遇如工龄、五险一金甚至中秋、春节的米面油等都不受影响。人们将这称为“减薪留职”，以区别于“停薪留职”。

起初，由于收入相对低，学不到什么技能，升迁机会少，有才能或门路的求职者都看不上我们厂。自从有了这种“减薪留职”政策，厂子一下子吃香起来，一些求职者打通各种关节，成了我厂的正式员工，却没来单位上过一天班。笔者只在职工花名册及工资表上见过他们的名字，从未见过本人。前不久，上级发文要求整顿吃空饷问题，迫于形势，单位取消了“减薪留职”，将吃空饷者召了回来。

然而，单位人浮于事的情况非但没有改变，而且随

着工艺改造、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越显严重了。因此，原来吃空饷的虽然上班了，却没有具体工作可做，且这些人多是单位里的“体面”人，领导不好给其安排“不体面”的工作，结果，形成了一批在岗吃空饷者，而且吃得更多了，因为现在他们拿的是全薪。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这些人不做工作，却可以拿全薪，其他员工看在眼里，心里很不平衡，工作热情受到了影响。

这时候，反倒看出从前“减薪留职”的好处了：其一，在工作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单位多少可节省一些薪金支出，用以奖励工作突出或苦脏累险岗位的员工。其二，可以减轻人浮于事现象，避免部分员工无事生非，以及因部分员工无事可做而影响其他员工的工作热情。“减薪留职”原本就是不正常的人事管理，看似正常的“拿吃空饷者开刀”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何况，不从根本上解决人浮于事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太原 王一夫

抗旱救灾

本该是春雨降临时节，但一些地方的旱情却开始显现，这让我想起去年家乡的抗旱救灾。

这是一个不算偏僻的村子，离镇上不远，大多数村民还是以农田劳作为生。村子里有一半以上的村民都有自家打的水井，用于日常生活用水。去年干旱日久，气温持续创高，导致村里的水井也逐渐少水，田里的农作

物也逐渐干死，农田裂开了缝。村民都怨声载道，有人骂老天爷，有人求老天爷，这都是一些年纪较老的村民。因在他们的印象里，这事还得靠天来解决，而上头从未管过这件事。旱情越来越严重，有些连自家种的小菜都吃不上了，村里众多水井也只有二三口有水，勉强维持着全村人做饭、烧水、洗澡和洗衣。

天气越发炎热，村民都已不外出劳作，都怕中暑。“干死就干死吧，菜能吃多久算多久。”村民大多无奈地说。依旧未见镇政府有什么措施下来。这村的村委书记去镇政府多次说灾情，但并无多大效果。全国灾情严重，电视、报刊都已大肆报道，政府开始行动。然后这村所属的镇政府开始安排人员去各村视察灾情，抗旱救灾。由于上面的压力，安排的人只得每天在农村里逛，但并无多大用处。

旱情越来越严重，农田几乎没什么收成了。一村民说：“我今年放在田里有六七千块钱啊，半年的做工都白费了。”那声音有点哽咽。

最严重时，县长终于来了，然后镇长、书记都跟着跑过来，视察农田的情况，显然作物大多已经干死。视察了一些村子，这村比较严重，于是决定拨款两万元给这村救灾，这村村委书记高兴极了。这事当天就在村里传遍了，村里开会讨论拿这两万元怎么办。大家吵吵闹闹商量不出个办法，两万元，实在太少。一村民说：“把这钱还给上头算了，两万元有什么用。”村委书记出来稳定

局面，说用这些钱来买村里池塘的水浇农田。但怎么个买法，怎么公平分配，又吵来吵去，最后大家都沉默了。

散会后，有人嘀咕：“现在庄稼都死了，就算放水，也收不回来了。”有人应道：“就是，要是能提前些日子拨款，这两万块还能救那么一两块田。”其实村民都很清楚，这会只是个形式，这两万元也只是个形式，所以大家根本就没商量出个结果来，最后，指不定这两万块钱去了哪里呢。第三天，从这两万块钱中抽了点钱，买了一池塘水，用抽水机抽了这池塘水来救这村千家的农田。第四天，变天，下了一场大雨。有人说，老天爷真准。第五天，雨接着下……

湖南湘潭 八佰伴

大树换岗

我母亲的住房和承包田原在市区朝阳东路南侧，2008年因路面扩宽和路南侧的地块进行房地产开发，母亲的房屋被拆迁，承包田被征用。因为我出生、成长在这里，对这个地方的一草一木特别有感情，所以对这里有着挥之不去的乡愁。

每有闲暇，我就会到朝阳东路来散散步，发现路两侧每年栽的大树总是长不大，有些地段的树年年栽年年枯，只有少量的树能成活，不知是树苗问题，还是土质、管护问题，抑或人为破坏。按

理，好不容易成活了树应该好好管护，让其健康生长，枯死的树应挖掉补栽。可每年春上，我看到农民工将少量成活的大树移栽到市区别处的道路旁，再将远处的大树移栽过来，实施大树换岗，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折腾。早先栽的是国槐树，后来又换栽香樟树，换来换去，大树还是大片大片地枯死，6年多了，还是很少看到成活的大树。不仅大树换岗，路两旁绿岛内的花草、常绿树也在不断地换岗。

今年3月，朝阳东路两侧的枯树和少量成活的大树，还有绿岛内长势茂盛的紫薇又被全部挖掉，路两侧栽上直径20多厘米的香樟，绿岛内的紫薇换栽成红叶石兰。我看到好多大树的根埋得不够深，根须就那么露在土外。如此让大树换岗，换来换去，乱折腾，大树不死才怪呢。

老百姓年年目睹此现状，心疼，议论纷纷。人们不解，只能乱揣测。有人戏谑地说，树不枯死，农民栽种的树怎么卖得出去？树贩子怎么能赚到钱？采购树的人哪有油水捞？一棵大树从树贩子手中购买，从乡下运到城里，价值上千元，乃至上万元，让大树换岗，年年换树年年枯，不知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老百姓说，大树换岗，不断枯死，唯一的办法就是：也让采购树的人和管树的人换换岗，担当责任。

江苏大丰 戴文华

阿富汗总统大选开局顺利

记者 邹珊



4月5日，阿富汗总统大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图为选民在首都喀布尔市一处投票站投票的情形

4月5日，阿富汗总统大选投票开始。受连任限制，现任总统卡尔扎伊不能参选，这意味着阿富汗迎来了2001年以来的首次权力交接。投票当日，约700万选民参投，超过注册总数的50%。初步计票结果预计将于本月下旬公布。

投票开始前，此次大选一直被公认为充满变数，可开局情况却基本稳定，其中最出人意料的是安全局势。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班纳吉(Nipa Banerjee)正在阿富汗观察大选局势，他告诉本刊：“为维护投票秩序，阿富汗政府部署了上万名安全部队士兵，这些力量在阻止大型暴力事件上表现良好，塔利班在全国范围内只发起了零散袭击。投票日，街上看不到什么外国驻军，在仅靠本国安全部队监管的情况下举行了一场相对和平的大选，说明北约对阿富汗军警能力的培养还算成功。”

暴力袭击之外，选举舞弊重蹈覆辙的阴影一直笼罩着阿富汗选民。2009年的总统大选曾因舞弊而出现了约130万选票被取消资格的情况。这一次，选举组织者、监管人员和外交官都担心投票陷阱、贿选和恐吓会再次阻碍选举顺利进行。不过，“虽然普遍猜测舞弊行为依然存在，但看起来也比2009年少得多”。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兼职研究员比德尔(Stephen Biddle)说。

本次共有8位候选人角逐总统职位，前财长贾尼和反对党领导人阿卜杜拉是公认的挑战领跑者。其中，阿卜杜拉是普什图和塔吉克混血，2009年大选中，他曾是卡尔扎伊的主要对手，得票率名列第二。贾尼则被视为技术性官员，他在阿富汗世界银行任职多年，在政府中也担任过多种不同职务，有丰富的施政经验。2009年他的得票率并不高，但这一次呼声大涨。

另一位颇受瞩目的候选人是前外

长拉苏尔，他是人们眼中的“卡尔扎伊接班人”。“不过，相较于两位领跑人，拉苏尔资质稍显平凡，并且，在这个人们渴望对卡尔扎伊时代有所突破的时刻，他的‘延续牌’恐怕并不利于得票。目前的普遍预测是：8位候选人将无人得票过半，还需举行决赛，并且是在两个热门候选人间进行。”这是人们另一层担忧的来源。“届时，潜伏的舞弊行为会很麻烦。如果选举落败者不接受失败，决定以此为由向赢家发起挑战，那么他是通过法律渠道、以技术和政治方式解决问题，还是诉诸暴力？国际社会对此一直抱有很大的疑问。”比德尔说。

“不过，拉苏尔已宣布将接受失败，且不会与其他候选人争斗。两个最热门的参选者也表示将接受民众的决定。”班纳吉说，“选举委员会也呼吁并叮嘱候选人不要与选举结果作对，因为委员会已经公开透明地调查了所有关于舞弊的投诉。另外，投票人数很多，输家不太可能立即实施暴力干扰等不受欢迎的行为阻挠新政府组阁。”

但是，“选举之后的关键问题是胜利者的影响力是否足以形成稳定的新政府。”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卢卡斯(Scott Lucas)告诉本刊，“阿富汗将永远面临‘联盟政治’的难题，也就是说，面对众多期待权力的派系和社群，应如何稳妥结盟？”此外，“选举当日的平静也不能被视为永久或长期性的，我估计塔利班只在这一段时间内保持低调，之后还会卷土重来。”班纳吉说。“阿富汗战争陷入了僵局，选举很有可能以乱局替换现状。不过，现在我们有理由希望，这些都可能被避免。”比德尔说。■

南苏丹：独立进程尚未完成

记者 邹珊

4月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令对南苏丹实施制裁。他指出，当前南苏丹局势已经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构成了“独特且非同寻常的威胁”，他授权对危及南苏丹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在其境内侵犯人权或破坏过渡进程的个人及实体实施制裁，发布签证禁令并冻结其在美全部资产。

去年12月，因总统基尔与前副总统马沙尔的积怨被激化，南苏丹在独立仅两年后重陷战火，政府和反对派的武装冲突在首都朱巴爆发并蔓延至各州。今年1月，冲突双方签署停火协议，但冲突未就此平息。之后，虽然朱巴政府应反政府组织要求释放了被怀疑图谋政变的7名政治犯，但因不愿让他们出现在谈判桌上，和谈陷入停滞。目前，乱局已造成南苏丹约80万人流离失所，250万人逃亡临国避难。联合国警告称，超过三分之一的南苏丹人口正面临着严重的食品短缺问题。除非冲突停止，否则该国可能将遭受“前所未有的苦难”。

长期以来，出于对当地石油资源的觊觎以及反恐需要，美国一直是南苏丹独立的坚定支持者。2010年9月，奥巴马政府宣布的“美国苏丹新战略”曾明确指出，要“完全且适时落实苏丹北南2005年签署的《全面和平协议》，从而实现苏丹2011年后的和平，或有序实现两个‘独立且能生存的国家和平共处’，结束粗暴干涉人权和种族屠杀的行为，确保苏丹不再成为国际恐怖分子的安全港”。所以，2011年南苏丹的独立公投如期举行后，奥巴马曾在第一时间表示要承认这一新的独立主权国家，并将此自豪地解读为“苏丹新战略”成功实施的证明。

如今，这场难以平复的乱局不仅

令美国外交战略受挫，奥巴马政府还因“调解干预无效”而饱受诟病。舆论对于此次的制裁决议也是褒贬不一，有人期待效果，也有人认定它将弄巧成拙。南苏丹独立政策研究智库（The Sudd Institute）主任阿科尔（Zachariah Diing Akol）便对其持怀疑态度：“虽然目标指向精英分子，但制裁带来的痛苦通常却是目标范围之外的普通大众承受得更多。美国应以更有意义的方式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斡旋，而非简单地通过无线电波进行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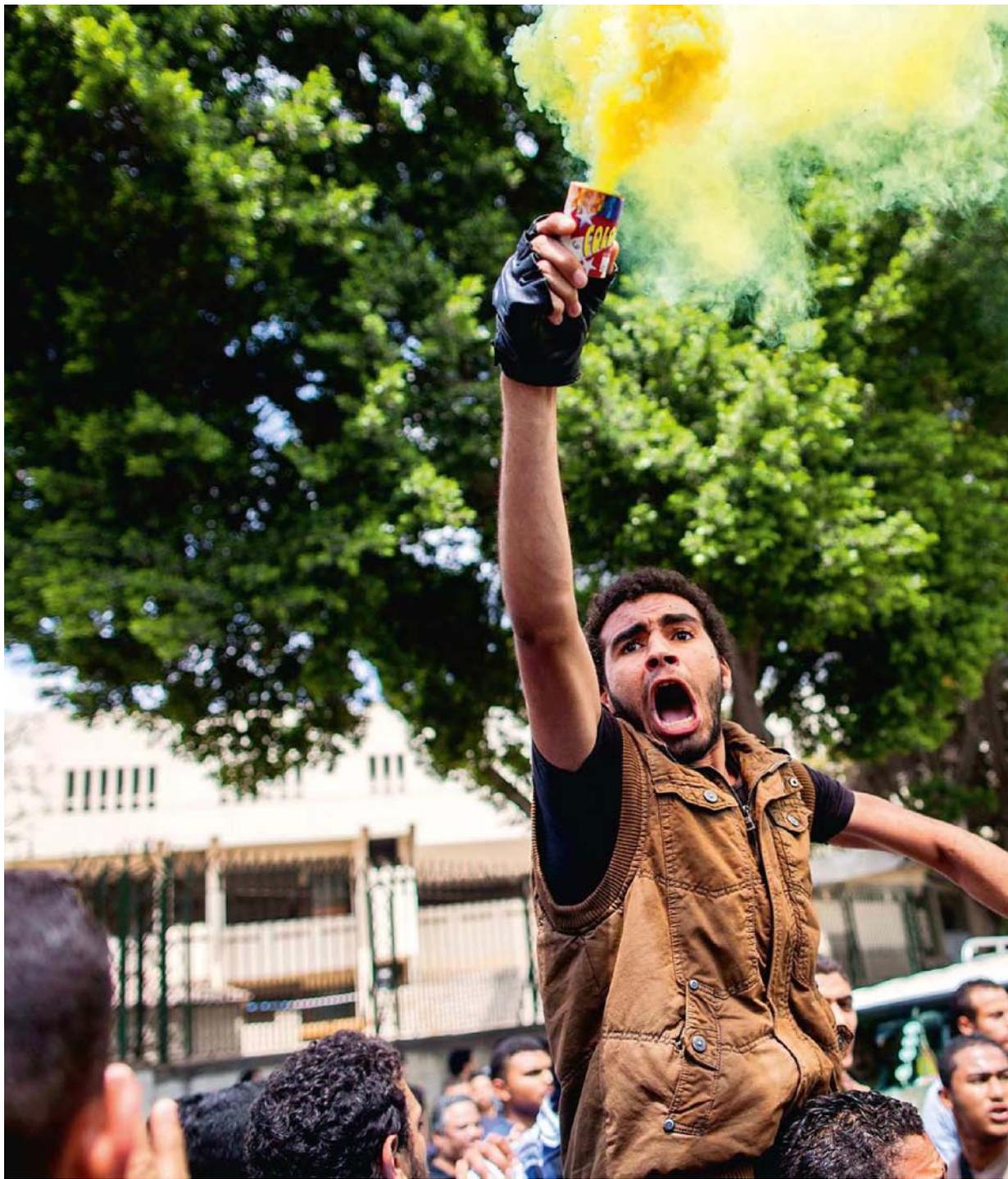
在白宫安全委员会前非洲事务主任哈德逊（Cameron Hudson）看来，这反映了美国在南苏丹影响力日益下降。他指出，影响力的减退在多年前已经开始，但转折点却恰是2011年的南苏丹独立。从那之后，由于拥有了可观的石油收入，美国资金援助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而美国作为抵挡苏丹政府的堡垒作用也弱化了许多。

“这一次，美国发挥影响的空间其实非常有限，这毕竟是一场由私人恩怨引发的争斗。它由来已久，迟早会发生，是这个国家在进入重建进程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南非金山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卡提亚加拉（Gilbert Khadiagala）告诉本刊，“它牵扯到南苏丹的部落问题，该国统一民族意识淡薄，部落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目前，由马沙尔代表的努尔族必须与以基尔为代表的丁卡族达成分权协议，或者共同让位给新的领导人。南苏丹需要一个新体制来引导国家走向稳定，实现真正的独立。”

英国伯明翰大学国际安全学教授沃尔夫（Stefan Wolff）告诉本刊，“对于领导人自身问题引发的政治矛盾，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国际干预都无能为力。目前，除非当事人自己愿意动手建造一个公平且具包容性的社会，否则外人无法替它完成。”



4月10日，纽约民众举行街头集会游行，抗议南苏丹发生的种族暴力冲突





哥伦比亚 | 纪念和团结

4月9日，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一名防暴警察拥抱给他献花的女孩。当天是哥伦比亚“全国纪念武装冲突受害者和团结日”。哥伦比亚国家历史记忆中心的报告说，从1958到2012年，该国的武装冲突夺去了22万人的生命，475万人被迫迁移。

埃及 | 示威

4月9日，埃及学生在开罗大学前示威。这些学生是穆斯林兄弟会和前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他们抗议埃及上诉法院拒绝为穆尔西审判更换法官。





尼加拉瓜 | 连环强震

4月10日，尼加拉瓜西北部发生6.2级地震以及百余次余震，震中距首都马那瓜仅50公里。尼加拉瓜位于中美洲中部，西邻太平洋，东临加勒比海，地震频发，每年检测到的地震有数百次。1972年，马那瓜曾发生7级地震，造成5000人死亡，市区92%的建筑被毁。





美国 | 章鱼、鱿鱼和乌贼

4月8日，加州蒙特雷湾水族馆的工作人员在摆放一条火焰乌贼。该馆将举办“触须：章鱼、鱿鱼和乌贼的奇妙生活”展览。乌贼（墨鱼）和鱿鱼（枪乌贼）有10条触须，章鱼有8条触须，它们都不是鱼，而是软体动物。



巴西 | 国旗色彩人生

4月9日，圣保罗州坎皮纳斯市，律师纳尔逊·帕维蒂站在他涂了巴西国旗颜色——绿色、黄色、白色和蓝色——的汽车前拍照。他曾发誓，如果巴西赢得1994年世界杯，他就只穿国旗颜色的衣服。

美国 | 航拍

（左页上图）美国航拍摄影师亚历克斯·麦克莱恩拍摄的夏威夷落日海滩的冲浪者。66岁的麦克莱恩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乘坐“塞斯纳182”小型飞机拍摄的。

印度 | 投票

（左页下图）4月7日，印度阿萨姆邦迪部鲁格尔镇，一位老太太排队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印度本次选举共有8.14亿登记选民，其中48%为女性。为拉拢女性选民，各政党均在竞选宣言中对女性做出了一些承诺。

向谁靠拢？

文 / 邢海洋

“沪港通”不仅令内地股市兴奋，港股也雀跃起来。浙江世宝H股第一时间涨了87%，一向有投资理性的香港人也不淡定了。内地投资者炒题材、追涨停外加操纵小盘股，坏毛病一大堆，“沪港通”本意是以成熟的港股为内地市场引路，若“近墨者黑”，则有违初衷。

浙江世宝的A股的价格为20元，“沪港通”消息出台前H股只有3港元，是A、H股价格差距最“离谱”的。信息披露后，H股瞬间摸高5港元，也不过4元人民币，仍只是A股的零头。但令理性投资者难堪的是两地市场的反应，H股飙升的同时A股也在涨，仿佛来自香港和内地的增量资金都是傻钱，不懂得同股同权本应同价的道理。事后证明，香港投资者还是相对理性，此后浙江世宝大幅回吐，唯有A股投资者仍执迷不悟，该股价格仍维持在证监会“沪港通”消息发布前的高位。

港股投资者禁得住巨大差价的“诱惑”，也更具顺势应变的灵活性。除了H股中极端折价的在补涨，国企H股指数次日大跌1.89%，AH蓝筹股的差

价迅速缩小，港人以多年培养出的投资理性应对未来的沪港股市融合。但港人的投资理性显然不应仅限于向内地接轨，向一个蛮荒期的估值体系臣服。香港作为成熟的资本市场，全球企业汇聚上市，金融衍生品品类齐全，尤其是注册制准入和完善的退出机制使资本市场形成了完备的金融生态，香港市场更加有利于发现企业的价值。又因为制度完善，违规会遭到严惩，无论大户还是普通投资者都对市场操纵行为具有免疫力。一个交易制度有着明显优势的地区，却要向着落后的估值靠拢，还是令人不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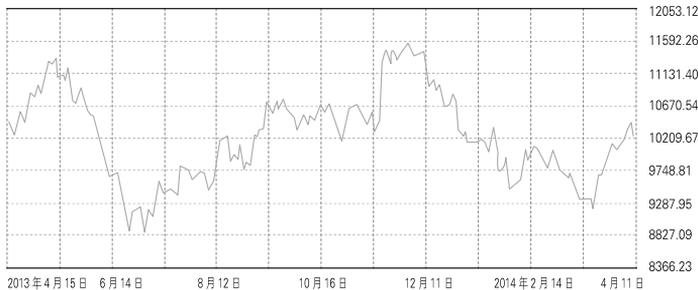
一种解释是，沪港通之前，海外投资者若想分享中国企业的成长，只有通过香港的国企股，而国企股的供应有限，因而造成了价格虚高。每当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的时候，香港拥挤的海外热钱苦于找不到进入内地的渠道，经常会对国企股形成超买，香港上市的A股ETF因此形成溢价。但如今人民币贬值预期并未消退，3月香港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一改此前4个月的净流入，出现了净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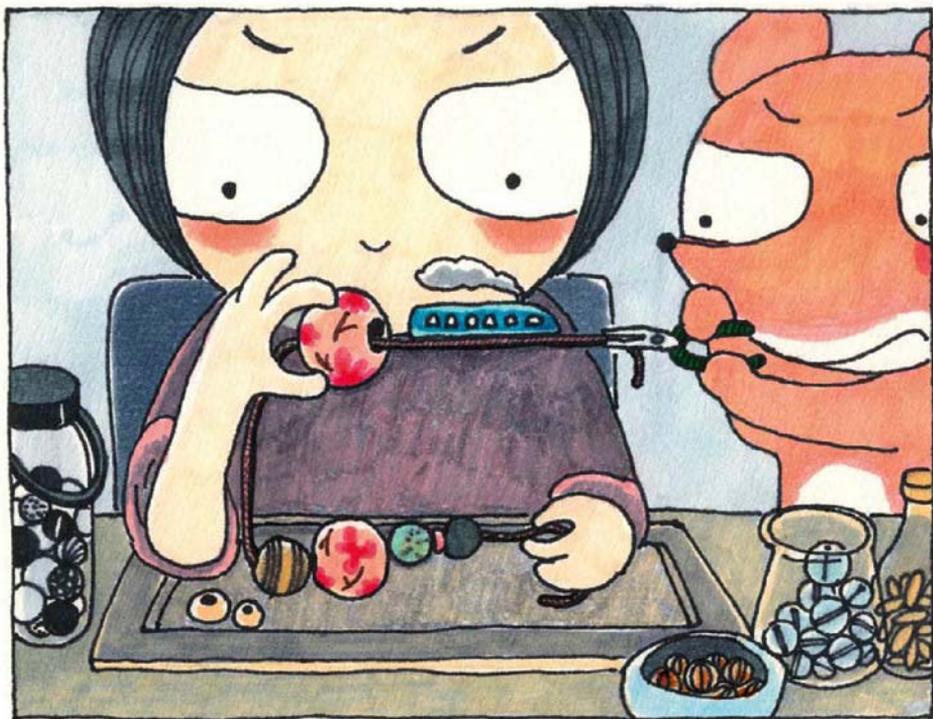
状况。国企股的估值本应是基于股东回报的合理评估。并且因为内地投资市场的不稳定和不规范，港股投资者多无意于“解放”内地被6年熊市深度套牢的投资者。当然，沪港通后，投资国企股的价值投资者又有了更多廉价的选择，仅此原因，A股和H股就有了相互靠拢的理由。

内地大盘蓝筹股估值之所以低廉，是因为内地股市长期低迷，资金断流，支撑大盘蓝筹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也散户化了，而散户化的源头则是上市和退市制度上的痼疾。同时在A股和港股上市的84家公司中，海螺水泥A股股价较港股海螺水泥股价折价率第一。它是实业界公认质地最好的水泥企业，但A股给予它的估值却明显低于市值更小的水泥企业。壳价值的存在可以部分解释两者的估值差异，壳价值是一个固定的值，市值越小的股票壳价值的占比越高，小股票的高估值很大一部分来自壳资源。又因为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再融资的诸多限制，导致小市值公司无法依托高估值在资本市场反复融资，小股票的高估值得以维持。A股制度漏洞既阻碍了资金向高回报率企业汇集，又破坏了融资效率的实现。港股无疑更利于资金的优化配置。

短期内，港股的“聪明”资金被更“傻”但体量更庞大的内地资金左右。长期看，港股先进成熟的规则将对A股的制度建设形成倒逼，令20元的浙江世宝向3港元靠拢。这正是李克强总理用外部压力逼迫内部改革的又一妙棋。☑

恒生国企指数走势





栏目插图 | 豆角上台艺术工作室

沪港通

争议多年的港股直通车项目终于取得实质性突破，半年内将开通。据证监会公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将允许两地投资者买卖对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除了利好两地券商，内地折价的大盘蓝筹，香港上市的中小盘股将受益。截至4月9日收盘，沪市共有23只AH股价出现倒挂，其中倒挂居前的公司有海螺水泥、鞍钢股份，幅度为34%、30%。另外，中国平安、中国太保、中国神华等折价水平也很高。



贸易衰退说

3月出口同比降6.6%，进口降11.3%，增速均远低于预期。一季度，出口下降6.1%，进口降1.2%；贸易顺差1028.3亿元，收窄60.9%。整体看，贸易似乎衰退，但分解数据，却能否定“贸易衰退说”。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仍然保持增势，只有对港贸易大幅下降33.3%，直接影响总体进出口增速近4个百分点。另外，今年一般贸易进出口仍然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占比超过50%达到55.2%，比去年同期提升5.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加工贸易收窄，表明对外贸易方式的结构在不断优化，自主能力提高。



软件开发最赚钱

披露了年报的 1443 家上市公司中，久其软件等 177 家毛利率超过 50%，这些公司主要分布在软件开发、生物医药、互联网、道路运输等行业。销售毛利率排名前 30 位上市公司中，有 9 家公司属于软件开发行业，可谓最赚钱行业。不过在软件开发和医药行业，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毛利率高企但是净利率却不尽如人意，营业收入和最终的净利润之间有三费（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营业费用）及所得税，这些公司普遍通过财务手段操纵三费和税务支出，致使毛利率与净利率两极分化。



新兴市场开张

4 月 9 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上涨至 1004 点，创下 4 个月新高。韩元兑美元汇率创下 6 年新高，土耳其和南非的货币汇率也接近今年来的最高点。美国宣布收缩 QE 之后，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面临外资持续流出，货币贬值的问题，这些国家采用了提高利率和对国内经济结构进行改革的办法来应对，如今这些措施似乎已经发挥了作用。随着美联储提前加息预期的减退，新兴市场回涨。恒生国企指数今年前 11 周在全球主要股市中表现最差，随后只用 13 天便上涨 13%，涨幅也高居榜首。



黑色星期四

4 月 10 日美国股市大幅收跌。以互联网与生物科技为首的科技股继续遭到抛售，纳指更是跌 3.1% 创下了 2011 年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前一周的“黑色星期五”，纳指曾暴跌 2.6%。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降至几乎 7 年来新低，劳动力市场出现春季复苏的迹象。除了中国经济放缓，“黑色星期四”源于科技股泡沫的膨胀：当前的美国股市越来越像 1999 年互联网泡沫危机爆发前的情景，生物科技和部分互联网股票有处于泡沫危机爆发前期的迹象。



爱的徒劳

为了不伤害伴侣的自尊心，许多人都会在床上伪装快感。然而，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研究小组对84对夫妇进行调查后发现，无论男女都能相对准确地评估出对方的真实性满意程度，即便双方并没有就性问题进行沟通的习惯。发表在《性行为档案》杂志上的论文指出，一对夫妻通常会磨合出自己的“性生活脚本”，并为之指导性活动。这令他们可以无需言语便从对方情绪中判定出真实状况。研究者指出，该项调查的结果挑战了男性与女性在性生活上难以沟通并理解不一的常见观点。

好消息



变废为宝

将1公斤重的东西送上太空低地轨道的成本高达3.3万美元，正因如此，国际空间站上的宇航员们都必须回收利用自己的尿液。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一个研究小组日前找出了一种新方法，借助尿素的生化特性令尿液的回收率从目前的75%上升到85%，并为燃料电池提供原料。



防水神蛋

澳大利亚营冢鸟把蛋下在腐烂的枯枝败叶中，靠微生物分解有机物产生的热量帮助孵化。但神奇的是，营冢鸟蛋胚感染的风险却保持在9%而非更高，虽然其蛋壳厚度远逊于其他禽类。科学家日前发现，原来营冢鸟蛋壳中含有一种防水性极强的生物酶，从而为其胚胎提供了额外保护。

坏消息



冰冷火星

火星上是否曾经存在过生命？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小组日前指出，希望可能甚为渺茫。火星表面巨大的陨石坑表明，这颗红色星球的大气层可能从来都未能达到足够厚的水平，从而令其表面温度长期稳定在冰点之上，而这是生命得以繁衍的必要条件。



社交网络伤自尊

珍爱生命，适度远离社交网络，这一忠告对于年轻女性格外重要。一个苏格兰研究小组对881名女大学生进行调查后发现，每天花较多时间浏览脸书网站的调查对象自信最差、对自己的身材最不满意。这或许是因为社交网络上那些经过美化处理的照片更容易让敏感的年轻女性对现实中的自己失望。



音乐是应该在私下里听的。它不应该被当作一种群体治疗，或某种共同体验。音乐应该把听者和演奏者引入一种冥想和沉思的状态。但当你坐在 2999 人中间，你不可能进入这种状态。我反对音乐会的基本理由与其说是音乐上的，不如说是道德上的。

——格伦·古尔德说

我们总是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里。之所以这样，不仅因为连最好的人也是不完美的，也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得不够，我们常常犯错误。比这两方面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世上总是存在着价值观不可解决的冲突；有很多道德的问题无法解决，因为道德原则相互冲突。

——卡尔·波普尔《精神自传》

一个自由的社会是一个不会存在过多的父权主义的社会，无论多么慈善的父。并不是每一个父权社会都是

斯大林式的，但是，即便如此，父权主义也会有害。从总体而言，父权社会都降低人的自我发展空间，虽然在原始社会或者颓废的社会，父权主义可能是好的。

——以赛亚·伯林说

在“冷战”期间，中情局酷爱使用文学——小说、短篇小说、诗歌——作为武器。詹姆斯·乔伊斯、海明威、艾略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纳博科夫，他们的书籍都曾当作武器。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在苏联和东欧被禁，就可以被用作宣传品去挑战苏联对国家真相的描述。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在“冷战”期间，约有 1000 万本图书杂志由中情局秘密运到苏联的铁幕背后，其中包括《日瓦格医生》

个人的教育和知识越高，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不相同，而他们赞同某种价值观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我们希望找到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观念，必须降格到道德和知识标准比较低级的地方去，在那里比较原始和“共同”的本能与趣味占统治地位。

——哈耶克说过的话

数字

1
秒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启用一台名为 NIST F-2 的原子钟，其在 3 亿年内的运行误差仅为 1 秒。每天大约有 5000 万台计时器装置利用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的无线电广播更新时间。该研究所的互联网服务每天约收到 80 亿个自动同步时间的请求。

2.4
万公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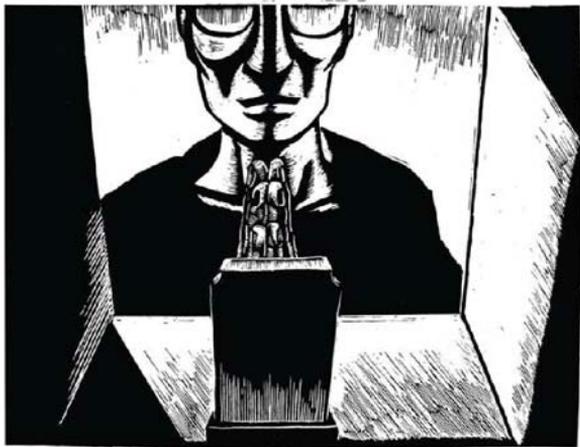
菲律宾巴延邦镇在 4 月初创下吉尼斯纪录，他们在绵延 8 公里的烧烤摊上同时烤了 2.4 万公斤的罗非鱼。第二轮又烤了 2.4 万公斤。这场烧烤动用了 8000 个烤架，约有 50 万人参与。几年前，菲律宾的圣托马斯居民曾在 1559 米长的烤架上，烤了 93540 根玉米，也创下了纪录。

6
小时

瑞典哥德堡市政府的一部分员工现在每天工作时间比平时的 7 小时减少了一个小时。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斯堪的那维亚国家通常实行 7 小时工作制。哥德堡市副市长马茨·皮尔赫姆说，他希望缩短工时后请病假的员工能够减少，员工能够保持身心健康。

扫墓即景

文 / 杨葵
图 / 谢驭飞



去的是八宝山革命公墓，老父亲已在那儿20年。

早年逢清明，斜穿城市，直眉瞪眼奔至墓碑前，有悲痛有回忆，完事即走，片刻不多留，没那份闲心。20年后的今日，清明扫墓如日上三竿吃午饭、月到中天睡大觉一般，细细密密织进了日常生活这块大幕布，而且几经洗晒，针脚都瞧不清了。所以不疾不徐去了，恭恭敬敬祭了，完毕正值午时，园中人少，沿山道拾级而上，饶有兴致地还参访了一些名流墓园。不少细节摄入意识的大硬盘。又因漫天杨絮飘舞正欢，使这些记忆更似梦幻泡影。

大多扫墓人群组合，是全家咸集，子孙毕至。骨灰堂的院子里不光有祭奠亲人的，还有顺道参观的。一位中年女性正压低嗓音向另两个中年妇女介绍：这儿是部级的，他们这叫“入室”，后边还有骨灰墙，局级干部，他们那叫“上墙”。那俩一边听了，踱至一间屋门前，扒着门框朝里打探，门口值班人员注视着。骨灰墙的院子里满墙鲜花，祭扫者比骨灰堂院多好几倍。刚祭扫完的一家五六口人，高声喧哗着向外走，途经另一户五六口的人家，正面对墙上的一块墓碑肃穆。旁边有第三户人家迎面而来，看不惯吧，对喧哗一家人行了“侧目礼”。

北内、北外两面墙的夹道正中，停着一架铁梯。骨灰墙挺高的，最上面两排墓碑，一般人的身高想祭扫，必须借助梯子。一个老头扶着梯子，似在等待着什么。

梯子旁边有个水泥砌的水池，侧面一根自来水管，很像90年代每家每户的墩布清洗池。一个中年男人在水龙头下搓洗一块浅蓝色毛巾，搓好拧到半干，递到不远处一个老太太手中。老太太正泪眼婆娑，来回摩挲一块墓碑，轻声絮语：老头子，又来看你啦，你怎么样啊……毛巾递到，老太太开始一遍遍擦拭那块只有两本画册大小的墓碑。

老太太忙活的时候，中年男人回头，惶恐地问扶梯子的老头：您……老头指指老太太正擦拭的墓碑正上方。男人脸上迅速堆满歉意，又指指老太太的背影：抱歉啊，稍等啊……老头宽厚地微笑，摆摆手。

出骨灰墙院子向北，上山小道两边灌木丛里，是众多开国元勋、各行业出类拔萃者的一个个墓园。墓碑设计都花了心思，更有别致者，无墓无碑，只在一棵松树旁竖块牌子，标志某某骨灰撒放处。这片区域的祭拜者几乎看不到，都是参访的，不时听到惊呼：哎，这是那谁谁哎！哎，那不是那谁谁么？

快到尽头处，一小块墓园周围站着不少人，高一声低一声地热烈议论。片刻人群散开，才看清那是薄一波之墓。刚刚解散的那群人中，有一对母子正路过我身边，母亲对儿子说：看到没？连他的墓都没动，说明什么？搁这儿最放心了。别迁了，我回头也来这儿和你爸做伴儿。儿子说：可人家那儿好歹是块土地啊，入土为安，这老挂墙上算怎么回事儿啊……

八卦锦

文 / 小乔公子

图 / 谢馥飞



社区舞蹈队有两个指导老师，一个是大V，另一个是大S。大V是文工团退休的小领导，永远一副目空一切的范儿。大S原是企业的工会干部，都50多了，身材还难得能保持S形。每说到这里，大V就会把嘴一撇：我年轻的时候，可比她S多了。大S总不拿正眼看她，说她是半路出家的土包子。

一般情况下，两人还是有分工的，大V主教体操类的，大S主教舞蹈类的。可是，最近要开展八段锦比赛了，这下站长又有些为难。因为这八段锦是一个中国传统保健功法，所以还不太好分类。上面派来的人将示范做完后，两人都在那里跃跃欲试。站长说，你们两个先练练，过几天再决定谁来带。

舞蹈队共有20个人，每次休息时候，她俩都会分别走在排练室的两端，身边各有三四个姐妹主动围绕在她俩身旁，有些恭维的样子。大V说，该争的就得争。我年轻的时候，就和一个音乐学院毕业的姑娘争合唱队指挥的位置。如果我没当上指挥，后来怎么和我弹钢琴的那口子认识的啊。有人说，您是先看上了您老公，然后才和人家争的吧。她一听这话，脸突然有点儿红，不过马上又掩盖了过去：凭我当时的姿色，就是坐在观众席的最后一排，也能让老公注意到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眼睛一直扫着大S的阵营。大S当然不含糊，对着身旁的人神秘兮兮地说，你们知道吗，原来她是外科大夫。她那粗枝大叶

的手，一刀下去，比要求能多开十几厘米。据说有一次割盲肠的手术，结果开的比剖宫产的还大，你们说她当时是不是突然听到隔壁妇产科孩子的哭声，然后就短路了？大家纷纷把笑红的脸慢慢转向了大V，大V一头雾水。

最近，大V对大S好像恭维多了，不但八段锦主动让她带，还替她说了不少好话。这其中的原因是大V带着她闺女出门，正好看到了带儿子出门的大S。女孩好像一下子就对男孩倾心了，仿佛害了相思病。大V只好低头做人，还托人当媒婆，问大S和她儿子的态度。大S老说儿子太小，但一直也没有个明确答复，弄得大V惶惶不可终日，没事就一个人在那里做半个小时八段锦，说算是养养神，去去心火。这两天，她又想是不是该给大S介绍个老伴，但是又怕大S说成是情感交易，让自己更加被动，嘴唇都起了包。那天，大V发现自己的背包里多了一包金银花，但不知是谁塞到里面的。

我妈说，如果她俩其中一个不在，排练室好像就缺了什么。提亲这事最终是以欢喜冤家收场，还是不了了之成为两人斗争的升级版，一切都在这些退休老妈妈的期待之中。用我妈妈的话说，去舞蹈队就是去看她们明争暗斗地演戏和抢戏，比看电视剧好玩多了。八段锦在家就能练，可是八卦锦只有这里演，真实、洒脱得狗血淋漓，有时还间杂着一抹温情，让人不想换频道。■

贫穷在歌唱

文 / 喵小鱼

图 / 谢驭飞



我连续七天经过 S 城的地王广场。那是一个客流量多、周边店面多、Wi-Fi 信号也强的新兴车站。T 来时，或者说是我发现 T 时，是农历大年初二。在 S 城，过年气氛浓郁，没有特别晦气焦急的事情是绝不会拿新年来开玩笑的。东家去西家拜年，净说吉利话，即使是最酸的话也要说出甜滋滋的味儿来。而 T 却在此时来了。临街角摆一个简易的派头：一瓶水，一个音响，一支麦克风和一把电吉他，在路面写出他父亲患病的情况，就开始自弹自唱。当时扔钱给他的人很多，他的黑布盒装得满满的。我站在他对面的走鬼摊档上买了碗 10 块钱的牛杂面，一边吃，一边看着 T 如何卖唱。“牛杂姨”说，又来了一个要饭的。等 T 唱到许巍的《旅行》时，我也动了恻隐之心，伴着这股新鲜的真诚新鲜的同情，为 T 掏了 10 块钱。T 隔着麦克风对我说谢谢。大年初十，我搭车再次经过地王广场站时，T 还是那么红。他的身边围着很多人，有大人，有小孩。他依旧旁若无人地唱歌，唱到激动处还会脸红。但他对面的牛杂面，价格已经涨到了 15 块。“牛杂姨”说，那个卖唱的比我赚得还多。

我也不是无缘无故连续搭七天公交的。惊蛰后的春，公司解散了，我失业了。我像一只失去蜘蛛网束缚的蝇虫，突然拥有了最好的自由、梦想和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却念念不忘自己曾奋不

顾身跳过的旧坑。父亲说，你该重新找一个坑，把你自己杂七杂八的痴心妄想全埋进去。于是，我就去找工作了。面试了整整七天！先是广告公司的策划员，然后是银行的投资顾问，最后变更成物流公司的营业员。父亲对我最后的营业员工作很满意。母亲说，有什么好的，太辛苦了。父亲却说，有的坑深，人心能埋得深，一辈子安安稳稳；有的坑浅，人心里装下许多不是成为土的念想，生活就不踏实了。我分辨不出父母亲谁说的更有道理，但就目前而言，我很需要这样一个坑。

这个初夏，天还乍寒乍冷，T 已经在唱。他还穿着半年前的那件蓝白外套，那双杂牌运动鞋，还梳着那个有很多头屑的发型，还在用着同一个音、一个节拍去伴许巍、汪峰和老男孩的歌。S 城的人开始怀疑他了。有人怀疑他是假唱。有次麦克风跟音响的接线处接触不良，他不得不停下来，歌声也不得不停下来。有人怀疑他的伴奏是配音。有次电吉他失声，伴奏也同时没了。还有人怀疑他赖以卖唱的故事是不是真的。这倒没法得到证实。因为 T 除了自弹自唱，和跟扔钱给他的路人说谢谢外，没有多少闲话可说。没有人知道他的父亲病了多久，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父亲因什么而得病。在某种意味上观望，T 跟一个为工作献身献命、为绩效报表胆战心惊的营业员并没什么两样。☑

人鱼小姐

文 / 红酒提子

图 / 谢驭飞



L小姐每次分手的时候都会有两任男友到场，现任对前任说我会照顾好她的，前任叹了口气扭了扭头挥了挥手，算是交接完毕。据L小姐自己的说法，时间河流里有着特定流速湿度的那个节点自己是单身的，即便是只有零点几毫秒，她可不是个劈腿的人，这点要精确地搞清楚。

L小姐是不会劈腿的小美人鱼，简直来自现实版的香波地群岛：女性人鱼因为难以捕获而价格疯涨，昂贵到只有贵族消费得起，那些天龙人把人鱼用铁链拴住塞进圆圆的鱼缸，观赏够了再转手给其他家族。总之都是贵族。

人鱼是美丽的，在被贩卖之前游弋在深海与浅滩极尽人间乐事。那时的她们或许单纯，承载着螃蟹蛤蜊带鱼的羡慕吐出一串串五彩泡泡，向鲨鱼邀个吻，乘上蓝鲸的喷泉享受日光浴。她们想开舞会，气鼓鱼便会排着队地漂浮起来充当宴会气球；她们想办恐怖派对，海带和墨斗鱼就来助兴。被缠住脚和熏黑眼的客人们哇哇乱叫，美人鱼们哈哈大笑，那些气球呀彩带呀烟雾弹呀便自觉彰显了气概和风度，更加卖力地闹腾起来。

直到有一天，也不知道是不是歌星海海刚发布了新专辑，各大报纸的头条都被“惊天！美人鱼失踪！”的新闻霸占。螃蟹蛤蜊带鱼跑来了，鲨鱼鲸鱼气鼓鱼跑来了，他们吵吵嚷嚷乱作一团，还因为谁是人鱼小姐最称职的备胎打了起来。

另一边，我们的美人鱼小姐被套上名贵的珊瑚饰品珠光宝气地躺在水晶鱼缸里，她缓缓醒来，发现桌子上是准备好的精美点心，鱼缸里的水不住地被净化着，还加进了海葵花的香气。玻璃墙外，穿着考究的人们对她露出赞叹的神色，他们抚着胸口，几乎要为她的美丽倾倒。人鱼小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静待日子一天天流逝，真有种此生足矣的感觉。

谁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人鱼小姐想，要真是那样，海葵花的气味怎会闻腻，精美的点心怎会乏味，主人数不清的衣服怎也能数出来？人鱼小姐不开心了，她拒绝进食拒绝梳妆打扮，每日懒懒散散地歪在床铺上，还练出了吐圈圈。贵族主人刚开始觉得紧张，渐渐由担心演变成厌恶，恨不得早早把这长尾巴的家伙放回海里去。人鱼小姐害怕了，她可不想再回去过那种自己劳心劳力的日子。于是，看准时机，当再一次有人来做客时精心策划了一番。果不其然，那位更加年轻的天龙人抚着胸口说我会好好照顾她的，旧主叹了口气扭了扭头挥了挥手，算是交接完毕。

美人鱼小姐很骄傲，她从头到尾也没有劈过腿呀。☑

本栏目投稿邮箱：mensula@sina.com



2015 款福特 F-150

在保留箱型底盘设计和钢制车架之外，2015 款福特 F-150 钣金件全部换用铝制材料，整体重量减少了 340 公斤。借鉴 Atlas 概念车的设计元素，让 F-150 轮廓变得更犀利。239 千瓦峰值功率的 2.7 升 EcoBoost 双涡轮增压 V6 引擎，搭配 10 速密集齿轮变速箱，可以在不同速比段充分释放出 508 牛·米峰值扭矩的巨大牵引力特性。



Junghans 的 Chronoscope 再造

艺术家麦克斯·比尔 (Max Bill) 曾经在 1962 年为瑞士厂牌 Junghans 设计过的腕表造型，被重新冠以 Chronoscope 再造，不锈钢外壳搭配简洁的白色表盘，内置 30 分钟和 12 小时定时器的两个指针小窗口，机械结构的发条可以储备 46 小时运转动能。

Veze1 的紧凑 SUV 试水

以飞度平台作为研发基础，本田针对小型 SUV 市场的需求设计了 Veze1，4.3 米车身长度和 2.55 米轴距，将采用本田新研发的 Earth Dreams Technology 动力系统。1.5 升直喷四缸引擎最大功率可以达到 96 千瓦，搭配 7 速双离合变速器的混合动力版本最大功率有望突破 110 千瓦。





Home Bank 零钱包

一直坚持采用手工传统的鞋履品牌 Hender Scheme，其设计师 Ryo Kashiwazaki 利用制鞋所剩边角材料，设计了 Home Bank 零钱包。采用预留投币孔的小木屋造型，完全以内层牛皮革面缝制，下侧预留了整体打开的暗扣。

登山口味的 Lunettes 太阳镜

以法国登山家莱昂内尔·特瑞 (Lionel Terray) 一张 20 世纪 50 年代的山景照片作为设计灵感，户外运动装备品牌 Moncler 推出了 Lunettes 系列太阳镜，金属眼镜框架被融合进醋酸纤维边框中，镜架上预留的可滑动圆扣，随时可以连接高海拔环境下专用的眼角皮革护罩。



给 Versa Note SR 披上运动外衣

熏黑的前大灯，网状进气格栅，后扰流板和后保险杠连贯的空气动力学布局，日产试图让 Versa Note SR 更具运动特征。尽管依旧是 83 千瓦功率的 1.6 升四缸引擎，但采用 16 英寸铝合金轮毂的 205 宽胎后，Versa Note SR 明显提升了高速过弯时的抓地力。

Leaos 碳纤维电动自行车

以古典的 Vespa 小型摩托车作为蓝本，意大利品牌 Leaos 开发了碳纤维电动自行车，车体轻量化结构换来了可携带电池容量空间。具备三挡位的自动变速能力，BMZ 美国分部定制的锂离子电池组，一次充电可以连续行驶 70 公里，最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 45 公里。





紫水晶十字架

拜占庭设计风格的宝曼兰朵 Pomellato 67 系列十字吊坠项链，纯银镶嵌热液合成的方形紫水晶。它的整体线条圆润饱满，弧面宝石深化了紫水晶的光影色调。

风信子彩蛋

“皇家哥本哈根”的彩蛋装饰品一直充当春天来临的标志，第一个描绘花草图案的彩蛋始于 1970 年，之后每年推出新的图案。系列中除了装饰彩蛋，还有糖果罐等瓷质日用品，就像今年这款直立彩蛋样式的糖果罐，上面细致描绘了风信子的风姿。



危险之旅

今年是托芙·扬松（1914～2001）诞辰 100 周年纪念，芬兰 Arabia 用一个马克杯和三个不同大小的罐子组成的新系列，来纪念这位著名的女作家和插画家。系列上描绘的图案来自扬松 1977 年出版的《危险之旅》，故事中苏珊娜丢失了她的眼镜，找到新的眼镜来替代，新眼镜让世界看起来完全不同。



旋转

汤姆·迪克森的“旋转”系列边桌，由黄铜片手工制作而成，表面再做闪闪发亮的镜面抛光。不同高度的桌子有不同的比例尺寸，造型上显示出装饰艺术和波普艺术的影响。



宝石腕表

劳力士蚝式恒动淑女型 34 宝石腕表，34 毫米表盘密镶钻石，黄金外圈镶方形切割的粉红蓝宝石。蚝式表壳防水深度达 100 米，上链表冠采用双扣锁防水系统，三角坑纹底盖使表壳完全密封。

太阳能手提灯

O' sun 公司的“游牧”多功能 LED 太阳能手提灯，由比利时设计师阿兰·吉尔斯设计，可以灵活用于花园、阳台、露营等不同场所。它以可充电的太阳能作为电源，它的内置电池还能为大部分手机充电。



双层双色

普拉达(Prada)新款“城市”系列小牛皮 Bucket 包，以经典的桶形为基本造型。它采用双层皮革技术，真皮外层与软羊皮内里贴合在一起并做对比色搭配，用色充满春天的气息。

莎士比亚悲喜剧中的源代码

人性的困惑



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剧照（20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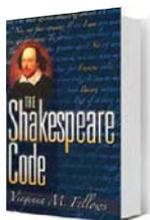
美国电影《匿名者》剧照（2011年）。年轻的牛津伯爵（右二）与一群博士探讨教育的目的



弗朗西斯·培根

莎士比亚密码与魔咒：我们共同的幻相

主笔 / 王星



《莎士比亚密码》

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密码”都是具直白符咒味道的词语。自从2003年《达·芬奇密码》成为畅销书后，各种“名人+密码”的标题风行各地。时至2006年，美国女作家菲洛丝（Virginia M. Fellows）一本《莎士比亚密码》（*The Shakespeare Code*）的出现其实已经不应再产生新鲜感，何况书中讲述的那个“非虚构”故事不过是一个被讲述了上百年的游移在虚构与非虚构边

缘的老故事。只是即便最严肃的莎士比亚学者也难以否定：莎士比亚诞生至今的450年里，大约一半时间处于被不同程度质疑的状态，莎士比亚的身份问题已经成为和他最出名的戏剧一样叫座的“戏外戏”。

哪怕在迎来他450周年诞辰的今天，我们依旧在默许着一个自欺欺人的白色谎言：没有任何记载说明莎士比亚确实诞生在1564年4月23日，学者们只是参照当时的习惯、根据教堂里4月26日洗礼的记录，推算出他可能诞生在3天前。选择4月23日的另外两个理由更富有后人一厢情愿的色彩：莎士比亚死于1616年的4月23日，将诞辰与生辰放在一天“便于记忆”，再者4月23日是教会历史上的圣乔治（St. George）日，而圣乔治是英国的守护圣徒，与莎士比亚的光辉

形象足以相互辉映。“4月23日”因此本身也成为某种密码，然而问题在于，将莎士比亚维系在我们的世界，是否真需要这些密码。

以密码之名证伪

以密码之名证伪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经警告世人：“关于过去的每一个形象，若非被现在确认为自己的关怀之一，都有永远消失的危险。”在这一方面，莎士比亚倒似乎不用担心。比本雅明更晚些的法国评论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在《文学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中说得直白：“作家死后10年、20年或30年，总要到‘忘却’那里去报到。如果某个作家跨越了这条可怕的门槛，他就踏进了文学人口的圈子，同时儿

乎可能流芳百世——至少可以跟看见他出生的那个文明的集体记忆共存亡。”

莎士比亚死后的20年内远未被遗忘。且不论他死后3年就出现了包含有10部戏剧的第一个“盗印版”大开本莎士比亚戏剧集(Pavier quartos, or False Folio), 7年后也即1623年便诞生了著名的“第一对开本”(First Folio)。“第一对开本”包含有36部戏剧, 几乎是我们现在熟知的莎士比亚戏剧的全部。更重要的是, 这个“精确完善的”版本中, 题首有莎士比亚同时代剧作家本·琼森(Ben Jonson)著名的赞词:“他不属于一个时代, 而是属于所有的世纪!” 莎士比亚的名字就此与“永远”联系在一起, 并开始跨越世纪之旅。

1721年, 曾为牛顿拟写了著名的墓志铭的英国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开始致力于搜集更能体现莎士比亚剧本原貌的早期版本, 着手编辑一部“准确”的莎士比亚作品集。1826年, 已成欧洲文坛魁首的歌德写下一篇《说不尽的莎士比亚》, 给莎士比亚另换了一个标签。1964年, 波兰导演简·科特(Jan Kott)出版了《莎士比亚: 我们的同时代人》(Shakespeare, Our Contemporary)。从此, “我们”开始成为现代人谈及莎士比亚时流行的词。莎士比亚似乎离我们更近了。莎士比亚本人晚年剧作中也有一句包含“我们”的台词:“我们是彼此不竭的矿藏。”无论“不竭的矿藏”在当时意指什么, 它仿佛预示了后人对莎士比亚的感慨。只可惜事实上我们无法确定, 这种“相看两不厌”的意愿是否真的一直是双方的。毕竟, 这位留下了近40部戏剧, 而且可以被称为诗人的作者几乎是刻意地将作品外的人生封存在我们的视线之外。另一方面, 这位黑发男士凭借时间的力量越来越站稳了“莎翁”的尊号, 但他的面孔也如同那些被印上钞票的伟人一样, 越来越难以唤起我

们的重视。与简·科特同时代的美国文学评论家布鲁姆(Harold Bloom)提醒我们:“重新阅读莎士比亚的最大困难就是我们不会感到任何困难。”而已经踏入21世纪的美国另一莎士比亚学者卡斯顿(David Scott Kastan)则警告说:“21世纪的我们对于莎士比亚的任何理解, 必须以承认莎士比亚与我们的距离为发端。”

“密码”永远是同时造就吸引力与距离感的顺手工具。有过目击《达·芬奇密码》热销经历的21世纪人很容易设想菲洛斯特那本《莎士比亚密码》中可能会有些什么。事实上, 如今对于“剧作家莎士比亚”存在与否的考证已经逐渐成为类似于“蒙娜丽莎是谁”一样老少咸宜的话题。直至2011年, 探讨这一问题的电影《匿名者》(Anonymous)还能以“政治惊悚片”的标签换取到不错的口碑与票房。作为一个被他百年后的后辈约翰逊(Samuel Johnson)感慨“如此漫不经心”的畅销剧作者, 只在合作剧本《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中留下了147行公认真迹和零散他处的6个签名的莎士比亚确实可疑, 更何况仅存的这6个亲笔签名的拼法各不相同:“Willm Shaksp”、“William Shakespe”、“Wm Shakspe”、“William Shakspere”、“Willm Shakspeare”以及“William Shakspeare”。唯独没有现今人们熟悉的“William Shakespeare”。

有关“剧作家莎士比亚”的身份辨伪, 现代读者看到的许多文章会以这样的文字起首:“18世纪, 一位有学问的教士走访了莎士比亚家乡, 发现莎士比亚所住的小镇上根本不存在任何书籍, 于是‘莎士比亚真伪问题’正式产生。”由于此后衍生的“匿名者”名单过于显赫, 甚至将伊

丽莎白一世乃至詹姆斯一世都囊括在内, 现今骑墙站在“槛上”的看客很少会探究这位“有学问的教士”的可信度。史料表明, 这位教士也是位“匿名爱好者”, 他在留下一本托名“朱尼乌斯”(Junius)的探讨教育福利的书信集后便湮没于自己的乡间社交圈里。他与莎士比亚的联系直到1857年美国女剧作家培根(Delia Bacon)出版有关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是莎士比亚代笔者的书籍后才为人所知。这位教士名叫威尔莫特(James Wilmot), 早年习于剑桥三一学院并获得神职, 后来成为距离莎士比亚故乡15英里外一个村镇的教区长并终老于此。据信在1805年的一次小范围学术交流会上, 威尔莫特发表了演说:《对威廉·莎士比亚生平的一些反思》(Some reflections on the life of William Shakespeare)。演说的文稿在威尔莫特去世后25年才辗转由他的密友考维尔(James Corton Cowell)出版。尽管据考维尔说, 威尔莫特已经把在探访莎士比亚故里时发现的种种“理论”证据全部销毁, 并不妨碍后人揣测1786年出版的一本含沙射影的小册子《博学的猪》(The Story of the Learned Pig)是威尔莫特匿名所写, 更不妨碍女剧作家培根把威尔莫特视为“莎士比亚真伪”的“弗朗西斯·培根派”鼻祖。当马克·吐温在他去世前一年, 也即1909年发表《莎士比亚死了吗?》(Is Shakespeare Dead?)后, “莎士比亚有代笔者”的假说再度引发热议。即便2002~2003年间有学者考证威尔莫特的相关著作可能存伪, 依然喧嚣不散。

典型的“弗朗西斯·培根派”学说会将“莎士比亚真伪”追根溯源至莎士比亚的姓氏上。认同“剧作



威尔莫特

家、诗人莎士比亚”确实存在的“斯特拉福德派”学者依托的史料是：在现存的13世纪史料中，在英格兰有关莎士比亚姓氏的人物可以找到5例，在14世纪的史料中可以找到11例；14~15世纪，“莎士比亚族人”在英格兰沃里克郡（Warwickshire）及其邻近区域大量增加，多为工匠、农民、士兵等与贵族无缘的小人物，在“我们的”莎士比亚诞生之前不曾贡献过任何有志于文艺的青年或中老年，甚至还有过一些不入流的小偷小摸的罪犯，然而在1530~1539年间，在罗克瑟尔区（Wroxall）出现了一位担任了该区马诺镇镇长（bailiff of the Manor）的“理查德·莎士比亚”（Richard Shakespeare）。英国学者叶特曼（John Pym. Yeatman）坚信这位理查德就是未来的威廉·莎士比亚的祖父。尽管这一说法即便在“斯特拉福德派”中都存有争议，但“Shakespeare”在沃里克郡是一个有血有肉地存在过的姓氏，这一点是被共同认可的。“弗朗西斯·培根派”的理论则从根基上否认了“Shakespeare”曾在乡间存在。“Shakespeare”可以被拆分为“Shakespeare”（挥动长矛）。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有一个非常深入人心的形象：全副武装，右手执掌知识长矛，正随时准备击打脚下掌管无知的毒蛇。“弗朗西斯·培根派”将雅典娜推崇为“莎士比亚”名字的真正来源，也即“Shaker of the Spear（挥动长矛者）”，象征对“无知”展开一场以“知识”为利器的“隐形”战争。培根比莎士比亚年长3岁，晚去世10年。尽管作为俗世的凡人因穷奢极侈、执著宦海乃至卖主求荣在人品问题上颇受后人诟病，以剖析“四假相说”为依托给后人留下有望用于认识真理、认识自我的《新工具》的培根在“学术肖像”上确实神似“挥动长矛者”。“弗朗西斯·培根派”相信，培根年轻时就十分信仰雅典娜，为此建立了一个专门

崇拜这位女神的秘密文学社团，甚至还独创过一套入团仪式：申请者头戴盔帽，手执长矛，宣誓为全人类的进步、为向“无知”展开征战不懈努力。团员从此成为“挥动长矛者”，而长矛化身于手中的笔。这个团体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伊丽莎白时期秘密文学活动的核心人物，他们隐姓埋名地创作着，以培根为核心，将他们的成果发表在“莎士比亚”这一共同笔名下。

如同很多密码式怀疑论一样，“弗朗西斯·培根派”在存世不多的莎士比亚的生平史料中找到了足够多可以巧合的瞬间以及更多的可以填补的华彩。相形之下，推出了牛津伯爵德·维尔（Edward de Vere）的所谓“牛津派”其实只是“新酒换旧瓶”。堪称“牛津派”创始人的是英国教师鲁尼（John Thomas Looney），他在1920年出版《莎士比亚辨》（*Shakespeare*）中提出：比传说中的莎士比亚年长14岁的爱德华·德·维尔、第17代牛津伯爵才是真正的“影子写手”。爱德华是约翰·德·维尔、第16代牛津伯爵（John de Vere）唯一的儿子，而“牛津伯爵”的爵位在英国贵族阶梯中属于上层。爱德华的父亲在他12岁时去世，他的母亲和《哈姆雷特》中的皇后一样，在丈夫去世后不久再婚，而他本人成为所谓“皇家监护对象”，伊丽莎白时期权倾一时的大臣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正是他的监护人。爱德华早年就因文学创作而得到来自宫廷内外的赞颂，并在宫廷主持戏剧和音乐会。在“牛津派”看来，爱德华早年时以自己的真名下的一些诗作和他的散文一样，都令人联想起莎士比亚的作品：“当牛津伯爵的诗和莎士比亚的诗被混在一起时，学者们都无法分清哪些是牛津伯爵的诗，哪些是莎士比亚的诗。”虽然连“牛津派”也承认总的说来牛津伯爵以自己真名写作的诗作没有他以笔名或称“莎士比亚”的名字发表的诗作质量



好，但他们回过头来又将此解释为“牛津伯爵以真名写作时还很年轻，他的文学创作能力那时还未成熟”。表面上看，对“牛津派”最为有利的证据来自“心理剖析”上。爱德华在18岁时刺死了一个厨师。他被免罪的理由是：厨师是挑衅的一方。“牛津派”相信，这个倒霉的厨师实际上是威廉·塞西尔的探子。在那个间谍、探子与密



[美宇摄]

莎士比亚旧居前，扮演莎翁鬼魂的艺人在街头卖艺

报如同今天的狗仔队一样发达的年代，威廉·塞西尔这么做并不稀奇，尽管说他明显过于乐于于此。这一事件对于后世的旁观者来说最具震撼力的一点是：它指向力极强地令人联想起哈姆雷特刺杀躲在幕后偷听的波格涅斯的情节。“牛津派”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美国记者奥格本（Charlton Ogburn）在《神秘的莎士比亚》（*The*

Mysterious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Myth & the Reality）一书中提出：莎士比亚“热衷于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暴力，他的性格里一定存在着这种暴力倾向”。早在奥格本之前，弗洛伊德已经说过，我们应当“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罪犯，因为他专门描写那些自私狂暴、杀人行凶的人物；这表现了他自己身上也有同样的倾向”。无

怪乎当弗洛伊德听说他心爱的莎士比亚可能背后另有其人时会“极为不安”，匆忙返回书房、重新审视作为他许多心理分析立论基础的哈姆雷特的真实心理谱系。对于“牛津派”来说，“莎士比亚”作为“挥动长矛”的笔名来自爱德华个性中倾向于运动、比武、战争及暴力的一面。这种诠释将莎士比亚的姓氏陡然从“弗朗西斯·培根派”

风格的“知性守护者”形象突转至雅典娜性格中以她盾牌上美杜莎头颅体现的血腥一面，但由于爱德华本人显赫的身份，在一些“牛津派”拥趸者看来，反而“提高了莎士比亚在英国文学中的地位”。

爱德华最终失宠于宫廷，郁郁终于1604年，享年54岁。现存的史料是，当我们常规上确信的莎士比亚正式发表《维纳斯和阿多尼斯》时，爱德华已经43岁，作者却称之为“初次面世之篇”；而还没等到《李尔王》、《麦克白》、《辛白林》、《冬天的故事》、《暴风雨》等戏剧被搬上舞台，爱德华已经进了坟墓。只是这些史实并不妨碍“牛津派”近年超越“弗朗西斯·培根派”，成为新一轮具有过山车效应的时髦理论。当然，如果认同电影《匿名者》中那个书生气的本·琼森营造的“只要人类在呼吸、我这诗就使你的生命绵延”的氛围，忘却和八卦中被讥为“布丁胖脸”的莎士比亚存世真容有一拼的本·琼森“白薯脸”，我们会更容易接受“我把这个舞台不过看作一个世界；每个人必须在这个舞台上扮演自己一个角色”的说法。菲洛斯的《莎士比亚密码》中的主角实际上是爱德华，但超越同派别前辈之处不过是繁琐论证了爱德华作为伊丽莎白一世私生子的身份，而这种假说此前也曾赋予培根。培根比我们的莎士比亚在那个瞬间的世界上多存活了大约10年。1626年3月底，培根坐车经过伦敦北郊。当时他正在潜心研究冷热理论及其实际应用问题。路过一片雪地时，他突发奇想，宰了一只鸡，把雪填进鸡肚以观察冷冻在防腐上的作用。但由于不经风寒侵袭，培根支气管发炎复发并迅速恶化，于1626年4月9日清晨病逝。

经典化与反经典化

关于莎士比亚的身份，最诡异的



游客在伦敦环球剧院感受莎士比亚年代的演出气氛

一次辨伪尝试发生在1942年。当“斯特拉福德派”、“培根派”和“牛津派”僵持不下时，1942年秋，一位“牛津派”的信徒约请一位神父主持了一次“降神”的体验，直接“会见”了爱德华、莎士比亚和培根的亡灵。这次会面的结果颇为欢乐地表明，我们如今熟知的莎士比亚作品其实是三人合作的共同成果：“莎士比亚”承认他最了解市场动态，能够迅速发现最适合舞台表演的素材，他找来故事蓝本，在动笔前会先去咨询“爱德华”，然后两人共同写出一个戏剧的框架，再由“爱德华”丰富情节和人物；作为创作过程中必经的环节，他们常常把成果拿给“培根”过目，但据“爱德华”透露，其实“培根”的意见很少被采纳。至于后世产生的纷争，“培根”抱怨说是在早先的另一个“弗朗西斯·培根派”的降神会上所托非人的缘故。

尽管很欢乐，事实上21世纪的我们并没有资格嘲笑60多年前人们基于真诚的尝试。因为就在视野可见的2009年也貌似发生过一次“跨界裁判”。2009年有消息传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开庭定论：爱德华·德·维

尔、第17代牛津伯爵才是莎士比亚作品真正的作者。关于莎士比亚幕后的代笔身份，无论哪一派别，立论的基础都是一个似乎作为公理的逻辑：“莎士比亚从未上大学，也没有在宫廷中受过教育，他的父亲只是个农村集镇上的手套商贩，他怎么可能写出表现英国宫廷的宏伟巨作？”尽管爱德华两年后成了电影《匿名者》中的主角，参与传说中的这次跨界判决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中较保守一位的抱怨作为旁证仍值得一听。这位法官抱怨：他太太的文学修养比他高深得多，并责备说他有贵族倾向，认为寻常百姓不可能写出不朽的作品。400年来，无数“斯特拉福德派”学者据守着仅有的几缕蛛丝马迹不断重复着斑驳的些许史实，这些史实显然不及衬托起弗朗西斯·培根或爱德华·德·维尔的布料那么华丽，但也足以自成一体为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以下就是一个浓缩过的版本。

1564年4月26日，当一名襁褓中的婴儿在英国斯特拉福德镇（Stratford-upon-Avon）的教堂受洗并正式被命名为“威廉·莎士比亚”

时，似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日后会成为享誉世界的戏剧天才。只是他的故乡当时已经不是什么不入流的“农村集镇”，当年也算是有头有脸的富庶之乡，至少曾分别在1566、1572、1575年三次迎驾女王。他的父亲约翰（John Shakespeare）确实是位白手起家的手套商，但手套商职业当时也算是奢侈品行业，正如今日没人会羞于承认自己是某高档品牌箱包的设计师一样，老约翰即便没高攀上妻子阿登（Mary Arden）家的贵族蓝血，也足以算得上一名事业有成的儒商。此时凭自己的多年努力和一桩美满婚姻，已经成了镇上有数的殷实富户。莎士比亚的母亲出身显赫，不仅是当地望族之后，而且自己名下有一份不菲的产业。威廉是他们的长子，降生时正赶上好时光。1565年，他的父亲当选斯特拉福德镇的议员，每逢节庆和周日，上街时约翰·莎士比亚老爷就会穿起裘皮镶边的黑袍，前面还有卫兵开道。他在这个体面的职位上一直到1586年，在1568年还当选市政会执行官，等同于镇长，为期一年。1571年又当选副执行官一年，这大概是他一生事业的巅峰了。1575年，他甚至着手向伦敦的纹章院申请属于自己的家徽，如果成功，也就攀上了贵族的边儿。然而没能如愿。小莎士比亚蒙父荫于7岁左右进本市文法学校读书（市政会委员的孩子上学免费），学拉丁语、读古典文学，看来事事如意。

但世事难料。1577年左右，老约翰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他先是缺席市政会的会议，逃避议员理应缴纳的各项捐款，继而开始典卖产业，向人借贷，债务到期又不能按时偿还。威廉也就只得辍学回家，当帮工来弥补家用。1582年，喜事临门：尽管女方的姓名在登记时留下了令后人疑惑的错讹，但基本都认可我们的莎士比亚最终是和安妮·哈撒韦（Anne

Hathaway）缔结良缘。女方是斯特拉福德镇外肖特里村的农家之女，她故去的父亲还是老约翰的旧识。这桩婚事确实颇有令人侧目之处。当年莎士比亚18岁，虽已超过法定的结婚年龄14岁，却离当时男子实际的平均婚龄还早了两三年，而女方已经26岁。他们匆匆结婚显然有不得已的理由：安妮已经怀孕3个月了。“奉女”成婚后，一家三代同堂，人口日繁。无论莎士比亚对于这位日后在遗嘱中以现代人眼光来看只赠与那张著名的“次好的床”的夫人感情如何，1585年2月2日，镇上的教堂里留下了莎士比亚新得的双胞胎的洗礼记录。随后，莎士比亚作为一个敢爱敢承担的普通人的痕迹消失了数年，直至以“剧坛新星”的身份再度出现于伦敦。



由皮革和金银线制成的17世纪手套



莎士比亚家徽草稿图

对于莎士比亚遁迹数年的缘由与去处，后世已经有无数的猜疑，而这也成为莎士比亚作为剧作家与诗人身份被质疑的一个“阿喀琉斯之踵”。2004年，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创始者、美国文学评论家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年出版了《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Will in the World: 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随即成为莎士比亚研究界的争议话题。传记标题中的双关一望可知，“Will”既是莎士比亚大名“William”的爱称，又具有“欲望，愿望”的含意。另一方面，在莎士比亚的时代，“will”的含意比如今人们习惯的更“形而下”，事实上相当于“lust”，有这样不羁的标题仿佛可以设想书中的内容。

在1982年首先打出“新历史主义”旗号的格林布拉特认为：新历史主义不是理论而是一种实践，与其说是一种批评方法，不如说是一种“文化诗学”（the poetics of culture）。他主张将历史考察带入文学研究，指出文学与历史之间不存在所谓“前景”与“背景”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文学隶属于大的文化网络，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参加意识形态的塑造。依照格林布拉特的考证方法，莎士比亚11岁在欢迎伊丽莎白一世的晚会上看到那条24英尺长的海豚模型船与听到的音乐足以令他30岁时唤起这样的诗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坐在一个海岬上，望见一个美人鱼骑在海豚的背上，她的歌声是这样婉转而谐美……”然后用丘比特一支射向西方宝座上的童贞女的金箭开启整个《仲夏夜之梦》。

莎士比亚的名字暂时从斯特拉福德镇消失之时正值英国即将从“沉睡”中大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年，从这场战役中获得最多“粉丝”的埃塞克斯伯爵（Walter Devereux, 1st Earl of Essex）在后世经常被揣测为

哈姆雷特的原型，而因投靠伊丽莎白一世阵营被视为“卖主求荣”的包括弗朗西斯·培根在内的培根兄弟也被视为剧中罗森格兰兹与吉尔登斯吞的原型。无论这些揣测有多少依据，“我们的”莎士比亚在当时消失无外乎三种原因：或者是为成就一个“文艺青年”的“北漂梦”，或者是为躲避经典理论中所说的因“偷猎”而遁入戏班避祸，再者是如同格林布拉特传记中所推断的、因宗教信仰而在那个天主教与新教变换中做出的“出世”选择。尽管在学术界存有争议，格林布拉特在著作中仍颇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当时如同老莎士比亚一样、期冀维护自己信仰以达到死后平安的一个普通人的抉择：为官跟随上峰的信仰，为人聆听自己的内心。伊丽莎白一世的父亲亨利八世对于罗马教廷代表的天主教的先护教、后叛教的做法本身就造成了整个朝廷和国民的“精神分裂”潜质。倘若“我们的”莎士比亚确实有实人存在，他在童年目睹的除了格林布拉特所说的美人鱼与海豚，更多的是他自己信仰天主教的父亲在为职责而灭毁天主教神像、粉刷出英式新教教堂时的焦虑，日后他在《哈姆雷特》中为那个父亲鬼魂留下的最令我们困惑的“不要忘记我”的台词也验证了新教与天主教在临终礼仪上给当事人留下的疑虑。

远离格林布拉特动辄以“自我”参与叙述的版本，回归到正统叙事，莎士比亚留给我们的“正常青年”故事继续。这个版本故事说，家中琐事的烦扰使莎士比亚难免动了外出闯荡的念头，而自幼对戏剧的爱好更勾起他加入职业剧团的想法。他大概搭了过路的剧班子，一路来到伦敦。这个卑微的外乡小子像一滴水无声无息地汇入了伦敦浩瀚的海洋。此后近30年里，威廉·莎士比亚以天才的剧作为自己赢得了不朽的声誉，而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这座商业小镇也就一变而成英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圣地。莎士比亚



2009年6月1日，一对夫妇在意大利维罗纳著名的朱丽叶小屋阳台上举行婚礼

生前与故乡的联系确实相当紧密，莎士比亚虽然在伦敦闯荡，但妻子儿女、父母家人始终在斯特拉福德定居，他也时时回乡与亲人团聚。事业有所小成后，他便几乎迫不及待地开始在家乡求田问舍。据存世文献记载，1597年，莎士比亚33岁时，他便买进了斯特拉福德“第二大的房屋”，翻修后命名为“新居”（New Place）。他还在家乡投资谷物生意，购进周边农地的什一税权，

甚至在歉收的年景不顾人言籍籍、囤粮居奇。他在家乡也似乎确有特别的运气。从1594到1614年，斯特拉福德三度遭受火厄，莎士比亚家的产业居然始终安然无恙。与他对故乡的念念不忘相比，对于伦敦莎士比亚似乎始终没有真正的归属感，在伦敦数十年，莎士比亚始终赁屋而居，前前后后多次搬家，却从来没有打算买房长住。只是到了1613年，他才买下黑僧剧院



(Blackfriars Theatre) 附近的一所大屋，但纯粹是为了投资。此时他已经退休长住斯特拉福德两三年时间，买房的契约上，他已经是“沃里克郡埃文河畔斯特拉福德绅士”莎士比亚了。然而虽然在现实中莎士比亚与故乡羁绊甚深，但是在他的艺术中，我们却几乎找不到斯特拉福德的影子。莎士比亚从未像后世诗人那样对故乡的景致大加赞美，再顺便抒发一下对童年

的怀恋和或浓或淡的乡愁。他也不曾拿老家的风土人情做素材，为这块土地上的人留下形神毕肖的写真。莎士比亚的全部剧作中只提到过一次他的家乡，还只是一带而过：“曼琳·哈基特，那个温考特村里卖酒的胖婆娘”，这句《驯悍记》的台词提到的温考特村是斯特拉福德郊外真实的地名。

来自格林布拉特的另一版本的故事绝不否定莎士比亚的存在，但他架

构出的莎士比亚形象有悖传统书本扉页上的“莎翁”，更接近莎士比亚墓地上那个几经涂抹、被马克·吐温揶揄为“隐约深藏有膀胱之像”（the deep deep subtle subtle expression of a bladder）的半身像。如同一篇评论文章中所总结的，从传记中看到的这位永恒的文学巨匠只不过是一个大俗人：“他爱财、吝啬，发家后先买房子后买地，为讨账上法院打官司，和老婆、女儿、女婿有着断不清的家务官司。而成就了他之伟大作品的，也不是永垂青史的艺术追求和教育社会的雄心壮志，而只是一个人想安身立命的种种‘will’，包括金钱、娱乐、社会地位、安全感、虚荣和情欲。正是这些每个人都有的‘世俗愿望’，使威廉·莎士比亚成为不朽的人物。当然，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在他生前，一个乡绅的地位、一笔丰厚的财产就足以让他满足了。他最后的苦恼，是小女儿的婚姻不算美满，那个女婿不但人品糟糕，还有算计他遗产的嫌疑。”可以与此对照的是“牛津派”为质疑绘制出的一幅肖像：他“自高自大、性情多变、唯我是先、喜好变着法儿赚钱，是个不称职的父亲和糟糕透顶的丈夫，对值得尊重的人粗暴无理”。“牛津派”相对应地也认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某些主人公也有同样的缺点。比如，《终成眷属》中的勃特拉姆对待他夫人的态度就比爱德华对夫人的态度还要坏。

如同中国学者彭建华指出：“经典”（Cannon）是一个十分欧化的词语，最初是指“封圣”，在天主教中，宣称某个去世的信徒是圣徒，并把他载入圣徒名单，甚至举行特殊的宗教仪式：“在1593至1623年间，莎士比亚经历了一个比较顺利的经典化过程。莎士比亚很快的经典化过程与他积极融入主流文化密切相关，莎士比亚早期戏剧在很大程度上与流行的拉丁戏剧和意大利戏剧的主流时尚相一致，甚至可见莎士比亚明显的模仿。莎士比亚的晚期

戏剧已经接近新潮流的传奇剧；伊丽莎白女王晚期社会的普遍不安和焦虑，鲜明地提出了历史剧流行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趣味。从已知的文献看，莎士比亚的戏剧较多是在同时代或更早的戏剧基础上创作的，甚至包括更加精致的改写。”歌德赞颂：“自然！自然！没有什么比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更自然！”然而参照贺拉斯“或解感，或解颐，皆诗人之业”（Aut prodesse volunt, aut delectare poetae.）的说法，莎士比亚更多剧本当时的初衷也许只是“解颐”。莎士比亚绝大多数的历史剧都是基于当时经典的《霍林斯赫德的编年史》（*Holinshed's Chronicles*）、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应和当时潮流的演绎版本，以至于几世纪后他塑造的理查三世还会被推理小说作家诟病。至于他的喜剧，描拟的大多是《十日谈》之类意大利故事中的人物。从“编剧”一词的最好定义来讲，莎士比亚理应是第一流的编剧而不是剧作家。为现代人所乐道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麦克白》乃至《哈姆雷特》等不必有怀疑论就可找到可参照的原本。在弗洛伊德质疑莎士比亚的身份时，与他相距不远的卡西尔（Ernst Cassirer）说得可能更实在：“欣赏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热衷于《奥赛罗》、《麦克白》或《李尔王》中‘剧情细节的安排’——并不必然意味着一个人理解和感受了莎士比亚的悲剧艺术。没有莎士比亚的语言，没有他的戏剧言词的力量，所有这一切就仍然是十分平淡。一首诗的内容不可能与它的形式——韵文、音调、韵律——分离开来。这些形式成分并不是复写一个给予的直观的纯粹外在的或技巧的手段，而是艺术直观本身的基本组成部分。”

19世纪英国评论家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将后世公认的莎士比亚悲剧概括为：“《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和《哈姆雷特》通常被认为是莎士比亚的四部主要悲剧



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左二）被处死刑之前（16世纪油画作品）

著作。《李尔王》表现了深厚强烈的感情；《麦克白》表现了行动的敏捷和想象的奔放；《奥赛罗》表现了情感的渐进和急剧变更；《哈姆雷特》表现了思想和感情微妙的发展。如果说天才的力量在这些剧本中的每一个剧本里都表现出来，是一件令人惊诧的事情的话，它们的变化多端也绝不逊色。它们好像是出自同一头脑中的不同创造，它们之间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关联。这种特征和创造性，的确是真理和天性的必然结果。”

code 还是 cipher

事实上，莎士比亚时代的人们远比我们熟悉“密码”意味着什么。1586年，莎士比亚22岁，这一年他的父亲因“久已不来开会”的理由被镇议会除名，而他本人也即将开始著名的数年人间蒸发。这一年出现了轰动一时的“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密码信”事件，最后导致玛丽女王于次年被斩首。不过，当年的英国人在街头巷尾议论这次事件时，使用的未必是丹·布

朗（Dan Brown）们书中所说的“密码”。英语中实际上存在两种“密码”。《达·芬奇密码》与《莎士比亚密码》中使用的都是“code”。与另一带有“密码”含意的“cipher”相比，“code”在欧洲的历史确实更为久远，源自拉丁语中的“codex”以及更早的“caudex”，原意为“树干”，后来特指涂蜡后用来书写的木板，从而引申为“账本”、“笔记本”乃至“书本”，最终成为“系统编纂过的法典”。“code”作为“法典”的象征在14世纪由古法语传至英语，直至莎士比亚的年代乃止莎士比亚去世后近200年间，并不具有“密码”的含意。另一方面，尽管“code”在“物质重量”上会重于源自拉丁语“charta”（纸片）的“charter”，但13世纪业已存在《大宪章》（*Magna Carta, Great Charter*）足以使“code”一词在气势上略逊几分。

当年伦敦人口中的“密码”更可能是“cipher”。这个神秘的词第一次在英语文献中出现是在1520年前后。菲洛斯的书中延续了将培根视为莎士比亚代笔者的理论，而培根本人倒确

实真的发明过一套著名的“培根密码”(Bacon's cipher)。培根密码依靠设定的加密表将明文中的每个字母转换成一组5个英文字母,然后再通过字体转换来达到更细微的密写。培根密码的存在对于“弗朗西斯·培根派”来说当然是件天赐的好事。他们相信,如果莎士比亚的戏剧实际为培根所作,剧本的文字中很可能包含培根密码。美国19世纪的一位国会议员、通俗作家唐纳利(Ignatius L. Donnelly)以及一位女教育学者加洛普(Elizabeth Wells Gallup)都试图在莎士比亚早期印行的剧本中找到培根密码,这一尝试的最新进展结果是,1957年美国著名密码学家弗里德曼夫妇(William Friedman, Elizebeth Friedman)宣布:莎士比亚剧本中没有包含培根密码或其他密码。

然而,“培根密码”的存在以及17世纪风行的文字游戏总会给各种怀疑者启发。2009年,英国一位名唤邦德(Jonathan Bond)的演员又出书宣布:在牛津伯爵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发现了神奇的E.O.X(Earl of Oxford,牛津伯爵的缩写)图案,也即“德·维尔排列”。可惜,如同唐纳利等人的发现一样,邦德的“德·维尔排列”也因可以完全对等地用在其他作品中而被反驳。邦德同样没能免俗地给自己的书起名为《德·维尔密码》(The De Vere Code),而用来反驳他的例证之一是:在1591年出版的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著名的《爱星者和星星》(Astrophel and Stella)中也发现了“德·维尔排列”,倘若能证实德维尔伯爵和西德尼爵士这对水火不容如卡帕莱特家族和蒙古古家族的冤家可以如此亲昵地合作,反倒是比莎士比亚另有代笔更轰动的八卦爆料。

“code”直到1808年才开始带有了“密码”的含意,而“cipher”一直与“密码学”(cryptography)关系

密切。与带有浓厚法律背景的“code”相比,“cipher”更接近一种“谱系”。事实上,曾经有人试图利用西方的密码学原则破解中国古乐的乐谱。进入20世纪后,“code”与“cipher”同样进化到计算机语言时代,“code”自1955年后还派生出一个行动力更强的同伴“encode”(编程)。在具体“职责”划分上,“code”更多地指用某一单词、数字或标志来置换另一个单词或短语,而“cipher”则更接近某种幕后的算法(algorithm)。在这个数码时代,“code”越来越经常出现在各种闪亮的屏幕上,“cipher”则隐居在DOS的命令集中。邦德用一本以“code”作为标题的书不大成功地展示了一个“cipher”,而2003年的一次猴子实验很难说是在尝试借助计算机寻找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什么密码。

这场实验的理论基础是所谓“无限猴子定理”(Infinite monkey theorem)。这个涉及“无限随机字母序列”的定理可以向上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只是到了1909年法国数学家勃雷尔(Emile Borel)出版一本关于概率的书籍时才定型成目前的“猴子和打字机”样式。具体定理是:让一只猴子在打字机上随机地按键,当按键时间达到无穷时,几乎必然能够打出任何给定的文字,比如莎士比亚的全套著作。用数学方法验证这个定理很简单,比如利用 $X_n = (1 - (1/50)^6)^n$ 这样的公式。其中 X_n 表示在前 n 个猴子中没有一次打出“hamlet”的概率当猴子数量(n)趋于无穷大,没有打出“hamlet”的概率 X_n 将趋于0。这个定理试图说明“一个很大但有限的数被看成无限的是错误的”,但在莎士比亚的拥趸看来,暗含着“猴子也能写出莎士比亚”的潜台词。

于是有了2003年那次试图在有限世界中挑战无限的实验。普利茅斯大学(University of Plymouth)的一批师生从英国艺术委员会(Arts

莎士比亚戏剧创作年表

—— 游 ——

▶ 1589年(莎士比亚25岁)

创作《错误的喜剧》

▶ 1590年(莎士比亚26岁)

开始创作或修改:《亨利六世第二部分》,《亨利六世第三部分》

▶ 1591年(莎士比亚27岁)

创作《亨利六世第一部分》、《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

▶ 1592年(莎士比亚28岁)

3月3日,在伦敦泰晤士河南岸南沃克区经过修理重新开张的“玫瑰剧院”,上演《亨利六世》。此剧在1592年又演过13次,1593年演过2次

4月11日,斯特兰奇勋爵剧团开始演出《泰特斯和维斯帕西安》(直至1593年1月25日)

是年,创作《驯悍记》

是年,上演《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

▶ 1593年(莎士比亚29岁)

创作《理查三世》、《维纳斯与阿多尼斯》、《维洛那二绅士》

▶ 1594年(莎士比亚30岁)

1月24日,瑟塞克斯伯爵剧团在玫瑰剧院恢复上演《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

2月6日,《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在书业公所登记,旋即出版为第一四开本。这是第一部出版的莎剧,但无署名

5月1日,南安普顿伯爵宅邸演出《仲夏夜之梦》

5月下旬,喜剧《爱的徒劳》开始演出
6月,上演《驯悍记》;由“宫廷大臣剧团”在泰晤士河南岸纽因顿靶场剧院演出

8月,《威尼斯喜剧》(《威尼斯商人》第一稿)在“玫瑰剧院”上演

12月28日,上演《错误的喜剧》

是年,创作《鲁克丽丝受辱记》

Council) 申请到 2000 英镑赞助, 将 6 只德文郡 (Devon) 动物园提供的苏拉威西猕猴 (Celebes Crested Macaques) 和一个连接电脑的键盘在一起关了一个月, 结果猴子们在把键盘尿过也碰过后打出了 5 页纸文字。这份天书中出现最多的是 s, 此外还有少量 a、j、l 和 m 穿插其间。

当莎士比亚迷们感觉可以松一口气时, 出现了一个更有闲心的好奇者。2011 年 8 月 21 日, 程序员安德森 (Jesse Anderson) 在自己的博客上推出“百万猴子项目” (The Million Monkeys)。他编写了一个程序, 运用亚马逊云计算系统生成数百万只能够随机打出由 9 个字母组成的字母序列数码“猴子”, 该程序随后将这些序列与莎士比亚的作品进行参照比对, 一旦它们与作品中的任何只言片语相吻合, 程序便会将这些字母序列从猴子的“工作单”上移除。“猴子”们疯狂敲字的全部过程都在博客上进行现场直播, 但遗憾的是我们如今已经看不到这番热火朝天的场面, 因为“猴子”们已经在 2011 年 10 月 6 日太平洋标准时间凌晨 2 点完成了目前公认的全部 38 部莎士比亚剧作和十四行诗的“敲打”工作。

虽然获得了成功, 安德森也很坦诚地承认他的程序存在瑕疵: 如果要在真正意义上复制出莎士比亚的作品, 必须要求一只“猴子”一次敲出一个有意义的单词, 而安德森的猴子们仅仅是胡乱敲打 9 个字母组成的序列而已。安德森的实验表面上重现了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 实际上不过是以穷举法在字母海洋中打捞莎士比亚作品里的“单词密码”, 而这些密码仍只是浮于表面的“code”, 并非掌握算法密码的“cipher”。换言之, 安德森的“猴子”们找到了莎士比亚世界中的存在法则, 却不了解造就其间万物相生的存在谱系。

根据安德森的统计, 实验过程中总共随机生成约 7.5 亿万个字母序列。



16 世纪的印刷厂。画上有两台印刷机、数名排字工和校对者在工作 (17 世纪版画)

假如将这视作猴子的词汇量, 莎士比亚掌握的两万多个英语单词确实是沧海一粟。然而, 安德森的猴子们是通过近 5.5 万亿个比对组合才重建了这 2 万多单词构建的戏剧世界。更重要的是, 莎士比亚为英语创造了 1500 多个单词, 其中上百个今天依旧使用。很难想象, 倘若突然失去以下这些单词, 我们会面对一个怎样的英语世界: advertising (广告)、bedroom (卧室)、eyeball (眼球)、cold-blooded (冷血的、无情的)、green-eyed (嫉妒的)、courtship (求爱、奉承)、critic (批评家)、generous (慷慨的、宽宏大量的)、dawn (黎明)、fashionable (时髦的)、gossip (流言蜚语、说长道短)、lonely (孤独的)、tranquil (安宁的)、unreal (虚假的)、assassination (暗杀)、blanket (掩盖)、excitement (刺激、刺激因素)、summit (顶峰)。如同卡西尔在《语言神话》(Language and Myth) 中所说, 我们难以超脱自祖先遗留下的词语崇拜: “被名称所固定的东西, 不但是实在的, 而且就是

实在。”

比莎士比亚晚一个世纪的贝克莱 (George Berkeley) 曾在《人类知识原理》(A Treatise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 中感慨: “当我们仰望苍天的时候, 当我们窥视大地内部的时候, 当我们查阅学者作品和追踪古人暗淡的足迹的时候, 常常会觉得一切都是徒劳。但我们只需拉开语词的帷幕, 就能掌握那棵具有优质水果的、我们够得到的‘知识的果树’。”莎士比亚以 d、a、w、n 四个字母为后人保留下清晨第一缕阳光下照耀的整个世界, 而一个“lonely”本身就囊括了半部《哈姆雷特》。培根曾说“最平实的密码才是最好的密码”, 他留下的“培根密码”在朴素的二进制替换外表下用简单的 A 与 B 营造出万花筒般的幻境。与此对应, 因莎士比亚的作品而存世的两万多个单词本身就是一套无比丰富的算法密码, 它们将莎士比亚世界的谱系延展至今, 随时准备在我们当下的语言中重现一个密藏的花园。

共同的魔咒

不过，莎士比亚本人或许更愿意将这些“cipher”形容为“魔咒”。密码可以停留在书面上依然有效，魔咒却必须通过诵读才施展威力。2014年索契冬奥会闭幕式以展示拥有12位俄罗斯文学名家的巨型“文学书房”来宣告“俄罗斯精神”回归，但单调的纸张声与打字声却使原本恢弘的构思在直击人心的效果上落败于2012年伦敦奥运会。“不要怕。这岛上充满了各种声音和悦耳的乐曲，使人听了愉快，不会伤害人。”当扮演英国19世纪铁路工程师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的演员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现场的大本钟前吟诵出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的这句对白，“Be not afraid”几个词确实会如同魔咒般唤出“好像云端里开了门，无数珍宝要向我倾倒下”来”的梦境。

卡西尔相信，语言是一种以它自己的特有方式使现实的形式变得虚幻和扭曲的魔镜。在被18世纪德国浪漫派的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等人再度隆重推崇，以至于英国以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为代表的新一代文人都觉得不好意思、必须重新认识本国这位剧作家之前，莎士比亚的戏剧在其身后曾有颇长一段时间被指责“无视三一律”、“缺乏道德感”。不过，如同T. S. 艾略特所说，“诗人必须深刻地感觉到主要的潮流”，17世纪亲身站在舞台上的莎士比亚很清楚：舞台下这些在宗教神秘剧和大众露天历史剧的夹缝中，以及天主教和新教的颠簸间幸存下来的伦敦观众具有超越古典三一律的想象力，正如他在完全无视三一律的《亨利五世》的开场借助“致辞人”之口用语言召唤的那样：“发挥你们的想象力，来弥补我们的贫乏吧——一个人，把他分身为一千个，组成了一支幻想的大军。我们提到马儿，眼前就

仿佛真有万马奔腾，卷起了半天尘土。把我们的帝王装扮得像个样儿，这也全靠你们的想象帮忙了；凭着那想象力，把他们搬东移西，在时间里飞跃，叫多少年代的事迹都挤塞在一个时辰里。”

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对语言魔力的依赖某种程度上暗示了这座城市对语词崇拜的遗存，此前与莎士比亚相关的一个更通俗例子可以在1963年就开始首播、至今仍在制作的英国BBC连续剧《神秘博士》(*Doctor Who*)中找到。路数颇像美国电影《黑衣人》前身的《神秘博士》已经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列为世界上最长的科幻电视系列剧，也被列入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科幻电视系列剧。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打出的“莎士比亚牌”远不只是开幕式上那段表演，同样重磅推出的还有统称为《空王冠》(*The Hollow Crown*)的《理查二世》、《亨利四世：第一部》、《亨利四世：第二部》和《亨利五世》BBC改编剧系列。不管法国方面是否会有微词，英国在奥运年期间是以大本钟式的坚定希望以这套战争—历史剧展现英国“从混沌到统一”的历史。莎士比亚1597年创作《亨利四世》时，正值英国再度击溃西班牙无敌舰队。莎士比亚在世期间，《亨利四世》是最受欢迎、上演次数最频繁的剧作之一，但是这出戏本身并不像它表面的喜剧—历史剧情调那么让后人放心。忧虑重重的亨利四世预示了未来“那出苏格兰戏”的主角，但他在受观众欢迎程度上不得不像王冠让渡一样让位给还未像哈姆雷特一样忧虑“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的哈尔王子也即未来的亨利五世，而亨利王子同样不曾预料自己会被掩盖在大腹便便的福斯塔夫阴影下。野猪头酒馆中角色互换的酒后戏中戏带出了全剧最伤感的台词，自信要“利用我的放荡的行为，作为一种手段，在人们

1595年(莎士比亚31岁)

创作《罗密欧与朱丽叶》

12月1日，《爱德华三世》在书业公所登记

12月9日，历史剧《理查二世》在爱德华·霍比爵士家首次私家演出

1596年(莎士比亚32岁)

夏天，《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帷幕剧院”演出

夏秋，创作《约翰王》

1597年(莎士比亚33岁)

年初，写成《亨利四世》上下篇

是年，写成《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4月23日，在温莎宫嘉德勋章获得者宴会后首次演出《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8月29日，《理查二世》在书业公所登记，旋即出版

10月20日，《理查三世》在书业公所登记，旋即出版

是年，写作《威尼斯商人》

1598年(莎士比亚34岁)

2月25日，《亨利四世上篇》在书业公所登记，旋即出版

是年夏，可能开始写《无生事非》，冬天完成

7月22日，《威尼斯商人》在书业公所登记

是年，《爱的徒劳》出版

冬，开始写《亨利五世》，约于下年3月写完

1599年(莎士比亚35岁)

4~6月，《亨利五世》开始演出

夏天创作《皆大欢喜》

接着或同时创作《裘力斯·恺撒》

7月，环球剧院(Globe Theatre)落成开幕，上演的头一出戏是《裘力斯·恺撒》

1600年(莎士比亚36岁)

8月14日，出版《亨利五世》第一四开本

8月，出版《亨利四世上下篇》、《无生事非》

意料不及的时候一反我的旧辙”的哈尔王子以一句虚拟的“我偏要撵走他”预示了福斯塔夫的结局。当加冕后的亨利五世以一句完全近似无情的“我不认识你，老头儿”赶走福斯塔夫后，污秽的野猪头酒馆成为“不见一根烟囱的绿油油的英格兰”或是“快乐的老英格兰”（Jolly Old England）最后的庇护所。代表了秩序转换、身扮两角的哈尔王子以一场当时辉煌、史上存疑的阿金科特（Akin Court）战役完成了自己王者的华丽转变，而被他赶走的福斯塔夫却留下了后人人与伊丽莎白时代早期狂欢式喜剧的断层，空留在舞台上的“快乐的老英格兰”幻象不到一个世纪就成为后人试图辨别莎士比亚究竟是一位“书斋剧作家”还是“舞台剧作家”，或是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源头，而成为亨利五世的哈尔王子与被撵走的福斯塔夫未必不会成为解开这道僵局的密钥。

“eventful”（重大的、有重要意义的）也是莎士比亚借用原有名词赋予英语的一个新词，与部分因过分怪异而被舞台以下舍弃的莎士比亚新造词不同，这一单词因被约翰逊收入他那本著名的《英语辞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而成为莎士比亚台词最早进入“法定英语”的新词之一。约翰逊堪称最早被莎士比亚折磨得有些精神分裂的学者之一：一方面他谴责《李尔王》等戏剧缺乏道德感，另一方面他又因1767年法尔默（Richard Farmer）通过不懈的“人肉搜索”验证莎士比亚即便“不谙拉丁、更疏希腊”也能通过英语文献具备所有剧作需要的古典常识而感慨“先生，您做了件从没有人做到过的事情，那就是毫无疑问地终结了一场争论”，同时转过头来又叹息莎士比亚：“这位终将不朽的伟大诗人退休生活悠闲富足，年龄还算不上‘跌入了岁月的谷底’，但他如此漫不经心，所以在他疲倦过度，兴味索然，或者体弱乏力之前，并未



亨利五世在发起阿金科特战役总攻前祈祷（19世纪绘画作品）

出版过自己的作品集，也不想挽救那些已经面世的作品，这些作品因为腐坏而晦涩难解、光彩顿失；他同样没有将真实状态下的其余篇什托诸世人，以保证它们更好的命运。”

事实上，莎士比亚的作品还是因出版业而留存。20世纪的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可以用“经典化”（canonisation）的概念告慰约翰逊：印刷技术在莎士比亚经典化过程中几乎拥有造神的力量。然而约翰逊在当时更确实知道的是：对莎士比亚剧作家身份指摘的另一焦点正是终其一生莎士比亚不曾署名出版或“认领”过哪部自己的剧作。约翰逊的父亲据载是一个穷书商，当约翰逊在谈论“出版”时肯定会有些“戚戚然”的感觉。虽然约翰逊已经身处

“后钦定圣经”的出版蓬勃年代，出版业作为当时的“新媒体”曾经面临希望与挑战他理应还记忆犹新。

21世纪的我们很容易理解卡斯顿在2001年的著作《莎士比亚与书》（*Shakespeare and the Book*）引用的某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分院院长的宣言：书籍本身不再具有文化价值，而无非是抚慰品，以安抚那些“沉溺于装在死牛皮中的树木碎片的外观和感觉的人”。只是卡斯顿本人的慨叹更容易带我们回到相似的初识印刷术的莎士比亚时代：“许多歌喉加入进来，歌咏书的衰颓，因为印刷业永远‘超越了古腾堡’。可是，这首歌是显而易见的对位歌：数字时代的拥趸迸发出热情磅礴的女高音，庆祝我们从手抄本的专制中得到认识论和政治的解

脱，而数字时代恐惧者呻吟出绝望的男低音，宣告书面词语被降格为鸡零狗碎的字节，必然会导致权威、连贯性和感官快乐的丧失。”在感受过“猴子和打字机”的实验后，我们或许可以更坦然地假想：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卡斯顿的慨叹中的“书”可以置换成“羊皮”，而“数字时代”可以对应“印刷时代”。自1476年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印刷出版后，印刷术算是正式传入英国。然而由于拉丁语霸占着书面语的主座，“纸”的重要性还要等到詹姆斯一世登基、印行钦定版《圣经》后才会充分显现出来。据记载当时的贵族们也看报纸，但都是手抄本，平民根本无法承担。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斯宾塞(Edmund Spenser)的长诗《仙后》(*The Faerie Queene*)以及莎士比亚本人的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会得以付印，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无奢侈的“私人定制”，而且也只有“诗人”桂冠的诱惑才会说服作者花费高昂的印刷出版费用。

作为剧作家的莎士比亚是否乐意利用“书”这种新媒体作为自己的宣传颇可存疑。直属女王的皇家出版法庭也即“星法院”(court of the Star Chamber)的诞生恰好在莎士比亚早年“人间蒸发”的初年。在星法庭的严格监管下，当时的出版商们若想挣些额外的零花，只能靠印行一些类似今天列车文学的廉价谋杀八卦小册子，或者编纂一些在今天看来有“盗版”之嫌的书籍。莎士比亚在世期间已经出现不少所谓“坏四开本”(Bad Quarto)。“坏四开本”的概念出现自20世纪初，指莎士比亚剧本中那些未获正式授权的“通过记忆重构的盗版印本”。不过，以现代的版权意识指责当年的出版商未免有些欺负人，因为英国第一部现代著作权法直至1709年才颁布，1710年正式生效，而此时莎士比亚已去世近一个世纪。卡斯顿强调，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政府通

过书业公会和审查制度来控制图书行业，版权属于出版商而非作者。因此，当我们现在试图以莎士比亚时代备受怀疑而又费用不菲的出版业成效来衡量“莎士比亚”一名存在的可能性时，我们可能已经犯了错误：太高踞于自我意识之上而忽略了卡斯顿一再提醒的：一切理解“必须以承认莎士比亚与我们的距离为发端”。

假如我们真的试图将17世纪的莎士比亚纳入“我们”之列，抑或是莎士比亚希望被当年的观众接受，都必须把以下琐事纳入考虑范围之内。根据美国历史学家阿尔提克(Richard Daniel Altick)1957年所著《英国普通读者》(*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ss Reading Public, 1800~1900*)中提供的史料，英国17世纪的常用货币单位是镑、先令和便士。1镑等于20先令，1先令等于12便士，与现在每英镑等于100新便士的算法不同。在莎士比亚时期，伦敦的木匠、鞋匠、铁匠和小商人每天的收入大约16便士。如果他们希望到环球剧院(The Globe Theatre)正厅站着看一场戏剧演出，最多只需要1便士。但如果想买一本剧本自娱自乐，哪怕是印制低劣的“坏四开本”，都需要4~8便士，而当时6便士就可以“轻松支付两顿正餐”。莎士比亚著名的“第一对开本”(First Folio)是在他死后出版的(1623年)，当时售价约为每本1英镑，相当于今天的95~110英镑，一共印刷了大约750本。由于售价高昂，几乎无人问津。不过，如果乐意，莎士比亚的大女儿应当买得起她这位了不起的父亲的作品。根据阿尔提克的史料，莎士比亚巅峰期的年收入约为200英镑，留给大女儿的遗产每年也在这个数目。相比起当时教士的年收入在10~20英镑、教师的年收入平均在6英镑9先令，莎士比亚的确很会经营。

对于约翰逊所在的18世纪，卡斯

是年，创作《第十二夜》；写成《哈姆雷特》

10月8日，出版《仲夏夜之梦》第一四开本

10月28日，出版《威尼斯商人》第一四开本

▶ 1601年(莎士比亚37岁)

2月7日，宫廷大臣剧团在环球剧院演出《理查二世》

是年，创作《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 1602年(莎士比亚38岁)

1月18日，《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出版第一四开本

2月2日，演出《第十二夜》

是年，创作《终成眷属》

▶ 1603年(莎士比亚39岁)

夏秋，《哈姆雷特》在牛津和剑桥演出是年，创作《奥赛罗》；《哈姆雷特》第一四开本出版

▶ 1604年(莎士比亚40岁)

1月1日，《仲夏夜之梦》重新上演是年，创作《一报还一报》

11月1日，国王供奉剧团在白厅宴会厅演出《奥赛罗》；4日演出《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12月26日，在白厅演出《一报还一报》

12月28日，在白厅演出《错误的喜剧》

▶ 1605年(莎士比亚41岁)

是年，创作《李尔王》，年底或次年初完成

▶ 1606年(莎士比亚42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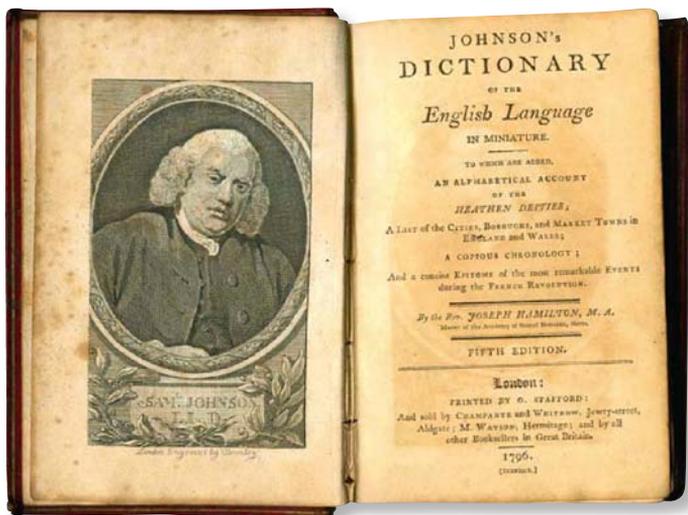
12月26日，圣斯蒂芬夜，国王剧团在白厅演出《李尔王》

是年，创作《麦克白》

夏，《麦克白》上演

▶ 1607年(莎士比亚43岁)

是年，创作《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单独或与人合写《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



约翰逊博士编写的《英语词典》

倘若真的存在这样一个能够征服弗洛伊德的心智，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划分得如此清晰的莎士比亚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抉择：每当我们试图将他拖往尘世，我们会绝望；任留他存在于尘外，我们会有些许希望。属于“人”的莎士比亚已经安眠在不可动的墓下，留下和我们纠缠的是他的作品，恰似“code”和“cipher”两种密码的分工。

“negotiate”（为达成协议而磋商）是莎士比亚创造的另一单词，最初见于《无事生非》，后来又用于《第十二夜》。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在1988年的著作中使用了这个词的名词化形式：《莎士比亚的商榷：英国文艺复兴中社会能量的流通》（*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在致辞中他开宗明义地表明：“艺术品是集体商榷和交换的结果，不管它看上去多么像是个人创作才能和努力的结果。”格林布拉特相信，文学与历史之间不存在所谓“前景”与“背景”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文学隶属于大的文化网络，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参加意识形态的塑造。

格林布拉特喜欢使用一些商业隐喻，例如流通、谈判、交换，暗示文学与艺术也是在最大限度地谋求物质或象征的利润：“艺术作品是一谈判以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负责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艺术的存在总是隐含着一种回报，通常这种回报以快感和兴趣来衡量。”

倘若地下有灵，在当年事业巅峰期就有功成身退、买房养老计划的莎士比亚看来，格林布拉特是值得坐下来一起喝杯淡啤酒的。卡斯顿应该也能作陪，因为他在著作中反复提醒过我们：莎士比亚时代的戏剧是通俗的娱乐形式，作为文学是不入流的；戏剧时代的明星是演员而非剧作家，如同电影吸引观众的是男女主角而我们对编剧漠不关心一样。卡斯顿也同样正确地指出：18世纪一个世纪的学术研究“尽管以其勤奋和才识见称，首要的成果却是：人们终于就莎士比亚文本的不确定性和不完美性达成共识。”他还强

调，即便莎士比亚的剧作手稿完全保留了下来，它们“也只是作者文本而已，从来不能等同于戏剧”，因为戏剧的本质是一种具有“极端合作性”的体裁。

即便对莎士比亚的身份存疑的种科学派也不否认，从文字记载上看，我们对莎士比亚作为演员的经历与成就比他作为剧作者的多。1616年出版的本·琼森剧作集中的演员表里就有莎士比亚的名字，譬如1598年的《个性互异》（*Every Man in His Humour*）和1603年的《西婁努斯》（*Sejanus*）。1623年出版的“第一对开本”中将莎士比亚列为所有剧作的主要演员之一，尽管我们无法确认莎士比亚具体扮演了哪些角色。后来的传统观点认为他还饰演了《皆大欢喜》里的亚当（Adam）、《亨利五世》里的肖吕斯（Chorus）、临时替补了“那出苏格兰戏”里的王后，最著名的则是《哈姆雷特》中的鬼魂。迄今所有有关莎士比亚作为剧作家身份的质疑都将立足点设于他不是合格的“书斋剧作家”，但假如以舞台为立足点，候选的人选也未必合格。

18世纪有关遵从三一律的法国剧院派和“粗鄙的”莎士比亚之争在21

士比亚，最绝望或最无趣的时候莎士比亚留下的抑扬格的格律依然持续着它们语言的魔力。萧伯纳确实说过：“沟通最显著的问题在于，我们总幻想它确实发生过。”绝大多数只从现实世界去理解书本上的莎士比亚的试图都难免被证实是笨拙的。如同友人间偶尔会注意到的，某些人注定享有自己独处于尘世之外的世界。心理分析师依据的是尘世与书本上可见的三维与二维标准，而更敏感的心灵不会在时间的四维轴上踟蹰，有时还能以盗梦空间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的王国。《皆大欢喜》中傻子的说法或许不符合萧伯纳的立世标准，却很可能是支撑莎士比亚的文字世界的永动陀螺。

在被后世评判为“文学遗嘱”的《暴风雨》中，隐现在舞台上的莎士比亚虽然宣告“我们的狂欢已经终止”乃至“我已把我的魔法尽行抛弃”，他仍然召唤着全场观众抑或是来自某一次元的我们的力量“为我吹嘘出一口和风，好让我们的船只一齐鼓满帆篷”。也许莎士比亚也许会像承继了《暴风雨》风范的《少年派》中的老虎帕克一样，与我们同经风雨却不曾回首告别就进入自己的世界，恰如我们在有生之年对于自以为属于我们的宠物的评判：它们可以在90岁的人类日历高龄认可我们发现它们的真实名字，而我们在短暂相处的十几年后才意识到它们真实名字的存在，而在这种语境下其实共存意义的“我们”已经不存在。但无论如何莎士比亚的密码或魔咒只有我们承接下去才会成为真正的共同的幻相。“cipher”在欧洲的历史并不久远，但它始自更古老的阿拉伯，代表意味深长的数字“0”，之所以成为“密码”的代称是因为密文多以数字替换。数字“0”本身既代表“无”也代表无尽的循环，恰似福斯塔夫意识到哈尔王子即将远去时的感叹：豪情壮语，壮哉世界（rare word, brave world）。



传说中的莎士比亚遗嘱最后一页

- ▶ 1608年（莎士比亚44岁）
是年，创作《科利奥兰纳斯》和《雅典的泰门》，后者未完成
- ▶ 1609年（莎士比亚45岁）
1月，《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出版
是年，创作《辛白林》
- ▶ 1610年（莎士比亚46岁）
2月2日，《李尔王》和《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在约克郡尼德戴尔的高斯伟特厅演出
4月30日，《奥赛罗》在环球剧院演出
是年，创作《冬天的故事》
- ▶ 1611年（莎士比亚47岁）
5月15日，《冬天的故事》上演
11月1日，《暴风雨》上演，这是该剧最早的演出记录
11月15日，《冬天的故事》在白厅上演
- ▶ 1612年（莎士比亚48岁）
与弗莱彻合写《亨利八世》、《卡迪纽》
- ▶ 1613年（莎士比亚49岁）
1月，《卡迪纽》上演
6月29日，《亨利八世》在环球剧场初演时，剧院失火焚毁
是年，与弗莱彻合写《两个高贵的亲戚》
是年，《亨利四世上篇》重印出版
- ▶ 1614年（莎士比亚50岁）
6月，环球剧院重建落成
- ▶ 1615年（莎士比亚51岁）
《理查二世》重印出版
- ▶ 1616年（莎士比亚52岁）
4月23日，逝世于斯特拉福德，终年52岁

（张月寒整理）



莎士比亚的 戏剧版图



在不止一个时代里，戏剧都做出了类似抉择：以相对陌生的地域作为更加安全的舞台。莎士比亚的时代也不例外。尽管当时的演员在舞台上如同当季时装发布会一样身着英格兰最应景的服装，台下的观众不会认错哈姆雷特是丹麦人、奥赛罗的悲剧发生在遥远的塞浦路斯。相形之下，守着各种屏幕、拥有“天眼”般的互联网的现代人反倒经常陷入错觉：莎士比亚和他那些戏剧其实只是一套足不出户的英国室内情景剧。



《仲夏夜之梦》 ——希腊·雅典（Athens）

该剧据称应剧团资助人之邀创作，为了迎合资助人孙女伊丽莎白·凯丽的婚礼，莎士比亚完全由想象创作这部结局欢乐的神话故事——发生地也因此很自然选在了古希腊的雅典，这里的森林确实适合这种略带疯狂的婚礼式欢乐，有仙女无现实，有爱情无理智。



《威尼斯商人》

——意大利·威尼斯（Venezia）

这部戏显然站在商人夏洛克代表的那些放高利贷者的对立面，然而戏名中的商人却指向安东尼奥这个因为货船沉没而无法按时还款的富人。文艺复兴时期的港口城市威尼斯当然与“货船沉没”这个情节推手密不可分，但同样它也是有钱却没有社会地位的犹太人最愿意的落脚之处。

《皆大欢喜》

——英国·阿登（Arden）

阿登是莎士比亚母亲的故乡，即便没有这样一片连情诗都长到树上的森林，对于陷入疯狂爱情的男男女女而言，“与世隔绝”本身就是全世界最迷人之地，然后就像忧郁者杰奎斯所唱的那样：在这个舞台上，他们可以尽情表演。





《一报还一报》

——奥地利·维也纳（Wien）

有关审判和宽恕的这个故事，本是从现实的丑闻中获得灵感而创作。所有人都赞成，维也纳的世风败坏，妓院遍地。在这样一个疏于治理的城市里，有摄政者之虚假和违背诺言，也有公爵之微服查访，后者以改扮的方式体察民情，在16世纪的英国，传奇剧拥有持久的吸引力。



《终成眷属》

——法国·鲁西永（Roussillon）

有人说，这是16世纪版本的《浪漫满屋》，狂妄自大的男神鲁西永公爵被卑微却勇敢的女主海丽娜逆袭。故事里所有配角具备成人之美的罗曼蒂克品质，公爵的母亲鼓励海丽娜追随心上人去巴黎，国王偏偏奖励海丽娜一次“任意挑选丈夫”的机会并附赠其与公爵匹配的高贵身份，甚至公爵看上的姑娘也愿意与她“床上调包”，这些统统加起来，促成了在南法闲散惯了的幼稚草率贵族公子之成长计划。



《暴风雨》

——魔法岛（虚构）

如果说这个故事发生在离意大利最近的地中海上，恐怕没人会有异议，当然，你也可以认为，从米兰被流放的公爵，可能最终抵达了更遥远的北大西洋，因为你相信他的魔法完全具备在这里呼风唤雨的能力。很有可能你是对的，因为伊丽莎白时期的人们，对于探知“新世界”的故事都异常着迷，北大西洋上的无名岛实在是更受欢迎的发生地。



《维罗纳二绅士》

——意大利·米兰 (Milano)

差点成为与《罗密欧与朱丽叶》发生在同一个城市的这出戏剧只有 2300 行，几乎是莎士比亚最短的作品，也是他最早创作的作品。剧中全都是成双出现的人物角色，但是故事最纠缠人心处，都以“被迫离开米兰”、“回到米兰”这样的句子开始，甚至最后的结局也是“所有人回到米兰”去参加婚礼。





《驯悍记》

——意大利·帕多瓦 (Padua)

上琵琶课时被批评后会抡起乐器砸老师的这样一个女子，完全是无教养千金小姐的典型代表，然而帕多瓦却是一个拥有世上最古老大学第三名的城市，这似乎是一处刻意的对立。但别忘了她们所处的伊丽莎白时代，妻子必须被丈夫统治，就算她是富庶之城帕多瓦中的富商之女，最后还不是被调教得让整个帕多瓦的市民大跌眼镜。

《错误的喜剧》

——希腊·以弗所 (Ephesus)

两对孪生子失散多年后同一天出现在同一个城市里，这势必会制造出无数误会，更何况他们分别共享同一个名字。这座他们最终相认的城市，曾是早期基督教的重要中心，这意味着城市的繁华与混乱，它的另一个身份则是西西里岛上城市叙拉古的敌对国，无形中就有了点儿剑拔弩张的意味，配起混淆的闹剧，颇有相得益彰的效果。





《爱的徒劳》

——纳瓦拉 (Navarra)

“双关语小王子”莎士比亚在本剧中超常发挥，使用了包括主题性的暗示和伊丽莎白时期特有笑话的双关语共有 200 多个，当时的英法外交关系正是被暗示的大环境。于是，日后与西班牙合并的纳瓦拉王国当仁不让，替代英国成为剧中法国公主的出访目的地。



《无事生非》

——意大利·梅西纳 (Messina)

这几乎属于那种最对好莱坞胃口的爱情轻喜剧类型。姻缘无中生有，误会同样如此。生趣盎然的故事节奏，在圆满结局的前提下，从中阻碍的几乎不是“照例与死神擦肩而过”，而是那一类常常发生在现代都会人身上的“傲慢”。从这一点而言，现代人眼中的梅西纳所处的西西里岛风情，似乎与当年的莎士比亚所见略同。



《第十二夜》

——伊利丽亚（Illyrie）

这个故事中也有女扮男装以及被美丽的姑娘爱上这样的桥段，还有一些捉弄人的场景，但“假如音乐是爱情的食粮，那么奏下去吧；尽情奏下去，好让爱情因过饱噎塞而死”这段颇为著名的开场白，却让这个发生在亚得里亚海岸的神秘王国特别起来，气候恶劣却充满悲悯，随时都有在海上遇难的可能。而姑娘们各自的爱，正如副标题所说，各遂所愿。



《冬天的故事》

——意大利·西西里 (Sicily)

像很多童话一样，最终结局也是“从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然而在此之前，它都是一个由妒忌面生的彻头彻尾的悲剧。人们对公主被流放到遥远的“波西米亚海岸”提出质疑，认为如果它是指今天捷克的部分地区，那么几乎可以肯定那是个错误，因为彼时那里根本毫无海岸。然而更重要的是西西里，正如注定早夭的王子所说，这里的冬天太适合发生“悲哀的故事”。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英国·温莎 (Winds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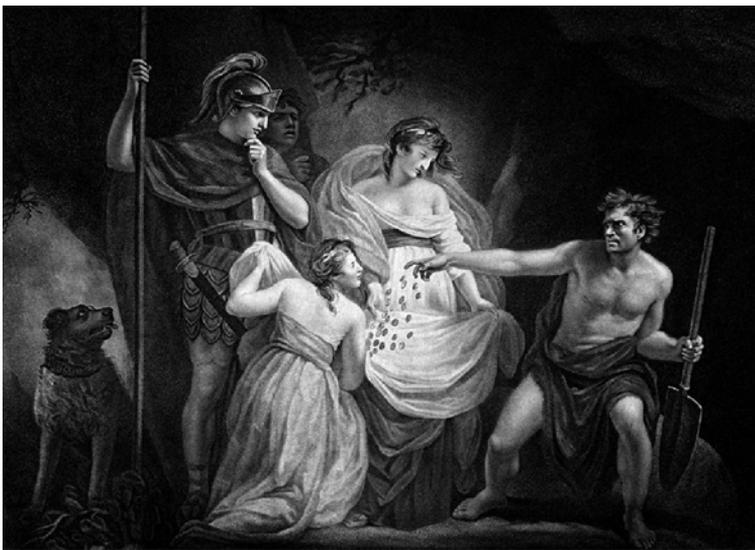
这部“没有插播广告的情景喜剧”的情节，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小说中随处可见。而那位肥胖而好色的男主角爵士先生，则几乎照搬了《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性格特点。也有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女王在看完了《亨利四世》后觉得美中不足的是剧中没有好好讲福斯塔夫的爱情，此剧这才应运而生。既然如此，温莎小镇的相对保守与简朴到可爱，大约正是能讨女王欢心的特别之处。



《罗密欧与朱丽叶》

——意大利·维罗纳（Verona）

作为莎士比亚最为众所周知的剧目，在当时却使第一批进到剧院的人们震惊万分。两个仇家的年轻人相遇，却因爱双双殉情。这足以使维罗纳成为一座爱情之城，尽管到了维罗纳的人们，看到那面口香糖之墙时的惊诧之情大约不会亚于当年的第一批观众。然而人们还是会很快被院子里的朱丽叶铜像吸引，她上方的阳台，果真有某种魔力，让爱情的善男信女在喧闹的人流中久久抬头凝视。



《雅典的泰门》 ——希腊·雅典 (Athens)

此剧几乎是莎翁所有作品里受关注最少的一部，作者本人对它的态度也同样漠然。故事将人类社会建立在贪婪、欺骗和残忍的基础上，带给观众“毫无希望”感。希腊文写就的故事源起中，“厌世”二字的程度或许并不足以表达这种情绪，因此才用看上去更为中性的“雅典的泰门”取而代之。



《李尔王》 ——英国·多弗 (Dover)

坏人当道，好人遭殃——从头至尾几乎都是这样，连故事最后贡献的“团圆结局”都顺带着许多人懊丧的自我处决。英格兰年迈的国王结局如此悲惨，似乎更源于伊丽莎白时代许许多多的十分普遍的故事原型，而最有可能的灵感，据说来自一位无名作者写的《真实的李尔王和他的三个女儿的编年史》。



《麦克白》

——苏格兰 (Scotland)

据说世人在出现了《德州电锯杀人狂》系列电影后，总算敢说此剧原来是个彻头彻尾的恐怖片。11世纪的苏格兰，确有麦克白其人发动叛乱并从其表兄邓肯手里夺得王位，然而历史中的他却度过了15年的和平统治时光。戏中的麦克白则在他的苏格兰城堡里忍受幻象丛生，而后世一度出现“M的诅咒”，即几个世纪以来，不断有因为说到“麦克白”而遭横祸的倒霉鬼，不消提演员英年早逝，甚至连林肯也榜上有名。



《奥赛罗》

——塞浦路斯 (Cyprus)

与土耳其一海之隔的塞浦路斯岛上，住着新婚的奥赛罗夫妇。妻子在港口迎接凯旋归来的丈夫，随后故事才刚开始。凭借老天莫名赐予的风暴不战而胜的奥赛罗，却要在自己的城堡里迎接另一场同样无名的风暴——“在恋爱上不智而过于深情的”人一手导演的人生大戏，总是时刻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气息，特别是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怎样一个悲剧结局的时候。

《裘力斯·恺撒》

——意大利·罗马 (Roma)

出现裘力斯·恺撒之前，历史上的罗马一直是共和国。莎士比亚将恺撒的凯旋之时安排在罗马市民欢庆牧神节的时候，街上人们不知是在欢迎他，还是只是因为特神节，这种混乱一直延续在恺撒是否称帝的决策过程中，他不知道谁忠于他谁会背叛他。



《辛白林》

——意大利·罗马 (Roma)

辛白林是英国国王，由于拒绝进贡而遭到罗马帝国的入侵。由此，视线逐渐转移到罗马，彼时最强大帝国的统治中心。尽管辛白林是本剧的题目，真正的主角恐怕要排在伊摩琴身上，这个被丈夫怀疑忠贞而痛苦自杀的女人。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里朱丽叶喝下的药水一样，伊摩琴并没有因此而死去。结局依然是个大团圆，然而奇怪的是，重点似乎又跑到罗马——虽然在战场上输给英国，却仍可以接受其进贡。



《约翰王》

——英国·伦敦 (London)

看起来约翰王是个乏善可陈的君主，他发动对法战争，却在两厢对峙时达成和解，并且还是“和亲+送地”的派头，让人们没有改编欲望。反而是其侄子、有继承权因而被约翰王杀害的亚瑟使本剧复活，一位女演员扮演了他，并使这一创新成为传统。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埃及·亚历山大 (Alexand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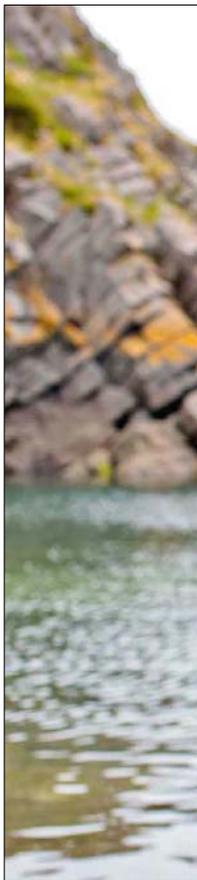
俗语“自古英雄爱红颜，不爱江山爱美人”可以完美地诠释整部戏剧。可谓上一部续集的本剧，裘力斯·恺撒死后，罗马帝国变成了三足鼎立之势——罗马仍旧是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心。故事最后，本来最有势力团体掌控者安东尼与他的女人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理查二世》

——英国·伦敦

历史剧之三。与“统于一尊的岛屿，镶嵌在银色的海水之中的宝石”这样的赞誉之辞相比，理查治下的英格兰显得充满“耻辱、墨黑的污点和卑劣”。国王形象在本剧中尽显其鲁莽与无能，其结局也是长期被囚于英格兰北部的监狱里，以最终的勇猛换取了一点好名声。



《亨利四世》

——英国·伦敦

不得不说，福斯塔夫成了本剧最出彩的人物，他与我们的哈尔王子一路同行——王子成长为亨利五世，而他一如既往地贪吃而偷盗，好战却胆小，却又总是讨人喜欢，关键是占尽好词的风光。当然，哈尔在他的加冕仪式上，当着众人表示“我不认识你，老头儿”直让远道赶去伦敦的福斯塔夫脸面尽失。





《亨利五世》 ——法国·阿金科特 (Akin Court)

继《亨利四世》后，已经成为国王的哈尔继续当主角。这回他要向法国宣战，夺回属于他祖辈的法国王位，证明他不再是当年虚度光阴的毛头小子。战争以法国请求停战告终，哈尔还在谈判期间追求并娶到了法国公主凯瑟琳，简直什么都不耽误。





《亨利六世》 ——英国·伦敦 (London)

五世早逝，英国又开始内忧外患，外患当然是法国夺回领土的企图，内忧则是著名的玫瑰战争。分为上、中、下三部的本剧，通常被合在一起改编，有些学者认为这是莎翁的第一部历史剧，其重头戏是约克家族与兰开斯特家族的纷争，据说这甚至是莎士比亚最初为本剧拟定的标题，总之两者你来我往，但不论是何方获胜，最终总是以伦敦为尾声。

《理查三世》 ——英国·伦敦 (London)

随着约克王室的胜利与爱德华四世的即位，伦敦平静下来，而理查的内心却野心勃勃。为了得到继承权，他在伦敦宫里无所不用其极——莎士比亚很乐意将他塑造成心狠手辣的君主形象，甚至还是身有残疾的人，以便于他扭曲的心灵相对应，但事实上，伊丽莎白时期的观众都很清楚玫瑰战争的来龙去脉以及双方的背信弃义。



《科利奥兰纳斯》 ——意大利·罗马 (Roma)

随时都有回到帝国独裁时代的罗马共和国，正处于领土扩张时期。这个同样取自普鲁塔克《希腊英雄传》的人物科利奥兰纳斯大概犯了善变与顽固的错。在已然对贵族感到不满的罗马市民中，他并无民意拥戴，更别提滥用，事实上，他滥用的是军功，最终在罗马市民的愤怒中被杀。



《亨利八世》

——英国·伦敦 (London)

这是上述历史剧中唯一没有战争场景的一部，亨利操心的是如何与凯瑟琳王后解除 20 年婚姻，以及如何立封新王后的事宜。当然，最终他得逞了，戏



剧最后在伦敦呈现高潮并尾声——那是新王后生下的伊丽莎白小公主隆重宏大的洗礼仪式。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专门为彼时詹姆斯一世国王的女儿即伊丽莎白婚礼而创作。有趣的是，300 多年后的 20 世纪 50 年代，现任伊丽莎白女王加冕时，到老维克多剧院观看该剧也成为其行程之一。

《泰特斯·安德洛尼格斯》

——意大利·罗马 (Roma)

主角的名字在罗马人里面非常常见，而过于骇人听闻的情节却在莎士比亚戏剧中非常少见。罗马与哥特之间的十年战争成了泰特斯的资本，尤其是当他还带回来了哥特皇后等人做俘虏，然而罗马似乎处于战争中过久而“毫无对神的敬意”，“少女被强奸、砍去双臂，割去舌头；做成肉饼吃了”这类情节居然算不上野蛮了。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希腊·特洛伊城 (Troia)

战争即地狱，它毫无意义又无聊至极。此话在此剧开场出现，引领了此剧对战争的态度。特洛伊与希腊两国，在位于特洛伊城外驻扎地的旷日持久中几乎玉石俱焚，但是在暴力的夹缝中存生的爱情，仍是本剧主题。



《哈姆雷特》

——丹麦·艾辛诺尔 (Elsinore)

除了“to be or not to be”占据引用榜首之外，其实本剧的经典台词大都出自狡猾自负又愚蠢至极的普隆涅斯之口。这个文艺复兴时期复仇的丹麦王子角色，成了演员一生的终极梦想，就像许多继承者的梦想是国王一样。但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当时莎士比亚，是否真的出演了老国王的鬼魂一角。与此相对的，则是最后丹麦的皇室继承者都在最后的混乱中死去，王位被挪威王子继承。



英国著名演员劳伦斯·奥利弗于1948年自导自演的电影《哈姆雷特》被公认为改编这一作品的经典版本

永恒的焦虑——莎士比亚戏剧人物的心理侧写

莎士比亚戏剧，尤其是悲剧作品，之所以引人入胜，在于这些剧中人物所陷入的内在心理危机以及他们的反应——他们竭力在这个混乱和无意义的世界中寻找某种使自身与外部环境实现自洽的方法，由此，对这些人物的心理活动、动机与行动进行现代心理学上的剖析与解读，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洞悉这些人物内心的宏大世界与本质属性，也有助于我们进行心理上的自我预防与提升。

主笔 / 朱步冲

莎士比亚极端重视他笔下角色的心灵，其敏锐与超前性，令今日掌握了更多有关心理活动知识的我们亦自叹不如。《文明的故事》一书作者、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认为，莎士比亚既非单纯哲人，亦非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家，而是一位“心灵摄影者”，他嘲笑逻辑，欣赏想象力与自然冲动的的光芒，虽然并没有提出解决心灵困惑与宿命悲剧之方法，但其对这些问题做出的深刻感受与洞察，则令探究答案的我们感觉自惭形秽。他所倡导的伦理杂合了亚里士多德的适度与斯多葛学派的节制，却也赞同伊壁鸠鲁的观点，认为享乐与获取智慧并无冲突，他自身在思想和诗篇的顶峰以及忧伤和失望的深渊之间徘徊，并也借此使得作品中人物的心理跌宕起伏，在高尚与鄙俗、悲哀与欢喜之间相互撕扯。

哈姆雷特的“俄狄浦斯情结”

尽管有其他诸多分歧，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都一致认为，哈姆雷特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英雄，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即认为，作为英雄的哈姆雷特，被巨大想象力与内心所折磨，他关于自杀、复仇、背叛与死亡的独白是“勇气与自省的心灵统一”。而这位丹麦王子的悲剧根源在于，他的直接行动能力被过分发达的理智

所麻木，抑或其自我设置的道德勇气标准不能容忍复仇行为的手段与目的有任何轻微的背离。

然而这就是唯一的真相，从而令我们对他的认识自此停滞不前？人该如何解释歇斯底里的哈姆雷特“良心使我们所有的人如此怯懦”这句话以及他对通过杀死叔叔来为父亲复仇的犹豫？答案是否定的。1897年10月，弗洛伊德在致威尔海姆·菲力斯



莎士比亚专门证明了哈姆雷特王子是一个相当缺乏照料的孩子，至少他的父亲就没怎么关心过他。

(Wihelm Fliess)的信中阐明了自己那个意义重大但争议不断的发现：“我唯一只发现了一个普遍的价值观念。我发现我自己的身上也有着对母亲的爱和对父亲的妒忌，现在我相信它是存在于幼儿身上的一种普遍现象。”每一位观众都曾经在幻想中出现过俄狄浦斯的苗头，而这一在现实中难以满足的愿望使得每个人都在恐惧中靠着过度的压抑退缩了，正是这压抑分离了他的婴儿时期和当下状态……这一观念在我的脑海中浮现的时候，我就想到同样的事可能也存在于《哈姆雷特》的根源处。

《哈姆雷特》的原本故事构架来自丹麦史学家萨克索·格玛提斯(Saxo

Grammaticus)的《丹麦史》。著名莎士比亚研究家乔治·布朗蒂斯争辩说，《哈姆雷特》完成于莎士比亚本人丧父后不久的1601年，而在此之前的1596年，莎士比亚亦有一子早夭，剧作家本人给其起名为哈姆耐特，与剧作中的丹麦王子名字相近；在针对父亲童年记忆的痛苦煎熬和丧子之痛的双重打击下，完成了这部伟大的作品，所以它的戏剧冲突情节必然包含了关于

父子关系之中最为隐秘，乃至黑暗的东西。

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当然热爱和尊重他父亲，然而对他母亲则怀有相当程度的保留。弗洛伊德的论点是：哈姆雷特在无意识中对他的母亲怀有某种欲望，而对他的父亲则充满了谋杀的念头，这一念头实际上由克劳狄斯实现了。莎士比亚专门证明了哈姆雷特王子是一个相当缺乏照料的孩子，至少他的父亲就没怎么关心过他。在戏中没有一处有谁——包括哈姆雷特和国王的鬼魂——告诉我们那个宠爱妻子的父亲曾溺爱过他的儿子并有过亲情的表现：一个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人在国家、战争的需要和



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剧照（1968年）

丈夫的义务和欲望之间，似乎根本没有精力和感情给予年轻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在他的第一次独白中也强调了父亲和母亲之间的欢爱，而丝毫未提他们对他的关心，他自己有关爱的记忆完全集中在他父亲的弄臣，即可怜的郁利克身上，因为正是郁利克取代了彼此间如胶似漆的父母的位置。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克劳迪弑兄篡国的罪行，不过是哈姆雷特本人童年时被压抑的欲望的实现。因此，促使他复仇的冲动为内心的自责和良心的疑虑所取代，因为后者不断提醒他，他所对付的目标正是自我的另一部分。

《与命运的交易——莎剧人物心理



促使他复仇的冲动为内心的自责和良心的疑虑所取代，他所对付的目标正是自我的另一部分。

分析》一书的作者、佛罗里达大学文学院教授伯纳德·J. 帕里斯也同意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克劳迪斯是哈姆雷特本我中黑暗一面的外化，而逝去的父亲则是哈姆雷特的“超我”，当克劳迪斯攫取权势与荣誉的成功行动并未受到其应有的惩罚时，哈姆雷特的“自我抑制”机制出现了重大危机，这种断裂如此无法忍受，使得年轻的丹麦王子眼中的世界顿时变成了“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最令观众震撼的内心独白出现在哈姆

雷特与母亲在寝宫中的对峙，他滔滔不绝的倾诉独自集中于篡国夺后的叔父和去世被害父亲之间的比较，他蔑称克劳迪斯为“一株腐烂的禾穗、恶徒、下流无赖的国王”，这种攻击一部分是他对本我中被压制欲望攻击的外化，也是对“超我”所希冀的高尚品德的肯定。尽管哈姆雷特从未向任何友人和其他剧中角色抱怨过自己所受的伤害，而仅限于父亲所受到的伤害，这是因为，这位“哲学王国的王子”深刻相信，为他人伸张正义而采取行动



电影《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剧照（1934年）

动是道德完美的，而为自己的外向受挫而感到愤懑则是自私的表现。

升华与毁灭——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爱情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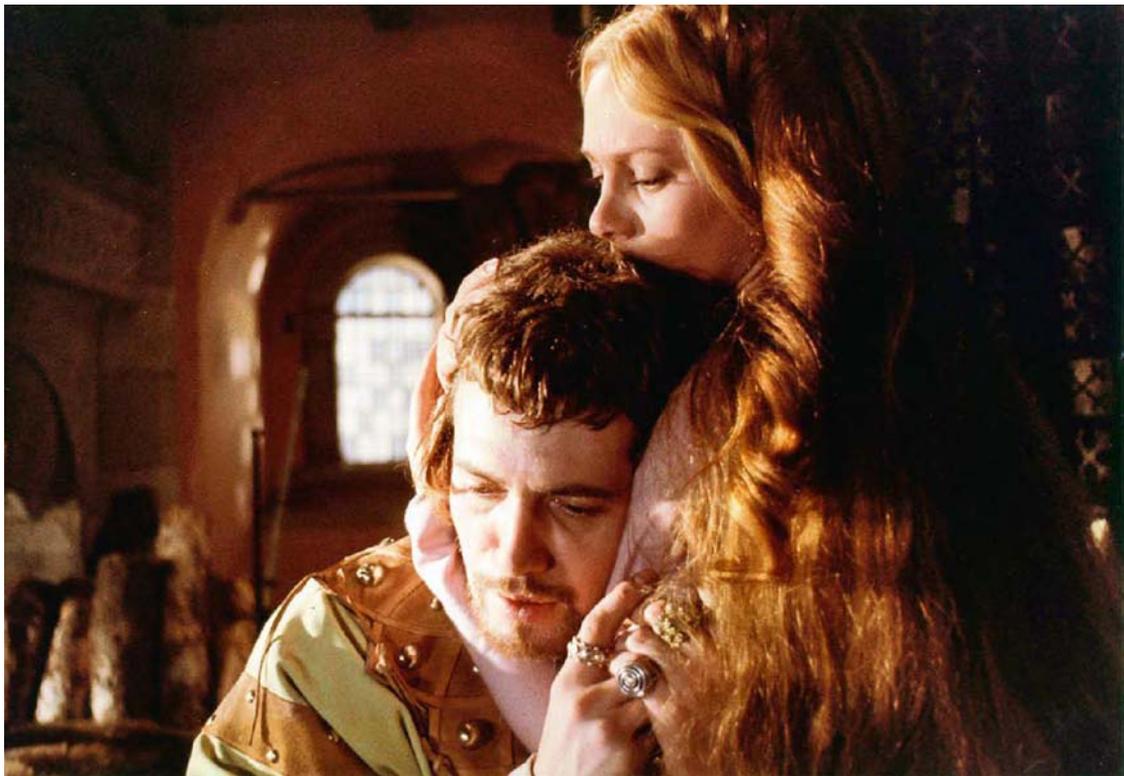
对于莎士比亚来说，爱不是全部，是人性高与低处的连接点，能激发人最强烈的快乐与最高贵美丽的言行。莎士比亚笔下的爱，比欧洲浪漫主义倡导的更为健康——“莎士比亚几乎是与古典以及过去唯一的连接。”莎士比亚笔下的爱，是古代希腊罗马诗人和欧洲近代浪漫主义运动的调和与中道（Middle Ground），正如柏拉图所主张的，爱是城邦公民献身于政

治生活的严肃，以及放荡享乐之间的中点。

在莎士比亚，乃至同时代所有爱情主题的剧作中，《罗密欧与朱丽叶》一直占据了王冠上的珍珠地位，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一见钟情，即是某种天定命运，甚至无数它的摹本，诸如《少年维特之烦恼》、《新爱洛伊斯》，乃至《西区故事》，也能成为关于爱情艺术书写中的不朽经典。在该剧的每一行台词中，在希望的喜悦和失望的痛苦中，都洋溢着一种青春的活力，似乎莎士比亚早于后现代社会与文化分析家们300多年就发出寓言，年轻人享受着无穷无尽的欢乐，而这种快乐必将随着年龄增长被功利性的社会环境

所抑制和扼杀。

2011年，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专家艾玛尔·列文即从儿童与父母的依附关系考察中，总结出三种两性亲密交往类型：正常、焦虑与羞涩。拥有正常型交往人格的人，可以从亲密关系中得到欣快、勇气与安全感，以及道德上的进步。焦虑型恋人则比常人更加渴望亲密关系，索取心更强烈，并永远质疑对方是否能够投桃报李。而羞涩型拥有者则在恋情中刻意逃避亲密关系，并将其看作是对于自身独立价值与自由空间的威胁。罗密欧与朱丽叶，乃是一对完美的情人，也是正常亲密交往的至高范本。他们美貌、年轻，出身显赫且秉性高



电影《麦克白》剧照（1971年）

贵，虽然出场时，一个是追逐享乐的花花公子，一个是处于深闺不谙世事的闺秀，但他们在彼此的追寻中激发了人性中最为可贵的东西——勇气、忠贞与智慧。正如英国著名剧作评论家、莎士比亚研究专家肯尼思·麦克利什所说的那样：“通过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赞叹，人类自然会渴望一种自己无法企及的完美，通过伟大的艺术创作者奉献的作品，我们至少实现了对于完美与高尚的暂时解除，并放大与升华了我们卑微的情感与有瑕疵的品行。”

这一对永恒恋人的毁灭，并没有强烈的悲剧必然性，是种种令人遗憾的巧合所导致。在剧中，爱是至高无上的原则，罗密欧全神贯注于他的憧憬与感情世界，丝毫不在意其他琐屑

而具体的义务，“爱是双眼的虔诚信仰”。而朱丽叶也没有屈从于当世的道德风尚，在突如其来的表白前保持矜持与拘谨。很明显，较之罗密欧这个“爱情世界中的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在朱丽叶身上倾注了更多的笔触和心血，描述了禁忌的爱情如何让成熟勇气与天真单纯同时在这个姑娘身上共存。当朱丽叶面临死亡的威胁时，她依旧决心执行这一冒险计划，尽管还对其抱有单纯、孩子般的恐惧：“我觉得仿佛有一阵寒战刺激着我的血液，简直要把生命的热流冻结起来似得，待我叫他们回来安慰我！——奶妈……要她到这里来做什么，这凄惨的场面必须让我一个人来扮演。来，药瓶……”

在所有自己笔下的爱情悲剧中，莎士比亚无一例外先是赞美爱的放纵，

随后又用悲剧结局强烈地暗示了节制与理性的必不可少。几乎所有观众都笃信，如果罗密欧与朱丽叶稍加克制，冷静地分析与洞悉彼此的真实情况，那么悲剧完全可能被避免。这一主题在莎士比亚以古罗马史学家普鲁塔克的《安东尼》为素材、描写政治与爱欲前所未有的结合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尤为突出。

与罗密欧不同，安东尼是一个兼有美德与恶行的超常人物，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对待朋友坚定不移，政治上不择手段，生活随意放荡，似乎超越世俗评价的界限之外。克莉奥佩特拉亦是一个惯于以自己的魅力与女性特点实现其政治与权力目的的野心家。她的美也不是来自凡间，莎士比亚借助配角爱诺巴厄斯之口，描述了安东

尼第一次见到克氏时的情景：“她斜卧在用金色的锦绸制成的天帐之下，比图画上巧夺天工的维纳斯女神还要娇艳万倍。”——完全是“一位用陷阱捕捉崇拜者的东方女神”（阿兰·布鲁姆）。

阿兰·布鲁姆在《莎士比亚笔下的爱与友谊》中争辩说，尽管他们的结合同时使得彼此不能离开对方，并以彼此折磨为常态，但这或许更准确地揭示了爱的本质，即彼此对他者超越理性的需要，他们的爱是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强烈的一种渴望与占有欲，毫无疑问属于艾玛尔·列文所定义的焦虑型。克莉奥佩特拉身上没有朱丽叶那样单纯的自信与坦率，但在最终的结局来临前，她依旧发出了出自内心的哀叹：“最高贵的人，你死了吗？你把我抛弃不顾了吗？”从而表现出了某种令人震撼的真挚。

很明显，莎士比亚为了平衡自己的现实主义倾向与女性主义，将这一出爱情与政治双重悲剧的责任大部分归咎于安东尼，假如他专心于权术、军事谋略，而非情欲，他必定能保持与屋大维的同盟关系，甚至战胜对方——在序幕中，他的部将费罗就向同僚抱怨：“咱们主帅这样迷恋，真太不成话啦。从前他指挥大军的时候，他的英勇的眼睛像全身盔甲的战神一样发出棱棱的威光，现在却如醉如痴地尽是盯在一张黄褐色的脸上。他的大将的雄心曾经在激烈的鏖战里胀断了胸前的扣带，现在却失掉一切常态，甘愿做一具风扇，扇凉一个吉卜赛女人的欲焰。”实际上，连屋大维都在开场时为他惋惜：“安东尼，离开你的荒唐的淫乐吧！……当时你的确用百折不挠的战士的精神忍受这一切，你的神采奕奕的脸上，并不因此而现出一些憔悴的痕迹。”按照列奥·施特劳斯的理论，古代罗马共和国的堕落，首先源于贵族精英男性不再恪守其传统美德，而屈从于来自东方异域的享乐与堕落，安东尼最后的毁灭性命运，

即是对古代罗马伟大传统凋败的惋惜。具讽刺意味的是，只有与英雄气概丝毫不涉，并且终结了英雄时代，只作为“一个平淡无趣的机会主义者”存在的屋大维，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因为他不为埃及艳后的魅力所倾倒。

跟焦虑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以及正常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相反，《特洛伊勒斯与克里希德》中的恋情始终未曾对等，对于一心一意的特洛伊勒斯来说，克里希德无疑是一个羞涩性亲密交往障碍患者，她在初次目睹征战归来后特洛伊勒斯的英姿勃发后，确实心驰神往，但依旧独白“虽然我的心里装满了爱情，我却不让我的眼睛泄露我的秘密”，并已经洞悉“既得之后是命令，未得之前是请求”的驾驭之道。阿兰·布鲁姆抨击说，老谋深算的克里希德已经对即将开始的

的爱情，那时我将要怎样地欢欣鼓舞呢？”然而遗憾的是，克里希德对这种真挚与炽烈的回报，只能算虚与委蛇，当克里希德被当作交换特洛伊俘虏将领安忒诺时，她背叛的预兆已经闪现，厚颜无耻的希腊联军使者狄俄墨德斯震慑于克氏的美貌，出言调戏，然而她只以沉默相对，对这种不端行为挺身而出加以呵斥的却是特洛伊勒斯：“希腊人，你用这种恭维她的话语，来嘲笑我的诚意的请托，未免太没有礼貌了……要是你胆敢欺负她，那么即使英勇的阿喀琉斯做你的保镖，我也要切断你的喉咙。”

不出意料的是，在克里希德抵达联军的军营后，受到了希腊英雄们前仆后继的告白与仰慕，于是本该伤心欲绝的她迅速地投入了狄俄墨德斯的怀抱：“别了，特洛伊罗斯！我的一只



在爱情悲剧中，莎士比亚先是赞美爱的放纵，随后又用悲剧结局强烈暗示节制与理性的必不可少。

亲密关系有了清晰而精明的算计，极力避免自己产生对特洛伊勒斯的依赖，丝毫不像天真而勇敢的朱丽叶，虽然意识到坦率地交出自己有风险，依旧勇往直前。

于是，与整部剧情讽刺、哀叹的格调相符，其他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被莎士比亚一一描写成莽夫、阴谋家、沉溺于情欲和低俗玩笑的庸人；除了特洛伊勒斯与赫克托耳，他们的真诚与道德观使得自身分外孤独，在潘达洛斯精心安排的花园幽会中，特洛伊勒斯尽情展示了他对爱情的执著与奉献：“要是我能够相信一个女人会永远点亮她的爱情的不灭的明灯，保持她不变的忠心和不老的青春，她那永远美好的灵魂不会随着美丽的外表同归衰谢；只要我能够相信我对您的一片至诚和忠心，会换到您的同样纯洁

眼睛还在望着你，可是另一只眼睛已经随着我的心转换了方向。”特洛伊勒斯的悲剧恰好是奥赛罗的反面：奥赛罗的过激自我防御机制促使他不够信任爱人，但特洛伊勒斯则过分信任——最终在战场上，恪守骑士风度的赫克托耳被阿喀琉斯偷袭而死，特洛伊勒斯哀叹“战争结束了”——实际上，这句台词是在痛悼高贵的勇士品格和爱情的坚贞之死。

阴谋家的内在危机——麦克白与伊阿古

阴谋，是莎士比亚戏剧中引人入胜の設定，野心勃勃的马基雅维里式人物可以轻而易举地颠覆整个世界，伊阿古、夏洛克、麦克白与克劳迪亚身上散发出了某种迷人的邪恶光芒。

《奥赛罗》之所以在莎士比亚代表性的四大悲剧中独树一帜，即在于剧中每一个人都挺身而出与命运做出了危险的交易，且都毫不犹豫地采取了促使自身或他人毁灭的极端性手段，是所有剧中人物性格缺陷的结果。而伊阿古的阴谋，在这出悲剧的节奏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

在《奥赛罗》中，两个突发事件使得阴谋与复仇在伊阿古阴沉阴暗的心灵中萌芽：奥赛罗提拔凯西奥为自己的副将，以及与苔丝德梦娜的迅速成婚。在第一幕中，与罗德利哥在威尼斯街头的邂逅，就让大部分敏锐的观众窥探出这位威尼斯海军旗官的内心：“我可以跟随他（奥赛罗），只不过是要利用他达到我自己的目的……还有一种人，表面上装出一副鞠躬如也的样子，骨子里却是为他们自己打算……等捞足了油水，就可以知道，他尊重的其实是他本人，这种人还有几分头脑，我承认自己就属于这一类。”在忠实于自己内心丛林法则的伊阿古看来，他怨恨的不仅是奥赛罗未能论功行赏，更深刻的仇恨来源于自身还没有接触到权力的高峰。正如卡伦·霍尔奈分析的那样，他的“傲慢报复型”焦虑防御机制使得他不能忍受比自己获得更多，或者以任何方式漠视和反对自己优越感的人……这位旗官的“诚实好名声”来自他马基雅维里式的虚伪与隐忍，

同样，伊阿古对传统道德价值的蔑视也是他对自己憎恨感防御的一部分，尤其表现为他对摩尔人海军上将婚姻的嘲讽与质疑中。在第二次出场时，伊阿古尽情嘲笑了爱情，称它为“在意志的默许下一阵情欲的冲动”，他坚信苔丝德梦娜将很快移情别恋，因为“她必须换一个年轻的男子，当他的肉体使她蹙足了以后，她就会觉悟自己的选择错误”。

凯西奥的晋升与奥赛罗的婚姻，使伊阿古的优越感与世界观产生了难



奥森·威尔斯的《奥赛罗》剧照（1952年）

以弥补的崩塌，正如伯纳德·J. 帕里斯分析的那样，伊阿古产生的仇恨与荒芜感非常类似于哈姆雷特对于叔父克劳狄斯篡位夺后恶行的反应，因为这两个突发事件分别证明，他所摒弃的道德伦理和蔑视的爱情分别获得了暂时性胜利，所以他必须复仇，在程度上不仅要超过这种令自己难以忍受的冒犯，还必须是一件精巧和欺骗的杰作，因为伊阿古心理上的病态无形中放大了这种伤害所造成的损失。通过复仇，伊阿古不仅能伤害自己的对手，并能借此达到自己的理想化状态：一个聪明残忍的阴谋家，他的目标是

“叫他（奥赛罗）做一头大大的驴子，用诡计捣乱他，使他因气愤而发疯，且同时还要奥赛罗因此而感谢他，奖赏他”。

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伊阿古必须不仅证明善行和德性没有善报，还要证明他的受害者所具备的优良品质恰恰是他们难以保护的弱点，所以他一面污蔑凯西奥和自己的妻子爱米莉亚有染，一方面又利用他想官复原职的焦虑，不停地诱导这位卸职的副将恳求苔丝德梦娜插手此事，因为伊阿古深知，单纯善良的苔丝德梦娜“人家请她出十分力，她就会出十二分力，

倘非若此，她就会感觉对不起人似的”。然而这样正好使得善妒敏感的奥赛罗认为，这是自己妻子与凯西奥私通的铁证。“她越殷勤，他就会加强他的猜疑，我就利用她的善良心肠污毁她的名誉，让他们一个个落入我的罗网之中。”

使奥赛罗不断否定自己的价值、受挫，最终因嫉妒而疯狂，给了伊阿古巨大的满足，因为这些痛苦也是伊阿古自身所不能摆脱的。尽管奥赛罗从本质上是一个“高尚的受害者”，但他在心理结构上的缺陷却是伊阿古阴谋得逞的第一前提，身为威尼斯共和国的海军上将，又迎娶了元老的掌上明珠“一个可以睡在皇帝身边的女人”，荣誉的顶峰也成为他自我焦虑的开始，他既需要行动来证明自身匹配得起显赫的军职和“高贵的祖先”，也担心自己的黑人身份将不见容于威尼斯高贵的宫廷，以及爱情的力量唤醒了自身的柔情与踌躇，损害了自身作为男人和军人的男性气概。

正如伯克利大学戏剧艺术研究专家马尔文·罗森堡在《奥赛罗的面具》中论述的那样，摩尔人海军上将的自尊和价值判定体系宛如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他的胜利也是自身易受伤害性的根源——不断用过高的标准要求自我与他人，而又持续为随之发生的挫败而愤怒：凯西奥荣升副将伊始，军中发生的斗殴事件，以及妻子不断试图建立亲密关系的努力，使得奥赛罗愤懑地认为，这两者都不是他期望中完美的副将和妻子，而伊阿古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得以乘虚而入：因为奥赛罗对其他人越不抱幻想，越对这个表面上忠心耿耿的旗官产生信任与依赖。与狂躁放任的奥赛罗相反，伊阿古精心策划他的每一个步骤，先是认定“他的灵魂已经完全成为她爱情的俘虏”，并公开宣称“我们的主帅夫人现在是我们真正的主帅”——首先扳倒凯西奥，再用他那只似乎出于诚

实的疑虑，逐渐将阴谋指向苔丝德梦娜。奥赛罗最后一次表现出重新确认自己与妻子关系的理想化的努力（第三幕第三场），他绝望地对伊阿古宣称：“你认为我会在嫉妒里消磨一生，随着每一次新月的变化而产生一次新的猜疑吗？”但这种空洞的宣言旋即被自己的恐惧所笼罩——“当我感到怀疑的时候，我就要把它证实，如果有了确证，我就一了百了，让爱情和嫉妒同时毁灭。”

有了奥赛罗的自我憎恨这个盟友，伊阿古最终成功地将苔丝德梦娜污名化，首先他利用了奥赛罗黑人身份中隐含的疏离感，得意洋洋地以一个威尼斯人的身份指出：“我知道这里娘们儿的脾气，在威尼斯她们背着丈夫干的风流韵事，是不瞒天地的……只要



伊阿古并非是魔鬼梅菲斯特，而只不过是魔鬼自主殷勤的仆人，而魔鬼本身，一直寓居于奥赛罗心中。

丈夫不知，她们就问心无愧。”接下来又射出了最毒一箭，他小心翼翼地指出，“她既然当初跟您结婚时，就曾欺骗过自己的父亲”，以及“当初多少与她门第相称、肤色相同的男性向她求婚，可她都置之不理，这明明是违反常情的举动”，这一番推测成功地将奥赛罗关于爱情理想状态的基础彻底颠覆：如果苔丝德梦娜爱她，这就是有悖于常理；而如果苔丝德梦娜不爱她，这段婚姻和感情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奥赛罗的焦虑防御机制于是被彻底激活：当婚姻能给自己带来骄傲时，奥赛罗就有赞颂保护她的需要，当婚姻给自己带来伤害时，就必须通过伤害和毁灭自己的妻子来把焦虑外化，从而保护自我认知。值得观众玩味注意的是，奥赛罗对于爱情的信念与自我认知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前者的垮塌直接导致了后者的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威武的大军，激发壮志的战争”对他已经毫无意义。

最终，悲剧在第四幕与第五幕中达到了高潮，伊阿古精心设计的“手帕事件”促使奥赛罗一反他原初的谦卑、迟疑与冷静，而转向鲁莽的暴力，不仅任命伊阿古为自己的新副将，还不知不觉接受了伊阿古的价值体系。终于，对苔丝德梦娜的杀害和真相的揭露，使他痛苦地发现，自己非但不是“一个正直的凶手”，而且是通过自我憎恨的外化彻底堕落成了那个想象中的卑鄙自我。莎士比亚让骄傲的摩尔人通过自杀，部分地挽回了自己的尊严。尽管如此，当代的观众已经很难像凯西奥和罗多维科那样，将一切都归咎于伊阿古的阴谋：伊阿古并非是魔鬼梅菲斯特，而只不过是魔鬼自

主殷勤的仆人，而魔鬼本身，一直寓居于奥赛罗心中。

与伊阿古这个天生的恶棍不同，无论是分析心理学家如弗洛伊德，还是罗森堡这样的文学戏剧专家，都感觉麦克白是个难以理解而又棘手的阴谋家，为何忠诚勇武的麦克白竟然会铤而走险，犯下弑君之罪？在戏剧冲突所需要的短短时间内，他变成了一个放纵的暴君？为何他在反对谋杀的同时又实施谋杀？为何铁石心肠的唆使者麦克白夫人反而最后因良心谴责而自戕？弗洛伊德首先尝试从麦克白夫妻的无嗣角度解读这一悖论，然而被证明是一条死路，于是他提出一种说法，即必须把这两个人物视为同一角色的不同性格侧面才符合莎士比亚的真正意图：“（麦克白夫妇）穷尽了对罪行反应的种种可能，像一个个体心灵相互冲突的部分，也许他们是一



电影《泰力斯·凯撒》剧照（1953年）

个原型的分立形象。”

与爱德蒙、伊阿古、凯歇斯或者夏洛克一样，麦克白也是因为试图与命运做出交易失败，而引发了受挫焦虑。在第一幕出场时，借助军曹与洛斯爵士之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类似科利奥兰纳斯、塔尔博·培福一样的国之栋梁，然而内在危机已经悄悄发生——能够合法取得的一切，荣誉，勋功与爵位，都不能满足他的全部欲望。一方面，他渴望成为伟人，然而手段又会玷污他的英名；另一方面，他在大幕拉开时表现出占据主导地位、从典型人格和完美主义倾向又在强烈地遏制这种非分之想。在第一

幕第四场，当国王邓肯在福累斯的王宫中为麦克白大张筵席庆功时，这位考特爵士在荣誉和道德两方面都达到了巅峰——“为陛下尽忠效命，它本身就是一种酬报。接受我们的劳力是陛下的名分；我们对于陛下和王国的责任，正像子女和奴仆一样，为了尽我们的敬爱之忧，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应该的。”这也许是他心中道德戒律发出的最后一次克制的剖白。

《麦克白》的核心，在于西方文化叙事中源远流长的“魔鬼契约”母题，按照霍尔奈的理论，这是自我憎恨和个人意志外化扩张之间关系的象征；人类开始追求无限自由和绝对时，就

开始了自身的毁灭。

实际上，正当麦克白和班戈班师回朝，路过那片诡异的不毛荒原时，女巫的出现既可以看作某种超验的自然现象，也可以视为麦克白内心焦虑的外化。女巫的预言既是对未来的窥探，也是一种怂恿，然而这种诱惑的代价实在太大——“假如它是吉兆，为何会在我的脑中引起可怖的印象，使我毛发悚然，使我的心失去常态，扑扑地跳个不停呢？”麦克白首先为女巫预言自己将王冠加冕而感到狂喜，然后焦虑就取代了狂喜，因为弑君触犯了他心目中最为神圣的道德标准，在短暂的徘徊中，麦克白甚至

臆想不用牺牲自己正直的品行就能如愿以偿：“也许命运会替我戴上王冠，用不着我自己费力。”曾担任布里斯托大学人类精神与心理研究实验室主任的德里克·拉塞尔·大卫曾提出了一个相当有趣的理论，即在第一幕第五场一开始，麦克白夫人就收到了自己丈夫的长信，这封信的主要目的“就是诱使妻子劝说自己谋杀邓肯，从而巧妙地绕开了自己做出决定所带来的良心困扰”。

旋即，在邓肯驾临麦克白位于殷佛纳斯的城堡时，麦克白还在做内心最后的挣扎，与伊阿古、爱德蒙等纯粹把道德标准降格为毫无存在必要性的欺骗手段的恶棍不同，一向对命运交易中公正回报抱有充分信任的麦克白笃信，一旦违反这种原则，惩罚将不可避免地降临到自己头上，即将犯下的罪行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可怕的牺牲，然而所获得的褒奖依旧不能弥补报应：“教会别人杀人，结果反而自己被别人所杀，把毒药投入酒杯的人，结果自己也会饮鸩而死……”况且邓肯秉性仁慈，慷慨而重信，麦克白丝毫不能

为自己的罪行找到道德上的辩解。

然而，麦克白夫人，这个麦克白心中残忍攻击性防御体制的拟人化，在最终时刻发挥了作用。和她的夫君一样，这个笃信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女性也有摇摆与迟疑的一面，她力图借丈夫的手，成为理想中不受道德伦理牵制，实现自由意志的“超人”，但又恐惧失败后随之而来的自我憎恨，以及内心不可抑制的道德谴责，所以她

移到了麦克白身上，并扬言自己虽然曾经“哺乳过婴孩，知道一个母亲是怎样怜爱她吮吸乳汁的子女”，但在必要的情势下，她会毫不犹豫地在他婴儿面对自己微笑时将他的头颅砸碎。作为一名高超的心理操控者，麦克白夫人还暗示，暗杀不仅是考验麦克白男子汉的勇气，还在考验他对自己的爱情，考虑到麦克白在感情上对妻子的依恋，这是一种无法拒绝的感情讹诈。



《麦克白》的核心是“魔鬼契约”母题：人类开始追求无限自由和绝对时，就开始了自身的毁灭。

只能祈求“来，注视这人类恶念的魔鬼们，接触我女性的柔弱，用最凶恶的残忍自顶至踵灌注我的全身”。对于她来说，有两种强大的动力，在宴会之夜让她反复鼓励丈夫行凶：她不仅要让自己的夫君摘取国王的冠冕，还要借此摆脱自己作为一个依附于丈夫的妻子。在她痛斥麦克白的话语中，把对自己性格中软弱一面的蔑视都转

为了促使谋杀成功，麦克白任凭自己的妻子利用了自己性格中柔弱的一面。最终，他终于鼓起勇气进入了邓肯的寝室，“只一刀就干掉了他”——到了此时，与其说麦克白谋杀国王是为了追求荣誉与权势，不如说他害怕妻子的厌弃与自我鄙视。

莎士比亚只用了一场戏工夫，就把麦克白从一个不情愿的、受良心遣



马的快速奔跑需要相对均衡的前后肢力量分配。

责的同谋转化成了一个狡诈凶残的阴谋家与暴君，他冷静地布置了一系列阴谋，谋杀昔日的同班战友与其子弗里恩斯，并计划屠灭反对自己的麦克德夫全家，最终将苏格兰变成了一个“每个新的黎明都能听到新孀的寡妇哭泣，孤儿号啕，新的悲哀冲上霄汉”的恐怖国度。这一切如何在短时间内发生？很明显，对于邓肯的谋杀，打开了麦克白心中的“潘多拉魔盒”，登上王位并未给他带来想象中的安全感与幸福，正如他自己所说，“费尽了一切，却一无所得”。相反，整个宫廷变成了一个类似托马斯·霍布斯笔下“所有人与所有人开战”的混乱状态，因为麦克白始终无法解决自己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这无疑使他的臣下不必对自己抱有忠诚、效劳之心，所以他只有彻底把自己绑上阴谋与暗杀的战车，不停地“先发制人”以维系自身的权威与安全，从心理学角度上讲，充满了憎恨和自我惩罚冲动的麦克白必须不停地寻找具象化的外部恐怖根源并将其消灭，才能获取短暂的宁静：他对班戈父子的谋杀，只有小部分理由是出于女巫关于班戈后代将世代获取苏格兰王位的预言，更多则是出于这种无所不在的普遍性焦虑。

由此，在弑君后的一系列阴谋中，麦克白不再受到良心谴责，从内在冲动角度而言，班戈和麦克德夫这样正直的前同僚，代表着他逝去的“崇高自我”，这些谋杀行动也是逃避自身性格中完美主义倾向努力的一部分，为此他毫不犹豫地接纳了自己妻子冷酷无情的实用主义理念，他鼓励前往谋杀班戈的刺客们：“你们的勇气已经充分透露在你们的精神之间。”然而此后班戈鬼魂在宫廷宴会上的公开出现，和女巫们再次展示的预言，依旧提醒她，某种不可阻挡的超自然秩序将惩罚他的罪行，从而导致了麦克白的彻底崩溃，更乞灵于任性的暴力冲动——对于麦克德夫全家的杀戮：“我的疑神



话剧《科利奥兰纳斯》剧照（2013年）

疑鬼，出乖露丑，都是未经磨炼，心怀恐惧的缘故。”为此，他的反应是，“想起一些非常的计谋，必须不等斟酌就迅速实行”。

与《李尔王》、《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最终时节的跌宕起伏相反，《麦克白》的最后一幕略嫌寡淡、缺乏震撼人心的悲剧高潮或者耐人寻味的含蓄。每个观众都知道，作为麦克白的暴君必须用死亡来偿还自己的恶行，然而他继续饱受良心折磨的情节安排却引发了观众的同情，莎士比亚借

助两位朝臣安格斯与孟提斯之口说出了这种复杂的情绪：“现在他已经感觉到他的暗杀的罪恶紧紧粘在他的身上，每分钟都有一次叛变谴责他的不忠不义……他自己的灵魂都在谴责它本身的存在。”使得麦克白做出最后绝望挣扎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被女巫召唤出的魔鬼说出的两个预言：自己不会死于妇人之子的手，以及只有在伯南树林移动时，自己的王位才会被倾覆。当麦克白夫人无法忍受内在道德的审判而自戕后，麦克白深切地感到了从

未有过的空虚——“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了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含义。”而他最后所要完成的，只不过是像一个战士那样在战场上死去。

在莎士比亚笔下，阴谋诡计及其实行者的命运，反映了困扰这位伟大剧作家的一个持续难题：他在完美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左右为难。在舞台上，当恪守道德者以及野心勃勃者都发现，自己期待的命运交易并没有带来满意的结果时，两者各自的行为会如何展开。无一例外，阴谋的制造者们都饱受自我憎恨与焦虑，他们对于道德完美主义者的憎恨源于急切证明自身行为模式，与缓释自我憎恨的需要。而在这些阴谋面前，完美主义者与顺从主义者通常无能为力，秩序的重建需要善与真付出极大的代价：即便爱德蒙在临终之前决心“干一件违背良心的好事”，它也无法拯救考迪莉娅像一头献祭的羔羊一样被杀害。这种设定反映了莎士比亚本人的现实主义倾向，即如果宇宙中真的存在一个正义的秩序，那么在这个世俗

和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它的依存根基是脆弱的，形式亦是相当不完善的。

孤独的完美主义英雄——恺撒与科利奥兰纳斯

在莎士比亚笔下，拥有完美主义倾向的英雄人物不胜枚举，然而很少能有角色堪与其最伟大的两部罗马主题悲剧《裘力斯·恺撒》以及《科利奥兰纳斯》相比。对于莎士比亚和他同时代的欧洲人来说，恺撒、科利奥兰纳斯和其他罗马时代的伟人，如同文艺复兴时代在意大利重新发掘出的古典时代雕塑与壁画一样，魅力四射，神秘莫测。莎士比亚从本质上依旧是古典主义者，坚信只有少数人才拥有某些重要的美德，并具备创造奇迹的能力。

20世纪新保守主义政治学巨匠列奥·施特劳斯曾说，裘力斯·恺撒是“人类英雄时代的终极者”，他实现了英雄的野心“必然企望的全部理想”，终结了罗马共和国时代，神眷顾了他的一生，在遭遇刺杀后，依旧为他复仇，最终，他的精神帮助罗马帝国绵延了几

百年，自身也被当作神来崇拜。

阿兰·布鲁姆在《莎士比亚的政治》中宣称，莎翁在这两出悲剧中忠实重现了公元前1世纪时罗马人的性格与本质：拉丁人质朴好战的民族特性，以及斯多葛学派倡导的理性与禁欲主义。从西庇阿、卡图、提比略·格拉古、恺撒、布鲁图斯，直到屋大维，罗马共和国时代历代政治领袖都将斯多葛学派的自然主义观点奉如圭臬：通过德行的修炼以达到与神的一致，出身高贵的男性必须冷峻、简朴，坚定如同广场与其宅邸中的祖先或神明雕像一样。

科利奥兰纳斯之死，在于其高尚的道德与远见无法迎合民众，而恺撒之死的肇因则在于他试图越过已堕落腐化的贵族阶层，迎合平民的需要，两者皆是超越其时代，孤独的伟大者。美国北园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阿鲁里斯在《莎士比亚的政治盛典》中这样评论：“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与他们的自我和平相处，致使他们犯下了关键的、自我毁灭性的错误。”

确实，与英雄人物的高瞻远瞩比，两剧中的民众，皆表现出一种无组织



雪豹的灵活攀爬因有相差较大的前后肢力量分配。

的破坏力量，都是制造英雄毁灭悲剧的幕后推手。它们的序幕都以民众走上街头的动荡为背景，尽管对于两位英雄的态度大相径庭——科利奥兰纳斯未出场，已经成为民众痛恨的倨傲者，只有其挚友考密涅斯的一再辩解，才使其稍稍得到理解。反之，护民官马勒鲁斯在听闻鞋匠因迎接恺撒得胜归来而歇工上街欢迎时，愤怒地感慨说：“为什么要庆祝呢？他带了些什么胜利回来？他的战车后面缚着几个纳土称臣的俘囚君长？你们这些木头石块、冥顽不灵的东西！”

从科利奥兰纳斯的失败中投射出的光芒，照亮了恺撒的成功，科利奥兰纳斯的伟大，使他从未杰出的公民与将领变成了罗马的背叛者，而恺撒的伟大将他从共和国的颠覆者变成了罗马的神明。在骄傲的前者看来，虽然他为了罗马民众出生入死，但平民不可能了解精英统治者的道德高尚与高



恺撒的谦卑与仁慈固然出于其高贵的本性和道德自律，也在有意无意间成为一种精心巩固自己权力的工具。

瞻远瞩，所以自己的优越权力拥有先验与天赋性，无需屈尊向民众请求。甫一开场，他就以言辞痛斥因饥荒而走上街头的市民：“你们究竟要什么，你们这些恶狗？你们既不喜欢和平，又不喜欢战争；战争会使你们害怕，和平又使你们妄自尊大。谁要是信任你们，他将会发现他所寻找的狮子不过是一群野兔，他所寻找的狐狸不过是一群鹅；你们比冰上的炭火、阳光中的雹点更不可靠！”

科利奥兰纳斯的理直气壮，部分缘于共和国时代前期尚未腐朽的贵族政治传统，也缘于他完美主义人格中对命运公正回馈的坚信：堂堂正正的城邦将回报堂堂正正的人，假如必须借助屈膝谄媚才能获得光荣，那么法

律和政治不再具备权威，也不值得遵守，从而使得他陷入了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困境：为那些占据城邦主体，但并不高贵，也不允许自己保持高贵的入效力，其终结意义何在？

与莎士比亚剧中其他完美主义焦虑者一样，科利奥兰纳斯在面临向庸众的意志妥协或反抗的重大抉择时，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当他大败伏尔苏斯人，凯旋回来后，竟拒绝按照仪制，在就任执政官之前夕，向罗马民众袒露躯体上敌人刀剑留下的累累伤疤，这是他完美人格型神经官能症的极端防卫机制的表现，在任何琐事上拒不让步：“为什么我要穿起这身毡布的外衣站在这儿，向每一个路过的人乞讨不必要的同意？习惯逼着我这样做；习惯怎样命令我们，我们就该怎样做，陈年累世的灰尘让它堆在那儿不加扫拭，高积如山的错误把公道正义完全障蔽。与其扮演这样的把戏，还不如

索性把国家尊贵的名位赏给愿意干这种事的人……”

可惜，民众未能了解这种居高临下姿态中隐含的道德与完美主义诉求，两位反面配角，谄媚民意的护民官勃鲁托斯与西西鲁斯趁机对心怀怨念的罗马公民进行了煽动，正如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所断言的那样，群体情绪的极端与单纯，使得其极易接受巧妙的暗示与诱导，谢绝逻辑与推导，所以一连串逻辑上极弱关联性的概念与事实，即可让民众接受全然的谬论：“你们难道不会凭着你们所受的教训，对他说当他还没有掌握权力、不过是政府里一个地位卑微的仆人的时候，他就是你们的敌人，老是反对着你们的

自由和你们在这共和国里所享有的特权吗？你们难道不会对他讲，现在他登上了秉持国家大权的地位，要是他仍旧怀着恶意，继续做平民的死敌，那么你们现在所表示的同意，不将要成为你们自己的咒诅吗？”

与孤芳自赏的科利奥兰纳斯相反，恺撒深谙政治之道，并深知共和国传统政治体制已行将就木，他对维护其传统并无兴趣，从而使得他一心一意地采取现实策略，利用自己的军功与荣誉操控平民，打击奄奄一息、腐朽的贵族元老院。科利奥兰纳斯可以将自己全身心奉献于罗马的公共事业与荣誉原则，然而恺撒的自私是显而易见的，莎士比亚借反恺撒的元老凯斯卡之口，讲述了恺撒在山羊节处心积虑地三次拒绝了马克·安东尼献给自己的皇冠，由此赢得了民众的拥戴：“那些乌合之众便高声欢呼，拍着他们粗糙的手掌，抛掷他们带着汗臭的睡帽，把他们令人作呕的气息散满在空气之中。”然而正是这种共和国传统贵族精英所鄙弃的民意，最终埋葬了他们维护传统的努力：安东尼在被陈列于集市上的恺撒尸体前一番声情并茂的演讲，瞬间扭转了局势——恺撒遗嘱中留给每个罗马市民75个德拉克马的馈赠，以及将私人花园布道捐出的内容，让刚才还在欢呼让布鲁图斯做恺撒，将恺撒荣誉归于布鲁图斯的民众瞬间将刺杀者斥为叛徒。

《裘力斯·恺撒》一剧的吊诡之处在于，恺撒是有污点和个人私欲的英雄，而反对者们的阴谋却有复合传统与道义的基础，凯歇斯在稍后的密谋争辩中提出一个观点，即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可能大到使他能够统治所有人，至少布鲁图斯，这个最后罗马传统斯多葛主义的奉行着，是全心出于维护其共和体制，才同意参与这一阴谋活动。

相反，从某种程度上，恺撒的谦卑与仁慈固然出于其高贵的本性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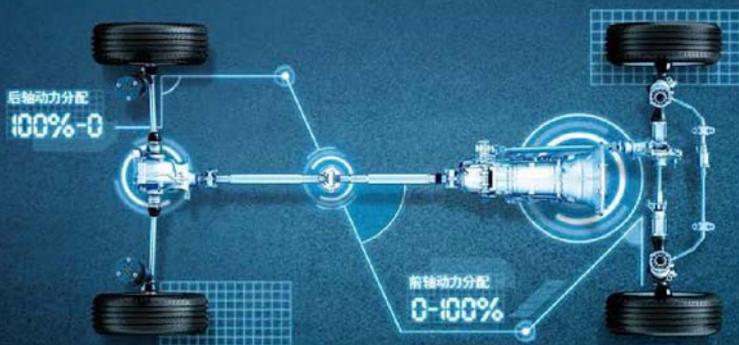
德自律，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为一种精心巩固自己权力的工具。他和妻子卡尔普尼娅之间关于献祭与凶兆的谈话进一步证明，即便是古老的信仰和传统也不过是伟大人物借以支持自身行动与权威的手段——实际上，正如英国著名心理历史学家 A. C. 布拉德利所分析的那样，此时的恺撒处于他英雄生涯的末尾，他已经实现了几乎所有能力范围内的功业，在这种完美主义人格焦虑的推动下，即便他个人自我遏制，也很难在原有的、支离破碎的罗马传统共和政治体制下充当一个与他人分享权力，处理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于是整个世界就剩下最后的禁果，那就是王冠，然而共和国历史最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就是对王冠的抵制。”——实际上，对于布鲁图斯、凯歇斯、辛那等反对者来说，恺撒对于君王称号的潜在觊觎，较之他拥有的君王实权，更令人切齿痛恨，恺撒顺理成章的野心，最终导致他们痛下杀手。

恺撒死于自己无法抑制的野心，然而科利奥兰纳斯却死于自己灵魂深处无法摆脱的完美主义道德倾向：在

被弹劾放逐后，愤怒的科利奥兰纳斯选择了投奔罗马与自己的死敌伏尔苏人，兴兵越境，直抵罗马城下，以报复命运破坏自己心目中尊重的理想交易原则，相信自己能够“惩罚罗马的忘恩负义”。惊恐的罗马市民谈论他时，称他为一条“愤怒的龙”。最终是母亲伏伦尼娅秘密潜入伏尔苏人军营的游说，唤起了科利奥兰纳斯心中的怜悯，阿兰·布鲁姆认为，母亲是他与人类情感的唯一联系，正是这个弱点摧毁了他，然而其他一些莎士比亚研究者提出，母亲是莎士比亚笔下罗马的抽象化身，早年驱遣儿子上战场，嗜军功如命，训喻空房怨妇似的儿媳，后来劝说他违心竞选执政官，最后求告退兵赦免罗马，意之所向，金石无阻。就连违反伦常的下跪哀求，也是功利性多于温情的迸发，最终迫使科利奥兰纳斯选择重拾其罗马公民的身份，与故国缔结宽大的城下之盟，并被愤怒的伏尔苏人大将、亦友亦敌的奥菲狄乌斯及其徒党杀害——罗马最终误解、利用了她最忠实的儿子，并在最后无情地遗弃了他。

科利奥兰纳斯在被杀的一刻，从复仇的神灵变回了凡人。然而恺撒却相反，在元老院最后的演说，让自己瞬间达到了神的境界——“可是我是像北极星一样坚定，它的不可动摇的性质，在天宇中是无与伦比的。天上布满了无数的星辰，每一个星辰都是一个火球，都有它各自的光辉，可是在众星之中，只有一个星卓立不动。”有些批评家认为，这就是恺撒野心与私欲的最直接证据，然而事实上，布鲁图斯等叛乱者的行为既消灭了他的肉体，也从人性的缺陷和软弱中挽救了恺撒：他业已获得地位与名誉对于凡人来说已经过于宏大，无法承受。

英雄虽然死去，在生前被凡人所孤立、质疑、反对，然而在身后，他们的精神却从躯体中散布开来，征服广大的世界。在评判英雄人物最终命运时，莎士比亚依旧沿用了古代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传统，半人半神的英雄如果一再傲慢自大，觊觎与神平起平坐的位置，则命运会惩罚他们的僭越，然后将其提升到永恒的境界，就此操控影响着在世凡人的行动与思维。■



**xDrive掌控全路况源于
0-100%的前后轴动力分配。**

卡伦·霍尔奈的心理防御机制论与莎士比亚戏剧人物类型



李尔王与考德莉亚（19世纪画作）

柏林精神分析学会创始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的作者卡伦·霍尔奈最具影响力的贡献在于，提出人类因精神挫折而产生的防御机制理论：即人的自我异化以一种对“基本焦虑”的防御开始，即孤独、无助、恐惧与敌意感，人主要通过顺从迁就，外化攻击，或者超然世俗三种防御机制进行应对。

顺从型人物：善良、同情、爱情、慷慨与谦逊，需要一种公正的信仰，通过博得外界与他人的好感和抑制自己的进攻性倾向，获得外在认可从而克服基本焦虑，这种关系往往发展成为一种“病态的依赖”，他必须为自己的愤怒有伦理道德上不可辩驳的正当理由，如果顺从型人物觉得他的服从和牺牲并未获得充分报偿，那么危机

就出现了。

代表人物：哈姆雷特、苔丝德蒙娜（《奥赛罗》）、泰门（《雅典的泰门》）、安东尼奥（《威尼斯商人》）

外化攻击型人物：

1. 自大主导型：通过自我赞赏和施展魅力，建立自身之于他人的强烈优越感，无时无刻不需要外界以赞颂和忠诚的形式肯定自己内心对于本我的评价，如果梦想与抱负未得实现，他就会陷入骤然而至的崩溃。

代表人物：李尔王、理查二世、安东尼奥、克里奥佩特拉

2. 完美型：坚持极高道德水准，他的优越感来自于此，并以这种过高的标准苛求普罗大众，如果后者无法达到，他会表现出一种带有怜悯的鄙

视，从而将自我质疑与谴责“客体化”。厄运与不公会使得他们产生自我憎恨与不知所措，因为他们深信自身的卓越必然带来相应的报偿。

代表人物：恺撒、科利奥兰纳斯、特洛伊勒斯、亨利五世、奥赛罗、考迪莉娅（《李尔王》）

3. 傲慢报复型：自大主导型人物在童年周围的赞赏中长大，完美型人物在“苛刻标准的成长压力”下长大，而傲慢报复型人物则生活在童年的漠视与虐待中并终身难以摆脱其阴影，他有一种为臆想中受到的伤害进行残酷报复的冲动，这种伤害使他能安心于自己的报复与阴谋诡计，相信万物固有的唯一规律即强权。他不相信友谊与感情，并认为这些道德与自己的生存结构水火不容，“与自身柔情的斗争”与他的阴谋策划一样，无休无止。

代表人物：伊阿古（《奥赛罗》）、理查三世、夏洛克（《威尼斯商人》）、凯歇斯（《裘力斯·恺撒》）、爱德蒙（《李尔王》）、麦克白

代表人物：伊阿古（《奥赛罗》）、理查三世、夏洛克（《威尼斯商人》）、凯歇斯（《裘力斯·恺撒》）、爱德蒙（《李尔王》）、麦克白

超脱型：崇拜自由，和平和自给自足，基本没有任何借助于他人才能完成的欲望，如爱情与权力，他对待这个险恶世界的办法就是让自己走出它的掌控势力范围，并力图通过抑制和消灭随时滋生的欲望来保持内心结构的稳定。

代表人物：霍拉旭（《哈姆雷特》）、理查二世、杰奎斯（《皆大欢喜》）、忒耳西特斯（《特洛勒斯与克丽希德》）



1961年的美国电影《西区故事》以音乐歌舞片的形式，演绎了纽约西区贫民窟里一场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爱情悲剧

莎士比亚“变形记”

莎士比亚这一文学经典何以有这样可持续的生命力？除了英国的历史地位和英语的世界语言地位外，恐怕最重要的就是其丰富多彩、与时俱进的变形变异，即形形色色的改编。在四个多世纪中，莎士比亚就像一生物物种，不停地借助各时代文化社会思想发展所提供的语境和工具，不断在各方面进行着更新和变异，以适应时代。

文 / 张冲



黑泽明在电影《乱》(《李尔王》，1985年)中，将莎士比亚故事融入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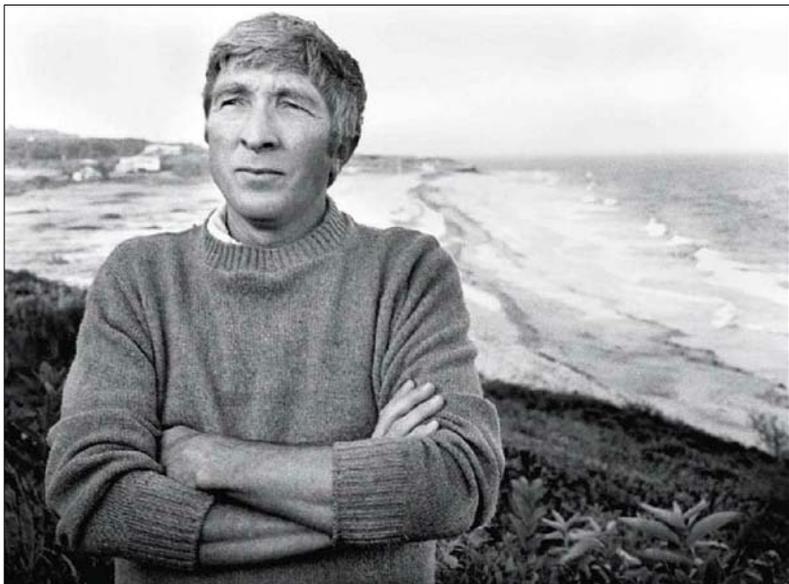
阿尔默雷达导演电影《哈姆雷特》(2000年)时，将故事发生地放在了美国纽约曼哈顿

即使不看其他形式的改编，舞台上莎士比亚“古为今用”的演出和改编已足够热闹纷繁。上世纪60年代的英国学生运动中，《哈姆雷特》就被用来作为反面教材，鼓励青年学子不要犹豫不决，要走出象牙塔投身街头抗议活动。每当处在某个历史关头，莎士比亚取材于英国编年史的剧目总是

剧院的青睐，特别是写于英国1588年战胜海上强敌西班牙之后的《亨利五世》，更是常演不衰：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此剧就红极一时，上世纪80年代的马岛战争之后又受观众追捧，为迎接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英国的BBC更是把包括此剧在内的一个四部曲（《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亨

利五世》）拍成了题为《空王冠》的小系列影视片，希望世人再次与他们一起缅怀英国曾经从分裂动乱走向团结强盛的那段历史。

事实上，除话剧外，芭蕾舞剧和歌剧也时有经典的莎剧改编：如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等。威尔第一生就创作了多部根据莎士比亚



美国作家厄普代克。他在长篇小说《格特鲁德与克劳狄斯》中的描写使在莎剧中无声和失声的女性具备了丰满的存在感



“007”电影女主角朱迪·丹奇。她还担任英国莎士比亚协会会长

戏剧改编的歌剧，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奥泰罗》、《麦克白》等，柏辽兹也以《无生事非》为脚本完成了著名歌剧《碧翠丝与班狄克》。中国戏曲改编莎士比亚，更以其文化和艺术的独特，引发了欧美观众和戏剧界的广泛兴趣和好评，京剧、沪剧、越剧、川剧、粤剧、汉剧、豫剧、庐剧、黄梅戏、花灯戏等等，都有引人注目的莎士比亚改编和演出实践，广西甚至还有用刘三姐对歌改编的《威尼斯商人》。

1895年诞生的电影，为莎士比亚的传播提供了意义重大的方式和契机。仅过4年，银幕上就出现了第一部莎士比亚默片《约翰王》，此后直至1926年出现有声影片前，欧美共拍摄发行了约90部根据21部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的无声电影。从此，看莎剧不再非去剧场，也不再是仅供少数人享受的专利。1926年后，莎士比亚更成为银幕宠儿，成就了不少经典作品和名导名演，比如1948年劳伦斯·奥利弗的《哈姆雷特》和奥尔森·威尔森

的《麦克白》（均为黑白片），迄今仍是莎士比亚电影改编和演员导演的里程碑。上世纪90年代又出现了一股改编热，仅欧美就拍摄了不下20部莎士比亚电影，进入21世纪以来，依然时有莎剧新片问世。

电影技术将莎士比亚的经典作品以更为直观的方式送到千百万观众眼前，同时也给了编剧导演和演员们更丰富的手法来表现他们自己心目中的那个莎士比亚。

忠于原著，或“还原”莎士比亚，不仅是戏剧编导的追求，对电影编导来说也一样。不过，要“还原”，在保持莎士比亚台词和剧情线索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多少得在细节方面做一些改动，以呼应不同时代的文化语境和观众的欣赏要求，而体现编导功力的，也恰恰就在这些细节改动上。如著名的英国演员兼导演布拉纳，在其1993年版的《无事生非》中，根据自己对剧情的理解，用一个绝妙的镜头，用一个长焦俯拍征尘方去的英雄们与姑

娘们的相会，让男女双方都站成楔形队伍，结果在观众的视觉效果上形成了两个针锋相对的箭头，幽默地呈现了该剧的性别之战主题。

另一个颇有特色的“还原”是2004年阿尔·帕西诺执导并主演（夏洛克）的《威尼斯商人》。在这部基本未改动原作情节的影片中，帕西诺在开头用了一两分钟的胶片，展示故事发生当年犹太人在威尼斯城的境况。此时，无论是画外音、字幕还是银幕上展现的场景（如夏洛克服装上的犹太人标记、他在街市上被人谩骂推搡吐唾沫等），都不可能不让人回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统治下犹太区的情况，从而突显了该剧的种族和宗教冲突线索。

当代莎士比亚电影改编中，“与时俱进”的现代版莎士比亚相当受欢迎。在这些影片中，编导们让莎剧人物穿上现代人服装，将莎剧情节放在当代社会生活场景中，让观众觉得，莎士比亚似乎就在写这一时代的事和这一



美国戏剧家斯托帕。他创作于1966年的《罗森克兰茨与吉尔登斯滕死了》被公认为荒诞派经典之一

时代人们的感受。例如著名的问题喜剧《一报还一报》，原剧情是维也纳大公治下纲纪松弛，将严肃法制的挑子撂到副手肩上，以考查其人能力为由，自己一躲了之。以刚正严谨闻名的副手大权在握，却矫枉过正，且徇私枉法，最终被揭穿真相，受到惩罚。在英国1994年的电视剧版中，所有人物都穿上了现代服装，俨然拍成了一出抨击当代社会中绝对权力催生绝对腐败的反腐大片。

将莎剧当代化，有时候会碰上意想不到的问题，如何翻过这样的坎，的确要看编导们的奇思妙想。如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中，野心勃勃的理查三世在一场决定生死的对决中，坐骑被人射中，他嘶声喊道：“给我一匹马！给我一匹马！用我的王国换一匹马！”这句不到10个英文单词的台词，入木三分地刻画了理查三世困兽犹斗的绝望和顽强。1995年朗克莱因在其导演的电影《理查三世》中，让反派人物穿上了类似纳粹党卫军的服



英国演员兼导演布拉纳在1993年版《无事生非》中，用一个长焦俯拍征尘方去的英雄们与姑娘们的相会，让男女双方都站成楔形队伍，幽默地呈现了该剧的性别之战主题



1997年的美国电影《一千英亩》把李尔王与三个女儿的悲剧搬到当代美国西部农场

装，主角理查三世的扮相也酷似希特勒。笔者第一次看这部影片时不禁好奇：导演如何让“希特勒”骑马呢？没料想，只见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希特勒”驾着一辆“马牌”军用吉普，当车被“盟军”炮火炸翻后，他从尘土硝烟中爬起来，声嘶力竭吼出了同样的台词。看到这里，不由你不佩服导演的机敏和幽默。

由于莎士比亚经典戏剧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适性，把它们放在当代语境中，便更显示出莎士比亚的确“属于所有的时代”。2000年阿尔默雷达导演的《哈姆雷特》，将故事发生地放在了美国纽约曼哈顿，“丹麦”成了一家跨国公司的名字，谋杀、猜忌、争斗，就在这商海职场中展开。横死的老王成了公司的原CEO，他的鬼魂从摩天大楼的天梯上飘进了自己原来的办公室，而发现鬼魂入侵的，是坐在一楼值班室盯着监控电视的保安。《哈姆雷特》原有一个桥段，篡位的国王和手下大臣波洛纽斯让女儿奥菲莉娅去刺探真相，后者去见哈姆雷特，国王和大臣便躲在一边的帘子后面偷听。在这部电影中，奥菲莉娅内衣下藏着窃听和偷拍器件，而国王和大臣（丹麦公司新CEO和行政主管）则在另一间屋子里戴着耳机注视着眼前的监视器！并不知情的哈姆雷特正要要对奥菲莉娅倾诉真心，无意间发现了她身上缠着的电线，震怒之下把它们悉数扯断，把偷听偷拍器件扔下大楼。看到这里，相信观众们一定会心有戚戚：看来，个人隐私之不安全，个人行动之处处受监视，古今中外都在发生。变的是手段，不变的是本质。

另有一例：2001年英国推出的《奥赛罗》，让原剧中的摩尔人将军出任伦敦警察局长，心计狠毒的白人军官伊阿古成了奥赛罗的前任，因处置突发事件不当而被降职做了部下。这样，原剧的肤色种族之争还在，因妒生恨



1995年罗曼·波兰斯基在其导演的电影《理查三世》中，让反派人物穿上了类似纳粹党卫军的服装

的道德缺陷还在，人性中的盲目自信、缺乏自知等弱点也没有变。因此，悲剧依然可能可信。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当下，发生在伦敦，虽非真人真事，却依然可能。英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族裔矛盾和冲突没有美国的那么尖锐，但伦敦的非白人人人口数量颇大，种族和阶层间时有矛盾和冲突发生，这都使奥赛罗警长的悲剧更有广泛的接受度。

还有一类影片，不是改编而是借用，即从莎士比亚那里借来最基本的情节结构，或是某一个母题（如情爱、复仇），但新作无论是题材、故事还是语言，都与“原作”不尽相同。如1994年的《狮子王》借用哈姆雷特为父复仇的线索，1961年的《西区故事》以音乐歌舞片的形式，演绎了纽约西区贫民窟里一场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爱情悲剧；1989年的反映不同教学理念之争的《死亡诗社》，其中基廷老师将学生带到荒僻的山洞里讨论诗歌和人生等桥段，就借用自《仲夏夜之梦》；1997年的《一千英亩》则把李尔王与三个女儿的悲剧搬到当代美国西部农场，在人与自然、人性与道德的矛盾冲突中，讲述了一段父女恩怨的故事；

1998年的《恋爱中的莎士比亚》，其部分情节线索显然也从《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得到了灵感。

事实上，作为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和经典，莎士比亚向来是世界各国影视界的热门题材，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改编佳作。如著名的日本导演黑泽明，他在1960年的《噩梦之井》（《哈姆雷特》）和1985年的《乱》（《李尔王》）中，将莎士比亚故事融合于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之中，以富有民族特色的电影语言和手法呈现复仇和内乱故事，成为英语世界之外莎士比亚改编的经典。

中国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成就，但数量和影响力方面尚显不足。2005年霍建起导演的影片《情人结》，借用了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剧情，讲述了发生在当代中国的一段悲情故事；冯小刚2006年的《夜宴》，宣传时就称改编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尽管后来一些电影海报上并未见这样的字眼。同年上映的《喜马拉雅王子》，由胡雪桦导演，这倒是我国迄今最有意思的《哈姆雷特》改编作品。影片将场景放在西藏雪域高原，并根据从美国作家厄普代克那里借来的灵感，

整个颠覆了莎士比亚原作，将死去的老王写成了横刀夺爱者，将其弟的“弑君”写成了为保护自己与王后的爱情、保护自己的儿子哈姆雷特而不得已之下的自卫行动，从而把哈姆雷特的复仇抛进了一个注定悲剧的无解困局：他要杀的其实正是他的亲生父亲，而他要为之复仇的恰恰是自己的仇人。但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部影片在国内的知名度并不高，对它的评论介绍也十分有限。

还有一种非常有趣并日渐流行的莎士比亚改编，称其为“文本衍生”也许更为合适，那就是挑出莎士比亚剧作中的情节片段或几个人物，另外写成一部小说或戏剧。这一类改编，当代美国戏剧家斯托帕创作于1966年的《罗森克兰茨与吉尔登斯滕死了》可谓经典。莎剧中的罗森克兰茨与吉尔登斯滕是哈姆雷特昔日同窗，被篡位国王差去刺探实情，并携带密信“护送”哈姆雷特去英国送死，结果自己被后者设计，冤死不知其就里。剧作家把两人糊涂送命的段子放进存在主义语境中，写尽了当代人选也不是，不选也不是，不知道该不该选，不明白该选什么，更不知道不选其实也是在选的尴尬和无奈。这部戏剧被公认为荒诞派经典之一，1990年还由斯托帕本人改编为电影。

当今世界改编大潮中还有一个别有特色的现象，就是戏剧或电影的“小说化”。小说家们从莎士比亚的故事、情节、人物、语言、问题等获得灵感，创作出别具一格的长短篇小说来。以《兔子四部曲》等当代美国文学经典作品闻名的厄普代克（1932～2009）于200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格特鲁德与克劳狄斯》，就是从《哈姆雷特》中抽出了王后格特鲁德，把她和传统上被认为是坏人的小叔子新王克劳狄斯用真正的爱情连在了一起，彻底颠覆了历史上对这一情节的解读，小说更通过描写王后的显赫家族历史，使曾在

莎士比亚戏剧中无声和失声的女性具备了丰满的存在感。

其他比较有意思的小说化作品，斯迈利2003年出版的《一千英亩》（上文述及根据它改编的电影）可算一例。2008和2010年，握有美国哈佛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位的卡雷尔先后出版了《莎士比亚谜案》和《阴魂不散》两部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长篇小说，前者讲述了围绕揭开或保护莎士比亚真实身世之谜而展开的一连串谋杀与追缉，隐秘的凶手按照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谋杀场景，安排了从哈佛大学图书馆到斯特拉福德再到美国西部沙漠洞穴的连环谋杀，目的就是要销毁可能证明莎士比亚真实身份的文件。《阴魂不散》则根据《麦克白》中的三女巫的片段，推演出一部情节紧张、充满悬疑、不乏惊悚恐怖场面的故事。2011年，美国畅销书作家兼剧作家菲利普斯推出了最新长篇小说《亚瑟的悲剧》，该书入选2013年度都柏林国际文学奖短名单，并被众多媒体列为“年度最佳”。小说采用真假莫辨的精妙手法，将“现实中的作家”和“小说中的作家”混为一体，模糊了“真迹”和“伪作”之间的界限，并试图再次挑战莎士比亚真实身份的问题。

事实上，任何严肃并有影响的莎剧电影改编，无论改编程度如何，其背后总是有莎学研究和批评理论所营造的文化语境的支撑。改编《哈姆雷特》，我们总能见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子萦绕在哈姆雷特和他母亲之间；改编《驯悍记》，遇到特立独行的凯瑟琳娜最终跪在丈夫脚前忍气吞声的剧情，很难想象会感觉不到女性主义者正在背后冷冷地盯着你；改编《暴风雨》，必然会考虑如何将后殖民主义批评植入魔法师普洛希底罗与其“坏”仆人凯列班的关系之中；改编《威尼斯商人》，种族和宗教冲突永远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莎士比亚研

究发展到现在，成就斐然，而莎学本身也往往借力于同时代的文学及其他领域的理论思潮。

当然，将改编作品呈现于大众眼前的是编导和演员。在欧美电影界，除了以莎剧电影成就一生的吉尔古德、奥利弗等人之外，还有很多一流演员和导演，都曾执导或出演过莎剧电影。《闻香识女人》的阿尔·帕西诺曾出演并执导过《威尼斯商人》等；著名的“007”电影女主角朱迪·丹奇，不仅在《亨利五世》（1989）和《哈姆雷特》（1996）中饰演角色，她本人迄今还是英国莎士比亚协会会长！毕业于苏格兰大学法学院的杰拉德·巴特勒（《斯巴达300勇士》、《真人游戏》），出演了2011版的《科里奥兰纳斯》；其他的如温丝莱特（《哈姆雷特》）、薇诺娜·莱德（《寻找理查》）、迪卡普里奥（《罗密欧+朱丽叶》）、格温妮丝·帕特洛（《李尔王》）、乔恩·芬奇（《无事生非》和《麦克白》），以及更老牌一些的凡妮莎·雷德格雷夫（《科利奥兰纳斯》等四部）、丹泽尔·华盛顿（《无事生非》）和凯文·克莱因（《寻找理查》、《皆大欢喜》、《仲夏夜之梦》）。这些演员和导演在观众中享有很高的号召力，他们以严肃认真的诠释努力，在传播莎士比亚经典的同时，也使自己和自己的作品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

400来年的莎士比亚“变形记”，对我们造就、传承、传播和发扬自己的经典有很好的启发作用：经典作品一定能经得起在各种历史和文化语境下的改编；换言之，只有能在各种历史文化语境下改编以适应当代读者观众的作品，才能称为经典。同时，经典作品的改编，决非胡编乱造之工，它需要深厚扎实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创造来支撑。最后，经典作品的改编一定是以大众娱乐的形式传递着经典作品的核心信息。舍此，经典不在，经典不再。■

（作者为复旦大学英美文学教授）



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镇圣三一教堂



埃文河畔的莎士比亚雕像。四周的雕塑是他塑造的著名角色：福斯塔夫、麦克白夫人、亨利五世（左）和哈姆雷特

舞台、牡蛎与天鹅：斯特拉福德镇的变迁

莎士比亚与故乡虽然联系密切，却从未在此留下任何堪称浪漫的故事。打造斯特拉福德的努力如果忠实依赖历史的证据，恐怕只能体现一位平庸小乡绅的日常生活。这显然不能满足后人的需要。于是人们有意无意依照自己的想象来营造这座城镇，去重现他们心目中的“真实的”莎士比亚和他的时代。渐渐地，它成为一座精巧的主题公园，一个多义的文化符号。

文 / 宁欣 摄影 / 黄宇

“世界是我的牡蛎”

《皆大欢喜》中的杰奎斯曾慨叹，“全世界不过是一个舞台”。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里的毕斯托尔说得豪横：“世界是我的牡蛎，我要拿剑把它撬开。”借莎士比亚自己的名句，可以说，在过去的近400年中，斯特拉福德的变迁使它无意间成为英国乃至世

界历史具体而微的舞台。而旅游业的发展，也无疑让这座城镇变成了一个鲜嫩肥美的牡蛎。它在历史上的变形是一段有趣的故事。

“埃文河可爱的天鹅！该多么好看，/如果你在我们的水面上重新出现，/再飞临泰晤士河的堤岸，/像过去般邀伊丽莎白和詹姆士的宠赞！”1623年，莎翁第一对折本剧作

全集出版，他的老朋友兼艺术上的竞争对手本·琼森为之题诗，对莎士比亚做了慷慨的但也是恰如其分的赞美。莎士比亚“不属于一时，而属于永远”，便是其中的名句。也是在这首诗里，本·琼森用一个优雅的意象把莎士比亚同他的故乡联系在一起，埃文河上翩翩的天鹅在后世无数文字和绘画中成为莎士比亚的化身。但在当时，



圣三一教堂内，游客们在参观安放于此的莎士比亚家族成员灵柩

即使是莎士比亚的仰慕者也没有对他的故乡表现出太多的兴趣。这也是一时风气使然：就文艺观念而言，人们并不认为艺术家的天赋必然来自他故土的孕育，这种强调作家与乡土和自然血肉联系的观点还是后来浪漫主义的产物。此外，莎士比亚虽然已经被时人公认为鸿才河泻的不世之英，但

此时他的声誉还远未攀上后世的巅峰。在17世纪余下的时间里，慢慢也有客人专程去莎翁墓前凭吊，1656年出版的《沃里克郡古迹》一书中，还专门附有莎士比亚墓地的插图。但这些零星的造访远远赶不上后世旅游业造就的人潮，斯特拉福德精明的居民们也未曾从中嗅到有利可图的商机。

时间进入18世纪，情况有了显著的不同。这种变化是多种因缘凑泊的结果。莎士比亚的声誉持续攀升，他已经不仅是一个偶然出世的才子，而被推崇为英国文化的象征，“民族的诗人”。在莎士比亚经典化的背后，不难看出英国民族主义日渐膨胀的身影。同时，社会的世俗化使宗教逐渐丧失



变化。在上一个世纪，人们接触莎士比亚作品的主要途径是观看演出。在新世纪里，随着出版业发展，莎士比亚的读者在人数上毫无疑问大大超过了莎士比亚的观众。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莎士比亚首先意味着一卷置于案头的图书，一种个人阅读的体验，而非舞台上的鲜活形象和剧场里的热闹喧哗。随着莎士比亚的形象日益伟大，他似乎也变得日益遥远。物极必反。这种疏离促使人们产生另一种冲动，越过时空的阻隔去紧密地接触莎士比

而在此过程中，各类出版物的作用十分关键：它们不仅为大众的梦想提供必要的素材，而且通过广泛的流通使斯特拉福德的“经典”形象深入人心。游客在造访这座城市之前似乎对它已经了如指掌，他们不仅清楚地知道自己将看到什么，而且几乎可以预见到自己将会有怎样的情感反应。斯特拉福德的管理者们对这种强大的集体心理凛遵毋违，直到时代的风气下一次转变为止。这是历史一个小小的讽刺：游客们企图来斯特拉福德自由地探索



莎士比亚首先意味着一卷图书，一种个人阅读的体验，而非舞台上的鲜活形象和剧场里的热闹喧哗。

亚其人，通过实实在在的发现之旅把莎士比亚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真实亲切的人物。在种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斯特拉福德被逐渐打造为一座民族的祭坛、文化的圣殿，被赞颂为莎士比亚艺术灵感的源泉；一次造访似乎可以使游客与这位伟大诗人的灵魂直接交流。当然，这也使斯特拉福德成为一座旅游的热点城市，莎士比亚的招牌可以为当地带来滚滚的财源。

事情的复杂还不止于此。正如上文所述，莎士比亚与故乡虽然联系密切，却从未在此留下任何堪称浪漫的故事，也不曾用生花妙笔给故乡勾出诗意的光环。打造斯特拉福德的努力如果忠实地依赖历史的证据，恐怕只能体现一位平庸小乡绅莎士比亚的日常生活。这显然不能满足后人的需要。于是人们有意无意依照自己的想象来营造这座城镇，去重现他们心目中的“真实的”莎士比亚和他的时代。历史向前演进，时人对莎士比亚不断产生新的期待与解读，这些又不断影响着斯特拉福德，令城镇的形象不知不觉地发生改变。渐渐的，它成为一座精巧的主题公园，一个多义的文化符号。

莎士比亚和他们自己的灵魂，但他们见闻乃至感受的一切都严格地按照既定的剧本安排。埃文河上的天鹅在优雅地游弋飞翔；但它们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引着。

新居与老宅

游客的纷纷到来使斯特拉福德从18世纪上半叶开始做起了观光生意，发展至今，全城各处都已挂满了莎士比亚的标志，不过其中最为主要的景点还是莎士比亚墓、莎士比亚出生的故居和安妮·哈撒韦故居三处。莎士比亚的墓地出名最早，相对而言，也最忠实地保留着历史的原貌。莎翁在圣三一教堂下葬后数年（他的墓穴在教堂内的北墙下），他的家人出资请人雕刻了一尊莎士比亚的半身像，置于墓穴上方，类似一个壁龛。在斯特拉福德旅游业发展的初期，这里是游客聚集的中心。不幸，当时的游客没有什么保护文物的意识。大家纷纷在莎士比亚的雕像上签名，更有甚者，还要从雕像上挖下一块石料，作为旅行的纪念。虽然莎士比亚的墓石上分

了动人心魄的力量，而文艺则借机填补了人们心灵的空白。伟大的艺术家替代了旧日的圣徒，顶礼艺术家的故园替代了原先的朝圣。而工业化的进程促进了道路建设，前往这座位于英格兰腹地小镇的旅程变得日益简便愉快。更为微妙的是莎士比亚与他的受众——观众以及读者——之间关系的

明刻着“谁在这里动土他将受诅咒，谁尊重我的遗体就会受祝福”，但游人们显然觉得动动雕像不算触犯这条戒规。雕像被搞得破敝不堪，以至于从1748年起，每隔几十年就要重修一次。像1737年的造访者乔治·沃图那样，要当地的石雕匠为其将雕像复制一尊带回的做法，真算是难得的斯文了。而无意间，这尊摹塑的雕像，也成为斯特拉福德售出的第一件复制旅游纪念品。到了19世纪，类似的大小小的雕像复制品已经充斥了斯特拉福德的市场，再无需专门定制了。

也是从18世纪上半期开始，在莎翁墓地外，在斯特拉福德又形成了

游客的好奇心理，又给一棵苹果树编出了故事。据他们说，年轻的莎士比亚有一次和人打赌喝酒，大醉而归，就醉倒在这株苹果树下。这棵树因此得了“莎士比亚的华盖”这个美名。故事通过杂志的宣传广为人知，苹果树成功变成新的景点。不过福兮祸之所伏，蜂拥而至的游客恶习不改，纷纷剥皮折枝，取作纪念，害得这棵树在1824年也死掉了。

新居既已不存，莎士比亚降生的老宅便越发显得重要起来。浪漫主义的兴起使人们对天才的起源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这也自然助长了莎士比亚老宅的吸引力。在19世纪，



这位描绘爱情的大师在他的全部创作中没有一语及于他的婚姻，即使是深情款款的十四行诗。

一些新的旅游热点。这里先要说说莎翁的真正故居“新居”的离奇遭遇。作为莎士比亚亲手购置、安度晚年的住所，新居理所当然地吸引了大量游客。他们登门造访，在据说是莎士比亚亲手栽植的一株繁茂的桑树下盘桓，一番嗟叹后满意而归。然而这所房子一直都是私宅，而不是每位房主都生性风雅、热情好客。1756年，房子的新主人弗朗西斯·盖斯莱尔牧师（他买下这房子作为暑期居所）就被接踵而至的游客搅扰得烦乱不堪，一气之下，竟将那棵桑树伐掉了。1759年，为了避税，他将新居彻底拆毁。这件焚琴煮鹤的勾当使他后来遭受了无数莎翁崇拜者的口诛笔伐，也大大阻碍了斯特拉福德的财路。不过斯特拉福德的居民很快以商人的狡黠弥补了这一损失。当地木匠威廉·沙普立刻买下了被伐倒的桑树，在此后多年里，他用这棵桑树的木料做成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出售给游客，很发了一笔财。另外的居民也自有高招。他们为满足

有游客对着老宅的火炉大发感慨：“毫无疑问，当年莎士比亚就曾站在此处，在这跃动的火焰跟前。在他的童年，很可能他就坐在房间的角落里，灰烬中一颗未曾熄灭的火星唤起他胸中奔涌的想象，令他如宴饮般陶然……”这种感慨席卷了一个时代。老宅楼上莎士比亚出生的房间更是神圣，乃至在攀爬楼梯的时候“最粗疏、最莽撞的人也会一时间屏住呼吸”。在这间房间的白墙上签名留念成了一种风尚。到19世纪后期这种做法被制止为止，这间房的墙上写满了人名，其中包括司各特、丁尼生、狄更斯和萨克雷；萨克雷因为无处下笔，名字居然签在了天花板上。很快有人嗅到其中的商机。19世纪初，有人以140英镑的价格收购了这所房子。过了大约40年，房主于1847年将老宅出售给国家，交易价格已经高达3820英镑。这次收购也标志着斯特拉福德旅游业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当时忽有流言，说美国人要把这座老宅买去，在美国各地巡回



展览。这实在触动了英国民族主义最敏感的神经。公家收购老宅后，成立了“诞生地信托基金”，首先对老宅全面整修，力图恢复其都铎王朝时代的旧貌并增设博物馆，继而收购了其他几处重要的纪念建筑，包括安妮·哈撒韦故居。斯特拉福德的旅游业渐从分散的个人手中集合到专门组织的统一布局管理下。



莎士比亚出生的故居小屋

如果说莎士比亚的墓地体现了17世纪的美学，他诞生的老宅满足了浪漫主义的想象，那么，安妮·哈撒韦的茅舍就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主流道德的展台。莎士比亚与他妻子的关系始终令读者好奇，而对于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而言甚至令他们不安。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奉女成婚的尴尬，而更是因为莎士比亚对他的婚姻过度的

沉默。这位描绘爱情的大师在他的全部创作中没有一语及于他的婚姻，即使是深情款款的十四行诗，也没有一首献给他的妻子。这些诗或者献与年轻英俊的骚散普顿伯爵，或者写给神秘的黑色女郎，引发后世读者对莎士比亚感情生活的许多猜测，但他合法妻子的缺席却是个确凿的事实。在有据可查的文献中，莎士比亚唯一提到

自己妻子的就是他的遗嘱，但是在遗嘱中他仅仅说道：“我留给我的妻子我次好的床及其附件。”这固然未必表明莎士比亚薄情，因为当时的习惯对妻子的继承原有定规，丈夫不必在遗嘱中专门提及。然而无论如何，这桩婚姻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一点浪漫的痕迹。对强调家庭伦理、视婚姻为男女爱情唯一正途的维多利亚主流道德而



莎士比亚故居二楼这间卧室里的织物和墙布都是16世纪的原物，1564年莎士比亚就在这里出生

言，这种空白实在是一种巨大的缺憾。为了让莎士比亚这位“民族的诗人”的形象白璧无瑕，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甚至可以置历史于不顾，凭借他们一厢情愿的想象来虚构莎士比亚与安妮爱情婚姻中的细节。例如，1845年，女作家爱玛·瑟文创作了一部小说《安妮·哈撒韦》（或称《恋爱中的莎士比亚》），故事当然完全出于子虚。但她在小说的前100页中用了10页篇幅详细描写了安妮茅舍的内部环境，把这一方小天地写成了理想英国田园牧歌生活的缩影，爱情——当然，是合乎道德的得体爱情——天造地设的舞台。而斯特拉福德的营建者们也乐于根据这些想象来打造安妮·哈撒韦的旧居，从而迎合时代的风气和大众的需求。实际上，直到18世纪末，安妮的旧居都不是斯特拉福德主要的景点。在1769年斯特拉福德举办有史以来第一次盛大的莎士比亚周年纪念时，安妮的旧居仅仅被用作赛马场。但到了19世纪中叶，安妮旧居的地位陡然上升，到19世纪80年代，这里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当地最主要的景点之一了。

到维多利亚时代为止，斯特拉福德的面貌基本定型。后来的管理者最

主要的任务，就是尽量淡化现代生活的影响，保守斯特拉福德古色古香的面貌，让四方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但历史的脚步还在向前，斯特拉福德的故事也还没有结束。

“英格兰的心脏”

莎士比亚是斯特拉福德的儿子，斯特拉福德是他天才的源泉，这是斯特拉福德旅游业反反复复强调的。但莎士比亚毕竟不仅仅属于这座小镇。在不同的时期，他曾属于英格兰，属于大不列颠王国，属于大英帝国，乃至最终属于全世界。斯特拉福德旅游业成功的奥妙之一，就是总能寻找到合适的方法，把地方特色和莎士比亚更加普遍、更加广泛的文化形象连接在一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斯特拉福德的经营者们拥有过人的睿智。毋宁说，莎士比亚作为一个复杂的文化符号，原本就拥有双重乃至多重的意涵；斯特拉福德的营销，只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当莎士比亚开始被尊为“民族的诗人”时，斯特拉福德这座小镇就被适时地描述为“英格兰的心脏”。这既是指它的地理位置而言，更由于这种地方小镇悠然的生活节奏、亲密

的人际关系和与乡村、与自然的紧密联系被视为英国式生活的典范。虽然工业革命的巨轮早已碾碎了田园牧歌生活的美梦，虽然早在莎士比亚生前，斯特拉福德周边的农村就开始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但越是不可复得的生活，越引起大众的向往。当英国通过在全球的殖民扩张成为威凌天下的大英帝国时，莎士比亚也作为英国文化的代表被输出到世界各地。他的文学成就被赞为全人类文明的巅峰，而这种美誉同时意味着英国民族独一无二的优越性，从而论证了英国统治世界的合理。

在帝国的盛时，斯特拉福德又努力展示着帝国的威权。一个历史小插曲很能说明问题：1912年，在伦敦的侯爵广场上举办了一场题为“莎士比亚的英格兰”的展演。广场的中心是仿建的环球剧院和德里克爵士“复仇号”帆船的复制品，周围围绕着取自英国各地的都铎时代建筑，自然包括莎士比亚故乡建筑在内；它们被人为安排成一个村庄。德里克爵士是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著名的海盗爵士，曾经奉女王之命，屡次劫掠西班牙的商船。表面看来，德里克的凶悍海盗生涯和莎士比亚的文藻、村庄生活的恬静格格不入，但这种安排却折射出这样一种思想：这些貌似天差地别的元素同是帝国力量的根源所在。

然而帝国毕竟瓦解了，莎士比亚也不再为英国文化所独占。斯特拉福德历史的舞台上出现了许多新鲜的身影。每年数百万的游客从世界各地而来，背负着不同的文化涌入斯特拉福德，他们想在这里看到最纯粹的英国，也想在这里看到各自心目中的莎士比亚。斯特拉福德的旅游业这只牡蛎越发肥美了。埃文河上的天鹅依旧兴致勃勃地飞翔。但，谁知道呢，在新千年里，也许它们会长出彩色的羽毛？

（作者为吉林大学比较文学和国际文学副教授）



《奥赛罗》第二幕第二场，伊阿古、凯西奥、蒙太古纵饮的情景

醉倒于莎剧

莎剧里从来不缺酒。从《亨利四世》里永远醉着的福斯塔夫，到《奥赛罗》中为自己的酗酒隐泣的凯西奥；从《哈姆雷特》中昼夜豪饮的克劳狄斯，到《暴风雨》里抱着酒桶痛喝的斯丹法诺——酒无处不在。酒香浸透了莎剧，使之流淌起宏伟气势，这气势把我们的灵魂与情愫搅动到最巅峰。我们对着莎剧举杯，莎剧里一个又一个英雄对着天空举杯。他们慈悲而脆弱，犹疑而多情。他们捧着酒杯去经历一瞬间的辉煌，被命运卷着颠簸于代代王朝，在一迭声的喧嚣中，唯愿不醒。

文 / 张熠如



麦克白和三个女巫

微醺的暖意

在莎士比亚的剧作里，各式葡萄酒都被提及。甜酒（Malmsey）是丝缎般柔滑细致的白葡萄酒，在16世纪，它被海风从希腊卷入英国。福斯塔夫有着通红的酒糟鼻，这通红就是由甜酒而起。在《理查三世》中，克拉伦斯公爵被其兄理查三世怀疑谋反，理查三世派出刺客捅死公爵，并把公爵溺死在一瓮甜酒中。这甜酒是有浮力的，它将公爵托起，让他在最后一刻体味到仇恨与阴谋带来的凄惶。

蜂蜜酒（Metheglin）更像是一种补酒。它糅合了葡萄酒的甘香醇厚，蜂蜜的绵甜滋润，丁香的简单清朗和水果的丰盛热烈。这种口感绵密的白葡萄酒总让人齿颊生香。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里，埃文斯指责福斯塔夫喝着蜂蜜酒玩弄女人，而蜂蜜酒和福斯塔夫这个热切的胖子一样，总是给人带来久违的暖意，让我们欢笑，为我们驱散苍茫人生间的种种阴寒。

雪利酒则存在于莎剧的每个角落

中。在莎士比亚的那个时代，雪利酒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它以水的姿态流淌，以火的性格燃烧。雪利酒对酿造的环境要求极为严苛，酿酒者需要踩破葡萄，以便让澄澈的果汁直接流入木桶。由于英国的酒庄难以满足人们对雪利酒的需求，当时贵族所喝之酒，很多都进口于西班牙、法国或希腊。关于这种被莎士比亚形容为“装在瓶子里的西班牙阳光”的白葡萄酒，没有什么比福斯塔夫形容更为贴切。在《亨利四世》下篇的末尾，叛军包围了皇军，而福斯塔夫从战场上逃走，溜到一边吮起了酒瓶，他终于把他关于雪利酒的种种情绪在最后一刻爆发出来——

“一杯上好的雪利酒有两重的作用。它升上头脑，把包围在头脑四周的一切愚蠢沉闷混浊的乌烟瘴气一起驱散，使它变得敏锐机灵，才思奋发，充满了活泼热烈而有趣的意象，把这种意象形之唇舌，便是绝妙的辞锋。好雪利酒的第二重作用，就是使血液

温暖；一个人的血液本来是冰冷而静止的，他的肝脏显着苍白的颜色，那正是孱弱和怯懦的标记；可是雪利酒会使血液发生热力，使它从内部畅流到全身各处。它会叫一个人的脸上发出光来……所以哈利亲王是勇敢的；因为他从父亲身上遗传来的天生的冷血，像一块瘦瘠不毛的土地一般，已经被他用极大的努力，喝下很好很多的雪利酒，作为灌溉的肥料，把它耕垦过了，所以他才会变得热烈而勇敢。”（朱生豪译，下同）

在这一刻，福斯塔夫面前的哈尔亲王——这样一个终日流情飘逸的人——历经了和酒鬼福斯塔夫的餐饮之欢，在历史的际遇到来时，在他的时代到来时，终于史诗般地登上了王位，日后人生的变幻无常，也将一点一点在他面前展开。

福斯塔夫拥有被酒点燃的智慧，经过了甘醴的滋润，他的身上弥漫着一种带着浓烈酒味的魅力，这魅力使他跟庄严肃穆的哈姆雷特一样，在文学史上长存。尽管他曾拖着哈尔亲王昼夜豪饮，抢劫逃账，但他的粗朴爽利仍让他赢得了皇室的喜爱。据说，伊丽莎白女王太过喜爱福斯塔夫，以至于想看一部写他恋爱的剧，莎士比亚就因此写出了《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在



1893年威尔第根据莎士比亚作品创作了歌剧《福斯塔夫》。图为“快嘴”桂嫂与福斯塔夫在酒馆

卷走，赐予他灵魂里的浪漫落魄。

上好的美酒要佐以香气馥郁的甜点，才能让酒香不断汨汨涌出。各式糖果、蛋糕、蜜饯都在莎剧里轮番登场。《罗密欧和朱丽叶》里的人们吃着杏仁糖（Merchpane），这种由碎杏仁、

他想喝一口淡啤酒（Beer），却遭到了波因斯的阻挠：“一个王子不应该这样自习下流，想起这种淡而无味的贱物。”

淡啤酒就是我们现在常喝的啤酒，它和麦酒（Ale）在酿造过程中只有细微差别，二者却地位悬殊。淡啤酒中含有大量麦芽汁，口感更苦涩，而麦酒则是一种上层发酵的啤酒，麦芽汁的含量极低。上好的麦酒能糅合月桂果实、鸢尾草和草拔的幽馨，抚慰每一个隐泣的人。在伊丽莎白时代，从平民到女王，每个的家中几乎都会留出一片酿造麦酒之地。莎士比亚是喜欢麦酒的。据说，他的父亲在1556年就被任命为Startford镇的品酒师，监察酿酒所用的麦芽质量，协助规范麦酒的价格。1577年的调查显示，当时英国的土地上，存在着近1.9万家麦酒店。在《冬天的故事》里，街头流氓奥托里古斯称麦酒为帝王的享受，而《维洛那二绅士》中的配角们更曾



也许福斯塔夫并不需要戒酒，因为那才是他生命中永恒的伴侣，赐予他灵魂里的浪漫落魄。

《亨利四世》上篇的末尾，福斯塔夫曾发誓他永世不沾酒。然而在下篇最后，他高呼如果他有一千个儿子，他所要教授的首要原则就是，戒绝那些单薄无味的酒，并终生效力于雪利酒。上篇满怀对着告别酗酒希望结束，下篇却被再次沉溺的绝望淹没。也许福斯塔夫并不需要戒酒，因为那才是他生命中永恒的伴侣，把他的戾气轻轻

开心果、糖和馥郁香料组成的甜点能让葡萄酒更加莹润，也更能轻柔地安抚人心。

比起葡萄酒，啤酒在当时的英国更为常见，毕竟品咂葡萄酒是上层阶级的享受，啤酒才是真正属于百姓的。然而即使在啤酒之间，都存在着贵贱之分。对此，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中阐述得极为明晰——哈尔亲王坦陈

这样谈论起女人的优点：

“第二条，她会酿上好的麦酒。”

“所以有那么一句古话，‘你酿得好麦酒，上帝保佑你’。”

这种撞击着味蕾又温暖着生命的液体，的确是一种恩赐。如果有什么能点燃我们丰沛的生命，那就是这一杯杯的馥郁了。

永无止境的悲哀

莎剧里遍布着跟酒有关的场景，酒不仅被用作隐喻，更是那整个时代的象征——它在英国有着深刻的弥漫性。正如《奥赛罗》中伊阿古对凯西奥所说：“英国人的酒量才厉害呢；什么丹麦人、德国人、大肚子的荷兰人——酒来！——比起英国人来都算不了什么……他会不动声色地把丹麦人灌得烂醉如泥，面不流汗地把德国人灌得不省人事，还没有倒满下一杯，那荷兰人已经呕吐狼藉了。”然而莎士比亚关于酒的态度确实是矛盾的：音高弦易断。堂皇繁复的撰食是何等的狂欢，万物化为一片无形无色之后，剩下的又是何等的悲哀。在《第十二夜》里，奥利维娅问小丑“醉汉像个什么东西”，他回答说：“像个溺死鬼，像个傻瓜，又像个疯子。多喝了一口就会把他变成个傻瓜；再喝一口就发了疯；喝了第三口就把他溺死了。”

大量被酒香浸润的庆典存在于莎剧中，然而大多庆典都不是为了渲染鼎沸人声，相反，这些碰杯是垂死前犹有的一搏，昭示着正在逼近的危险：阴谋和苦难粉墨登场，我们要迎来暗无天日的时代。

酒总混杂着黑暗与欲望——《哈姆雷特》里的酒即是死亡：在一场浮光掠影的最后，一杯毒酒结束了一切繁华。即使在《麦克白》和《暴风雨》最有趣的场景中，酒也灌入了冤屈与悼亡。门房在门外打趣“酒挑起情欲，

又把它压下去”，麦克白在门内洗去双手上的罪恶。斯丹法诺和特林鸠罗在抱着酒桶痛饮时策划谋杀。每部剧几乎都会提到酒，但很多时候，它带来的都是不祥。

酒与人性中的罪恶总纠缠在一起，而莎士比亚执念于描写这样的纠缠。最能体现酒带来的灾祸与悲哀的，大抵是《麦克白》，它的情节发展之迅速，让人想起奔涌的河流，而酒，就是使这大河激荡的狂风。在一开始，麦克白邀请国王赴宴，不明就里的国王甚至感激于麦克白的功绩和盛情。他被灌醉，他的侍卫被灌醉——暗杀开始了。倘若他们的理性未被美酒盖没，悲剧犹且不会这样烈烈燃烧起来。第二个醉酒场景出现在麦克白举办的庆典上，此时，国王已被暗杀，国王的心腹班柯也被麦克白派人刺死。在一片觥筹交错之间，麦克白忽然抽离于酒宴，对着别人都看不见的存在大呼小叫，全然表现出了真实的自己——他看见了班柯的鬼魂。心神落后，麦克白把一切值得怀疑的东西都推脱到醉酒上，以让惧骇的众人安心。他对着宴席举杯：“不要对我惊诧，我的最尊贵的朋友们；我有一种怪病，认识我的人都知道那是不足为奇的。给我拿些酒来，倒得满满的。我为今天在座众人的快乐，还要为我们亲爱的缺席的朋友班柯尽此一杯；要是他也在这儿就好了！来，为大家、为他，请干杯，请各位为大家的健康干一杯。”就这样，麦克白撇清了自己谋杀的嫌疑。

在《麦克白》里，酒、权力和女人被捆绑在了一起，它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在诱惑的同时保持端庄，蛊惑着人心。整部悲剧始于摄人魂魄的三个女巫，她们含糊不清的语言，使麦克白一步步走向癫狂。麦克白夫人的一顿痛饮则给了他行刺的勇气：“酒把他们醉倒了，却提起了我的勇气；浇熄了他们的馋焰，却燃起了我心头

出国金融服务



凭借六大洲近
四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网络，
中国工商银行能为您的出国旅
游及留学、海外移民及投资等提供个性化、
专业化的金融服务。

出国金融服务包括：

外汇汇款、结售汇、旅行支票、信用卡、
资信证明、留学贷款、开户见证、
预结汇汇款、境外金融服务等。

如果您需要了解更多出国金融服务，
欢迎登录工行网站查询！

网站 www.icbc.com.cn 服务热线 95588

的烈火。”她不断催促麦克白刺死国王，而那时，只有男人才可以亲历血刃。麦克白夫人全程策划了谋杀，就已经涉足了男人世界上最黑暗的部分，她甚至能“在婴孩看着我的脸微笑的时候，从他的柔软的嫩嘴里摘下我的乳头，把它的脑袋砸碎”。她和女巫一样，蕴蓄了无限的罪恶，从蹂躏与折磨中，汲取最大的快乐。

点燃于酒所带来的邪恶与阴冷，《麦克白》成为永不泯灭的一出经典。麦克白是典型的悲剧人物——他是如此躁郁的存在。他的孤独、他的犹豫不决还有他狂暴时面部的扭曲，都让我们明白，他注定走向惨烈的结束，而不甘心的死亡就是他最好的结局。他壮丽而长存，他就是史诗性的英雄。他坠落的过程，就是整部戏剧的灵魂所在。



莎剧中极少有握着酒瓶的反派，而那些醉倒的，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有魅力的人。这是一种上瘾的魅力。

莎士比亚无数次地提及酒和人性中永恒的悲伤，而《奥赛罗》就是悲伤的。副将凯西奥的酗酒是他最大的弱点，也是整部《奥赛罗》的中心。在伊阿古的怂恿下，他终于没有抵挡住诱惑，一头溺进酒中，在这一刻，他的荣耀，他即将被玷污的光芒，被一杯杯地盖没。醉了的凯西奥被伊阿古随心所欲地操控，进而被卷入了噩梦一样的混乱，这混乱是排山倒海之势，标志着整部悲剧的真正开始。凯西奥陷落于难以名状的自责与痛苦中，在云水激荡时，对酒这样的罪恶之物发出了最痛切的控诉——

“上帝啊！人们居然会把一个仇敌放进自己的嘴里，让它偷去他们的头脑！我们居然会在欢天喜地之中，把自己变成了畜生……啊，你空虚缥缈的旨酒的精灵，要是你还没有一个名

字，让我们叫你做魔鬼吧！”

没有比这更有力量的戒酒誓言了。

我们在莎剧中看到一种力量——一位英雄可以在几杯酒下肚后，无可挽回地走向癫狂；一群黎庶可以聚首在酒馆，陷入一场无意识的集体狂欢；一个王朝可以历经百般繁华，又在倏忽间被握作齑粉。这是一种彻底的力量，驱使着生命。这就是命运的力量。

亘古不变的瘾与救赎

莎士比亚全然了解小酒馆带来的快乐。那里有本·琼森，也有最令人快乐的诗人间的谈话。在那个地下世界里，所有人都坠入了一场狂欢。那些贫穷的人在酒的浸泡中，把自己放逐于空虚的快乐。《驯悍记》序幕里的斯赖生来贫苦，不断转换着低贱的工

作，他把所有的钱砸入一杯又一杯的啤酒中，寻找着逃避之所。在最艰难的岁月，他甚至无法还上自己欠下的酒钱。路过的公爵趁他醉倒，设计让斯赖以为自己是一位贵族，更为斯赖端上葡萄酒。看着葡萄酒，斯赖说：“我从来不曾喝过什么白葡萄酒黑葡萄酒；你们倘要给我吃蜜饯果子，还是切两片干牛肉来吧。不要问我爱穿什么，我没有衣衫，只有一个光光的背；我没有鞋子，只有两条赤裸裸的腿；我的一双脚上难得有穿鞋子的时候，就是穿起鞋子来，我的脚趾也会露到外面来的。”

这一段话让我们看见伊丽莎白时代的底层生活。在贫困、饥饿和疾病中，人们的生活和心一样，支离破碎，唯有酒可以使斯赖逃避一切。无数的苦闷——人间的冷暖，命运的无端，在

倏忽间降临的死亡——构成了那个年代的生活。而酒是一针麻醉，直扎人的心脏。

斯赖的转变就是一种警鸣，他的一生，就是整个时代所有受压迫的人的一生。酒不仅抚慰人——它改变人。在剧的开始，他一直以粗俗的语言谩骂着身边的人，然而当他所躺的地面变成了柔软的床，当他早已习惯的啤酒变成了葡萄酒，他的用词也变得考究起来，他自视是贵族了。然而斯赖的转变不过是一个飘浮的梦，从他被打扮成贵族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明白，他不过是供公爵享用的一个笑话：公爵称他为“一头猪”。酒注定是阶级的象征，它是麻药，也是一种治愈，它是所有苦难和幸福的来源。

习惯性的酗酒会带来失眠，抑郁，狂躁，情绪幼稚，还有难以名状的疾病。失眠的苦痛，非常人所能明悉。在十四行诗里，辗转难眠的人的心和缱绻夜色一样，漆黑一片。在这一刻，只有孤独才是真实的。酗酒带来的情绪化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也得到了体现，十四行诗中奔涌着大悲大喜之河。哈姆雷特压抑而焦躁，罗密欧在陷入抑郁的下一秒就会重归狂喜。悲剧性的极端情绪摇摆着莎剧里的人物，让他们失控，让他们走向癫狂，让他们陷落于永无止境的悲伤。而这就是美。这也是戏剧之美的全部来源——戏剧和醉酒一样，本身就是一种狂欢。

浓重的忧愁从酒杯中氤氲而起，莎剧中落魄的人们一杯杯地把自己灌醉，继而陷入永无止境的忧伤。莎士比亚不断地提到忧伤 (Melancholy)，他本身就是熟悉忧伤的。他的语言疯狂而强烈，隐喻狂躁地从他的笔下喷涌而出，轻快又飞扬。他的创作几乎是白热化的状态——气魄和热情在自我陶醉中喷薄开来——这便是醉酒的状态。

在《哈姆雷特》里，哈姆雷特反复思索着他叔叔人性里长存的缺点，

而这缺点影响了整个丹麦：“王上今晚大宴群臣，作通宵的醉舞；每次他喝下了一杯葡萄酒，铜鼓和喇叭便吹打起来，欢祝万寿……可是我虽然从小就熟习这种风俗，我却以为把它破坏了倒比遵守它还体面些。这一种酗酒纵乐的风俗，使我们在东西各国受到许多非议；他们称我们为酒徒醉汉，将下流的污名加在我们头上，使我们各项伟大的成就都因此而大为减色。”他所指责的不是克劳狄斯，而是像疾病一样蔓延于整个国度的酗酒。哈姆雷特认为，酗酒的倾向无法悔改，正如人的堕落无法逆转。他不断地寻找借口，以给克劳狄斯免罪，以宽恕自己的犹豫和软弱：“在个人方面也常常是这样，由于品性上有某些丑恶的癍

痣：或者是天生的——这就不能怪本人，因为天性不能由自己选择；或者是某种脾气发展到反常地步，冲破了理智的约束和防卫；或者是某种习惯玷污了原来令人喜爱的举止；这些人只要带着上述一种缺点的烙印——天生的标记或者偶然的机缘——不管在其余方面他们是如何圣洁，如何具备一个人所能有的无限美德，由于那点特殊的毛病，在世人的非议中也会感染溃烂。”这又引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社会应该同情这些被酗酒折磨着的人吗？这是一种人性本身里的缺憾吗？又或者，我们该怪罪一个人无法改变的弱点吗？他们有没有能力去弥补这样的缺陷，有没有可能赎掉自己所背负的罪恶？

我们无法明白，喝酒是不是一种难以摆脱的罪恶，但我们知道，莎剧中极少有握着酒瓶的反派，而那些醉倒的，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具有魅力的人。这是一种上瘾的魅力，他们抛开理性，投向彻底疯狂的怀抱，带着一派烂漫的洒脱劲头，游走于泼金洒银的天地间。他们超越了文学史上的一切人物，带我们进入人生的最深处。尽管他们的贪杯激怒着我们——我们为他们失去控制的生命而温柔地揪心——但我们爱他们。我们爱福斯塔夫，我们爱麦克白，我们爱凯西奥，我们爱哈尔。我们爱莎士比亚。我们崇拜着他们的天才，又悲悯于他们悲剧性的命运。不沾酒的人固然伟大，但这些微醺的英雄——他们永远值得我们热爱。■

万众期待！纽约世贸中心 美国投资移民 巅峰钜献

80层俯瞰世界金融中心 · 50 万美元投资 · 5 年返还 · 2 重绿卡保障

本案-世贸中心
四季酒店&住宅

世贸中心
3号楼

世贸中心
2号楼

世贸中心
7号楼

世贸中心
1号楼
“自由塔”

高盛集团
全球总部

SILVERSTEIN
PROPERTIES

兆华斯坦
世贸中心总开发商



FOUR SEASONS

四季酒店集团
奢华酒店管理集团

TISHMAN

铁狮门建设
世贸中心总承建商

VISAS
匯加

汇加顾问集团
投资移民专家

汇加顾问集团
Visas Consulting Group

免费咨询热线
400-168-8889

汇加官方网站
www.Visas.to

美国移民专网
www.美国梦.com

上海 · 北京 · 苏州 · 杭州 · 宁波 · 广州 · 深圳 · 成都 · 温哥华



微信扫描 获取详情



为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八世》设计的戏服设计图

莎士比亚的戏服

“莎士比亚第一个发现了紧身背心的戏剧价值。他看到，戏剧的高潮往往依靠的是一条衬裙。”在戏剧舞台上，服饰的禁忌被打破了——获得“特赦”的舞台，是“摆脱了日常严肃性”的所在，一个类似“节日”的地方。

记者 何潇

在观看戏服的美妙前，我们先来观察一下莎士比亚的小舞台所处的大时代。莎士比亚的生活跨越了两个时期：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与詹姆斯一世时期——莎士比亚的大部分人生，处于前者的统治时期。伊丽莎白时代是英国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等级分明的时代，这样的等级结构，以最为表面方式呈现出来，即：衣着打扮直接体现社会阶层。衣着的细节，从面料到颜色，均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如果将此时的社会拟人化，那么，莎士比亚《皆大欢喜》里的一句台词用来形容他可谓恰如其分：“这个男人的衣服

就是他的灵魂。”

1574年，英国王室颁发了著名的“禁奢令”(Elizabethan Sumptuary Laws)，要求民众节制消费、节衣缩食。“禁奢令”的范围包括了饮食、饮酒、家装、珠宝佩戴以及穿衣打扮。“禁奢令”规定，不符合法令的过度装扮，将受到制裁，制裁手段包括鞭打、罚款、没收财产甚至处以死刑。这种严格的“行为规定”，起到了阶层维护的作用。服装像一个无形的套子，将人们牵制在被规定的阶层里。与此同时，“阶层”是一个既公之于众又如影随形的东西，而服装就是其符号——在任

何场合，只需通过衣着打扮，便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

对于舞台上的演员，“禁奢令”的存在无疑是一件灾难性的事。然而，就像如今的许多法令一样，“禁奢令”也有“法外规则”。贵族阶层希望维持他们的精英地位，但同样希望能享受到新型的娱乐。因此，在1574年的“禁奢令”中，出现了特别条例：在女王许可的情况下，在一些特别场合，“跨阶层穿着”是被允许的。这样的“法外开恩”对于舞台上的演员有效。但在行使这个特权前，还要符合一些“先决条件”：表演团体需要有正规执照。



执照由女王授予贵族，用以保证剧团
的正常经营。

“法外规则”的出现，令舞台成了一个特别之所，一个类似巴赫金“节日”的存在。在“节日”里，日常规条都是可以打破的。获得了“特赦”的舞台，正是这样一个“摆脱了日常的严肃性”的所在，一个“颠倒了阶层”的地方。在此时，因为“禁奢令”的存在，“时尚”成为上层阶级独有的物品，普通民众被排除在潮流外。爱美的人开始在服装上动手脚，对其进行“二次剪裁”：比如，剪掉外套的一部分，让内衬服装露出来，与外套形成颜色和质地的对比。与此同时，贵族可以选择各种颜色和面料，衣着奢侈，缤纷华丽。

在戏剧舞台上，服饰的禁忌被打破了——平民出身的演员亦可身着华丽的戏服，扮演贵族的角色。舞台成为一座桥梁，让上流社会的风尚传导到平民阶层。在这样的情况下，舞台上的戏服展示，无异于一场“时装秀”。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可以看到十分

详尽的角色服饰与装扮说明。他写道：罗瑟琳身材高挑，提一柄长矛和一把小型匕首；在温莎林中扮成精灵做游戏的孩子，穿着白色和绿色的衣服，戴着绿花环和金面罩；来到金勃尔顿的凯瑟琳，穿着自制的衣服；傻瓜身着彩衣、主教身穿猩红色外套、绣有法国百合；愚蠢的纺织工会因为服装的色彩争论不休；怒不可遏的丈夫与服装商为了袖子的开衩而大吵大闹。

在《面具的真实》中，王尔德用了很长的篇幅，反驳“莎士比亚认为演员服饰无足轻重”的论调，认为“没有哪位法国、英国或雅典舞台剧作家像莎士比亚那样，如此依赖演员的服饰来达到幻想家希望的效果”。“莎士比亚对戏装非常感兴趣。我并不是指那种肤浅意义上的感兴趣，而是指他看到了戏装既能对观众产生深刻的印象，又表达了特定的人物性格，并且还是一位真正的幻想家可以随意支配的重要方法之一。”王尔德写道，“的确，对他而言，理查扭曲的人物形象同朱

丽叶可爱的芳容一样重要；他把激进者的哗叽面料放在贵族的丝绸旁边，看到了各自的舞台效果：他对凯列班的喜爱如同对爱丽儿的喜爱，认为褴褛的衣服同黄金制服并无二致，他认识到了丑陋事物的艺术美。”

“官能性”和“功能性”共同组成了戏服的价值。前者指的是服装本身的美感，后者指的是其在舞台上的戏剧感染力。莎士比亚深知戏服的“感官作用”。一个例子是，在他的戏剧中，频繁出现化妆舞会和舞蹈——在王尔德看来，这“纯粹是为了视觉愉悦”。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有各式各样的舞蹈：戴着黑麦秆草帽的人跳收割者的舞蹈；形似森林之神的农夫跳萨梯之舞；亚马逊妇女、俄国人、英国贵族不知疲倦的开着各式各样的化妆舞会。在《亨利八世》中，有三场壮观的行进场面。莎士比亚为此做了详尽的舞台说明，细节精确到“国务秘书的衣领”和“安妮·波琳发丝里的珍珠”。这些细小脚注的存在，令后来的剧场也可以按照他最初的设计再现盛大的场面。

与“为艺术而艺术”的王尔德不同，莎士比亚之对服装倾注心血，除了“可爱的服饰为诗歌增添美丽色彩”以外，更是因为服装在舞台上的功能——其作为“沉默角色”所产生特定戏剧效果。在《恶有恶报》、《第十二夜》、《维洛那二绅士》、《皆大欢喜》、《辛白林》里，男女主角多彩的服装，是梦幻意境的真正营造者；在《亨利六世》中，有一场关于信仰治愈创伤的“奇迹戏”，莎士比亚让葛罗斯特穿上了黑与猩红相间的服装，体现了神秘与崇高；而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结尾，培琪大娘的礼服颜色是点睛之笔。

身份切换，是莎剧戏服承载的一个重要功能。莎士比亚戏剧中十分钟爱的“乔装改扮”主题，实现在舞台上，手法多半是简单的“易装”。就像罗兰巴特说的那样：“在文艺复兴时代，演员一旦穿上一套新戏服，就完成了又一次新形象的塑造。”这样的例子不胜枚

举：《威尼斯商人》里的鲍西娅穿了律师的衣裳；《辛白林》中的伊摩琴穿上毕萨尼奥的衣袍，即刻变成了年轻的斐苔尔；而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将一头金发扎成同心结，穿上长统袜和紧身衣，逃出家门；罗密欧则扮成香客，向心上人求爱；花样最多的还要数人见人爱的福斯塔夫，他曾经通过乔装打扮，以各式各样的面目登场：洗衣房的脏衣汉、公路响马、猎人赫恩甚至是老嫖。

通过“换装”进行的“身份切换”，依靠的是表演者与观众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伊丽莎白时期的观众，几乎都能一眼读出服装承载的“无声的语言”。当演员出现在舞台上，尚未开始说出自己的第一句台词之前，戏服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舞台表演——这是一种无声的表演与交互，作为表演者的“戏服”不用说出一个词，台下的观众已经心领神会。戏服的语言体现在细节上。彩色服装内含丰富，每一种颜色，都有属于自己的特别含义。着装令中对于颜色的规定，令戏服在登场的第一刻便吐露了穿着者的身份。穿着深紫色的人——不论男女，必然是皇亲国戚。同样属于贵族的还有：金色、银色、猩红、靛蓝、紫罗兰色，以及纯正的黑与白。这些缤纷多彩的服装，以昂贵的染料染制。不同的颜色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少需要跋山涉水。

另一个扮演无声交流者角色的是面料。上层阶级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面料，他们的戏服多由天鹅绒、皮毛、丝绸、蕾丝、塔夫绸或棉布制作而成。与颜色一样，面料同样来自世界各地：丝绸和棉布，是东征的十字军骑士从中东地区获取而来；光滑的天鹅绒，则来自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平民阶层的服装，多由羊毛、亚麻和牛皮制作，在一些讲究的平民阶层那里，也可以看到丝绸、塔夫绸与天鹅绒，但仅仅用作画龙点睛的装饰。

除了帮角色建立身份，在莎士比亚的舞台上，服饰有时会同演员一起

上演“内心戏”。在《麦克白》中，杀了国王邓肯的麦克白，以睡衣登场，形似鬼魅；在《雅典的泰门》中，泰门出场时衣着华丽，落幕时却衣衫褴褛，这种转变一如其人生际遇；在《哈姆雷特》里，为了产生神秘效果，鬼魂也变幻着不同的装束；最为特别的当属《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朱丽叶死亡的那场戏中，莎士比亚没有给年轻姑娘裹上恐怖冰冷的裹尸布，而是给她穿上了华丽的盛装，将墓穴变为婚房，让即将到来的罗密欧看到的一切皆“明亮而愉快”。服饰有时还是在对话中扮演精彩的暗示角色：安东尼演说的高潮，出现在谈到恺撒外套时；《皆大欢喜》里罗瑟琳说：“你以为我打扮得不像男人，就会在精神上也开始穿起紧身衣和长统袜了吗？”

文艺复兴带来的反禁欲主义，体现在服装上。此时的服装与中世纪全然不同，强调人体的曲线之美。在服饰构成上，男女服装各有差别。男装的重点在上半身，强调上体的宽阔和下体的健美，呈现上重下轻的倒三角形状，富有动感；女子的服装则相反，将重心放在下半身，强调细腰丰臀，是一个正三角的形状，安定娴雅。同时，出现了宽大的敞胸低领口，以展示女性丰腴的胸部。在舞台上，男女的性别差表现得极为明显。女性多穿着含有裙撑的巨大的裙子；而男性则多穿得“上松下紧”，借以体现男子的性感特征。在莎士比亚的剧中，经常出现男性着装包括“灯笼短裤、多层上衣、贴体的紧身袜子”等。

相较于男性，女性角色着装，令此时的人们更感费力。这是因为，在伊丽莎白时代，法令规定只有男性可以上台演出。在舞台上，女性角色由男童来扮演。戏服极为精心且繁复，通常由几层服装组成。给一个女性角色着装，十分耗费时间，通常需要服装师的协助才能完成。服装以外，假发是必需的装饰品——这是一个风尚问题，而不是道具问题。化妆同样令

人神伤，在这个时代，舞台所使用的化妆品，毒性非常高。许多扮演女性角色的男童因此健康状况很差，甚至因感染疾病而丧生。

泰奥菲尔·戈蒂耶评论《人间喜剧》时，将莎士比亚与巴尔扎克做比较：“巴尔扎克宣称他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位新英雄人物：金钱英雄。而莎士比亚，他第一个发现了紧身背心的戏剧价值。他看到，戏剧的高潮往往靠的是一条衬裙。”完全按照莎士比亚希望的那样进行表演，需要有一大队伍人马，其中包括“熟练的道具管理员、聪明的假发制作员、色彩感强并熟知布料质地的服装师、资深的化妆师、击剑高手、舞蹈家，以及亲临现场指导演出的艺术家——他的出现，能详细地讲述每个人物的服饰和面部表情”。

在莎士比亚的舞台上，服装的细微之处，变成了传情达意的东西——不论是男总管长统袜的颜色、妻子手帕上的花纹，或是年轻士兵的衣袖、妇女时髦的帽子，都有着特别的含义。花花公子帕洛尔斯炫耀自己衣着不凡，只说“我的服饰唯有考古学家能理解”。遇害当夜，国王邓肯送了一枚戒指给麦克白夫人；在威尼斯，身着犹太长袍的夏洛克，粗布长衫下有一颗为羞辱折磨的心灵；在丹麦王国，身着甲冑的幽灵国王游荡在城垛旁，前往伦敦塔的王后哈姆雷特摆弄着别在叔父腰带上的匕首；精神失常的奥菲莉娅，绝望地摔碎了手中的花束，看来就如盛开在墓前的紫罗兰一般楚楚可怜。

尽管舞台效果非常重要，但过分铺张的陈设并不被莎士比亚认可。这或许因为，“就戏剧作用而言，混淆服装就是混淆了戏剧”。莎士比亚并不欣赏大杂烩般的服饰风格。这一点，可以从他对于花花公子的嘲讽上看起来。在舞台上，他让这些自命不凡的家伙们穿得五花八门：他们穿着意大利紧身背心，戴着德国帽子，穿着法国长筒袜。而在另外一方面，这种“五湖四海”式的装扮，正显示了此时独特

的历史背景：大航海时代的如火如荼。

16世纪不仅是文学家的时代，也是航海家的时代。欧洲人对于他国服饰的兴趣，前所未有地被激发了。此时出版的民族服饰类书籍数目惊人。但书籍并非此时的人了解世界的唯一途径。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海外旅行在此时出现，这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国家之间的商业交往也进一步加强、外交使团频繁往来，海外风物被更多地带到了此时的英国。异国风情是此时的风潮。亨利八世在位时期，沙皇大使、苏丹大使、西班牙王室或摩洛哥王子离开英国后，英王总要开办化装舞会，以展示这些异邦友人带来的奇装异服。他国使节的往来，给英国人提供了了解他国服饰的良机。而以伊丽莎白为代表的英国皇室的服装，也受到了这些海外来客的影响。上层社会服饰风格的转变，反映到了此时的剧场中。

《驯悍记》里有一句话：“老时髦最得我心。”可以看作另一风尚的描述。此时，除了“越洋”，便是“访古”。16世纪末，文艺复兴带来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重生”，带动了文学、建筑、艺术领域的考古之风，也激发了人们对于古代服饰的兴趣。因为着装法令的存在，舞台就成了最接近民众的“时装试验场”。除了古希腊罗马，英国自身的传统服饰也成为此时戏剧界的考察对象。莎士比亚亦不例外。在一部戏剧的序言里，他表达了对无法制作当时的头盔的遗憾——这不仅是作为诗人的遗憾，也是作为剧院经理的心声。

然而，在此时的舞台上，“真实”并非最被看重的着装原则。实际上，不论演员们演的是什么、这出戏的时间设定是哪个时代，他们穿着的，通常都是自己时代的衣服。一件制作好的戏服，通常会出现许多部戏里，使用频率非常高。这似乎是个无奈之举，剧场是新的，戏也是新的，为了留住口味多变的观众，在激烈的同行竞争中存活下来，所有一切都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

对于多数剧团经理，用大把的时间，制作堆积成山的精准反映戏里时代的戏服，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情。

这造成了十分有趣的现象。在《裘力斯·恺撒》这样的历史剧中，人们看到演员所着的戏服，与戏中时代是相符的。这是因为，古罗马时代的经典着装 togas，制作起来相对简便；而在另一些戏里，则会看到古代服装与伊丽莎白服装混合在一起的情景。《亨利四世》是一部发生在15世纪早期的历史剧，而莎剧演员在这部戏里所着的服装，基本与伊丽莎白时期的日常着装无异。这听来是个悖论，但在历史剧中，莎士比亚对于服装的准确性其实是十分看重的。例如，当《理查三世》在剑桥上演时，演员穿的戏服是理查三世时代的真实衣服。这些戏服从伦敦塔收集而来。从对于戏服的态度上，人们可以看到莎士比亚对

舞台的立场，他的目标依然是“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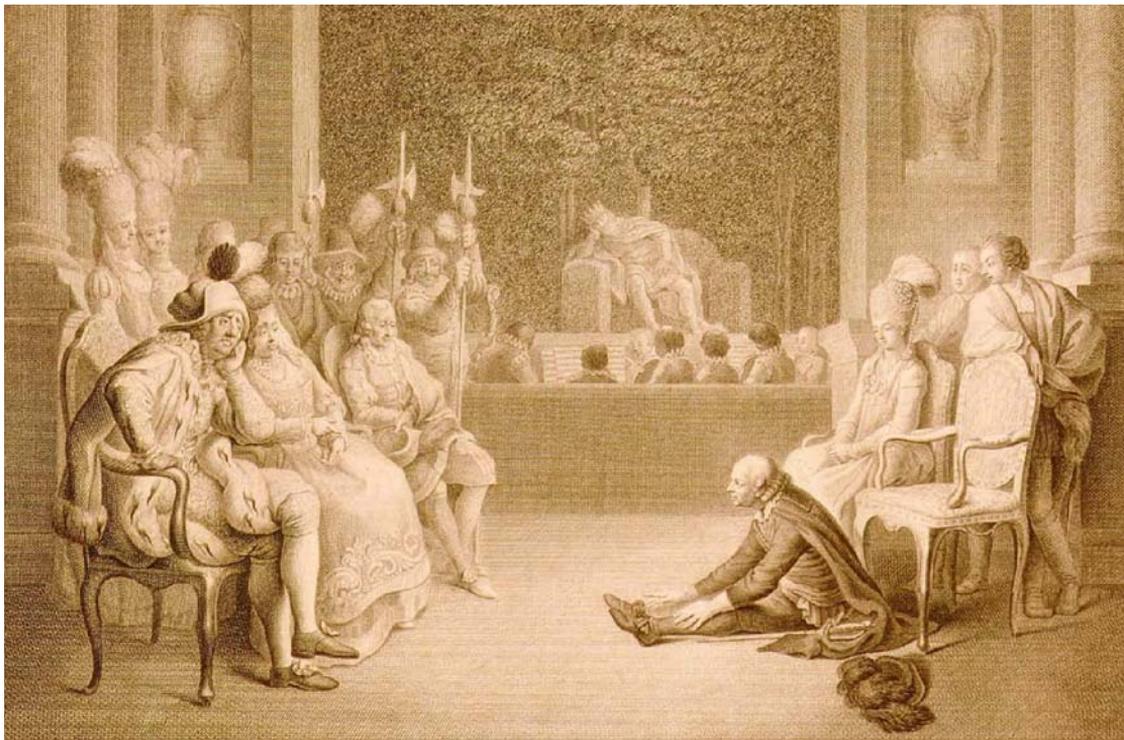
莎士比亚的舞台真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考古主义”，要求“绝对正确”。在对戏服的态度上，他与法国戏剧家拉辛形成了对比。“拉辛厌恶真实事物，他不允许注意服饰。如果要依靠诗人的指示来演戏，那么，阿伽门农就必须带权杖，阿喀琉斯就必须带剑。”而莎士比亚所呈现的“真实”，是“大于生活”的真实。“一部伟大的戏剧艺术作品不仅应当通过演员的表演来充分表现现代感情，还应采用最适合现代精神的艺术形式。”在王尔德看来，莎士比亚的美学价值依靠的不是“史实”，而是“真理”——“真理总是独立于史实，不管它是随意创造的还是任意选择的。”

在这样的观点下，我们或许可以明白莎士比亚在舞台上的许多所作所为，他们乍看起来是有悖“真实”的原则的：在《亨利六世》中，莎士比亚采用了复古风格的军队短披风，在16世纪，这种披风并不为军队所采用。在此时的伦敦，随处可见昔日的服装和饰物，剧作家不可能视而不见。如是看来，这样的“谬误”似乎是莎士比亚有意为之。相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亨利六世》中沃里克帽盔的羽饰上，在15世纪，军人的帽盔上都插上羽饰。但在莎士比亚的时代，情形却并非如此。这种“有悖常规”的做法，是莎士比亚从法国人那里学来的时髦。

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中，司汤达称莎士比亚为“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是为人民提供文学作品的艺术。这种文学作品符合当前人民的习惯和信仰，所以他们给人民最大的愉快。”司汤达写道，“一切伟大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他们表达时代真实的东西，因此感动了时代里的人。”这样的观点与王尔德不谋而合。“舞台不仅是所有艺术荟萃的场所，也是艺术重返生活的地方。”王尔德这样评述莎士比亚的舞台，“它的目标是‘真’，它的结果是‘美’。”



为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八世》设计的戏服



1778年，在柏林剧院上演的《哈姆雷特》“戏中戏”场景

莎士比亚在德国

有些阿拉伯人相信莎士比亚是他们的同胞，他可能出生在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而另一些摩洛哥人持不同看法。这些文学上的考古研究无非为了证明一点，即自己和这位伟大的作家有一点儿共同之处。他是史上最出名的英国人，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想夺走他国籍的努力都是徒劳。如今莎士比亚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90多种语言，首当其冲的就是德语。

记者 / 陆晶靖

托尔斯泰在1903年11月写了一篇名为《论莎士比亚和戏剧》的长篇论文，当年他75岁，重读了莎士比亚的所有作品。在这篇论文里，他终于将对莎士比亚的厌恶系统地表达出来。

抛开这些个人好恶，这篇论文提供的观点却很有价值。根据他的考证，莎士比亚在18世纪之前，在英国没有什么特殊的声望。墙内开花墙外香，

他后来在英国的流行完全是因为德国人的功劳。就像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重新发现了巴赫一样，也是歌德、赫尔德和施莱格尔兄弟发现了莎士比亚。今天英国人口中的“莎士比亚”，实际上是从德国回到了英国。在另一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的精神有一部分是来自德国，德国的文学界会很高兴地承认这一点。

17世纪的前20年里，德国就有剧团在排演《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哈姆雷特》，当时有一些游吟诗人跨过英吉利海峡到欧洲大陆演出。此时的德国处于文艺复兴向启蒙运动过渡的时期，莎士比亚还没有得到文学界真正的关注。在当时的德国，以马丁·奥皮茨、安德列阿斯·格吕菲乌斯、格里美豪森等人为代表的德国文学界很

难说有多高的水平，他们的书今天已经无人阅读，很多人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另外，1618年开始的30年战争也阻挡了莎士比亚进入欧洲大陆的进程，德意志也遭受重创，分裂为近300个小国和66个自由市。尽管在此前约100年时间里，马丁·路德通过翻译《圣经》把德语整合到一个非常标准的地步，也为未来的德国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在30年战争结束后，在德国的上层阶级里，依然流行着拉丁语和法语。直到18世纪下半叶，德国文学才开始真正迎来了春天。写出《拉奥孔》的著名作家莱辛反对当时人们照搬法国古典主义的悲剧理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悲剧属于王公贵族，喜剧属于平民百姓，之间有绝对的鸿沟。莱辛在他影响深远的《汉堡剧评》里提出了莎士比亚的重要性——尽管后者的作品此时还没有完整的德文译本——他把莎士比亚比作广阔的壁画，而法国古典主义只是镶嵌在戒指上的小品。他认为，德国未来的戏剧应该以莎士比亚为榜样。

18世纪70年代开始的狂飙突进运动是德国文学传统里最激荡人心的一幕，而莎士比亚充当了助推器。一般说，著名理论家赫尔德与歌德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相识标志着狂飙突进

的开端，而前者在随后的几年里也写了一篇名为《论莎士比亚》的文章。歌德当然从莱辛那里获取了不少营养，他在《诗与真》里这样说莱辛对他的影响：“（《拉奥孔》）这本著作把我们从小贫乏的直观的世界摄引到思想的开阔的原野。”而他对莎士比亚的评价则直接得多。1771年，歌德结束了学业，拿到博士学位，这一年的10月，他在法兰克福的家里举行了一次纪念莎士比亚的集会，22岁的歌德说：“我读完他的一个剧本后，站在那里就像一个盲人受了神的触摸，睁开了眼睛。”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拘泥希腊戏剧规则的法国戏剧相比，莎士比亚的作品更加自由、情感更加浓烈，涉及的人物和社会面也要宽广得多。就像莱辛后来写出了德国第一部以市民为主角的悲剧《爱米莉亚·伽洛蒂》一样，歌德也将书写市民阶层的爱情。3年后问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维特超出了古典文学的人物范畴，他既非贫民也非贵族，而是新兴的市民阶层中的一员，他既有向上进取之心，又对本阶层的庸俗感到厌恶。

1816年，歌德又做了一次关于莎士比亚的著名的演讲，题目叫《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他在其中说：“精神的特点在于它永远启发着精神。”这句

话也解释了为什么莎士比亚会在德国受到如此的欢迎——并非简单地因为莎士比亚作品的文本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使还处在学步阶段的德国文学意识到，自己是有可能摆脱陈规的束缚的，莎士比亚对于戏剧的创新迎合了狂飙突进的精神。赫尔德说，任何艺术都有普遍的自然规律，这个规律是基于它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的基础之上的。一切艺术规则都只具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意义。希腊悲剧所遵循的三一律不是永恒的艺术规律，只是它当时的规律，莎士比亚的完全异样的形式只是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下的自然的表现而已，那么真正的德国戏剧，就应当从历史条件出发，真正地勇敢创新。狂飙突进是一场德国民族意识觉醒的运动，歌德、席勒和其他作家对于莎士比亚的尊崇，最大的原因不是莎士比亚的文学价值，他们也不想模仿莎士比亚的写作技巧，真正的原因是他别开天地的气魄和想法使德国人不再戴着镣铐跳舞。在托尔斯泰看来，歌德对莎士比亚的推崇是因为他的世界观和莎士比亚相吻合，这一看法倒是不错。而托翁说因为歌德是文坛独裁者，所以不懂艺术的评论家们一拥而上争相附和赞美莎士比亚，这却有失偏颇了。



莱辛



歌德



赫尔德



2013年，柏林喜歌剧院上演的《仲夏夜之梦》

截至1766年，也就是狂飙突进运动开展的前夕，在德国已经出版了22部莎士比亚剧作的德语版本。而在1775至1782年，莎士比亚全集在德国出版。1818到1839年，又出了8个版本的全集，其中包括施莱格爾、蒂克和其他人的翻译。奥古斯特·施莱格爾是德国浪漫派的重要人物，曾经写过浪漫派的主要理论著作之一《雅典娜神殿》。他当过瑞典使馆的参赞、瑞典皇太子的秘书，还当过大学教授和博物馆馆长，也有一些文学创作，但他的主要成就是他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直到现代，他的这些翻译仍受到推崇。而路德维希·蒂克以极富想象力的艺术童话闻名于世，当时的这些译本都为后来的翻译设定了很高的标准，这也使得莎士比亚的德语翻译事业一直为人所尊崇。

莎士比亚的作品长期伴随在德国人的民族意识里。包括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在内的许多德国名人都精研过莎士比亚，连希特勒都很喜欢莎士

比亚，在他上台没几年，纳粹党就宣称莎士比亚是德国人。1844年，翻译过莎士比亚《维纳斯和阿多尼斯》的诗人费迪南德·弗莱里格拉斯说：“德国就是哈姆雷特。”这句话的意思本来是说，德国的市民阶层像哈姆雷特一样缺乏行动力，没有勇气和动力去改变现有秩序，渐渐地人们忘记了它原来的意思，认为德国人确实有这种优雅又黑暗的气质。恩格斯在谈论这部作品的时候说，悲剧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联想到德国在近现代的历史，一直和战争缠夹不清，直到“冷战”结束后才步入正常轨道，不禁令人扼腕。

1864年（歌德在1832年去世），一些学者和爱好者们在魏玛建立了莎士比亚研究会，每年都有一次年度会议。当时英国都没有类似的研究会，德国人在这方面走到了全世界的第一位。今年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德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会也迎来了自己300

年的生日。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冷战”时期，这个协会也没有停止工作，东德占据了魏玛，而西德则把研究会设在鲁尔区的波鸿，各自研究。1993年，两个协会在国家统一后合并，每年一度的学术会议也在这两个城市轮流举行。当然，莎士比亚不仅是文本。1836年，路德维希·蒂克曾经计划按照莎翁当时的条件在德国重建一所一模一样的剧院，他没有成功，但在1889年一所这样的剧院在慕尼黑开张了。1988年，在杜塞尔多夫附近的诺伊斯，一个小型的环球剧场也落成了。每年这里都有莎士比亚戏剧节。如今英国戏剧节都感受到来自德国的压力，至少从数量上，德国每年演出的莎士比亚已经超过了英国本土的数量。来自德国戏剧协会的数据显示：2012年，《浮士德》演了453场，是经典话剧中最多的，紧随其后的就是《仲夏夜之梦》，366场；《罗密欧与朱丽叶》演了208场，哈姆雷特212场，而《少年维特的烦恼》才197场。☑



奥森·威尔斯主演的电影《麦克白》(1948年)

译莎与译诗

——管窥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百年翻译史

“译事难，译诗更难，用诗体译莎士比亚的无尾韵剧诗还要难。”多次参与修订朱生豪莎剧译本的著名翻译家裘克安说。

记者 / 石鸣



第一对开本



电影《哈姆雷特》剧照（1948年）



电影《威尼斯商人》剧照

“莎士比亚剧本的绝大部分原文其实是用诗写成的。”这是上海译文出版社今年刚推出的新版莎士比亚全集努力向读者灌输的一个观念。3月31日，在专为这套新版全集而召开的研讨会上，专家们讨论最多的一个概念也是“诗体译莎”，目的即“以诗译诗”。

按照学术研究者们的统计，现存于世可被确认为莎士比亚作品的39个

剧本（也有人认为是38个）中，75%的语言是诗，只有25%是散文。“这一比例在莎氏早期晚期的作品里也有差别，他早期作品里有韵的诗比较多一点，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会突然出现大段十四行诗，到晚年时，作品里素体诗（即无韵诗）、散文的分量就变得越来越大。在翻译上，产生了两种不一样的翻译方法，一种是译成散

文体，这种译法比较容易；另一种是译成诗体，这种译法比较困难。”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谈峥介绍道。

“其实西方人评论莎士比亚的时候，认为莎士比亚的主要成就是一个诗人，然后才说他别的成就。”参与此次新版全集的译著审校者之一、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辜正坤教授说。这并不是认为莎士比亚的154首十四行诗的艺术成就高于他的戏剧，恰恰相反，指的正是莎士比亚通篇基本上用诗来创作的几十部剧的分量。“他的整个剧本，动不动就是几千行诗，比如篇幅最长的《哈姆雷特》，四千多行；短一点儿的，《麦克白》，也有两千多行，都是以诗的形式来写成的，所以翻译的时候，这个文体特点我们是不能漠视的。”

然而，尽管莎士比亚以翻译的形式进入中国人的视野迄今已超过100年，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莎士比亚仍然是个“剧作家”，而非“诗人”。这和朱生豪散文体译本在中国大陆的广泛传播、深入人心不无关系。“莎士比亚全集的中文译本在过去几十年里看起来纷繁复杂，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三套，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的朱生豪译本，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67年出版的梁实秋译本，以及此次新推出的方平译本。”新版全集的责任编辑冯涛介绍说，“也有一种说法是五套，另列出了1957年台湾世界书局出版的五卷本和1998年南京译林出版社的八卷本，但是这两个本子其实都是以朱生豪的翻译为底本，由不同的学者加以校订、补译而成的全集本，因此也可以看成是朱译本的一种衍伸。而除了方平的译本是诗体之外，前面两套（或者四套）译本都是散文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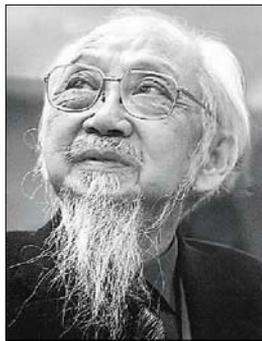
如果把散体译莎和诗体译莎比作翻译莎士比亚的两条腿，其实这两条腿是差不多同时开始走路的，都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如今可追溯的最



梁实秋



朱生豪



卞之琳

莎士比亚全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新译本)

早用诗体译莎剧的案例是1944年曹禺翻译的《柔蜜欧与幽丽叶》。1948年，孙大雨用诗体译出了《黎娜王》（即李尔王），新中国成立后，卞之琳又陆续用诗体译出了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些单行本的出版，都早于1978年出版的朱译，然而，与诗体译本比，散文体译本提前了20多年在大陆出版全集。

“有许多人，都多少翻译过一点莎士比亚的剧本，但是这些版本都很难流行起来，一个原因就是不全。出版社很想出一个全的本子。朱生豪和梁实秋的译本影响特别大，因为他们是全译的版本。”谈峥说。

朱生豪的散文体全译本在大陆读者心中造成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如今，人们最熟悉的几段莎士比亚台词，统统都来源于朱译。朱生豪的译笔优美华丽，富有抒情性和文学性，读起

来唇齿留香、朗朗上口，尽管译文中有不少错漏，却仍旧比准确性更高的梁译更受欢迎。相比之下，梁实秋的译笔平实枯燥许多，有时甚至因为读起来有点佶屈聱牙而受到普通读者的诟病。“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要去引述莎士比亚的话，那么在现行的各种译本中，你引梁实秋的译本是比较可靠的，因为他的译本有其独到的优点，就是对原文的理解很准确。但是，作为审美的艺术品来欣赏的时候，我们就更情愿去看朱生豪的译本。”辜正坤说。

然而，无论梁译还是朱译，都是散文，朱译是更优美的散文，却仍然不是诗。这给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进一步普及带来了绕不开的障碍。“我们向不读英文的人去介绍莎士比亚，说莎士比亚最著名的是他的素体诗，他的剧本是以五步抑扬格的素体诗写成的，

好，我们去看看。结果一看，哪里有诗啊？这不全是散文吗？大家觉得，书本上说的和我们实际见到的东西不一致。为了让它能够一致起来，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的莎士比亚，实际上最早（做这套诗体全集）是出于这个目的。”此次新版全集的译者之一、复旦大学英文系教授张冲解释道，“所谓诗体译莎，其实是指原文是诗体就译成诗体，原文是散文就译成散文，从而更接近莎士比亚文风格的原貌。”

细究起来，莎士比亚语言的许多特色，都依附于诗体这一形式上。比如，莎士比亚用散文体和诗体来区分剧中人物不同的身份、教养、性格、社会地位、出身背景等等。“下层人物，讲粗话、开玩笑或者发火骂街的时候，是用散文。但是身份高贵的人，大家闺秀、国王等等，他们说话是用诗体，以表明高低贵贱之分。”张冲说，“这

一点和明清传奇和元杂剧很像。”

在两场戏转场的地方，莎士比亚经常会在诗行末尾押韵。“这是伊丽莎白时期戏剧的一个特点：当时的剧本并没有场幕之分，在戏台上演出时也没有幕起幕落的场次之别，莎士比亚用几行有韵的诗句，恰好起到了‘提醒’的作用，它们标志着一个片段的终结和另一个片段的开始。对观众，它们提示应当注意场面和情节的转换，对演员，它们提示下一个片段的演员应当准备上场。”张冲又举了一个例子，“这同中国古代戏剧中的上下场诗有着异曲同工的妙用。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这是中西早期戏剧众多的相似点之一，很有进行比较研究的价值。散文译本不能将这一点表现出来，实在是很大的缺憾。”

“朱生豪先生的散体翻译，我觉得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反映，当时的读者的审美要求，不同于现代读者的审美要求。在那个时代，一般读者只想了解莎士比亚的作品里面究竟写了什么，关心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本身的编织、主题思想和各种各样的比喻等等，他们想了解这个。我觉得要表现这些，使用散体足以达到目的，散体翻译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我觉得也是一个正确的翻译对策。”辜正坤说，“但是，翻译理论的研究是在不断深入的，即便在朱生豪译莎的同时，也已经有其他译者在探索如何用汉诗译英诗，我们译莎，要把其中的诗译出来，这个方向是对的。”

诗体不等于诗意

要翻译莎士比亚剧作中的诗，首先要面对一个令人头疼的概念：素体诗(Blank Verse)。什么是素体诗？即每一行都不押韵的诗。那么诗味从哪里来？这涉及另一个专业术语：五步抑扬格。通俗说，英文中一个抑扬格就是“一轻一重”两个音节，而每

一个抑扬格看作一个音步，一行诗总共五个音步，也就是“轻—重—轻—重”交替，总共十个音节，“诗味”就从这种音节和音步的轻重变换中来。无论是五步抑扬格，还是素体诗，在汉语中，都不存在与之对应的概念。

“中国人的诗从古到今没有不押韵的，新诗、自由诗当然是另一回事，但是，按照传统来说，要让中国人接受一个没有韵的文体，说这是诗，是非常困难的。”谈岷说。

在讨论译莎的过程中，学者们刻意使用“诗体”和“散文体”相对，其实在中文里，“诗体”反而是一个比较生硬的说法，因为“散文”一词早有“韵文”与之对应，可见在中国人的脑子里，“诗等于韵”的观念是多么根深蒂固。偏偏莎翁剧本75%的诗的篇幅中，有70%都是所谓无韵的素体诗。把这种素体诗翻译过来，还能称其为诗吗？这是一个最大的疑问。

“其实这种差异，正好反映了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在审美上的各自特点。汉语要押韵是相对容易的，因为汉字都是单音节，一个元音加一个辅音，这样很容易找到韵脚。但是英语要押上韵相对就比较困难，因为英文单词不是以单音节词为主，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甚至几十个音节的都有，由于音节的组合是多种多样的，要按照某一个词去选择与之具有相同韵脚的词，那个数量相对于汉语就少得多，数量少，押韵就困难。”辜正坤解释说。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在英文中形成了莎士比亚所使用的这种五步抑扬格的素体诗，避开押韵难的短处，发挥英语语言音节变化多的长处。与之相对应的，音节变化是汉语的短处，因此汉语的诗歌不讲究音节变化，倚靠的是其本身的长处，即平仄音调的变化和丰富的韵脚。

“此外，中国人还形成了对诗歌的另一种审美习惯，即每行的字数为奇数，5个字，7个字，当然双数的也有，

但比较少。而五步抑扬格是每行10个音节，是偶数，所以尽管追求‘等效翻译’，也很难完全做到，需要转化。”谈岷说。

事实上，从一开始尝试以诗体译莎时，大陆译者们对待诗体的态度就分为两个派别。一派主张尽量将西方的素体诗移植到现代汉语的白话文中。其中，孙大雨首创“音组说”，以两个或三个汉字所组成的一个词组视作等同于英文中一个抑扬格的“音组”，音组和音组之间形成自然停顿，每行译作5个停顿，以此来代替原文的5个音步，这就是著名的“以顿代步”理论。应用这种方法，孙大雨陆续译出了莎士比亚的8个剧本，其中以《李尔王》最为著名。卞之琳十分支持孙大雨的理论，在上世纪50年代译出了《哈姆雷特》，受到了翻译界的激赏，被认为译文不仅从形式上尽量贴合了原文诗体，并且在文笔和内容上也达到了更高的水准。

此次方平主持的新版全集译本中，孙、卞的做法基本被继承了下来，并在更大的规模上推广。在后记中，方平提道：“把英国的素体诗成功移植过来，必须在我国传统的诗词模式之外创建一套相应的新型的格律。”这种“新创”的思路，试图最大程度地在中文中保留英文原文的语言形式特点，然而，由此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这种新诗体，在中国人读起来，多大程度上像是诗呢？

比如，比较一下下面两段译文（出自《威尼斯商人》第三幕第二场中巴萨尼奥问起安东尼奥的近况(234~235行)），是否能够轻松判断出，哪种译法是诗体，哪种是散文？

Not sick, my lord, unless it
be in mind,

Nor well, unless in mind.

译文一：他没有病，除非有点儿心病；也并不轻松，除非打开了心结。

译文二：大爷，他没有病，除非

是心病；也并不轻松，除非打开了那心结。

事实上，译文一出自朱生豪的散文体译本，只是用分行将其排成了诗的形式，而译文二出自方平的诗体译本，在此未将其分行，而是按散文排版。

再比如大家最熟悉的《哈姆雷特》中的台词，“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朱生豪译）。孙大雨译作“是存在还是消亡，问题的所在”，卞之琳译作“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方平译作“活着好，还是别活下去了，这是个难题啊”。按照“以顿代步”理论，后三种译法都是译作了诗体，然而，在普通人读起来，是否比朱译更加有诗的感觉？诗体就等于诗意了吗？

1985年，卞之琳在其《莎士比亚悲剧四种》的前言中写道：“在这四部悲剧的译本里，只是照原文的本来面目，这样试用，如果读者不感到是诗体，不妨就当散文读，就用散文的标准来衡量。”

这一步退让，也正形成了今天一些人对方平的新译本的疑问：如果把每个句子拉直了，还是像散文，而不像诗，甚至文采还不如朱生豪译的散文本，那么所谓的诗体翻译，意义到底有多大？是不是意味着仅仅只停留在诗体的形式之上，诗体的审美本质，即诗味儿，仍然是明显缺失的？

“把译文按照诗行来排列这一行为本身，就等于是一个符号，规定它是诗，暗示读者在阅读这些材料的时候尽量从诗的角度来考虑，无形中读者就会进入鉴赏原作诗体的审美语境，深化对原作的艺术美的感受，这是对的。尤其方平先生的译本，尽量遵照了原作诗行本身的排列方式，而且诗行的长短，他在翻译中也是比较注意的，就是要在形式上有一种对应性的特点，这与朱生豪的散文译法比起来，是一种处理上的进步。”辜正坤说，“但是因为使用的语言仍然是

白话，尽管是比较凝练的白话，就还不完全是诗，或者说，还没有达到诗所要求的很多东西，比如强烈的内在节奏感，遣词造句和修辞方面的一些要求，等等。”

此次新版的译者之一、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汪义群感到：“最好是要请两个人来翻译，一个人的英文好，对原文的理解很准确很透彻，另一个人的中文好，应该是个诗人，会写诗。”

正是由于形式移植法在诗意的还原问题上始终存在缺憾，另有一种意见认为，诗体译莎不必严格囿于英文“五步抑扬格素体诗”的格式，而应该尽量从汉语言文字本身的特色出发，调用古汉语传统的诗歌资源和语言手段，来营造出与英文原文相似的意境和气氛。

事实上，中国人最早接受莎士比亚时，正是以文言的形式。1904年，林纾等人从兰姆兄弟《莎士比亚故事集》以文言译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在形式上给中国读者和后来的翻译者以深刻的印象。1924年，田汉已经用白话译出《哈姆雷特》一剧3年之后，邵挺又以文言重译该剧，原因是认为文言才能与原文的诗体相匹配。1944年，朱生豪逝世后，其弟朱文振承接翻译其未完成的6部历史剧时，曾经提出，“译古雅的文章，最好用简洁的文言”。50年代，朱文振进一步以10个译例提出诗体译莎的几条原则：把莎剧诗境很高的部分译成韵文，其余部分翻译成散白。短诗、歌谣酌量配译成中国固有的诗体或歌谣体。散白、诗境不高的“无韵诗”译成类似中国旧白话小说和元明杂剧中的说白等等。1984年，另一位译者杨烈继承了朱文振的这一想法，以“元曲、京戏的有韵腔调”译出了《麦克白斯》，并且按照这一基本路径，继续译出了20多个莎剧剧本。1996年，杨烈去世之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从这20多个剧本中挑出了四大悲剧，另出版了一

个单行本。

“杨烈在译莎士比亚的时候提倡译成中国的诗体，但是这也有一问题，就是难度太大，他最后也没有能贯彻始终。比如《麦克白》里，女巫赫克特讲了一大段台词，这段话他就能译成很漂亮的五言古诗，但是要把莎士比亚所有的诗体语言都翻成这么规整的五言诗、七言诗，就不一定能这么幸运地达成。而且内容方面也不是能很合拍，因为莎士比亚的英语已经不是古英语，而是早期现代英语（Early Modern English），里面很多概念是很先驱的，文言文中找不到相对应的词汇。”谈峥说。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对于诗体译莎一事，汪义群一直觉得“不可为”，因为“莎士比亚的语言里有许多不可译的东西”。他举了一个例子，《威尼斯商人》第二幕第三场，有一场“选匣子”的戏：依照父亲的遗嘱，女主角鲍西娅的婚姻大事要由“选匣子”的方法来决定，金、银、铅三个匣子中，有一个匣子藏着鲍西娅的肖像，选中此匣者可与鲍西娅成婚，未选中者必须永远离开此地，再不得返回。当鲍西娅的心上人巴萨尼奥也来选匣子的时候，鲍西娅不舍得他马上选，怕他一旦选错，两人再不得相见，于是劝巴萨尼奥休息一会儿，让仆人唱歌娱乐。歌词如下：

Tell me where is fancy bred (在哪儿孕育着飘忽的爱情——)

Or in the heart or in the head (是在脑海，还是在心灵？)

How begot, how nourished? (怎样得胎，又怎样成形？)

Reply, reply. (你说，你说。)

(方平译)

告诉我爱情生长在何方

还是在脑海，还是在心房？

它怎样发生？它怎样成长？

回答我，回答我。（朱生豪译）

“这首诗其实没办法确切翻成中文，因为原文中所有的押韵，bred, head, -shed, 都指向一个英文单词，lead，意思是铅。这首诗，其实是鲍西娅对巴萨尼奥的一个暗示，你应该选铅匣子。这是莎士比亚的一个文字游戏，类似的地方，在原文中比比皆是。”汪义群说。

“实际上，英文诗和中文诗，读起来感觉就是很不一样的。英文诗读起来更多的像中文里面朗诵词、长短句的感觉，即使是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也不像我们的诗那样非常强调节奏，还是更趋于自然的说话状态。”张冲说，“现在我们用‘以顿代步法’向中国读者普及素体诗，实际上很难很难，有点儿像削足适履，呈现出来的结果是不是足够像诗，甚至不需要吹毛求疵，稍稍仔细看一，就能找到很多缺陷。”张冲说，“或许将来有人愿意再出一套诗体的莎士比亚全集译本，但是这个诗，是中国人心目中真正的诗。”

这个设想，正是辜正坤目前手头上在译的一套新版莎士比亚全集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邀请，他联合了大陆和台湾20多名译者，工作了四五年，译出了大部分剧本，预定将于今年下半年首先推出悲剧卷。

“我在做这个译本的时候，中心思想就是译文念起来一定要像诗，有足够的诗味儿。”辜正坤说，“莎士比亚的原诗虽然无韵，却是有严格格律的，而且他为了完成五步抑扬格的模式，语序必须经常加以调整，所以他整个的写作中，一些台词看起来很白，实际上都是经过精心的艺术构思，就比如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是诗，不是白话，因为有平仄的格律。莎士比亚的诗具有强烈的内在格律，我们翻译的时候，不一定非要用汉语的节奏来模拟英语的节奏，就好像不可能在二胡上表现钢琴的效果一样，也没

有这个必要，非要去用一种语言的短处去比附另一种语言的长处，而应该反过来，充分发挥汉语固有的长处，可以运用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交织组合以及传统词、曲的句式特点，把各种手段综合起来灵活使用。实际上，古代的诗词曲，已经积累和蕴藏了丰富的语汇、表达方式和节奏感，我们不用照搬，但是可以充分借鉴，不是机械地去移植某一种美，而是在新的文化语境下重现同类的美。”

“我觉得现在我们翻译莎士比亚的进展，大概可以从方平的这一套新版全集和辜正坤即将出版的全集看出一点端倪。”张冲说，“把这两个全集本拿来，与之前的全集本比较一下，我想能够看出两点：一是我们对莎士比亚的定位和理解，可能会更精准一些；第二，我们的翻译在语言方面考虑的角度会更多一些。”

就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这套新版诗体全集的同时，谈峥得知，台湾一位叫俞步凡的译者正在采用一种新的诗体移植理论翻译莎士比亚。“莎士

诗体的看法，将自然的“音节”而非人工的“音组”作为诗体译作的准则，即所谓“等音节汉译法”，只不过，这种诗体的灵感来源不再是新诗和白话，而是传统的民歌、戏曲词、童谣、催眠曲、绕口令等汉语原有的格律形式。试举其所译的一段《哈姆雷特》台词为例：

是活，还是不活：真是个问题；
要高贵该是忍气吞声，
来承受这命运箭石交加，
抑或是向苦海挺身反抗，
将它了结干净？死：去长眠；
完结；若一瞑便可说了尽心
怜悯、体生受阵阵千百
皮肉痛，实乃人生之大幸，
虔求而不得。死，去长眠；
睡：或要做梦；哎，又是烦心；
一旦摆脱掉尘世苦索缠，
死去睡眠中依旧梦濒临
……

“事实上，现在对莎士比亚的翻译已经呈现了一种多方向、多元化的路径。有的是直接拿来，翻成散体，主



“把英国的素体诗成功移植过来，必须在我国传统的诗词模式之外创建一套相应的新型的格律。”

比亚是每行10个音节，他就把每行严格译成10个字，还没做完，已经出版了第一辑，里面收了几个剧本和几首诗。”

俞步凡所采用的翻译方法很像是前文两种意见的综合体。一方面，他批评了“以顿代步法”在表达诗意上的局限，认为这一方法“否定了汉语汉字的传统本质，在文学理论上用词的概念来贬低否定字的本质意义，重视复音词甚于单音字，强调轻重音甚于四声”，导致译成的中文诗缺乏格律色彩，很难称其为诗。然而，另一方面，他仍坚持在汉语中“新创”一套

要是为了理解原文的含义；有的是优美的、带抒情意味的散体；有的是用诗行排列的诗体；有的不但分行成诗，而且措辞上也努力靠近诗的语汇。”辜正坤说，“每个译者完全可以按照他自己的审美理论、审美观来处理他的译文。我们主要的要求就是要往诗的方向靠，念起来要像诗，不管是传统的诗还是白话的诗，尽量有那个诗味儿。但是在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究竟取哪条翻译途径、哪种翻译技巧，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因为提供了多元的审美模式，实际上也是丰富了我们的审美空间。”

《麦克白后传》： 翻案的历史，隐喻的现实





(Richard Campbell 摄)

话剧《麦克白后传》剧照

剧终时，所有人离开舞台，一切消失，只有男孩和白色的雪。直至最后只剩下白雪。“白雪在这里象征什么？”我问。“时间。”编剧格里格答道。

记者 石鸣

几经波折，国家大剧院最终挑中了《麦克白后传》(Dunsinane) 作为今年纪念莎士比亚诞辰 450 周年系列演出的开幕大戏，有趣的是，这部戏恰恰不是一部莎士比亚的作品，或者用编剧戴维·格里格 (David Greig) 的话来说，甚至是一部“反莎士比亚”的作品。另外有趣的一点是，这部戏的主创方是大本营位于莎翁故乡斯特拉福德小镇的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过去 53 年里，这个剧团可看作是莎剧的官方出品人，专以传承莎翁经典为己任，号称其演出的是“最地道、最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

顾名思义，《麦克白后传》的故事正是从莎士比亚《麦克白》一剧结束的地方开始讲起：前苏格兰国王之子马尔康从英格兰搬来了外援，英军司令西华德带领大批军队浩荡开进，推翻了麦克白的统治，暴君被斩首，新国王准备登基。然而，理想的新王国秩序并未如莎翁原剧设定那样顺理成章地建设起来，西华德在战争中痛失爱子之后逐渐发现，并非每一个苏格兰人都对这场“解放战争”欢欣鼓舞，麦克白也并非如马尔康之前描述的那样十恶不赦。英格兰人的到来似乎不仅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和平，反而彻底打破了之前苏格兰国内各种势力小心维持的脆弱平衡。面对现实纷争，西华德不由自主地继承了“文明的英格兰人”面对“生蛮的苏格兰人”居高临下的高傲态度，他自诩为战争中正义一方的代表，最终却因一意孤行陷入历史是非的泥潭而无法自拔。

这不是格里格第一次给莎翁的作品续作“后传”。1990 年，当他还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学生时，就写过一部

可谓“暴风雨后传”的作品，这出戏名为《野蛮的追忆》(A Savage Reminiscence)，讲的是所有人都离开莎翁《暴风雨》中描绘的那个神奇的小岛后，发生在凯利班身上的故事，除在学校里演出之外，还参加了当年的爱丁堡艺术节，在格里格有据可查的简历上，这部作品是他的戏剧处女作。“《麦克白后传》的确可看作是另一部莎翁续作，我一直对‘接下去发生了什么？’的问题倍感兴趣，或许是因为我觉得戏剧并不比现实世界更缺少现实感。”格里格说。

早在六七年前，格里格就对“麦克白倒台以后发生了什么”开始感兴趣。他注意到一个问题：作为一个长居爱丁堡的苏格兰人，他对剧中诸如勃南森林、邓西嫩城堡等地名都十分熟悉，然而莎士比亚本人却从未到过这些地方。“这部历史最有名的‘苏格兰戏’(The Scottish Play)，其作者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英格兰人。”格里格反思他选择续写《麦克白》的原因，“莎士比亚使‘麦克白’家喻户晓，几乎成了政治野心的代名词，但他同时也以其特有的方式混淆、虚构了这段苏格兰历史，使之蒙上了层层迷雾。那么真正的历史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出于对军事地理的爱好，格里格很早就打算把这部续作命名为现在的名字——“邓西嫩”(Dunsinane)，即莎翁笔下英军即将占领的暴君城堡。“不在标题中出现任何与‘麦克白’有关的字眼，部分是因为这个故事其实是独立的，你不必看过《麦克白》才能看懂这部戏。部分则是因为那个众所周知的戏剧迷信。”格里格笑道，“在剧院里不能提及这个词，否则会倒霉。”事实上，麦克白在这部戏的开头还真出现过一次，不过是以尸体的形式，观众甚至连演员的脸都没有看清，台词中也未提及他的名字，而只是称呼他为“暴君”。

如今看来，剧中情节与现实中伊

(Simon Murphy 摄)



本组图片：话剧《麦克白后传》剧照

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高度关联性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格里格提笔时，英军正深陷中东反恐战争的泥淖，每日的媒体报道沸沸扬扬、耳濡目染，当今国际政治冲突成为他解读历史的立足点。然而，随着写作的推进，他的重心慢慢转移到了这段中世纪的历史本身。“《麦克白》讲的是如何推翻暴君，如同今日萨达姆、卡扎菲之镜像，然而我对一个人为什么是暴君不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暴君被推翻

之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格里格说，“我意外发现，11世纪的苏格兰和现在的阿富汗竟是如此相像，多山、崎岖、荒凉。某种程度上，我希望人们对当下阿富汗的认知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们理解11世纪的苏格兰。”

原剧中的英格兰将军西华德给格里格提供了关键灵感。在此之前，他将这部戏搁置了三四年，“我需要找到一个形象，一个情感触发点。”他解释道。直到他眼前出现了一个士兵站在



[Richard Campbell 摄]



[Richard Campbell 摄]

荒凉而陌生的苏格兰高原边缘的孤零零的身影，并且变得越来越清晰。“他攻克了这片土地，然而却发现这是一片冰冷、黑暗、深不可测、充满敌意的沼泽，他想要做好事，成为一个好将军，然而却意识到自己步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这个孤独士兵的身影并未直接出现在剧中，但其实是贯穿全剧始终的基本元素。”

真正动笔后，格里格只花了一个月就完成了全剧的写作。恰逢英国一

位名叫菲奥娜·沃森 (Fiona Watson) 的历史学家出版了一部研究麦克白的作品《麦克白：一个真实的故事》(Macbeth: A True Story)，格里格专门带着剧本草稿去向这位学者求教。“众所周知，莎士比亚处理历史非常随意，但是格里格的这部作品却相当严谨地对待历史。关于中世纪的苏格兰，有很多史实至今未知，但是关键性的已知史实都被吸收在这部剧作中。”导演罗克珊娜·希尔伯特 (Roxana

Silbert) 说。这些史实包括：麦克白并非如莎翁所贬抑的那样是个暴君，而很可能是个好国王。10 到 11 世纪的苏格兰政治分外动荡，国王在位的平均年数是 5 年，王权争夺最激烈的时候，每半年就有旧国王被废黜，新国王上台，麦克白的确是靠谋杀夺权，然而他将统治保持了长达 17 年，统治期间，他甚至曾经长途跋涉 6 个月去罗马朝拜教皇，回国后王权却依旧安然无恙。

格里格的作品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我们把麦克白的暴君故事看作一种叙述方式——比如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会怎么样？在此，他反思的并非莎翁的剧作内容，而是莎士比亚作为一名编剧的原初身份，而他本人也是一名编剧。“事实上，我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并没有写作莎剧续集的自觉意识，毋宁说我的创作是对莎翁作品的一种回应。”格里格说，“这部戏讲了一个英格兰人在陌生土地的遭遇，不妨说是一个苏格兰人写的‘英格兰戏’ (The English Play)。”

剧中麦克白夫人的出场是另一个惊喜。根据莎翁的描述，人们都以为这个充满野心的女人早已在作恶多端后发疯而死，然而，事实上她不仅幸存，而且充满尊严、权威和不容亵渎的高贵，在推翻麦克白的混乱结束后，她成为与西华德对抗的主要力量。在《麦克白》中，她没有自己的名字，然而格里格恢复了她历史上的盖尔语名字——格拉赫 (Gruach)。根据沃森的研究结果，麦克白夫人才是当时苏格兰王国的掌握实权者，她出身显赫，家族势力巨大，为了保持王权在自己家族手中，她在不同时候扶持自己需要的人上台，出身寒微的麦克白便是她看中的人选之一，而且她远比麦克白活得长，在世时还建立了一个宗教组织。

在格里格笔下，格拉赫的野心不再是为了一己私欲，而是为了整个王国的安稳。“她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她是



编剧戴维·格里格



(John James King)

导演罗克珊娜·希尔伯特

皇后。”格里格说，“她是这部戏的政治隐喻最主要的推动力之一。”

除了主角英格兰将军和苏格兰皇后之外，格里格还在剧中关注到了非常多的视角：苏格兰各地方势力、英格兰普通士兵、苏格兰本地居民等等，一场战争能够波及的大大小的利益主体，他几乎都囊括在内。“我认同西华德，爱恋格拉赫，钦佩麦克德夫，喜欢艾根，然而我最同情的是那些年轻的英格兰士兵。”格里格说。

他很早就注意到参加伊拉克和阿富汗反恐战争的许多英军士兵是多么年轻，“他们几乎稚气未脱，就已响应爱国号召，懵懂地走上战场，有些人甚至是第一次走出家门，全然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格里格曾特别地向导演建议，剧中的英军士兵应尽量挑选年轻演员来扮演。“实际上，他也特别为这些尚未完全脱离青春期的大男孩写了相当符合其年龄身份的台词。”罗克珊娜·希尔伯特说。

2010年，《麦克白后传》由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在伦敦汉普斯特德剧院（Hampstead Theatre）首演，引起巨大轰动。令评论家感到非常惊讶的是，来看这部戏的观众大部分都出奇的年轻时尚，观演气氛不再像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在斯特拉福德镇上演时那

样，是一个传统乏味的旅游示范项目，而是变得充满艺术感、酷范儿，令评论家们感到饶有兴味的另一点是，这部作品在众多莎剧改编、重演剧目中显得如此特立独行，它并不依附于莎士比亚，反而是从旁观角度批判性地分析了莎士比亚，并且证明了这种做法也能取得成功。

无怪乎苏格兰国家剧院（National Theatre of Scotland）迅速瞄上这部戏，并提出要联合重新制作这部作品。“我们对这部戏感兴趣的原因是，故事仍然和莎士比亚有关，主题和设定却非常的苏格兰化。”苏格兰国家剧院的联合制作人玛格丽特·欧唐奈（Margaret-Anne O’Donnell）介绍道，“而且格里格为了剧本的苏格兰味道也着实下了工夫，如果你注意的话，会发现麦克白夫人讲的英语一听就是第二语言，因为她的母语原本是盖尔语，她的台词充满了属于盖尔语的节奏和语调。”

剧中另一层苏格兰特色或许是其独有的幽默，这在马尔康一角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格里格承认，马尔康是他写作过程中觉得最有趣的一个角色。尽管他在剧中是特登基的苏格兰国王，其出场的形象却像个小丑，带有浓重苏格兰口音的台词惹得观众哄堂大笑。然而，随着剧情推进，这种

滑稽荒谬渐渐从马尔康身上减淡了，反而转移到了带有悲情色彩的西华德将军身上，马尔康本人则现出某种清醒的自嘲和反讽态度。在剧末，他仿佛变成了一个将世事看得通透的哲人，苏格兰在英格兰面前的劣势地位也彻底发生了反转。

“我喜欢小丑和哲人这两个比方。”格里格说，“但是我不认为这说明了 he 前后不一致。当他手无实权的时候，他的话听起来非常有喜感。然而，当他逐渐获得权力时，这些话听起来似乎就头头是道了。从始至终，他都只讲真话，这是一致的。只是有时一个人讲真话，我们听起来反而觉得好笑。剧里还有许多其他的玩笑，比如对苏格兰和苏格兰人的各种刻薄比方，这只有苏格兰人自己讲才最有幽默感。因此，苏格兰观众欣赏这部剧的优势是，我们既能够从自我出发，又能够采用他者的视角，因此能够充分领会剧情中隐含的各种悖论。”

剧本里写道，剧终时，所有人离开舞台，“一切消失，只有男孩和白色的雪。直至最后只剩下白雪”。这一幕既是许多人频频提到、最表喜爱的一幕，也是让演员最感棘手的一幕。“这一幕有一种类似冥想的气场，我们要怎样行动，才能不破坏这股沉思的力量？”扮演麦克白夫人的西沃恩·雷德蒙（Siobhan Redmond）说，“格拉赫从头到尾都表现出对局势充满自信的控制力。在最后，她的控制力也没有丝毫削弱，她又一次胜过了西华德，然而她决绝的意志使得即使对手下台之后，她也依旧无法移动分毫，只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继续着对峙的姿态。”

直至舞台上最后只剩下了格拉赫和漫天飞雪。

“白雪在这里象征什么？”我问。

格里格答道：“时间。”

（感谢吴氏策划对本文采访的大力支持）

一部苏格兰史诗

——专访《麦克白后传》导演罗克珊娜·希尔伯特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你第一次和戴维·格里格合作吗？你认为他的作品与其他的编剧有什么不同？

希尔伯特：我之前就认识戴维·格里格，看过他的许多作品。他是当下苏格兰最有名的剧作家之一，非常高产。他有杰出的想象力，比我遇到过的其他编剧更擅长讲一个好故事。而且他能够理解戏剧性：一个故事为什么必须在舞台上展现，而不是录制成电影、电视剧或者广播。他写的对话非常与众不同，简洁精准，同时又富有诗意，模棱两可。

三联生活周刊：据说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决定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格里格还未完成剧本。你能谈谈你们是如何讨论剧本创作的吗？

希尔伯特：戴维遇到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处理这部戏的史诗性。我们首先讨论了剧本的结构，场景跨度很大，必须流畅地过渡。另一个问题是剧本的语言，既不能听起来太现代，也不能听起来太过时。当你试着去描绘一个古老的社会时，他们不仅讲话方式不一样，思维方式也不一样，你必须找到一种语言能够反映那个时代人的思维过程。然而，11世纪的盖尔语和英语对于今天的我们几乎是无法辨识的，在那个时期，这两种语言所使用的词汇也非常有限。故事的设定在中世纪，但是同时也充满了对当代政治的指涉，语言如何能够包容这一雄心？最后，戴维决定只使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语词汇，但是采用现代的语法系统。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处理，也和演员一起下了工夫，请来了专门的发音专家，力图在舞台上诠释出这种语言特有的腔调和节奏。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戏的舞台视觉非常夺目，自始至终，三分之二的舞台被一个巨大的阶梯占据，当初是怎么决定这样一个设计的？

希尔伯特：我们想让舞台充分体现史诗感，这个戏的大背景是广袤的苏格兰高原，我们希望舞台在形状和材质上能够体现出这种宏观的质感和气氛。最初首演的舞台体量相对较大，因此给予了这个戏充分呼吸的空间。之后与苏格兰国家剧院联合制作的版本为了适应较小的舞台，在设计上尺寸有所改动，但增加了与观众近距离接触的亲密感。另外重要的一点是，原剧本的写作非常流畅，我们想要创造出一个与之相匹配的空间，换句话说，尽量减少换景，因此稍加改动，这个阶梯就既可以作外景，又可以作内景。另外，舞台的前端边缘呈锯齿状，非常像地图上的边界线，这也是舞美设计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这个故事与领土割据、对抗有着深深的关联。

三联生活周刊：人们经常讨论这部戏对当下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指涉，你在导演这部戏的时候是如何处理过去与现实的关系的？

希尔伯特：我不想把这部戏特别放置在现代中东政治的语境之下，因为我知道政治态势千变万化，而这个戏绝不只停留在某一个特定时期、特定文化内才有意义。我认为，对这部戏做特定的政治解读会限制观众的观戏体验。在这一点上，我很受戴维对剧中语言处理方式的启发。我想要在中世纪苏格兰的审美体系和中东世界的审美体系之间找一个中点，我希望观众能够非常确切地感到这部剧毫无疑问发生在中世纪苏格兰，但同时又具备某种当代共鸣。因此这部剧在服装设计上既有历史感，又有许多中东元素，音乐从和声结构到乐句切分都兼具苏格兰民俗音乐和中东音乐的特色。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说过这部剧中最喜爱的元素之一，是格拉赫与西华德之间的情感关系，你认为他们之间是真爱吗？

希尔伯特：现在舞台上越来越少出现中年人之间的爱情了，因此我觉得越发可贵。我喜爱这部剧的一点是，尽管具有丰富的社会政治语境，它却没有把爱情从剧中去除。我认为格拉赫和西华德之间毫无疑问存在着某种吸引力，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也许他们之间会发展出真正的关系，然而在战争期间，沉溺于爱情实在太过放纵。格拉赫认为，这种吸引力能够变形为一场政治联姻，然而西华德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没法设想这一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事实上，在剧本创作的阶段，格拉赫和西华德的关系就是剧本的核心之一。分别出演这两个角色的演员对如何确定人物形象和定位提了许多建议，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博鳌风向标

从2002年至今，短短12年时间，博鳌论坛已经成长为亚洲乃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论坛之一。尤其是今年的第十三届年会，博鳌论坛释放出来的信息，更是成为观察中国经济的绝佳窗口，这使得博鳌论坛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思想碰撞的舞台。

主笔 谢九

今年的博鳌论坛主题是“亚洲的新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和增长引擎，中国经济的前景如何，无疑是本届论坛最引人关注的焦点。在刚刚过去的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的表现较为疲软，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全面减速，一季度跌破7.5%的增速基本上已成定局，加之国内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变局、债券市场出现违约等等，一些人士开始将中国经济和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前夕相提并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相当微妙的时刻。在中国经济陷入疲软的背景下，外界普遍预计中国政府将会出台一定程度的刺激政策以稳定增长，而中国将会推出哪些财政和货币政策，也成为当下经济学界最为热门的猜谜游戏。

博鳌亚洲论坛对此给出了答案。4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发表演讲，阐述了对于当前世界和亚洲经济的看法，尤其是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出了最重要的信息。

和3月份严谨的《政府工作报告》相比，李克强总理在博鳌论坛上的演讲要放松许多，但也更具针对性，对于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今年7.5%的增速目标，李克强总理给出了最权威的解读：“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7.5%左右，既然是左右，就表明有一个上下幅度，无论经济增速比7.5%高一点，或低一点，只要能够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不出现较大波动，都属于在合理区间。”

面对当前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担心和质疑，李克强总理的看法是：“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数据，当前，城镇就业持续增加，居民收入、企业效益和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物价总水平保持稳定，全社会用电量增幅回升，结构调整出现一些积极变化，中国经济开局平稳，总体良好。但也要看到，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下行压力依然存在，一些方面的困难不可低估。这些问题，既是错综复杂国际大环境影响的结果，也是国内经济深层次矛盾凸显和增长速度换挡期的客观反映。”

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这一届政府是否会出台刺激政策成为外界最为关注的焦点所在，李克强总理在博鳌论坛做出了回应：“我们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而是更加注重中长期的健康发展，努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已经确定的方针和所拥有的政策储备，能够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挑战，中国的发展有着很强的韧性。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

李克强总理此番表态后，中国政府“不刺激”的信息迅速传遍全球，成为市场人士重新观察和投资中国市场的重要依据。李克强总理之所以公开表示不采取短期强刺激政策，除了刺激政策自身的负面效应外，更主要的还在于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抱有信心。李克强总理在博鳌论坛表示，

中国经济稳增长是有基础的，今后一个时期不但有保持中高速增长的良好条件，而且具备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本届年会主题是寻找新的动力，我们将着重在以下三个方面努力：一是要向改革要动力，二是要向调结构要动力，三是要向改善民生要动力。

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市场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存在诸多猜测，李克强总理在博鳌论坛的演讲，可以说为市场人士理解和判断中国经济提供了最及时和权威的信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和政策出现误判。在现代经济社会，政策制定者和市场之间比以往更需要信息的畅通，如果信息沟通混乱，不仅会给政策制定和执行带来更大的成本，也会加剧市场波动，无助于经济的平稳运行。这方面的一个负面例子是去年9月份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当时美联储出人意料地宣布维持购债规模不变，而在此之前，美联储已经向市场释放出强烈的退出QE的信号，这种前后不一致的举动，使得国际金融市场一度出现剧烈震荡，美联储也因此饱受市场人士的批评。虽然美联储最终还是在去年底宣布缩减购债规模，但信誉已经在该次事件中受损。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决策者和市场之间交流互动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李克强总理通过此次博鳌论坛释放出重要的政策信息，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博鳌论坛的层次。

除了向外界传达对于中国经济的

信心和政策预期之外，李克强总理还在博鳌论坛上宣布了一项更具具体举措，那就是正式启动了“沪港通”，李克强总理在开幕式演讲上表示：“我们将积极创造条件，建立上海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进一步促进中国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和健康发展。”

李克强总理演讲结束后，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在当天中午发布《联合公告》，原则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开展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沪港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将允许两地投资者通过当地证券公司（或经纪商）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对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此消息一出，当天上海和香港股市双双大幅上涨。

试点初期，沪股通的股票范围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180指数、上证380指数的成份股，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A+H股公司股票，港股通的股票范围是香港联合交易所恒生综合大型股指数、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的成份股和同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H股公司股票。投资A股的沪股通总额度为3000亿元人民币，每日额度为130亿元人民币；投资港股的港股通总额度为2500亿元人民币，每日额度为105亿元人民币。试点初期，参与港股通的境内投资者仅限于机构投资者及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余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的个人投资者。

应该说，李克强总理在博鳌论坛上突然宣布沪港通的消息，还是相当出乎市场意料，沪港通对于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积极意义自是不必多言，但同样也蕴含一定风险。7年前港股直通车试点戛然而止，时任总理温家宝谈及港股直通车时曾表示要考虑4个因素，包括内地资本自由流通和对香港股市的影响以及对股民的风险教育问题等。从现在看，中国的资本开放程度虽然有所提高，股民的风险意

识也较从前有所增强，但是潜在的风险并没有完全消失，港股直通车从单向变成了双向的沪港通，虽然额度规模有所控制，但是沪港通的突然启动还是让市场颇感意外。

从技术性来看，内地和香港股市之间还存在很多交易和结算规则不一致的地方，尚需一定时间完成对接。比如香港市场实行的T+0交易规则，而内地市场为T+1；比如两个市场之间的估值水平不一致，导致同样的股票在两个市场价格差异巨大，一些细节上的不一致，就可能带来两个市场之间的套利行为，从而引发市场的大幅波动。沪港通的消息在博鳌论坛上公布后，相关股票已经开始出现剧烈波动，比如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上市的浙江世宝，由于在上海的股价远远高于香港股价，在沪港通消息公布之前，公司在上海的股价约为20元人民币，在香港市场不到4港元，是所有A+H股中差价最大的股票，在沪港通消息的刺激下，该公司在香港的股票当天大幅上涨65%。■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爱乐》2014年第四期要目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系列 64

- 神秘思想家的钢琴音乐：浪漫斯克利亚宾
- 孙健、詹湛、孙冰洁等对斯克利亚宾的前奏曲、练习曲、奏鸣曲的精彩解读

纪念册 格拉纳多斯《戈雅之画》的首演

逝者 埃利奥特·卡特（下）

专访 加拿大羽管键琴演奏家吉尔伯特访谈

现代音乐 小记四位20世纪作曲家的无伴奏大提琴作品

乐史空间 理查·施特劳斯与“莎乐美”的那些事

作曲家档案 维托尔德·卢卡斯大斯基

听片、购片与收藏 柯冈唱片面面观

《爱乐》2014年订阅须知

2014年《爱乐》月刊，每期24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4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全年订阅8折优惠，订阅年价：192元。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www.amazon.cn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银行汇款：开户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账号：0200000719004641092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传真）
E-mail: dzl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在北京丽都饭店等待消息的王天亮为马航失联飞机上的亲属祈福。他也是家委会对媒体的发言人

丽都一月，自救者的故事

对于每天守候在丽都酒店的马航乘客家属们来说，他们的痛苦，不是已经确定失去亲人，而是亲人的下落不明。就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努力拨开真相的迷雾，将保持忙碌看作拯救亲人与自己的唯一方式。

记者 / 丘濂 实习记者 / 尤帆

老宋：如果是一场持久战

4月10日这天下午，全体家属在丽都酒店的会议室里开内部会议。会议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宣读家委会的章程，以及看看全体家属中有多少人认可这个组织。实际上，家委会和它的具体执行部门也就是执行委员会，早在3月16日左右就已经出现。如今

要再重新来做家属登记。

老宋是这场会议的主持者。他用浅显易懂的语言重新解释PPT展现的章程。“实际是三个圈。大圈就是所有家属，第二个圈是家委会，就是每个家庭派出的一个代表，还有中心一个小圈，是它的执委会，由家委会中热心公益也具有一定能力的人自愿报名。”他再次说明了现在搜救进入僵局

情况下家委会的必要，“从而能够统一对外发表家属心声，表达诉求，团结家属，将有限的力量发挥到最大。”他也强调了家委会权利与义务的局限，“绝对不代理诉讼，只提供法律咨询，家委会不会和任何利益挂钩”。会议结束后，老宋告诉我，154名乘客的家属中，大概130个家庭已经选择了登记，“家委会也就可以继续顺利合法地

开展工作”。

老宋是逐渐在家属们的认可中成为执委会的核心。一位家属告诉我，早期带领家属争取权益和提问的是另外几个人。“有的人可能说话有方言的口音，有的人英语不太好，或者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于是渐渐都淡出了。”执委会稳定下来每天碰头的不到10个人，基本都是“70后”和“80后”，都是机上乘客的直系亲属。里面最小的是个1991年生的女孩，在大学读中文系大四，在执委会里负责网络平台的信息发布。“最大的就是我了，快50岁。我大学毕业后一直都在外面漂着，是国企外派到香港的干部。我们主要做出口贸易，都是和国外客户打交道。因为年龄大，阅历多，也就有年轻人没有的那些经验。”老宋的姐姐在失联航班上。

“家委会还要有一个更长远的计划。我们有一天肯定会离开丽都饭店。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就是一旦离开了丽都饭店，我们的权利怎么受到保护。家委会使我们有一个固定的组织和渠道。有可能要打持久战，将来一旦离开我们就有统一的组织去沟通各个方面。”老宋对我说。

一场马来西亚方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就可以看出老宋这个角色的重要。4月11日，因清明放假而暂时停开的发布会再次举行。发布会上有马航方面代表、马来西亚民航局官员，也出现了一张新面孔，就是受马来西亚代理交通部长西山木丁委任的中国家属关怀特使、马华公会的副总会长周美芬。老宋在会上先向周美芬表示了欢迎和感谢，因为马华公会下面的志工团一直在承担赴马亲属的陪伴工作。但他同时也措辞严厉地说：“现阶段最重要的不再是提供安抚，而是解决技术上的困惑。我们现在的痛苦不是已经确定失去亲人，而是不明真相，只有技术上的回答能够查清事实。”而在周美芬表示，要4月15日才能对是否建立技术专家解答机制来给予回答时，

老宋又带领家属把时间确定为第二天，“因为一分一秒对亲人都是煎熬”。

“你可以想象，一开始没有会议主持者时会场里混乱无序的状况。”一位家属这样告诉我，“那时大家会去问重复的问题。一个问题被搪塞过去了，又没有人去追问，因此每个问题都得不到根本的解答。有人觉得自己问的能够代表整个家属群体，实际上他的问题不具备共性。有时候一个失望的回答会带来全场的起哄甚至谩骂，还有发生肢体冲突的可能，所以你看现场每排的椅子都是捆在一起的，就是防止愤怒的家属抄起椅子砸向前面的发言席。”

“现在我们去追问的核心问题都是执委会从家属那里征集过来的。”老宋说，“执委会里有法务、内联、外联、技术等分工。技术团队就负责做功课，然后再去提出有分量和针对性的问题。”技术团队中的主力是一对从瑞士回来的夫妇，妻子是化学博士，丈夫是物理博士。男方父亲在失联航班上。“总体上说，技术部分是我们最薄弱也是最需要建设的，我们就号召所有家属，如果有远亲之类的是航空器、雷达、卫星方面的专家，一定要加入进来。”

4月9日上午，家委会也通过一位律师的关系，邀请到美国国家空难联盟组织的三位成员来到丽都酒店为家属们讲述他们处理类似空难事件的经验。也许是因为对寻找失联航班上的亲人没有非常直接的帮助，分享经验完的提问环节家属并不踊跃。老宋带头问了一个问题：“你们当初这个组织是怎么发展壮大起来的？我们现在的组织太松散，还有很多缺陷。”执行董事盖尔·邓纳姆(Gail Dunham)给出了这样的建议：“内部成员的诉求不尽相同，但是对外要统一发声；内部成员间的沟通则要利用尽可能多的社交平台。”邓纳姆带给家属们一条新的继续调查的思路：4月28日是波音公司的股东大会，空难联盟持有波音公司的股份，到时他们将有机会向波音

公司的人提问。“他们不会回答我们问的所有问题，但是他们知道，如果不回答，我们会一直问下去的。MH370航班的家属可以将所有对这架波音777的问题整理出来，由空难联盟组织传达。”

4月12日下午，由于家委会之前向政府不断申请专家，民航局派来了一位国际民航组织飞行记录器专家组中方成员、一位中国民用飞行标准司专家和一位民航局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每位专家在答疑前先做了各自研究领域的简单介绍。结果在介绍过程中，有家属表示不理解，在家属群里发微信说：“介绍这些有什么用？我们也不去开飞机。”

“我们提的问题全部涉及有关飞行器的基本知识，你不听这些，自己不去研究，靠别人去帮你，有谁帮你！所以说，不仅我们执委会的技术团队要对这类讲座上心，这和每个人都相关啊。”老宋在拿着话筒嚷嚷。这一次，他真的很生气，比得上他对马方工作拖沓而表现出的愤怒。

王天亮：努力保持忙碌

4月8日17点多，我在会议室边的祈祷室里见到王天亮的时候，他正在和其他几位执委会成员讨论家委会章程。前一天晚上，他们刚刚组织全体家属进行了祈福守夜。“失联整整一个月，大家都想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守夜从MH370从吉隆坡机场起飞的零点41分开始，一直持续到8日早晨8点11分，也就是飞机与卫星最后一次“握手”的时间。“我们围着摆成心形、MH370字样和飞机样式的蜡烛，只是静静坐着，看到哪个蜡烛要灭就赶紧去补上。我们祈祷，同时也感受亲人们在飞机上每分每秒所受的痛苦。”

王天亮在执委会中负责与媒体沟通和外联，他来承担这个任务也是机缘巧合。“3月25日去大使馆游行那天，



在丽都饭店会议室旁边的祈祷室里，贴满了盼望亲人归来的留言纸条

有许多记者在那里希望能采访。因为我们家委会的微博平台刚刚申请了加V，我就跑去和他们说大家可以关注这个账号。接着就是接受长枪短炮的一通拍摄，以后他们就认准我接受采访了。”飞机失联后，包括王天亮在内的所有家属对媒体都很抗拒，“很多人家里的老人并不知情，我们担心这样毫无顾忌地拍摄与报道会让突然得知消息的亲人受刺激。”

最初几天，王天亮的心情糟透了。“那天航班很早就到北京。我正好上午要去参加朋友的婚礼，是爸爸去机场接妈妈。结果左等右等航班都没有到达，他回到车里听收音机，才知道消息。”在丽都酒店，王天亮天天都会看到情绪失控的家人。“本能让我会过去安慰他们。这逐渐成为我排遣悲伤的一种方式。我闲不住，看到哪个

家属撑不住了我就过去和他聊，他的心情已经那么差了，我就不能再比他差。”王天亮告诉我，他一直以来都会参加一些公益活动，比如去“太阳村”（一个代养代教服刑人员子女的组织）看望那里的儿童。“在这样的时候，我发现我还可以有能力去帮助别人。那天晚上，我感到那么多天以来自己可以真正露出一个笑容了。”

王天亮的每一天都排得很满。“我让爸爸回家了，他去上班了，也能换换心情。我偶尔回家一次，就是拿一下换洗衣服。3月8日那天来丽都住下，当时还穿着薄棉衣，现在都要穿短袖衬衫了。”

王天亮懂得应对媒体的分寸和技巧。“除了答复问题，一定也要完整表达我们的要求。有时候我还会用英语接受采访。如果用中文再翻译成英文，

担心不能贴切地表达情绪和含义。”他不会拒绝媒体的提问，他希望媒体能够不仅仅去关注家属的情感，还能去解释造成这种情绪的原因。“比如3月25日我们去使馆游行，这是之前一系列不满积聚爆发的结果。24日北京的家属们看电视直播，纳吉布总理在吉隆坡宣布飞机终结于南印度洋，家属都悲痛欲绝，继而有一肚子的问题，希望第二天能够得到回答。结果25日我们既没有看到大使馆的人，也没有看到技术团队，大家就带着悲伤和愤怒游行去了。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拿着的标语还是祈福性质的，因为我们根本没准备。结果到了使馆之后，那里的工作人员又告诉我们大使他们已经在丽都了。就这样折腾了一遍，每个人的心情可想而知。”

王天亮告诉我他是1988年出生，

他说：“我现在一家外企做销售，这就需要见不同的人戴上一副不一样的‘面具’。”我们在丽都里的一家川菜馆吃晚饭，话题便慢慢延展开来。“马来西亚？我从来没出过国呢。我的家乡观念很重，生在哪里就是哪里。如果休假，我多半会选择国内青岛之类的海边城市。”王天亮说，“我们家是一个人一个爱好。以前周末时候，我爸会和一群朋友沿着高速路骑车几十公里；我妈则是和她的朋友去风景优美处摄影；我是和狐朋狗友们打牌、聊天或者去唱歌。”王天亮说，他母亲是最近一年才迷上摄影的。“她原来是大学教授，教高分子化学。去年退休后，先是在香山那边参加了一个歌友团，接着就在那里认识了一群爱摄影的朋友。她从卡片机玩起，渐渐觉得不够用，我和我爸就在她生日时候一人一半凑钱送她了一个“5D3”。他们这群朋友最主要是在国内摄影，都是坐火车来回的，出国就计划一年两次左右。去年他们去的是美国，这次去的是尼泊尔，接着就计划去土耳其和斯里兰卡。”

说到这里我才知道，他母亲和老宋的姐姐都在一个摄影团里。这个团里一共23人。当初由于无法在同一家航空公司订满23张机票，这个尼泊尔团分成了两拨，14人搭乘南航的飞机经停广州返航，另外9人则搭乘马航的飞机，途经吉隆坡再飞回北京。至于为什么这9人选择了马航，是因为他们在团里的年龄相对年轻，因此就自愿乘坐更加辛苦的红眼航班。乘另一航班顺利抵达北京的一名退休教师曾这样回忆：在3月7日，他还和团里另外的三个人经历了人生中可能最为壮美的时光——飞越珠峰。这将近一个小时的飞行中，仿佛心脏都要激动得跳出来。飞机在靠近珠峰的地方停了下来，一位同行者给每个人都拍了照，并且自豪地说那是她一路拍过的最好照片。她就是王天亮的母亲。“妈妈是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王天亮对我说。

吃完了饭，王天亮就匆匆和我告别了。“我们一般都会聚在一个家属的屋子里，聊家委会的工作下一步该怎么开展，直到筋疲力尽，可以回去倒头就睡。这样就不用想太多了。”

他一支接一支抽着烟，等到他起身离开，桌子上的烟灰缸里已经满是烟蒂。

姜鸣：支撑我的是信念

每天的会议，我都看到一位个头高挑的女子走来走去。有时候坐在哪位家属身边耳语几句，便又出去了。直到有一次她过来和我身边的一位大姐说话，我才知道，她叫姜鸣，是春晖园那边家属的一个负责人，在执委会里主要负责内联和办公室之类的事务。除了丽都酒店外，家属还住在珀丽、金林和春晖园几个地方。听别人说春晖园虽然远，来往丽都饭店要一个多小时，但那里的家属状况最稳定，这和姜鸣所做的疏通工作有很大关系。

姜鸣告诉我，自3月8日以来她的心情就有如乘坐过山车，起起伏伏经历了若干次变化。“我爸爸去马来西亚了。我的印象里他和我说过乘坐周五的航班，但是不知道他实际乘坐的是这趟MH370。”3月8日早上姜鸣在微信上看推送的新闻，那时她都不觉得这件事情和自己有什么关系。“然后我和一个女友一起，带着我们各自的孩子出去玩。她就和我聊天，有架马来西亚的飞机失联了你知道么？我就才醒悟过来，马来西亚？我爸爸就在马来西亚啊！接着我给我爸打电话打不通，我的手机也上不去网。我就给老公打电话，叫他去查。等到11点的时候，乘客名单一公布，我发现爸爸的名字在上面。”姜鸣接上母亲就直奔丽都饭店。

“我当时就想，肯定是出事了，心情就特别沉痛，等待那个结果的公布。可是找了一星期什么也没有找到。3

月15日，纳吉布总理宣布了客机向西折返，飞机上的联络系统被人为关闭，折返也可能是机上人员刻意为之。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家属都觉得那天是心情最好的一天，有些谣言就是那时候出来的。那几天我还和家里人谈，可能爸爸是被劫持到了哪个地方，等他平安归来，这些天的经历就会成为家庭聚会上永远的谈资了。结果3月20日，澳大利亚那边又宣布发现疑似残骸，我的心情一下子就跌到谷底，但是等到飞机飞过去，又没有了。那几天我一直忧心忡忡，有种预感好像马上就要有定论。”

3月24日晚上的宣告，让姜鸣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晚上19点多，马航的人让我通知所有家属到丽都去看直播的发布会。21点多，我们在酒店那里等着大巴，就有家属收到了马航发来的英文短信，提到了航班坠入南印度洋，机上无人还生。但因为是英文的，几乎没有家属能看懂，问马航工作人员，那个小伙子就说有个专业词汇还搞不明白，他也不能确定。大巴21点半还没到，我劝家属不如回房间看直播，不然即使车来了，发布会22点开始也不能到现场。等我把家属们送回屋里，那个小伙子就告诉了我短信的内容，让我要有思想准备，我当时心情还算平静。接着纳吉布宣布终结，中文翻译给出的词是坠毁。大概3分钟，我听到妈妈在旁边哇的一声就哭了。我也回过味来，残骸呢？证据呢？凭什么就说坠毁？”

对于每天搜索黑匣子的最新进展，姜鸣已经不那么关心。“手机上推送的或者弹出的新闻我才会点出来看，不会去主动搜索，所以你看到发布会我很少坐下来听。就是‘狼来了’喊得太多，身心疲惫了。”与大部分家属一样，姜鸣对寻找黑匣子有一些基本的疑问。“为什么一片飞机残骸都找不到就能找到黑匣子？中方和澳方发现的疑似黑匣子的信号发射处为什么相距600公里？除了MH370飞机的黑匣子

外，所有黑匣子，比如其他民用飞机的黑匣子，或者轮船的黑匣子，发出的都是频率为37.5千赫兹(KHz)/秒的脉冲信号，凭什么说这就是MH370的黑匣子呢？”这些基本的疑问没有得到解决，澳方再怎样宣称“他们很有信心确认那就是黑匣子发出的信号”也没有用了。

姜鸣原来是一名专业的篮球运动员。“我爸身高是1.85米，我妈是1.68米。按说我应该有个折中的身高，1.75米左右，可是从小都比身边的孩子高大半头。父母担心我因为身高不合群会产生自卑，就把我送去专业队训练。于是我很早就离开家了，生活在一个大集体里。虽然我是1978年出生的，正赶上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批，没有别的兄弟姐妹，但生活在这样的集体里就难免碰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我就变得比较能理解别人。”

“我可以站在对方立场上去思考，所以无论马航的工作人员还是家属，遇到问题都会来找我倾诉。比如马航，我不认同他们所有方面都做得不妥。他们一开始只是承诺5个人，后来有的家庭来了十几个人，马航也给安排了住宿。像我们家里，我爸的哥哥和姐姐都来了，不是夫妻，就按照规则开两间房，1000块钱一晚上。但是前期这是突发事件，他们处理起来没有经验，现在他们就要重新管理，无理要求就不能满足了。还有是报销油钱，有个阿姨就来我这里抱怨说到现在没给报销。我就劝阿姨，目前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性，为什么不积攒到最后呢？”但是这种理解也并不妨碍姜鸣对不合理的事情表达愤怒：“家委会因为要做一个统计，想跟马航的人要房间号，他们不给提供，我就很生气。后来他们叫我统计身份证号，我就说那是公安做的，我不去做！”她也给政府提过意见，希望他们能够建立发言人制度，每天能有国家层面的代表来和家属沟通，表达关心和问候。“政府就觉得每天电视新闻都在报啊，我

们的飞机和军舰也在投入搜寻啊。我就说，那些媒体上的消息，是满足大众需求的，它和家属的心理需求不一样，你有人过来安抚家属，家属就不会觉得孤立无援。”

“我现在对这个事情的性质和结果已经不去做判断了。我每天来到现场，是因为我还有信念。我想要亲人归来，即使不能，也发誓一定要搞清真相。”姜鸣说。

失联的第35天，姜鸣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信息，同时还配了一张香奈儿香水的图片和一张微信对话的截图。那是3月5日，父亲即将飞往吉隆坡之前，问马上过生日的女儿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姜鸣告诉父亲是这瓶香水。父亲最后的信息是两句话：“女儿生日快乐！”“飞机快起飞了，一切顺利。”姜鸣说：“35天了，每天还会无数次地拨打那个熟悉的电话，可是永远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一个朋友从马来西亚来北京，问我需要带点什么。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爸爸本来要送我的这件生日礼物。爸爸，生日礼物我已经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想亲口听你说句‘女儿生日快乐’。”

结尾：自救与救他

王天亮告诉我，比绝望更可怕的是满满的希望。在会场上，也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坚信亲人还活着。“我们执委会这些人，都相对年轻，我个人早已感觉到亲人生还的可能性极其微小，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还是抱有一丝希望。我们几个家委会的人那天晚上还闲聊，飞机上那4吨山竹是什么概念？落水应该形成多壮观的一片漂浮物，所以不该是坠海啊。”

这些执念者一般坐在会场较后的位置，不会发言，也不会喊口号。他们主要是一些老人和失联乘客的妻子。飞机上的亲人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是支柱，是感情的全部寄托。

家属石先生和妻子就是这样。得知我是记者，他们很焦切地问，你们能不能反映一下，不要在海里继续搜了，搜了半天海里什么都没有，就说明根本不在海里啊。他们告诉我，大儿子在飞机上。“他是河南安阳一个外贸公司的翻译，这次是第一次出国，陪着一位工程师一起。他从小学习就很好，他在安阳读的大学，在学校里是学生会主席，人缘好得不得了。25岁那年他结婚，光同学就来了68个。现在他的儿子刚刚满9个月。马上‘五一’了，要给大蒜抽蒜薹，每年不管再忙，大儿子都是要回家帮忙的。他们公司的经理还说呢，我们儿子太勤快了，马上上海就要设分公司了，打算把他派过去管理。”

同样对孩子平安归来还饱含希望的《一代宗师》里武术指导鞠坤的母亲告诉我：“儿子在马来西亚新开了个工作室，这是第一单接下的生意。他是吉林体育学院毕业的，后来到北京体育学院上的研究生。他8岁在长春的时候参加少儿武术比赛，正好李连杰是裁判长，就认得了，一直有来往。李连杰就建议，去北京闯荡吧。于是他2003年就到了北京，一直在当李连杰的替身。我7年都没见到儿子了，他太忙了，没时间回吉林老家看我。而且冬天吉林要零下30多摄氏度，他的孩子小，怕带回来受不了。3月4日，我们还在QQ上视频通话过，他在马来西亚剪了一个新发型，还问我：‘妈，好不好看啊？’我就开玩笑说：‘不好看，像个老和尚。’”

“我们小辈人没法过去和他们说，‘你也要往坏的方面想啊’。毕竟不想去戳破他们的希望，那也是自己的希望。”姜鸣这样告诉我，“我只是老在对他们说，现在每天也没有什么新进展，与其胡思乱想，还不如开始整理下孩子的个人资料。毕竟无论如何，将来都是要进入理赔程序的。现在他们有盼望，还有那做事儿的精气神儿。”■（文章中的部分人物名为化名）



宾利新飞驰 V8

大众进口车“渠道变革”能否一路走好

作为“渠道整合”的决策者，大众汽车集团全球执行副总裁、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执行副总裁苏伟铭正在经历着制度设计与现实抵触的考验。

主笔 / 李三

苏伟铭把旗下的经销商大致分为三个阵营，“经营好的三分之一要继续加强合作，中间的三分之一要助推一把，使之更好地成长，落后的三分之一不放弃，但需要花时间”。

苏伟铭也直言不讳地指出：大众进口车必须要做的是品牌建设，“大众进口的品牌还没做，甚至基本上还没做，所以要从战略上考虑，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功课”。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目前大众进口车市场的总体是否满意？你觉得是总量问题，还是渠道问题？

苏伟铭：我认为现在还是渠道问题。中国汽车市场销量在未来3到4年会达到2000多万辆，今年中国整个市场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一季度表现不错，估计二季度的增长会比较平稳。

从全球市场看，像中国这样国内产能很高的国家，如果不进口，只靠出口，从规律上来看也说不通，所以，我认为中国市场进口车还将平稳增长。我认为进口车会在很长时间维持在90多万到110万辆。我们一时还不明确的是，用什么产品战略去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从目前看，我觉得进口车会更加多样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进口车的产品系列是怎样的结构？

苏伟铭：从目前看，今后5到10年的竞争肯定是在SUV市场，在购买行为上，很多客户开始选择SUV轿车，但我们也应该小心地看待轿车，SUV、尤其是小的SUV已经在往轿车的方向发展了，形态上都类似“高顶轿车”，所以我们会预测竞争对手在接下来5年会推出什么样的产品，大众集团

正在做很多功课。

至于产品是从德国来，还是从其他国家进口到中国，我们还没有完全看到完整分析。接下来一两个月就会明确下来。我们有意向把进口车都带过来，但会考虑汇率的因素。

三联生活周刊：去年整个超豪华型汽车市场下降了18%，你如何评价大众汽车在中国的几个品牌的未来走向？

苏伟铭：对大众品牌、奥迪品牌，我们的期望可能会高一点。兰博基尼已经进入了产品生命周期末端，Huracan今年会来，但量不多，年底会正式推出，销售将有望更好。宾利今年会好一些，去年全球1万辆，一季度比去年同期增长19%。斯柯达今年的侧重点是Yeti，未来明锐A7会出来，我觉得A7是斯柯达品牌的代表。

我们对大众进口车的业务做了一

些调整，由原来 120 多个经销商，发展到现在的 150 多个，基本上侧重在一线、二线城市，这 150 多家经销商三分之一做得很好，三分之一还需要支持，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侧重点。

三联生活周刊：大众进口车进入上海经销商渠道，这次“并网”的初衷是为了渠道整合吗？

苏伟铭：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并网”的概念，其实绝对不是。我们有一汽-大众、上海大众以及大众进口的网络，我觉得三个网络是一笔巨大的资产。

说到与上海大众的合作，我们的想法很直接：三到五线城市大众进口网络相对空白，但因为是进口车，如果去那边建网成本会很高，如此看来，与上海大众的战略性合作就很有意义。今后我们会将一些高档车型放到上海大众。一汽-大众有奥迪，他们对高端车的管理有一定的经验。但对上海大众来说，高档车型的引入是一种战略上的挑战。

从管理的角度，我们原来关注的重点是以经销商为核心，现在是以区域为核心，在没有大众进口经销商的城市，以上海大众的标准来管理，如果同时存在，则按大众进口的标准来管理。

三联生活周刊：大众进口经销商和上海大众经销商对“合作”的反应如何？

苏伟铭：我在与上海大众之间沟通时明确表达，如果这个上海大众经销商的销量发展到一定量的时候，就必须建一个大众进口 4S 店，我也鼓动大众进口的投资商，赶快去投资上海大众。上海大众的反应非常积极，但同时挑战也来了，他们目前不擅长销售高档车，但我觉得这恰恰是最有意义的，就是要锻炼他，提高其营销能力。

从大众进口经销商的角度讲，我与主要投资人沟通了合作事宜，他们都能接受。这些经销商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压力比较大的是相对落后的三分之一的经销商，我们的工作是要对这三分之一进行系统分析，明确如何能帮他们。我们帮助他，他也一定要

努力，使自己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避免上海大众经销商与大众进口车经销商之间“恶性竞争”？

苏伟铭：大众进口车进入上海经销商渠道的计划是在去年底开始的，我们跟上海大众现在合作的是 90 个经销商，主要集中在三到五线城市，这 90 个网点贡献的市场份额不是太大，不能跟一线城市比，现在的比例大约是 10% 到 15%。

现在上海大众的网络不错，保有量非常大，售后服务等确保他们的盈利比较稳定。“进口车赚钱”这个概念大家都知道，现在不是赚不赚钱的问题，而是价格乱不乱的问题。如果没有统一标准，就可能演变成两个渠道的价格战，并持续恶化下去。

我认为竞争是很正常的，适度竞争是好的，但恶性竞争绝对要避免。大众进口汽车本来没有“跨区域销售”这个概念，原本一直清晰地按照销售大区销售，现在有了上海大众，整个流程就必须有所调整。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在两个网络间加强沟通和协调？

苏伟铭：我们并不能制定具体价格，因为这样做违背政策，但在策略层

面上大家应该达成共识，避免价格战。从管理的角度，跨区域很正常，区域之间的价格应该一样，价格乱了不行，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第三方去进行监督。

现在汽车流通协会下面成立了汽车经销商联合会，我们必须听取大众进口经销商、上海大众双方的意见，再看要怎么整改。以前我们提出一个方案，只要上海大众统一，就可以执行了，现在不行，方案还必须要跟经销商联合会来讨论，讨论之后再共同执行。

三联生活周刊：是否考虑结合产品重新构建渠道？

苏伟铭：比如辉腾，绝对不会在三、四、五线城市。对 Up！的定位是战略的一部分，我们认为现在是 Up！的时间了。我觉得这个店中店的概念要设计出来。在东南亚很多地方会看到大众的 A 级车与丰田在一起竞争，但大众的 B、C 级车的竞争对手是奔驰，因为它的客户群体和宝马、奥迪不一样，而和奔驰比较接近。

经销商一定要把销售队伍分开，卖大车的是一个管理队伍，包括市场也是。现在新加坡在考虑是不是把店分开，一个店是专门 A 级车，另外一个 B、C 级的车，因为它们两个的竞争群体完全是不一样的。中国还没有这样做。

如果把 Up！卖成最便宜的小车，那就错了。而且我们就是做 Up！的进口，我们不会在国内生产。辉腾的定制中心的思路为 Up！在中国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启发。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年“大众进口”在品牌建设上有什么遗憾？

苏伟铭：大众品牌就是大众品牌，但大众品牌下面分别有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在 2005 到 2009 年这段时间，我不允许提“大众进口品牌”，因为首先要把大众的名字打出来。之后到一定的规模，可以考虑有一个品牌叫作“Exclusive”（尊享），我想用这样一个大众的子品牌，让大众进口往这个方向走。可惜的是在过去几年这个事并没有很好地落实。■



苏伟铭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右二）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左二）等官员介绍“感知中国”系列展览

UNESCO 里的中国艺术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7日上午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演讲中谈道，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在这一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举办的“感知中国”系列展览，旁证了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主题。

主笔 / 曾焱（发自巴黎）



“感知中国”展览现场



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里的毕加索壁画

距离巴黎铁塔几步之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部大楼位于丰特努瓦广场，外观极简。这组建筑动建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具工业风格，和四周的巴黎19世纪奥斯曼式楼群差异颇大，不过相近的灰白色调，让它在这片老街区还不显得突兀。

门口一群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排队，想等待下午的日常开放参观。他们被工作人员告知，里面有来自中国

的大型展览正在布展，今天的参观暂时取消。

名为“感知中国”的系列展览，场地被安排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7日上午发表演讲的1号厅旁边，这里属大楼中庭空间。对于艺术爱好者来说，这个大厅虽略显陈旧，却颇富吸引：1958年大楼开始修建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向包括毕加索、米罗在内的著名艺术家委托创作艺术

品，后来又陆续购藏一些艺术品，加上各会员国的赠礼，现在从地下一层到二层，多数墙面都被各国知名或不知名艺术家的作品装饰，其收藏相当于一个小型美术馆。

毕加索的巨幅木板壁画在其中仍最为醒目，占据了最高最大的一面墙，从中庭各个角度都能看见它的某个局部，如果站在二楼，就能尽收眼底。1958年该画完成后，毕加索给它取名《伊卡洛斯的坠落》（*The Fall of Icarus*），后来为了符合委托之初的和平及向上主题，当它被挂上这面墙时，曾一度被改名为《战胜邪恶的精神及生活力量》，不过我们看到，现在金属铭牌上已复用为法文的作品原名。在毕加索作品旁边不远处，2号厅大门上方，挂有意大利“贫穷艺术”代表人物塔皮埃斯的作品，但画幅小了许多，不易注目。“欧普”（OP）艺术鼻祖瓦萨雷利也有一墙，可惜在角落里。名建筑师勒·柯布西耶的画被安放于地下层一条侧廊上，同层还有中国画名家宋纪瞻的松树图，来自中国政府礼赠。

在展览现场，作为“感知中国”展的总统筹人，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向本刊介绍了展览的四个部分：“设计北京”展示现代科技如何融入城市生活，“上海时间”通过从早到晚6个时间节点来反映上海作为现代大都市的中式生活——衣食住行乐。另外两个艺术展，一古一今：古为西安曲江艺术博物馆带来的“壁上丹青”和“龙凤呈祥”明万历皇家金器展。“壁上丹青”选取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1911年间的十数件中国历代壁画精粹，以博物馆级工艺复制展出。这个展规模不大，重点展示汉唐壁画，反映古代中国在丝路上跟世界的交往。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7日上午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演讲中谈道，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

动力。在这一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举办的“感知中国”展览，旁证了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主题。

曲江艺术博物馆馆长周天游介绍：“中国古代壁画从汉代起实则都是以丝路为中心。丝路兴，壁画兴；丝路衰，壁画衰。”在这次的展品中，有一幅西汉羽人图像的壁画复制品，羽人双手合十、背有一双翅膀，这种形象在汉唐瓦当、壁画中都多有出现，周天游认为，这可能是经由丝路传来中土西域图像，随着陆上丝路在唐以后衰落，这类羽人也渐消失。2014年6月，“丝绸之路”将整体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外发布，丝路上共36个遗址，其中有33个位于中国境内——作为丝路中西交流见证，中国古代壁画在UNESCO总部展示也就显现出更多一点意义。

当代油画展部分由北京大都美术馆主办，从董希文、罗工柳、靳尚谊、詹建俊、全山石到当代艺术家朝戈、尚扬、申玲等，展示了1949年至今的60余件中国油画。范迪安介绍，北京大都美术馆是一家专门收藏中国现当代油画的民营博物馆，此次在巴黎展示的大部分作品都来自馆藏，但也有重要借展，比如靳尚谊的《塔吉克新娘》就是中国美术馆的收藏。董希文画于1962年的《山歌》、《喜马拉雅山第二高峰下》，靳尚谊的《晚年黄宾虹》，都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品。

与油画展同时开幕的，还有“中国油画：图像、历史、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邀请到了法国阿拉伯文化中心主席雅克·朗格、巴黎高等美术学院院长尼古拉斯·鲍里欧德、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谈论他们所观察到的中国油画。学术座谈会的主持者、中央美院教授余丁在巴黎现场谈及专家们特别的学术视角时，向本刊提到了法国博物馆专家克里斯蒂娜·清水的发言。



靳尚谊参展画作《塔吉克新娘》

余丁说，本来很担心在巴黎这样的地方谈论油画是不是一个合适的题目，但现在来看，如果把油画作为一种艺术方式背后的文化交流史来探讨，仍有很多观点生发。他说，清水在担任巴黎市立赛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时，2011年曾策划了一个关于20世纪早期中国油画的展览：“华人艺术家与巴黎1920～1958：从林风眠到赵无极。”这个展览汇集了徐悲鸿、常玉、潘玉良、赵无极、林风眠、刘海粟等人的作品，并全部取自欧洲博物馆及私人收藏。这次，清水以法国博物馆的藏品为基础来谈论中国早期油画，其中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讲到在法国学习过的中国油画家的签名习惯：“清水认为，这些画家的文化差异和转换也体现在签名上，比如说常书鸿画他女儿常沙娜，画上写有汉字的‘沙娜’，但其发音在法文里本来是一种花的意思，这种花在里昂常见，那里曾是画家生活过的地方。再比如说到刘海粟的签名习惯是用字母，但他同时会在画布背面盖个印，并写上中

文的画名。清水所做的这些图像分析表明，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油画家在西方学习的时候其实很在意画面的每一个细节，包括签名在内，也讲求中西交融。”

范迪安告诉本刊，这次特别选择将两家民营博物馆——北京大都美术馆和西安曲江艺术博物馆带到UNESCO展览，是希望能向欧洲呈现中国博物馆界的一种新的生态：不仅公立博物馆在发展，民营博物馆也在发展，而且这些民营博物馆都很注重它的公益化，即公共服务。“我觉得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发展的新的生态很有

意思，要不然他们可能觉得中国还是一个老体制。其实中国这些年文化体制的改革就包括了从政府角度和社会角度来共同形成新的文化公益平台，也包括推动产业发展，先有公益性又兼具产业性。推动民营博物馆、特别是艺术类博物馆的公共服务发展，这样能带动更多的社会共识；财富不仅是私人占有而且要拿来社会共享。这是国际上很受到关注的一个话题。”

范迪安认为，和商业性画廊在艺术博览会上展示的作品有所不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展览的要求通常比较具有学术和文化脉络。“像这样一个展览，能带动大家对一种艺术现象后面的文化方式的研讨。总体来说，西方的商业市场、收藏家可能对中国艺术是具有像猎鹰一样的警觉和兴趣，在捕捉各种东西。但是西方的学界，坦率说，对中国艺术特别是中国现代以来的艺术关注还是相当不够。”他说，在民间的自由交流之外，希望能有更多指向清晰的顶层文化交流路径。☑

（实习记者尤帆对本文也有贡献）

《三联生活周刊》2014年更多精彩，订阅更优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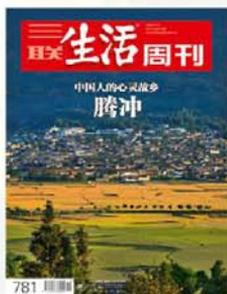
2014 订阅全年净省208元



全年52期，零售单价12元 | 订阅单价8元 | 订阅年价416元



内容更全面、深入地关注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热点
一支高质量的主笔、编辑、记者队伍，更加大采访成本投入，更强调原创性
可读性更强，内容更丰富，涉及投资、理财、收藏、家居、健康……方方面面的实用生活指导
一本高端综合类周刊承载更多理想，以坚持不懈的成长回报读者厚爱，证明自己值得期待



三联生活周刊荣获

我国新闻出版领域最高奖——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中国“百强报刊”
中国期刊协会颁发——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

邮发代号：82-20 /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委托声明：三联生活周刊订阅服务由邮政部门独家代理，未委托其他机构订阅本刊。

杂志社咨询电话：010-84050425 / 84050451

联系信箱：dzfw@lifeweek.com.cn



“壁上丹青”展之壁画：《教外别传图》

壁画“丝路”

曲江艺术博物馆3月27日带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展示的“壁上丹青”，其原型展其实就是该馆2012年的开馆大展：“色挂形象穷神变——中国古代壁画源流。”88幅壁画借展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陕西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等20多家国家级和省级文博单位，其中五分之四是原作真迹，几成一条壁上“丝路”。

主笔 / 曾焱

几年前，西安威斯汀酒店选址刚刚确定的时候，便有了在里面做一个小型高端博物馆的规划。

说起来，这还是源于博物馆投资人郭炎多年前的一次旅行经历：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贝拉其奥（Bellagio）

酒店，其老板史蒂夫·永利（Steve Wynn）为个人收藏建造的艺术画廊，给他留下了极深印象。



《车马出行图》



《三侍女图》



《持壶侍女图》



《四侍女图》



《羽人图》

所以，郭炎最初开办西安曲江艺术博物馆的初心，也只是想展示他自己积累的收藏。他是越南华侨，1980年回到中国后，一直对东方古董倾心收藏。在他的私人藏品中，包括一批明代藩王金银器、藏传佛教文物及来自内蒙古的古代鞍马具。距今2700年、由25件金甲片组成的一套金铠甲自法国购藏回流，当时更是他心目中的未来镇馆之宝。随着郭炎对西安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更多深入，尤其在认识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前馆长、古代壁画专家周天游后，郭炎对博物馆有了全

然一新、超越自身收藏兴趣的定位：抢救、保护、收藏，展示以中国古代壁画为中心的物质文化遗产。

“壁画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绘画形式之一。中国古代先民在墙壁上留下了丰富的绘画，它向后人展示的世界比语言文字所描绘的更为饱满和富有感染力。从宏观上的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状况，到微观上百姓的衣食、住、行，先民用他们或饱含深情或谨慎客观的笔触描绘着对于世界的认识。”周天游和郭炎想要通过博物馆，将他们对壁画的认知传递出来。

西安近年的城市发展，模式其一是“隐性文化显性化”，说得更形象点，也就是让看不见的地下文物和历史，逐步走向可见的地上博物馆的保藏和展示。据西安市文物局资料，目前西安市已登记在册的各类文物点为1.5万多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有41处，可移动馆（库）藏文物达69.1万件（组），其中珍贵文物1.5万多件。为此，西安市政府提出在保护好历史风貌和重点古迹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创新性，努力使隐性文化显性化，让地下的走出来，让书本里的走出来，使之可读、



“龙凤呈祥”展品：嵌宝石双凤形握柄金瓶



嵌宝石麋鹿形累丝金盒



龙纹嵌宝石镂丝花瓶



金爵



嵌宝石龙纹金托、金爵



嵌玉镶宝累丝金如意



嵌宝镶玉金执壶

可感、可消费。

西安曲江艺术博物馆的古代壁画主题，为西安补上了一个空白。2008年10月，西安曲江艺术博物馆正式筹建，周天游出任馆长。他最初计划和陕西历史博物馆进行唐代壁画主题合作：陕西历史博物馆里有500多幅唐墓壁画，无论是数量还是艺术的精美程度，在国内外均首屈一指。但周天

游更想做的，其实是通代壁画。他说，唐代壁画虽然处于壁画艺术的巅峰，毕竟也只代表一个时期，不能让人完整地地了解中国绘画史。

西安曲江艺术博物馆于是成为国内第一个以通代壁画为主题的博物馆，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为观众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古代绘画发展历程的完整途径。到目前为止，博物馆一共展

出88幅壁画，其中五分之四是原作真迹。

在壁画展厅外，西安曲江艺术博物馆里的另一个专题展厅——“东波斋珍藏展”，重点是明代万历年间为主的皇家金器，包括耳饰、头饰、戒指、项链等装饰物，其雕镂、累丝、捶揲丝等技法则显示出宫廷金银艺术的华贵气质。此次在巴黎展出的“龙凤呈

祥”明万历皇家金器展，便来源于此常设馆展。“明代皇家金器的重要收藏之地，国立博物馆里以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为主，其中南京市博物馆的收藏尤为完整。而从民间收藏来看，西安曲江艺术博物馆收藏有明万历辛丑年的代表器物，是较为突出的一家。”

此次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陈列的，包括了累丝双龙凤花瓶、嵌玉镶宝累丝金如意、金爵等几件重要器皿。周天游馆长介绍说，明代金器尽显龙凤之尊贵，写实的花鸟鱼虫、重工镶嵌的宝石美玉点缀其间，彰显着古人的智慧与国家的恢弘气象。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西安曲江艺术博物馆还与设在敦煌研究院的国家古代壁画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共建西安工作站。这个站将负责联合培训墓葬壁画保护修复人才，推广与发展先进保护技术，并与包括故宫博物院在内的国内20多个博物馆与考古研究所合作，共创世界上第一个壁画展示整部中国绘画史的展馆与一个崭新体制的研究平台。80多件在馆里常设展出的壁画，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明清时期，无论地域和时代，面貌都显得十分丰富，比如通过山西博物院借展的北齐《仪仗图》、辽宁朝阳市博物馆藏的辽代《贵妇图》，观众可以从中看到鲜卑和辽人的宫廷礼仪或生活服饰。

周天游说，目前国内能独立从事壁画修复的人屈指可数，急需加强培养与培训，如果通过这个项目，能够把保护、推进壁画修复技术作为先导，在此基础上做展示，将是一个推进。他们和陕西考古研究院合作共建了壁画修复室，计划每两年举办一次“曲江壁画论坛”，以修复和艺术史研究为主题。“当中可能还要穿插一些专题考察，像河北、山西、陕西等省，地上寺院壁画很丰富，但是很多无人管理，尤其是在深山里的寺院急需普查存量，比如陕北佳县，当地很多道观的后人

自发对寺院壁画进行保护，我就在大佛寺见到一位50多岁的女性，丈夫和女儿都去世了，她独自住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寺院里，守护壁画，不愿离去。又如西藏阿里地区有些寺院壁画，发现的消息传出去后，文物贩子开着车就过去盗掘了。所以现在能对壁画做原址保护最好，不能原址保护的就要移址，不然以后就更加困难。”周天游说。

西安曲江艺术博物馆的壁画修复工作室现在在100多平方米的规模，设备齐全。除了4名从文物保护或博物馆专业毕业的工作人员外，博物馆也外聘了专家。壁画展柜，要求恒温恒湿，防震、防盗、防紫外线，壁画展厅光

订购展柜就花了500多万元，加上背板、支架、灯光等其他附属设施，全部费用达到上千万元。另外，570平方米的库房以钢筋水泥整体混浇，里面安设了目前最先进的壁画保藏柜——柜体壁画支架保持8度的倾斜，这样既稳定又能防止壁画因直立而损坏，在展览时也利于灯光调控。在硬件方面，目前博物馆已投入近亿元。

卢浮宫里有个带玻璃顶的咖啡厅，坐在里面的人可以透视博物馆的中庭景观。郭炎的愿望，是将来也要在自己的博物馆里建个室外咖啡厅，让观众坐在那里就能享看文物守护之美。他说：收藏，最终还是因为喜欢，把好的和美的东西拿来与更多人分享。■



累丝双龙凤花瓶

美的标准

文 / 袁越



美有标准吗？答案似乎是否定的。问问周围的人，有人喜欢胖的有人喜欢瘦的，有人喜欢白的有人喜欢黑的，标准似乎很不统一。难怪人类学家曾经认为，美的标准属于社会学范畴，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结果，没有统一的标准。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这个理论。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现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系助教科伦·艾皮瑟拉（Coren Apicella）就是其中一位。她决定研究一下坦桑尼亚的哈扎（Hadza）部落，这个部落不但很少和外界接触，而且至今仍然以男人打猎女人采集的方式生活，这种方式占了人类发展史95%的时间，我们的绝大部分原始特征都是在这一阶段进化而来的。

研究显示，这个部落的男人和女人都把美作为择偶的首要标准，其次才是性格和生存技能（打猎或者采集的技巧），这说明审美标准在这个部落

的进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此基础上，艾皮瑟拉首先研究了哈扎人对于脸的审美标准，发现他们和欧洲人一样，都喜欢平均的脸型。读者可能都听说过，如果把一个族群的所有脸型输入电脑，让电脑计算出一个平均值，结果一定是最美的，哈扎人也不例外，说明这是人类的普遍规律。艾皮瑟拉博士认为，这个选择是双向的，越是平均的脸型说明基因越优秀，自然也就越受青睐。反过来，越是优质的脸型在族群中出现的次数也就越多，因此也就越平均。

接着，艾皮瑟拉研究了哈扎男人对于女性腰臀比的审美，发现他们并不喜欢细腰的女性，这一点和欧洲人正相反。已有的研究显示，腰围和臀围之间的比值越小（细腰）的女性生育能力越强，哈扎男人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呢？

经过同行提醒，艾皮瑟拉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她以前的研究是拿女性正面照片作为样本给哈扎男人看的，而哈

扎女性大都有着巨大的臀部。艾皮瑟拉改变了策略，给男性受试者看从各个角度拍摄的女性照片，结果发现哈扎男人喜欢臀部丰满的女性，这样的女性腰围和臀围之间的比值较小，和欧洲男人的喜好差别就不大了。艾皮瑟拉认为，这个结果还说明哈扎人生活条件艰苦，女人储存脂肪的能力非常重要，所以巨大的臀部才被认为是美的象征。

最后，艾皮瑟拉又研究了哈扎人对声音的审美。已知一个人声音越低沉，说明他/她体内的雄激素就越多，雄激素多的人肌肉更强壮，生存能力更强，但同时性格较为“男性化”，不太顾家。艾皮瑟拉发现哈扎男人更喜欢声音高的女性，和欧洲男人一样。但哈扎女人并不喜欢声音低沉的男性，与欧洲女人有差别，这是怎么回事呢？

艾皮瑟拉再次审查了自己的数据，发现调查对象里超过一半都是正在哺乳的妇女。哺乳期妇女占多数是原始部落的常态，本来不算稀奇，但当艾皮瑟拉把这部分数据剔除后，奇迹出现了。剩下的女性更喜欢嗓音低沉的男性，和欧洲妇女一模一样了。

艾皮瑟拉认为，这个结果恰恰说明女性的审美标准和自己的身体状态密切相关，符合进化的规律。未孕妇女更希望从男人那里得到优秀基因，所以会喜欢嗓音低沉的男性，但是怀孕的妇女则最需要能照顾她的男人，所以她的喜好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更加青睐那些不那么大男子主义的男人们。

艾皮瑟拉的研究在人类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学者们认为，这项研究再次表明，人类的审美不全是文化决定的，其背后有很深的生物学基础，属于普世价值。■



梅赛德斯-奔驰 CLA 炫动之夜

颠覆传统，风型无阻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汽车品牌能像梅赛德斯-奔驰一样与时尚息息相通。同全球 28 个国家的 44 项顶级时装盛事之间的密切合作，让梅赛德斯-奔驰成为国际时尚范围内最负盛名的合作伙伴。而在中国，梅赛德斯-奔驰已经与中国国际时装周携手走过了三载春秋，始终如一地缔造着隽永弥新的东方美学经典。

3 月 31 日的“风型无阻”梅赛德斯-奔驰 CLA 炫动之夜，全新 CLA 运动轿车以其风行无阻的流体雕塑之姿、前卫之态完美亮相中国市场。CLA 由极富表现力的 Style Coupe 概念车幻化而来，在继承梅赛德斯-奔驰家族设计基因的同时，又拒绝循规蹈矩，以更加前卫、激进的形态演绎着年轻与动感。

叹为观止的车身比例，颠覆传统的外观流线设计，雕塑感的车身表面——拒绝循规蹈矩的全新 CLA 运动轿车就是一款超越时代的先锋杰作，用更加前卫激进的形式演绎着未来的年轻与动感。正是这种专属的颠覆才华，将 CLA 与引领时代的潮流先锋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桀骜不驯，喜欢向规范发起挑战；他们另辟蹊径，绝不随波逐流；他们特立独行，用自己的个性定义全新规则。

在过去 128 年的星徽历程中，梅赛德斯-奔驰从未停止过对汽车设计的探索。每一个具有标杆意义的设计面世，就意味着下一代全新设计的开始。不断突破，是汽车发明者对自我的至高要求。每一季的时装周，梅赛德斯-奔驰都希望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最具前瞻性、代表未来潮流的车型。这一次，全新 CLA 运动轿车所展现的超越时代的前卫风格与个性，是任何语言都不足以表达的。

一场以 CLA 颠覆传统的美学设计理念为主题的时装秀，彰显出 CLA 凌厉不羁的个性；而 SIMONGAO 的“反差异性美学”系列，更跨界诠释了它风型而动、引领未来的独特气质。全新 CLA 运动轿车以颠覆者的姿态在这场时尚秀场上重新诠释了奔驰造车艺术的极致之美；用挑战传统美学的先驱理念，为下一世代的汽车设计指明了方向。

对于梅赛德斯-奔驰来说，永不停歇的创造与再创造的过程，才是设计的真正意义。这一设计理念，不仅确保了奔驰艺术的完美传承，更不断推动着汽车文明发展的步伐。让人们在享受时尚生活的同时，更能深刻感受到梅赛德斯-奔驰引领时代的勃勃雄心。



SIMONGAO 2014/2015 秋冬系列——“反差异性美学”



全新 CLA 运动轿车



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及市场营销执行副总裁段建军先生现场讲话



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市场总监王芳女士表达了对梅赛德斯-奔驰中国国际时装周的期许

大师绿

文 / 张斌



身着大师绿西装的2014年美国大师赛冠军沃森（右）与2013年冠军斯科特

有一种颜色叫大师绿，有一份荣耀是美国大师赛冠军。爱高尔夫球的人们每年4月都会等待，看谁最终能绿袍加身，那一刻尊贵有如帝王，哪怕大师绿的西装上衣造价不过250美元，俄亥俄州的一家制衣公司负责订制，生意不大，一年也就几件的买卖。

大师绿西装理论上只有两种人可以穿着，美国奥古斯塔高尔夫球俱乐部会员，大约300人，非富即贵，名单从不公开发布，想入会者实在太多，据说女性会员现在提出申请后要等上四分之三个世纪，简直活不过梦想啦。章程规定，入会花费并不高，最多不过3万美元。今年媒体拍到赛前酒会中，NFL总裁古德尔身着大师绿，他是会员中的“一年级新生”，这位去年收入4420万美元的大老板，3万美元当然不是事，我想他一定不需要等太久。

还有一类人能够享受大师绿，那自然是大师赛冠军。奥古斯塔实在是老派，规定冠军只有一年在公共场合自由

穿着大师绿西装的特权，新冠军产生后，那就请老冠军自重，把西装交还回来，保存在奥古斯塔，只能每年比赛时再显摆一下，新老冠军们高高兴兴来场三洞赛，这都是高尔夫世界里的特权。大师绿，有人将其比喻为奥运金牌和斯坦利杯等级的荣耀，穿着它走向世界总能有些奇特的经历。2008年冠军、南非人特雷弗在自己的冠军年份中出行日本，在机场候机，大师绿挎在臂弯之间，几位日本商人居然涌上来，抚摸着西装上的奥古斯塔徽标和铜质扣子，潸然泪下，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师绿啊。这场景，这情感，爱高尔夫球的人一定理解的。顺便说一句，冠军获得者并不能顺理成章成为奥古斯塔会员，一样得排队，对于大多数冠军兴许老了有戏的。

1930年，英国贵族依旧在创造着高尔夫的传统与时尚。奥古斯塔的联合创始人鲍比·琼斯在英国公开赛现场看到球技卓著的人都身着红西装，受此启发他与合作伙伴为自己的俱乐

部和赛事打造基因——大师绿，至今无人可以给出理由，为何就是绿色啦？1937年开始，奥古斯塔的会员都开始身着大师绿西装。12年后，大师赛冠军有幸开始在赛后享受绿袍加身的礼遇。当年的大师绿必须是厚重的羊毛面料，如今此种面料已经不流行了，代之以轻薄的新面料。65年来，尼克劳斯六度赢得大师绿，至今无人能及。

去年冠军斯科特是澳大利亚人，平日里住在瑞士和巴哈马，夺冠一年间，生活变化太大。每逢斯科特身着大师绿出现在公共场合，都会有执著的高尔夫球迷对着斯科特喋喋不休地讲述，夺冠时刻，他自己在干什么以及所思所想，日子久了，斯科特只有落荒而逃一种选择。2003年，威尔成为在奥古斯塔夺冠的第一位加拿大选手，荣归故里，新冠军身着大师绿光临冰球场，枫叶队队员们挥舞球杆轻击冰面，这可是冰球运动中表达敬意的最佳方式。

大师绿，何等珍贵，但并非每位冠军都对其认真上心。2011年冠军舒瓦泽尔赛后将大师绿落在球童车上，想想都后怕，幸亏球童好心送回，如果是在出租车上，那就真悬了。2007年冠军约翰逊居然不知道自己可以将大师绿随身带走，奥古斯塔只给西装，不送衣袋，清晨6点出门奔往纽约拍照，慌乱中约翰逊竟然拿一个垃圾袋草草包裹一下了事；到了时代广场拍照，准备不足的他在大师绿下草率地配了一条牛仔褲，实在不讲究。从2008年开始，奥古斯塔吸取教训，随西服送出精美衣袋。要说最酷的还是尼克劳斯这样的老派冠军，他悠悠地说：“我就从来没有将大师绿带离过球场，瞎得瑟啥啊。”

哈格尔到底要干什么？

文 / 宋晓军

4月8日，以中央军委副主席会见美国防部长哈格尔当面对他表示“不满”为标志，国内媒体和网络开始对哈格尔的亚洲之行进行了一系列的“吐槽”。为此，我不仅在CCTV做了节目，而且也接受了一些国内外媒体的采访。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从军事上对哈格尔到底要干什么用文字梳理一下。

50多年前，美国总统肯尼迪对他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交代了作为国防部长该干的两件事：1. 决定需要什么样的一支军事力量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2. 尽可能在财政拨款内组建和维持这支军事力量。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应该对奥巴马政府负责的内阁成员哈格尔该做的，首先就应该是：针对奥巴马政府5年前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外交政策目标，提出军事力量的规模。这一点，他在4月1日召开的美国与东盟国防部长会议上，已经有所描述。即美军未来在亚太地区将维持33万军人、180艘舰艇和2000架战机。

现在看第二件事情：到底要花多少钱来组建和维持这支军事力量呢？这正是问题关键所在。就在一个多月前，哈格尔除了提交2015财年的国防预算案外，还提出了未来5年的国防概算。而这个概算比2011年由国会两党组成的委员会提出的未来10年“预算控制法案”的要求上限多出了1150亿美元。根据美国国防网站3月5日的报道，哈格尔与作为事务官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起，对新提出的5年国防概算做了说明。其大意是：如果未来5年的国防预算低于国防部所提出的数字，将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国防部决定要花这些钱在军事

上到底要干什么呢？根据国防部相关文件内容简单说就是，把加强海外驻军以及反应能力作为“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中赢得胜利的重要基础，并不断采取行动。行动的指向是，在西太平洋方向上，美军力量将维持第一、第二岛链和夏威夷传统的三线配置。同时要将重心向以关岛为核心的第二岛链转移，形成以关岛为枢纽，以日本、澳大利亚为北、南支点，重心后置、两翼前张，大纵深、宽正面、多层次的军事布局。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落实并运行好这个军事布局呢？由于美国国会两党在财政开支问题上博弈的不确定性，作为应该提出方针、政策的内阁政务官，哈格尔除了提出“少花钱、多办事”的方针外，还提出了“加强伙伴关系”的政策。于是就有了哈格尔上任后，出访亚太4次实施“加强伙伴关系”的举动。接下来，再看在亚太与美国有双边防御的5个国家中，

与中国存有“领土争端”而且最近不断借此挑衅的，就是日本和菲律宾。而恰恰是哈格尔最近为了与日本和菲律宾“加强伙伴关系”的一系列讲话和举动，让包括中国军委副主席在内的很多中国人感到不满。

当然，作为老百姓和一些媒体，他们所表达的“不满”，可能更多是出于直觉和情感上的，但对于中国军方来说，这种“不满”则更多是出于对现实的考虑。因为哈格尔不仅在日本说了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而且还与日本敲定了今年底将出台的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而上一版1997年出台的“指针”中，恰恰暗含有美日联手“协防台湾”的内容。因此，才会有中国国防部长有关“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不会妥协，不会退让，不会交易，更不允许受到一丝一毫的侵犯”的“强硬”表态。因为两天后，恰恰就是当年美国卡特政府签署《与台湾关系法》的35周年纪念日。☐



4月8日，哈格尔（左二）一行在八一大楼与中方会谈现场



张如

史铁生

万事无尽

我总感到,在各种学(包括文学)之外,仍有一片浩瀚无边的存在;那儿,与我更加亲近,更加难离难弃,更加纠缠绕地不能剥离,更是人应该重视却往往忽视了的地方。我愿意把我与那儿的关系叫作:写作。到了那儿就像到了故土,备觉亲切。到了那儿就像到了异地,备觉惊奇。到了那儿就像脱离了这个世界而又坚固的躯壳,轻松自由。到了那儿就像漫游于死中,回身看时,一切都有了另外的启示。——史铁生

文 / 皮皮

1

我们刚刚躲过一辆汽车时,最容易被车撞倒……

昨晚做梦,梦见你和希米一起,我们因为上面这句话大笑。像是在你们家的客厅里,背靠书架,面前却有沙发和茶几。茶几是我家的,上面厚玻璃的一个角有裂纹。

这句话是谁说的?

我们三个人都很肯定,读过或听说过,又怎样都想不起来,谁说的。

希米希望让“死”活下来,还把这个当作书名,这个“死”指的是你的死吧?

你和希米再次笑起来,好像你们早知道,我会提出这个问题。我认真地向你们强调:我们能够面对的只有自己的死。我们的诞生,其实是跟我们没关系的一个发生……说到这里,我的声音没有了,希米递过来一个削了皮的苹果。淡黄色的苹果,像被脱光衣服的裸体……

哎,铁生呢?

铁生不见了。

2

要写关于史铁生的文字,一晃已是陈年旧愿,迟迟落不下笔。视野中,铁生像一个漂离的小岛,归靠彼岸。

……直到昨晚从梦中醒来时,才觉得可以写了。原来怎样都写不成,

是自己内心还在颠簸;现在缓缓沉静……梦,有时是掀开过去的好契机。

读到川端康成纪念友人的文字,颇有感悟,助我理顺思路,这次真的可以动笔写写铁生了。

“我不断忏悔般地想到,与其对这个人(指横光利一)的死表示惊愕和悲哀,不如对这个人的生惊愕和悲哀。……一些人无论什么时候死去,我们都不得不开始感受到他们的生对我们的重要。他们和我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关系密切。”

3

铁生,假如那个“死”不是你的,假如你还活着,今年六十又三了。这几年,你会在这里渐渐衰老,像我们眼前时刻发生的一样。衰老不仅仅是衰弱,花朵枯萎般地淡出,无争的淡泊,甘心的恬静;衰老也是愚蠢卷土重来,喧嚣而寡廉,自己不知,以为天下皆不知。

从前,我们聊了太多生死,仿佛生死间并没有老这回事。过了不惑之年才发现,老,是一件大事,大到与死等同,大到与活等同。我仍然不能说,羡慕你的死,避过了老。在你活着的时候,从没聊过怎样老去,老矣,总之与衰老有关的话题。也许你知道,你不用老,就可以去。那时,我也没想到,不经意间,老,像不用申请的课题,摆到眼前了。

隔着此彼两岸,我们可以聊聊,

关于老?这里浩荡的老年大军,已经占据了部分江山。周围聊的是怎样防止老,估计接下来就该聊,怎样防止死。

我越来越觉得,安然老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加困难。世界变得飞快,野心和侥幸有时戴着同样的面具。儿时的天空好像生了老茧,遮住了星辰,似乎还要遮住日月呢。过去坐着毛主席的地方,现在坐满了人,各种肤色各种嘴脸……他们指出的各种观念、各种方式把人们弄得晕头转向,却不妨碍享受一种崭新的快乐——带隐痛的快乐,所谓痛并快乐着。无论痛苦还是快乐,这么一弄,都变得很肮脏。

到处都是声音,说话的声音,说话变成动机和目的。面对那些我们无法说清楚的,我们绝不沉默;好像不停地说,就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说清楚的。我们如此迅速地长成巨人,就快像弥达斯国王那样,把什么都变成金子,因为这是仅剩的愿望了。自我——无论年轻的年老的、鼓胀的干瘪的——都赤裸裸地在大街上翻滚,无赖一般,仿佛抬头便能与末日遭遇。

你曾经写过的“无法与他人交流的孤独”、“无法实现欲望的痛苦”、“无法逃避死亡的恐惧”,都被“掩耳盗铃”这个成语解决了。我们拥有的现在不停地否定我们曾经的过去,思考却妨碍健康,据说,直接伤脾。

听见年轻人嘲笑老人时,心中了然:我们无法从他们的目光中逃逸,

被他们说中，是必定的，不是因为他们强大或者敏锐，他们甚至满身软肋，但不妨碍追击我们，命运所定。

4

请原谅我的怨气，我老了，而且我还怀疑当下的快乐。

你们那里情形如何呢？

5

如今，无法真正冷酷、麻木的人，需要梦境，比需要现实更需要梦境。无法做梦的，来个白日梦般的意境替代一下。可以偶尔躲进去，回忆昨日生之种种，回忆未来。当我觉得，这些梦境意境比现实更可感时，我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活着，才能在镜子里看见目光的闪烁。

这是我对你怀念的出发地。

记得你讲过的一个梦：

你梦见自己在峭壁上飞火车！一列火车在峭壁上飞驰，开火车的人就是你自己。你开着一列火车飞檐走壁。这令人振奋的梦境，不免令人对宇宙充满了幻想和猜测。从前，围绕着生死，我们多次谈到维度，三维四维……我相信存在着并行的宇宙，不同的维度间，不同的宇宙。就像有时，活着的人能感觉到，死去的魂儿，在脸上掠过，不然，那些出家人为何习惯在黑暗中打个响指？提醒魂灵躲开，免得碰撞。

6

死，真的更荒谬吗？死过以后，没有一个新界吗？希米一定问过你类似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信与不信的问题。

在休谟看来，再也没有比想象更自由的东西，鸟也比不上。想象可以虚构许多事实，好像它们真的存在一般；想象给它们一个特殊的时空，真实的

细节诸如此类。即使我们不相信这些虚构之物的存在，那里仍然可以寄存我们的意愿，在那里充点儿电，小憩，回到现实继续坚持——坚持活下去。

我常常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希米决定不下，在哪里安放你的骨灰。她把你留在家，也是把你放进了一个想象的世界里。她和你在你们地址确凿的家里，另建了一个不需要地址的家。

“我觉得挺好。”她这么说过。

7

我想象过一个动画片。一条幽远的林荫大道，伸向天际，被金黄的落叶覆盖着。金色的中央站着一个小人儿。从天边慢慢流淌出细腻的黑色，一点一点，漫过金色的落叶，最后，也漫过了小黑人儿。

我想，死，可以理解成这样一种迎接。人生的秋天不过是最后一所学校，在那里最后一次用功，学习怎样死。

我想，可以这样怀念朋友：不用旧事去证明友谊，免得被友谊嘲笑；不用叙述缅怀之情，免得把真话说假了。“我们文学家的生命是在我们自己生命的最深处诞生，这种生命在他的生命中得到了最丰富的发展。”仍然是川端康成说横光利一的死，我想，可以在被缅怀者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往日的话题。

8

“要是史铁生死了，并不就是我了。”

从你忽然被残疾这里说开去。你的第一轮“活过来”是面对死；之后的“活过去”，想象研究猜测了死。史铁生是我认识的中国作家中，唯一一个面对这个主题毋庸讳言之人。当然，我认识的作家，无论中外都很少。那些在小说中不停让人物死去的作家，直接谈论死时，大都言简意赅；从泛

泛到泛泛，好像多说便会粘上晦气死气一般。因此，他们笔下只有轻于鸿毛的死者，白死了。中国文学中少有令人印象深刻，死得其所，夫复无恨的死者。比起日本文学中的自杀者，似乎后者对死更有感悟。在死这个最后的行为中有砝码，至少押上了尊严。前者人物的死，最好是惨死，惨到死的过程对活着的人是“好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荣誉，或者，为了取悦读者，获得廉价的共鸣。

张爱玲可以让他们感到惭愧。她很少写死，但把活写得比死还惨烈。

史铁生能够被区别看待的主要原因是，文学从来不是他的野心，而是他的救生圈。

9

21岁，老天把他放到轮椅上时，他在医院里的决心是：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假如这就是第一回合，较量前，年轻的史铁生已经输了。无论是他关于地坛还是描写母亲的文字，每次看，我都无法平静。它们还原出的轨迹上，每一个路标，都间接指向了死，其实也是输。地坛中，他的绝望，让他想到死的解脱；在母亲面前，他的狂躁，似乎也是死的念头在怂恿。直到他接受了轮椅，才停止了较量，停止了输。当他看到尼采的那句话时——你不跟命运走，命运便拽着你走——已经完成了这个过程：活了过来。

面对无法接受的命运，一次次冲向死，一次次回来，通过面死，活得以继续。这样的来去中，铁生，文字和母亲也许是外力，拉你回来。你关于母亲的篇什，在我眼中是用鲜血写就的。我不该这么想，却这么想过，母亲的死，挡住了你的。

这位悄然的母亲，喜欢侍弄花，从花的静默中她一定看到了许多无法言说的力量。它们融掉了她心中的愤

式上，把每个角色归位。

“……我不仅仅是我，必有一个大于我的我存在着——那是谁？是什么？在哪儿？不过这件事，恐怕在我还与史铁生相依为命的时候，是很难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以正视听了。”

这是史铁生“务虚”的开端。

12

很多人因为从未有过生死之劫，从未真正意识到生和死的偶然性，而把活着想成当然，仿佛活着是最自然而言的事情。可笑的是，即使这样的心灵也充满了对死的恐惧。在这新的阶段里，大我小我被意识到时，已经被区分了。向死而生之中的“死”也被剥离出层次，正如对它的恐惧，同样层次分明。害怕这个喘气儿的肉体不再喘气，这是恐惧的情感层面。在我的印象中，铁生未曾在这个层面停留。

“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在门外的过道里，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

“死，从来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陈村有一回对我说：人是一点一点死去的，先是这儿，再是那儿，一步一步终于完成。”

他无法站立之时，仿佛便死过；之后的活着似乎都是白赚的。

在“务虚”的阶段中，眼见他朝上而去，用理性去触碰真理世界中死的意味。死的有无，死与生的间隔，此岸彼岸的维度，梦在哪里，梦是否搭着生死两界……多年前的晚上，坐到铁生夫妇对面，这些问题扑面而来。我最先的慨叹是，时光冉冉，好久没见他们了。记忆中，由此开始的讨论，直到铁生去世，断断续续，从

没停过。

这期间涉及的文学自身的话题都似蜻蜓点水。精神和肉身，生与死，它们的差异和各自的可能性等等，完全占据了史铁生的精神疆土。如果说战胜残疾，活过来，让他坐稳轮椅，在现实中“立足”；那么之后的务虚，他渐渐离开了轮椅，到最后，轮椅连背景也不是了。

13

“如果生命的意义只是健康长寿（所谓身内之物），死亡便会使它片刻间化作乌有，而在此前，病残或衰老必早已使逍遥自在遭受了威胁和嘲弄。这时，你或可寄望于转世来生，但那又能怎样呢？路途是不可能没有距离的，存在是不可能没有矛盾的，生是不可能绕过死的，转世来生还不是要重复这样的逍遥和逍遥的被取消，这样的长寿和长寿的终于要完结吗？那才真可谓轮回之苦哇！”

肉身和精神上有了重量，有了质感，史铁生便开始“挣脱”，很像他之前挣脱“残疾”对他的桎梏。第一个挣脱，在精神的引领下，与肉身相安（接受残疾）；随之而来的“活过去”中，诞生了《务虚笔记》。务虚在次，首先是要“破”实。为这个长篇所做的“准备”，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是问。带着众多的问，铁生一头扎进书中，求解。哲学的、宗教的、玄思的、灵异的……各种阅读，我曾担心，这些“理论”会铲坏他的文学道路。事实证明，人各有命，殊途同归。

“但你的问，是你的路。你的问，是有限铺向无限的路，是神之无限对人之有限的召唤，是人之有限对神之无限的皈依……精神之路恰是在寻找之中呀。寻找者就是找到者，放弃了，就是没找到。……于人而言，无穷动岂不是无穷地寻找？”

“问吧，勿以为问是虚幻，是虚误。人是以语言的探问为生长，以语言的

构筑为存在的。从这样不息的询问之中才能听见神说，从这样代代流传的言说之中，才能时时提醒着人回首生命的初始之地，回望那天赋事实（第一推动或绝对开端）所给定的人智绝地。或者说，回到写作的零度。神说既是从那儿发出，必只能从那儿听到。”

14

从所有的实在中，将精神逐渐独立出来，铁生为此付出的努力，最初的硕果便是《务虚笔记》。读完这个大部头的长篇处女作，我累得不行。不是看得累，身为同行，深知把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写到如此饱满的程度，花费的该是怎样的心血。作者的劳累返到了读者肩上，好久我都无法想象，以铁生的健康状态，如何完成这艰辛的写作过程。当我重看前面写下的文字时，忽有感悟：他的健康状态是他的肉身状态；他写作这个长篇时的精神状态是新生的、成长的，像年轻人一样，生疑解惑，面对真理，焕发出的巨大热情和能量，覆盖了肉体的劳苦。小我已经生出大我，否则又怎么能有之后的丁一之旅。比起《务虚笔记》，丁一的苦旅，对作者而言，仍是一般人无法承受的劳动强度，更何况每周透析三次的病体。

但他却写得很顺利，仿佛有人在帮他写。希米说。

从光阴中走来的丁一们，所到之处，与时间的错位，如铁生所言，便是此岸的残缺，防止了彼岸的坍塌。这让我想起尤瑟纳尔说过的另一句话：在死亡和我们之间，往往只有一个人的厚度。

我读过一点关于史铁生作品的评论，不是很耐烦。这些评论很像格拉克说的那样，只关注作品的内在性。对此没完没了的分析，像是用照相看风景。如果风景能在支离破碎中显现意义，美也碎了。“就像坠入爱河的女

人声称她完全了解男人，但是除了他勃起的感受。”（格拉克语）

15

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应该设为人生的一门功课，包括那些声称不怕死的人，假如不了解死，也会恐惧死。

无论交谈还是作品中，这一直是史铁生生死顾盼间格外关心的主题。对死的恐惧控制了我们生的面目，不是向死而生，是向死而活。好死不如赖活着，是最准确的描述。为了拖延那个好死，当然也包括避免意外的好死，活得如何赖都是“人道”的，都是可以忍受的。中国这个古老的礼仪之邦，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过尊严问题，原因多而复杂。但其中之一与此相关——就是没有解决死的问题。关于死，人们思考不多。死，有什么好想的！死，意味着到了尽头，尽头意味着真正的恐吓。德国有位牧师兼心理学家，他的名字我忘记了。一次讲座中，他首先向在座的人发问：伴随人一生的情感是什么？

回答各式各样，当他最后说出他的答案时，全场鸦雀无声。

是恐惧。他轻声地说。

细想之后，更加恐惧。因为，伴随我们终身的情感，真的是恐惧。

死亡也是一点一点完成的，从我们出生之始，它的伴随便开始了，伴我们走完一生，我们从生到死，死与自己扣圈儿。这一生的路程上到处看见恐惧的标识，宛如高速公路上的限速路牌。

“你要是悲哀于这世界上终有一天会没有了你，你要是恐惧于那无限的寂灭，你不妨想一想，这世界上曾经也没有你，你曾经就在那无限的寂灭之中。你所忧虑的那个没有了的你，只是一具偶然的肉身。所有的肉身都是偶然的肉身，所有的爹娘都是偶然的爹娘，是那亘古不灭的消息使生命

成为可能，是人间必然的爱愿使爹娘相遇，使你诞生。

“这肉身从无中来，为什么要怕它回到无中去？这肉身曾从无中来，为什么不能再从无中来？这肉身从无中来又回无中去，就是说它本无关大局。大局者何？你去看一出戏剧吧，道具、布景、演员都可以全套地更换，不变的是什么？是那台上的神魂飘荡，是那台上台下的心流交汇，是那幕前幕后的梦寐以求！人生亦是如此，毁坏的肉身让它回去，不灭的神魂永远流传，而这流传必将又将使生命得其形。”

不变的，是那台上的神魂飘荡！是台上台下的心流交汇！是那幕前幕后的梦寐以求！让肉身回去，神魂的流传必将使生命再得其形！我不自觉地抄录这些话，不仅仅因为其间隐在的思想，更是这文字中飘荡的诗意。史铁生可以将两者浑然融合，毫无矫揉、矫饰，仿佛深得《圣经》叙述启迪。在思想和诗意间，他有一种天然的淳朴。这种品质给史铁生的抒情某种古典的端庄。

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坦然赴死，你能够坦然送我离开，此前死与你我毫不相干。

此前，死不过是一个谣言
北风呼号，老树被
拦腰折断，是童话中的
情节，或永生的一个瞬间。

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
入死而观，你能够
听我在死之言，此后
死与你我毫不相干。

此后，死不过是一次迁徙
永恒复返，现在被
未来替换，是度过中的
音符，或永在的一个回旋。

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
历数前生，你能够
与我一同笑着，所以
死与你我从不相干。

16

普鲁斯特笔下玛德莱娜小点心的味道，能把逝去的时光重现唤回在眼前。这过去的时光来到眼前，是什么使它们会聚？它们共同的本质中，蕴含着一个个不死的生命。只有超越时间概念，它方可出现。

“当我下意识地辨认出玛德莱娜小点心的味道时，我对死亡的恐惧心理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在这一刻里，我身上不死的生命具有了超越时间概念的特征，因此，未来的兴衰荣辱对我也就无足轻重了。”（尼采语）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第一，超越时间能给人的困境以什么弥补呢？第二，这怎么就能消除掉对死亡的恐惧？不不，这种幸福感或喜悦感并非是来自心中自由地重现往事，而是来自可以脱离现实劳役进入艺术的欣赏，并不是因为可以把往日的的生活重复经历一回，而在于能够从中观赏被往日的匆忙所错过了的美感。于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虽不能以对错来判定，却可由美丽来确认了。如果再能从中留意到，无边无际的空间和无尽无休的时间中生生不息，原是有这样一条永无止境的审美路在，死亡的恐惧就可以消除了。”

我忍不住去猜测，史铁生发现这样的本质和美感，是否就是神的恩赐。这样苦过，思寻过，怀疑过，熬煎过的精神，看到最后奇异的风景时，确认这就是那幸福，心灵重生的幸福，避免了仅仅遭遇一个肉体的结束。无论现实中，还是写作夜色里的史铁生，仿佛是被上帝强按到轮椅上，然后释放他的精神，去领略这一切。这补偿让他受宠若惊。

“……爱命运：这是我最内在的天性。——至于我长期的重病，同我的健康相比，我要感谢它的难道不是更多？我感谢它给了我一种更高层次的健康，一种它无法扼杀的更强大的健康！”（尼采语）

尼采如此肯定。

“上帝对史铁生和我并没有做错什么。”这是史铁生的结论。

17

对梦十分敏感的作家，一般都承认，梦是感知客观的特殊方式，尤其面对那些尚未被我们所把握的客观，这个方式似乎更有效。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们能从梦中得到等待已久的预卜。很多年里，史铁生经常夜里起身，随手记下刚做完的新鲜之梦。他居然能在某些梦境中醒过来，是谁叫醒了他？

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梦见自己从梦中醒来，拿起笔要记下刚才的梦境，发现什么都忘记了。他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拿起笔时，他还记得梦……我们狂笑一番，在笑声变得空洞时，才觉到这个梦有些惊悚：梦中之梦之梦……的主宰，是谁，是什么？之后看电影《盗墓空间》时，非常气馁，美国人的想象力仿佛也都在工厂锻压过了。

唐望的《做梦的艺术》像是意外的礼物。希米同时寄给我看的，还有《巫师唐望的教诲》等。粗略翻看时，对梦是可以“做”的，可以通过控制去做，觉得怪怪的。不过，只要不像做爱那样，必须两个人一起做，对我来说，梦的纯粹性也算是保全了。最终，看完这两本书后，与其说自己如何激动，不如说，更深地理解了史铁生的激动。

前不久看到一个说法，脑和脑可以像互联网那样连接起来，之后可以知道别人的想法，估计也可以像约会一样，一起做梦。

在唐望的理解中，这世界不过是一个描述。别人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怎样的，我们认识世界实际了解的只是这个描述，然后逐渐习惯这个描述，在描述中安于现状。即使对这个现状不满，发发牢骚就排解了，习惯不知不觉变成生活的推动力。多数人直到死才能停止和这个世界的“对话”。史铁生和这个世界建立起来的“习惯”被强制性打碎了，他变成了怀疑者，提问者的同时，又无法真正习惯轮椅上的新生活。他只身寻求的“务虚”的旅途上，发现唐望的可能性，对他孤独的旅程无疑是巨大的安慰。

18

唐望的教诲让我想起一本更早翻译过来的书——《复杂》。当年看这本书时，有种忽然可以看见自己后脑勺的感觉。相对复杂的简单，以及固定简化了的事物间的联系，由此总结出的规律统领了我们的经验。越来越简单地去看，去想，无形中把现实中的“实”弄得更加确凿。《复杂》指出了，1+1不仅仅等于2，事物间的联系即使被我们简化忽视，仍然是浩瀚的，一切的本来面目都是复杂而混乱的……

铁生摇着轮椅，先到了这里。他接下来提出的疑问——史铁生还是我吗？还是史铁生吗？——从这个端口传来，我才真切听懂了。他穿过“死灵”或是“神灵”漂泊的地方，当是无限的意境，从那里折回，才能到达自我的最深处。于是，还有什么唯一的吗？！

史铁生对做梦的关注，也超出了对文学本身的关注，亦如他对思想的关注。梦让他走得更远，而且是安全出行。

19

史铁生是思想家吗？他自己会抢

先回答，他不是。他思考，但不建立理论体系，他说，打怵与学者交谈，原因在此？这个说法在我看来，与谦逊无关。学者懂他，亦如他懂学者，不是交谈交流的问题，甚至也不是思考方式的差异，更多是目的的差异。史铁生为求“生”（新生，重生），为从轮椅上“跳”开去，为把命运马车的缰绳从脖子上换到手上，为了别样的活……而思考。他的思考某种程度上就是他的生活。他有选择吗？没人能肯定，就像我们也不肯定思想家用什么思考一样。用灵魂还是用思想？思想家的生存和他们的职业可以分开多远……

“那么，灵魂与思想的区别又是什么呢？任何思想都是有限的，既是对着有限的事物而言，又是在有限的范围中有效。而灵魂则指向无限的存在，既是无限的追寻，又终于归于无限的神秘，还有无限的相互干涉以及无限构成的可能。因此，思想可以依赖理性。灵魂呢，当然不能是无理性，但他超越着理性，而至感悟、祈祷和信心。思想说到底只是工具，它使我们‘知’和‘知不知’。灵魂则是归宿，它要求爱和信任爱。思想与灵魂有其相似之处，比如无形的干涉。但是，当自以为是‘知’终于走向‘知不知’的谦恭与敬畏之时，思想则必服从乃至化入灵魂和灵魂所要求的祈祷。”

史铁生的思考直接降落在爱信仰和信任上，作为灵魂的归宿地，算是软着陆。

纪德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最饱含思想的小说，同时（这些思想）从不抽象，存在他的人物中。斯塔夫罗金自杀行为上即使显现了尼采的影子，仍然无法分辨，他是这么思想才自杀，还是因为自杀才这么思想。如果史铁生身体健康，会不会也把他的所思所想放进人物心里，而不是作为作者直抒胸臆，不仅在人物之外，甚至也在小说之外，把想到的、

悟到的，都说了出来。其实，身体健康与否假设并不十分必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也许就是他对思想耽嗜到如此地步的根本原因。思想，仿佛可以成为健康缺损最好的补益。

无论怎样，思想，在史铁生这一生命阶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以散文呈现出的与思想的交结之痕，洋洋洒洒，虽然没有超出他小说的文字数量，在他的作品中也占了半壁江山。在他迷宫般的长篇世界里，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歇息的石凳，但他的散文中的所思所想的确构筑了一个亲切的花园。经过的人都能在那里摘到一朵小花，别到自己的胸襟上。这部分文字中虽然不乏尖厉的冷嘲，总体感觉仍是娓娓道来式的和缓，性格使然？病隙碎笔？似乎都不是或不全是。这部分文字保留了思想的润泽，滤去了硬度。他诉说的是感悟，而不是理论和结论。他只想通过理论去跟随真理，接受启示，最后回到生存的困境面前，双手合十。这从来不是一个纯粹思想家的命运轨迹。

假如这个出发点成立，它也使史铁生成功地躲开了第二个岔路：控制。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层层不穷，我的悟性也永无止境，感恩吧！

20

某种特定的品质，使得铁生的自我，保持了适宜敛收的姿态；使得他的悟性对无限的跟随和领悟，获得了动人的真诚。他的方式，是希望把自己内心的喜悦与人分享，没有任何诱感和强迫的企图；他微笑般的诉告，仿佛是等待共鸣。但面对你的欣喜，他也仍然是微笑……作为朋友进而能感觉到友谊的天空，辽阔自由，关切也是淡然、惬意的。

每当回味这样的感觉，无人野渡轻舟自横，像是心底的一道景色，可

嗅可餐，忧伤也变得有滋味了。

写到这里，再次想起他的母亲。她的静默，穿过他的文字，似乎来到了我的文字间，令我思绪飞扬。大千世界的浩渺，对我们有限的生命仿佛不再是压迫；它的无穷无尽变成没有疆界的沃土，任凭我们栽种各种心灵的感悟，并让我们在有生之年看见果实，像是它对我们的回答。

打开书柜，看见爱伦·坡，然后是夏多布里昂、阿尔志跋绥夫、斯特恩、里尔克、伍尔夫、卡夫卡、霍桑、福楼拜、拉格洛夫……他们并肩站在一起，难道不是经过时间风干的果实？！摆在生活的橱窗里，假如“长寿和自杀都不能超越生命”，他们用书写做到了。对于人类而言，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铁生，你的感恩吧，至今在我的世界里回荡着。

“幸亏写作可以这样，否则他轮椅下的路早也就走完了。有很多人问过我：史铁生从20岁上就困在屋子里，他哪儿来那么多可写的？借此机会我也算作出回答：白昼的清晰是有限的，黑夜却漫长，尤其那心流所遭遇的黑暗更是辽阔无边。”

21

我一直坚信作家是有底色的。出身、童年经历、性格……都是底色上的一抹，但最终决定这底色的深浅黑白是精神倾向。史铁生一生的诸多“幸运”中，在我看来最大幸运的是，轮椅没有成为他的文学底色。

而宗教是。

他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都有向日葵一样的姿态，仰脸朝向人之上的存在。作品中人物或者作者的谦恭也来自于此。

心灵心流所遭遇的黑暗，辽阔无边……这样的语境中，宗教是这辽阔黑暗中若隐若现的星辰。现在回过头想，诸多谈话中涉及最多的该是宗教。

昼信基督，夜信佛，他相信基督引领我们面对的是白昼之苦——人类的永恒困境，应对之法便是爱。

上帝爱人的受难之爱，人爱上帝的救赎救药之爱，从这里起步，便踏上了痛苦的旅程。上帝爱人，人却远离他，追求自我毁灭的东西；那些想寻找上帝之爱的人，首先得奋力从痛苦中耸身抬头，向上帝发问，为何给我这不公平的命运。等待上帝回答的寂静中，人与上帝发生了联系。最后的答案常常是在上帝的“观照”下，来自属于自己的感悟。宗教在这样的前提下，才对任何当下的生命具有永远的意义。因为苦难是永恒的。

这是史铁生宗教感情的轨迹。他从自身的苦难出发，深入到现实的苦难中，苦难的层叠交替中，他看到了基督的“爱愿”，坚信这是救世救己的唯一途径。他从宗教中唯一想获得的利益便是，得到一种面对世事的角度的，从此中升华。

即使都是从苦难出发，仍有差异。更多的人摆脱苦难却是为了迎来安逸，而对安逸这种苦难浑然不觉。“安逸无虑的人有祸了。”先知阿摩司说。宗教从来就不能提供利益和安全。宗教提供给人领悟和升华的机会。而把握这样的机会，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面对巨大的危险，换句话说，首先需要“失”。史铁生的坎坷心路历程以及他寻求拯救的朝向，使得他有别那些在这些机会面前止步不前的人，义无反顾。在世俗观念中的“所有”，铁生所拥甚少，留在我印象中的他，对“所失”十分淡然；更为可贵的是，他对“所得”也不热衷……最终，宗教不仅变成了他的精神特征之一，也成为他的文学底色。

22

“其实我是第二喜欢足球，第三喜欢文学，第一喜欢田径。”

当然，他第一喜欢的人是谁。

由此开始，去谈史铁生的创作，估计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尤其是由我这样的一个人来谈，我第一喜欢文学，最喜欢的人也不是跑步的。

“我对文学二字宁可敬而远之。一是我确实没什么学问，却又似乎跟文学沾了一点儿关系。二是，我总感到，在各种学（包括文学）之外，仍有一片浩瀚无边的存在；那儿，与我更加亲近，更加难离难弃，更加缠缠绕绕地不能剥离，更是人应该重视却往往忽视了的地方。我愿意把我与那儿的关系叫作：写作。到了那儿就像到了故土，备觉亲切。到了那儿就像到了异地，备觉惊奇。到了那儿就像脱离了那个残损而又坚固的躯壳，轻松自由。到了那儿就像漫游于死中，回身看时，一切都有了另外的昭示。”

他所言的“那儿”；心灵遭遇的巨大黑暗；“死”中漫游，在这些背景中史铁生展开他的创作，仿佛就是加上了多重保险，必得额外的昭示。这中间的“死”是确定无疑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跑不了；同时，这个确定无疑的“死”又是一个巨大的悬念，它变幻着生的面目。这样的精神笼罩，首先使他的文学与现实拉开了距离。我一直认为，史铁生作品中的诗意和空灵也由此而来。

因为在人间经历的苦难，精神挣脱之后的所通之处仍是沉重的。这让我想起热书《哈利·波特》，这个小男孩儿坐地铁去的人间外，仍是人间，人间的争斗在那里更加激越。这或许也是它畅销的原因，众人总归不喜欢真正让他们陌生的别界。

史铁生去的地方也不是一个轻松之地，那里的黑暗和死亡，如果说象征了人类的永恒的困境，却超越了现实的困境，更趋近精神世界。史铁生的文学升华关键在此：他把自己经历的苦痛带上，融入更巨大的哲学意义上的每个人都无法逃遁的困境中。苦难的

层面——人人都理解的与抽象的层面，融合一处，保持了他作品朴素的亲和力，渐渐也变成了他的写作态度。

否则，其实没有否则。这样是他的命运。那样是别人的命运。

23

朝形而上的层面延续，把特殊的个人经历，研磨成普遍性的粉末，再次融进每个心灵的苦难中，唤起新的精神共鸣。围绕这个主题，他写出的故事氛围往往是后花园式的，与现实相通的大门前摆放着各种影壁。中国当代作家中，写挖煤的，自己脸上沾着煤灰；写风尘的，自己更烟花；写市民的，比市民还市民……这种与现实嘴对嘴的作家不少，史铁生的故事——无论长短，无论是喜欢与否——其中的清高，一直在吸引着某些读者。因此，他笔下的地坛才不是一篇游记，才经得起反复和持久的阅读。

“而另一种文学，则是跟随着灵魂，跟随着灵魂于固有的文学之外所遭遇的迷茫……其归处唯有谦恭与敬畏，唯有对无边的困境说‘是’，并以爱的祈祷把灵魂解救出肉身的限定。”

他的“爱的应对之法”，保护了他的文学。写作之初，用他的话说，不过是为心魂寻一条活路，要在汪洋中找到一条船。在船上以后，爱便是风帆。

24

史铁生对自己文学的解释调子很高，却不是高调，他的诚挚似乎可以佐证。正如歌德评价法国作家所言：“法国人有的理解力和机智，但缺乏的是根基和虔敬。”一个作家为人的态度在对写作发生作用之前，对他的自我锻造首先发生直接影响。即使在只奖励成就，不奖励甚至忽视人格的今天，它仍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与当下拉开时间的距离之后，对此我们会有

更加清晰的认识。在当下，人格也是批评家们越来越忽视的东西，甚至有人，为作品中的低下人格进行辩护。也许是好作品太少了，使我们忘记了怎样挑剔。前面我用那么多笔墨去写史铁生面对疾病，面对生死的心路历程，描绘他的精神世界的趋向，想说明他的人格特征，也想说明他的写作底色。其实，这些都是他的写作准备，在“午餐半小时”之后，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他的作品中，并且一直伴随着他的“写作之夜”。

“……身上真正的好东西，无非是一种要把外界资源吸收进来，为自己的高尚目的服务的能力和志愿……去看看去听，去区分和选择，用自己的心智灌注生命于所见所闻，然后以适当的技巧把它再现出来，如此而已。”歌德的这句话用在史铁生身上也很恰切。

25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光是《圣经》中的话就引用了83条之多。这个统计数字也可以用来说明他别的特点。就《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书而言，身体羸弱的陀氏从上帝那里得到的最大的帮助就是他作品中表现出的澎湃激情。这激情的强度，不是寻常人所能承受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读到最后，我身心俱疲，以至于必须拖延一下，休息一下，才能完成结尾“最后的审判”的阅读。《务虚笔记》和《我的丁一之旅》这两个分别有四十多万字的大部头中，这种激情从头贯到尾，没有丝毫的渐弱迹象。

前几年，看保罗·奥斯特的作品，无论是《幻影书》、《孤独极其所创造的》还是《神谕之夜》，每部作品的气势都是递减的，越写越弱。这现象在他作品中再三出现，与他的写作技术和头脑品质无关。这是一位很有写作天赋的作家，但他终身无法站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卡繆、霍桑这

些人身边去。他的灵魂不够敏感，换句话说，他的灵魂所及离现实不够远，神不在他身边。他把现实中的痛苦式样，很全面地在作品中做了展示，但这痛苦与卡夫卡等所经历的痛苦差几个台阶，是现实中的痛苦。卡夫卡经历的痛苦在现实的对立面，与现实无法调和。神圣的使命感，让他痛苦不堪，因为他无法在使命和现实间找到第三条路，所谓妥协之路。从这个意义上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反复订婚退婚，他无法在现实中平衡自己，终生都得为之挣扎。最后的结果是我们能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出神迹。他们作品的震撼因此永远是递进的，绝不递衰。

歌德说：“每种最高级的创造，每种重要的发明，每种产生后果的伟大思想，都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都是超越一切尘世力量之上的。人应该把它看作是来自上界、出乎望外的礼物，看作纯是上帝的婴儿而且应该抱着欢喜感激的心情去接受它、尊重它。它接近精灵或护神，能任意操纵人，使人不自觉地听它指使，而同时却自以为在凭自己的动机行事。在这种情况下，人应该被看作世界主宰的一种工具，看作配得上接受神力的一种容器。”

史铁生的路径与他们不同，朝向相同。

26

“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张爱玲的预言，我们正在实现。从各种战争运动中刚刚得以喘息的中国文学，又被钱活埋了。作品呈现出的缤纷中，夹杂了太多微不足道的“鸡毛”，使得对其肯定表彰的批评显得更加廉价。年轻人甚至可以从中理直气壮地去误解，好像我们的世界真没有更值得表现的素材了。相比较之下，史铁生作品中展现的精神世界，是对得起后人的。它在现实和想象中搭了一个浮桥，先

有内心的安慰，之后才是故事。寻找精神出路的过程中，他对小说自身技术流程的思考甚少。在他的精神出路露出光亮之后，他沉浸在持续的激动中。

然后是这两部长篇的构筑。

“因此我向往着这样的写作——史铁生曾称之为‘写作之夜’。当白昼的一切明智与迷障都消散了以后，黑夜要你用另一种眼睛看这世界。……是对白昼表示怀疑而对黑夜秉有期盼的眼睛。这样的写作或这样的眼睛，不看重成品，看重的是受造之中的那缕游魂，看重那游魂之种种可能的去向，看重那徘徊所携带的消息。因为，在这样的消息里，比如说，才能看见‘我是谁’……比如说我才有可能看看史铁生到底是什么，并由此对他的未来保持住兴趣和信心。”

如果说风格是内心的某种确定，这可以用来解释史铁生小说的风格。他先确定内容——他找到的东西，然后去确定方式——把所发现的表述出来的捷径。《我的丁一之旅》中的立体方式来自他对自我的拆分，对存在维度的区分。“……从这样漫长和危险的自我控制的实践中脱身而出，一个人就成了另一个人，带有更多的几个疑问——首先带有这样的意志，往后更深刻、更严格、更激烈、更尖锐和更沉默的提问，超过地球上迄今为止的所有提问……”尼采如是说。

这也是史铁生小说留给我的背影。

27

有些话留在记忆中，历久弥新，29年前，在大学读到的一句话，至今记得，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情。

那是美国一个评论家对海明威所做的总结，他说，海明威的作品表现了重负之下男人的优雅。

我曾与史铁生的某些读者聊过，他们对他的理解。我听到的有以下几

种：文字优美，思想深刻，真诚动人，形式新颖……

轮到，我想说，他的作品表现了类似的优雅，哪怕都与内心的苦难相连，作者却没有成为苦难的搬运者。

28

“不久前，我偶然读到一篇英语童话……妻子把它变成中文：战争结束了，有个年轻号手最后离开战场，回家。他日夜思念着他的未婚妻，路上更是设想着如何同她见面，如何把她娶回家。可是，等他回到家乡，却听说未婚妻已同别人结婚；因为家乡早已流传着他战死沙场的消息。年轻号手痛苦之极，便又离开家乡，四处漂泊。孤独的路上，陪伴他的只有那把小号，他便吹响小号，号声凄婉悲凉。有一天，他走到一个国家，国王听见了他的号声，使人把他唤来，问他：你的号声为什么这样哀伤？号手便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国王。国王听了非常同情他……看到这儿我就要放下了，猜那又是个老掉牙的故事，接下来无非是国王很喜欢这个年轻号手，而他也表现出不俗的才智，于是国王把女儿嫁给了他，最后呢？肯定是他与公主白头偕老，过着幸福的生活。妻子说不，说你往下看：……国王于是请国人都来听这号手讲他自己的故事，并听那号声中的哀伤。日复一日，年轻人不断地讲，人们不断地听，只要那号声一响，人们便来围拢他，默默地听。这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的号声已不再那么低沉、凄凉。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号声开始变得欢快、嘹亮，变得生气勃勃了。故事就这么结束了。就这么结束了？对，结束了。当意识到它已经结束了的时候，忽然间我热泪盈眶……”

铁生，明白你为什么热泪盈眶的人，也会潸然泪下。

安息。

2014年清明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宇文所安作品（精装）

宇文所安，为唐诗而生的美国人，以诗人般的感兴和独具的他者视野重读唐诗，重释中古，重写中国文学史

初唐诗 定价：45.00元

盛唐诗 定价：45.00元

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 定价：35.00元

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 定价：45.00元

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 定价：35.00元

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 定价：59.00元

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 定价：50.00元



一槌定音：我与嘉德二十年

陈东升 著 定价：69.00元

陈东升于1993年创办的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现已成为拍卖行的领头羊。陈东升在书中回顾了这二十年的风雨历程，从中既可读到作者的商业操守、文化艺术理念，做人做事的准则，也可领悟嘉德以及及作者个人的成功之道。

简·奥斯丁（企鹅人生系列）

【加】卡罗尔·希尔兹 著 袁蔚译 定价：36.00元

通过间接手法、假设和言外之意，我们在奥斯丁的小说背后，看到一位沉着睿智的见证者在关注着那个风起云涌的世界。她短暂的一生，大都处于相对私密的状态，但她的小说表明，她是一个广阔得多的社会的公民，当然，也是那个社会的观察者。



终极健康：一个人对完美身体的谦卑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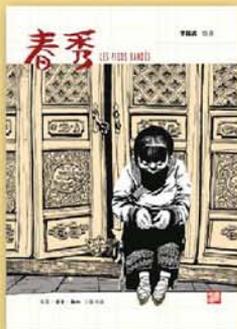
【美】A.J.雅各布 著 定价：32.00元

吃、喝、呼吸、穿衣、思考甚至如何说话……作者企图“按照最健康的建议来进行实验，因为，只有探索到极限，才能找到最好的适中境地”。面对各种复杂、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饮食和健身建议，他不断地咨询各路专家，采取开放的甄别态度，并以身示范。

春秀

李昆武 绘著 定价：28.00元

出生在旧社会的春秀自幼被灌输了“裹小脚才能获得幸福”的观念，但时代的变革与个人遭遇的不幸，让这个人们眼里的好姑娘孤老终生。作者以漫画历史的生动与口述历史的直白，描绘了一个普通中国女人在残酷命运里隐忍的一生。



我们的村庄

文 / 云降（北京） 图 / 陈曦



每次回家，父母忙忙碌碌地为我们准备一日三餐，大自然恩赐各种新鲜食物。春天回家，可以享受各种天然美食——山里的新笋，池塘里的鱼，菜地里的各色绿叶蔬菜。自己做的事情，唯有享受——呼吸新鲜空气，仰望星空，在无聊与放松中做白日梦。这一次，除了同样的内容，还有更多沉甸甸的现实。

村子很小，人口不足20人。山地资源充裕。或许正因为此，村子周边的一处山被当地政府看上，已经纳入征地规划，以期作为公共墓地使用。拥有这座山使用权的堂叔从上海赶回来，黝黑的面目跳跃着愤世嫉俗的表情。“100万算个屁，我自己就能挣！”“就是不能卖，祖宗都在上面看着我们！”说完，他指了指村子背靠的那座山。那里青翠的竹林中竖着太太太爷爷、太太爷爷、太爷爷等祖辈的坟莹。山势高于村庄，看起来真的像是他们在看着后辈。那天，有两个外族人走在我们村的田埂上，四处张望。后来知道他们是前来动员的基层官员，打前站的。联想到这些年农村征地的种种，大家心里对堂叔的这番话其实都掂量得清楚，说起来容易，政府想做的事，个人是无法阻挡的。

祖上选择来此地定居，一定是相中了这里的风水。村子所有的房子坐北朝南，背山面水。背后是竹林，前村是池塘。更远处的山把这个圈椅状格局的小村子又包裹起一层，像是慈爱的母亲包裹襁褓中的婴儿。村子里还留着几幢老屋。黑色的木头柱子与部分白色的墙面，看起来十分醒目。屋顶一侧的马头翘角，是典型的赣派建筑形象。如今，老屋的木头开裂，屋门紧锁。在老屋的旁边矗立着三层高的新屋，一律白瓷砖贴墙，俨然一位从城里来的摩登姑娘，穿着闪闪发光的西装小外套，踩着高跟鞋，不协调地走在乡村的小路上。有人说，新屋不应该盖在那么高的地方，破坏了

风水。如今，新屋也大门紧闭。主人不是外出打工，便是搬迁到了其他更热闹的地方——镇上，或者邻近的村子，偶尔回家看一看房子。

说起来，去年二婶的突然离世对这个村子产生了致命性打击。二婶很年轻，突发心肌梗塞去世。村子老少皆痛心。一想到她的为人与性格，大家不免扼腕叹息。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二婶是唯一一个甘愿在村子里生活的年轻女性。她的存在这个小村犹如风水的组成部分，在的时候，没什么感觉，消失了以后，风水陡然生变。没了谈笑风生的大嗓门，没了勤劳爱美的活力，村子跟着缺失了灵气。各家老屋正门上方悬挂着一面圆圆的小镜子，据说是为了避邪。江西是个巫蛊之风盛行的地方。在我们那个地方，请神问神一直是乡村的传统，这基本上是沟通阴阳的不二渠道。二叔问神得到的答复是，二婶的鬼魂一直都在村子徘徊，阴气太盛。这也许和她暴毙有关系。在她死后不久，村子的几个娃娃相继生病，高烧不退。信鬼神的乡亲没法不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纷纷携家搬迁。

现在，村子只剩下两个70多岁的老人，难以想象的寂寞。当夜幕降临，在这飘满各种鬼魂传说的荒郊野外，或许也有紧紧的恐惧吧！人，不正是年龄越大，越恐惧死亡吗？

我问妈，这个村子以后还在不在？我妈坚决地回答，肯定在啊。这里的田、山、池塘，都是资源，谁愿意轻易放弃？！大叔隔三差五回来看看养的鸭子。堂叔每年回来祭扫，照管一下自己的山林。由于地广人稀，基本上每个男性族人都有自己的山头。只要花一点气力种些树，就可以不用管，等着树苗长大，卖木材。池塘也无人照管，鱼儿自己生长，从来没吃过鱼食。人们偶尔回家，也能吃到味道鲜美的鱼。归根到底，无论人被欲望和利益挤压到何种程度，自然总是宽厚地接纳一切，在这块静谧的土地上迎来送往。☑